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經世石畫三卷

〔明〕辛全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明末刻辛復元先生著述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碩畫三卷》提要

經世石畫序

復元辛先生鍾間河汾接真濂雒。誦忠教孝。薰其德而良善者。不可勝紀。兒璉幸列宮墻。予戊辰北上過里。見璉述之。予於先生雖切向往。未知其詳。因詢先生學行。璉曰先生學行。大矣至矣。聞河雒。印先天之精。通典謨。究皇極之則。言真布帛菽粟。行符規矩準繩。淡於嗜慾。敦於倫常。裕於經濟。春風發物。和氣噓人。聞其教。若遊華胥而飲甘露

也。予於是於先生益切向往。既至六庠。與諸生討論。恒以先生之學語之。諸生似覺丕變。人人于先生有山斗仰。於是益信先生之學。無施不宜也。先生博大淵深。著述甚富。予青氊焚香讀

之。洞心快志。淂未曾有。令諸生讀之。亦洞心快志。淂未曾有。讀至衡門芹。經世石畫二書。酌古叅今。明體適用。真欲濟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予示諸生。令觀先生救世赤衷。廻瀾巨手。諸生

或呼先生為仁人。或謂先生為王佐。間有致疑者曰。世変江河。愈趋愈下。唐虞三代之治。恐難再見。先生必欲云云。恐徒托諸空言。予曰否否。墜水者遂戒天下之用舟。墜轅者遂戒天下之

用車。豈舟車之罪哉。用非其人也。先生洞見天下受病根源。隨設治天下必用方法。非臆說也。遠循先王繩尺。近佩

昭代憲章。真信力行。誰謂協和風動之治。千古真難與京也哉。

其所以匡扶斯世者。斷斷乎必在於是。諸生歎曰。先生之經濟若此。今

上聖神天縱。重開日月。再造乾坤。求賢圖治。有如饑渴。意者人心孔孟。世運唐虞。斯道中天。殆

其時乎。吾師試筆之以論當世學人。適吾邑諸君子將以是書鋟梨棗也。遂不揣固陋而筆之若此。

崇禎二祀己巳元旦洪洞通家

弟胡來陞拜書於大安之

青毡署中

辛書弁言

復元辛先生道高望重。倡正學於河汾。惟時不獨縉紳子弟。皆依以爲宗。即異方賢哲。暨軍卒賣卜之徒。咸感慕而進訪。負笈而從教矣。其著述充棟。向因兵亂。多所缺闕。僅以一半而寄諸買舍。幸納言蓮卿孫公。從高足閣章李子。及同學君棟王子。緝熙高子之請。捐資取贖。而付其板於王子。子之嚴正齋。甫得三人。募義捕輯。將復其舊。嗣後守憲李公萬函。鄉紳王公雲將。補孟子説。而先生之集。固已得其大全矣。數年以來。詞林玉公敷五。徵君范公彪西。司李毛公方來。皆徵訪印刷。以廣先生之學於海內。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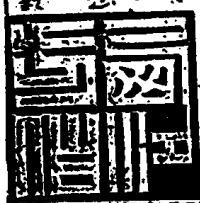
不可謂非大道蔚興之一會也。在先生與秘心印。如吾友雲將。同憲公党子。衡趙子。君棟王子。明之康子。彭年陶子。仲棋楊子等。月朔講學。以敦實行。以扶淳風。但書貴多藏傳布。一以廣其教。一以防其缺也。今

聖

天子崇儒重道。倡明正學。而在廷諸臣。濯磨鼓勉。以成協和風動之治。若得此書而左右之。其關係於世道人心。豈小哉。余不敏。因與二三同志。勉從其事。以祝聖統於無疆云。

江西布政使後學李琳霄識

經世石畫目録

聖典捄據

太祖高皇帝紀十五條

成祖文皇帝紀七條

仁宗昭皇帝紀一條

宣宗章皇帝紀三條

英宗睿皇帝紀二條

定論捄據

宋儒

濂溪周子敦頤　明道程子顥

伊川程子頤　涑水司馬子光

康節邵子雍　橫渠張子載

龜山楊氏時　晦菴朱子熹

致堂胡氏寅

北魏後秦隋唐四儒議論附見

明儒

敬軒薛子瑄　敬齋胡子居仁

楓山章氏懋　一峯羅氏倫

整菴羅氏欽順　思菴薛氏敬之

醫閭賀氏欽　瓊山丘氏濬

心齋王氏艮　涇野呂氏柟

稷山栗氏紀　鳳阿姜氏寶

後渠崔氏銑　山陰王俊楓

新吾呂氏坤　真予曹氏于汴

心麇張氏舜典　蓮勺史氏記事

筆洞徐氏奮鵬　暘亭賀氏時泰

巳夫李氏承勛

經世石畫凡例

一我

皇朝聖典諸儒定論决不止于之所録者然予止據見聞所及者録之耳止録三代以後之議論見三代以後論治之言尚如此三代之時可知也

一天下病痛多端一一而治恐不勝繁惟取至大至急之務拈出病痛區畫治方庶元氣一培餘可次第而理

一首録

聖典者尊昭代也次録前代諸儒議論者見諸儒有道未得展布於當時我

皇明祖宗實能舉而行之耳又録明儒定論於後者見明儒亦嘗見及此言及此或不難一舉而復行之也

一定論中有冗泛不關切經世者刪去一二段止存急務要言

一山中多病不能一一繕寫屬草後多負笈者代謄或該尊

經世石畫跋

小子家銓有志經濟家業每嘆名世不作醇風孰還走徐委贄謁

先生於水雲洞中

先生迅雷掣電時雨甦枯似覺另是一番世界取衡門所著經世石畫讀之嘆曰至哉斯編拯生救民伐病藥石謂

先生述而不作可也謂

先生自我作古可也天下後世所賴匡扶者當不淺

鮮遂付梓人以公有志斯世斯道者

洪洞門人晉家銓頓首謹跋

河汾草莽臣辛全謹輯　洪洞門人韓居貞

胡曰璉

晋淑健

晋家銓

晋家仁梓

太平門人范有蘼録

皇朝聖典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元年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

臣全謂賢哲簡在帝心我聖祖幾即天位崇重若此識者謂億萬年有道之長從此培之信然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諭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臣全謂欲求仕途清恬必須為官者無甚費用自甘清淡常祿又足養廉近世營幹先費多金自已不甘清淡祿又不足養廉官安得清世安得治必如我聖祖求賢愛賢可謂至矣

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須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域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

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定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賢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臣全莊誦聖祖此詔益謂堪與典謨並傳真主規模超越前古萬萬矣

洪武三年詔諸儒修大明集禮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勑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
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於
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
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汯寛胡翰陶凱等同纂
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
樂律六者為之經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
書成凡十五卷
臣全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

聖人保泰原是如此朝野之人皆得預又正合太
易不遐遺之旨蓋恐人之識見有限與天下共
之也後世則惟進士前數名為之
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晏樂九奏樂章
成其初一日本太初二日仰天明三日民初生四日
品物亨五日御六龍六日泰階平七日君德成八日
聖道成九日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悦甚者鄙陋不稱
乃令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
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樂元
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
與正音相襍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
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体也今所製樂章
頗協律音有治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
之樂悉屏去之
臣全謂
聖祖崇重雅樂如此則教坊官妓斷不可存議欲
製雅歌雅樂頌之天下凡淫聲邪曲悉禁絕庶

幾風化治教漸近於古
詔禁民間僭侈凡為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
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
翠止用銀花
臣全謂今日僭奢極矣的當法
聖祖而嚴其禁不惟正風且可富天下也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
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寛閑地立為義塚
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

律又雙槐歲抄云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枯骨近世狃於胡
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
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至見枯骸必掩之
至是乃下此令
臣全謂
聖祖真澤及枯骨矣今南方盛行火葬必嚴禁之

區畫之方可全人孝慈之心亦盡人性與教化
之一端也又擇天下犯不忠孝及盜姦死刑者
焚之又足快廱惡之心
洪武六年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
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臣全謂
聖祖知本務本所以度越前王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
之實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
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知不足也而皇皇於版
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爲治鴻鵠之能遠舉
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飛騰者爲其有鱗鬣也
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
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禮遣
送至京朕將任用以臻至治
臣全謂
聖祖開天闢地聖人必有膂謀灼見不然何專重
賢才輕科舉若此

是年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治者遂以韓愈謝
再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録二
表以爲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文
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以降猶爲近古晉
宋間文体日衰駢儷奇衺而古法蕩矣自今凡誥諭
臣下之語從簡古以革敝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
凡表箋奏疏勿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臣全謂今月遵此

庶談文風可以一正

洪武十六年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安鄭張長年入見恂等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傾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太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 皇太子可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恂等後固辭一日賜勅放歸

臣廖道南曰粵自商山紫芝冥鴻高蹈上下千

載數人而已思誠賜勑恂詮被寵麗眉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

洪武十七年命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鄉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公行精選者坐以重罪

臣全訓今人咸患若行古典恐舉者受賄容情若蔽賢加之法妄舉加之法則不患古道難行也

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臣曰比年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列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臣全謂近日官之老者罷去士之老者不録一

切才德不論也豈知我

聖祖惓惓老成若此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選秀才張宗濂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臣陳建曰教諭太子似此舉尤善萬世所當法也

詔褒旌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

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京既至命
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坊左庶子王勲爲右春坊右
庶子
臣全謂今日肯遵此行敢必比屋可封
成祖文皇帝
上初即位詔求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江西以儒
士軒伯昂應
命
上擢爲山東左布政左叅議

永樂元年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維求
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令内外諸司於
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
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德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
近並以名聞毋媢嫉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臣全謂觀此則知我
成祖居然一
太祖行事

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
建文君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
上從之壬申備天子禮葬
建文帝遣致祭輟朝三日
臣全謂
成祖此舉其用意甚厚善繼善述不能不待
後聖也
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太全
上諭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

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採其切當
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
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
書未有統會爾等分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可
垂後世命榮等總其事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學者
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
臣全謂我
成祖此舉大有補於名教功在萬世不泯
昭代作興真儒蔚起著述種種可羽翼聖真者甚

多若命海内儒臣搜羅編纂以續性理之後成
一巨編以示
昭代理學之盛莫大之功也
永樂十八年九月擢教授蒲從善林長楙教諭徐永
達並爲翰林院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
臣陳建曰按我
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宫必選焉凡纂
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
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察

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進選以輔導
宜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瑛戴綸輩無非發身學官
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之薦儀智謂
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
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之重也見聖諭錄故當
時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出爲世用彬
彬多得人之譽以勵世磨鈍有此具也近則視
學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爲不屑近日被薦考稱
者雖部曹之授猶靳焉而况其他殆登天絶望

如此尚何望勵世之效乎嗚呼世變江河可勝
嘆哉
十八年擢用人材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
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顒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
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參
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徵福建
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臣陳建曰按洪武中錢塘鄭沂首以布衣而徑
授尚書之尊今永樂中馬麟等亦以布衣而徑

躋方面極品此殆昔人所謂顛倒豪傑莫知端
倪者與
二十二年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
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惇篤行止端
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所稱識見優遠者量
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
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
行者悉多狥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舉所
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

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臣全誦
成祖留心世道注意賢才若此是以永樂之治上
媲洪武
仁宗昭皇帝
洪熙元年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
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
才十無二三益有年未二十者雖穪聰敏然未嘗究
心修已治人之道一旦使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

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蔽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
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
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
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士之
用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
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辭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
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
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

以聞
臣陳璲曰欲行科舉須用俞廷輔之言不爲無
益須救得時獘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鈎棘
爲救獘者未爲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善於
唐楊綰恐於治安要議備之
宣宗章皇帝
宣德七年三月朔勑諭文武群臣曰朕以菲德躬承
天命嗣
祖宗之大統夙夜惓惓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

民爲要當春時和萬物發生傾念兵民有未得所祗
體造化之仁愛敷懷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以
仰荅天與
祖宗之心爾群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務欽承一
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
其人則民受害該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必
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又各處有學
才德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
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吏部審

其所舉果當其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並罰舉者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天下其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兮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適爲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遺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

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群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枕流漱石遠引高蹈雖逆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憯然予將爾揚

臣全讀我

宣廟詔操詩真堪與鹿鳴卷阿白駒諸作並傳千載而下讀之雖石隱之流亦覺神色飛動豈非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憲章者乎蓋真成康文景不足道也

八年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上行之

臣陳建曰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周而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兔罝

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爲干城之用也在我祖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匹休焉松江守進賢黄子威作郡擅政聲與蘇州況鍾齊名南昌萬祺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衛洪秉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爲御史餘爲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由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爲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雖胥吏之徒而皆爭自琢磨奮勵爲君子爲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荐之途廢而資格之途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擢雖歲貢絕部曹之歷而

況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爲君子教
化廢雖中才或墜爲小人愚於是重有感焉
臣全謂
仁宣二聖時世道可爲庶幾唐虞士何幸躬逢其
盛
英宗睿皇帝
天順二年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
尚不求聞達者有司具實奏聞
臣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

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
有行同盗跖心劣商賈能濡翰爲文俱歷仕籍
此士之所以日偷也
臣岳睿曰我
祖宗用人於科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俱茂
經明行脩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
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
使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乃盡罷之專
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之意也臣愚欲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
遺才庶幾
國家收得人之效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賫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
弼
上問李賢曰吳與弼何如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
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
本朝盛典

上從之隨命行人聘焉勅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
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
潛心經傳博學古今藴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
頋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髙誼思訪嘉猷企
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志行義以
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
之當矣今遣行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
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

經世石畫

河汾草莽臣辛全謹輯　洪洞門人晉淑健

晉家銓

韓居貞

胡日璉

晉家仁梓

絳州門人朱爾鏳錄

歷代諸儒經世定論

通書　濂溪周子敦頤

順化章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聖人一天也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道既不遠術既不多唐虞之治豈真不可再見要在於不遠不多處一講求耳

治章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天子之職只在得相宰相之職在得衆賢總要取人以身

禮樂章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

而樂後

樂上章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教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欲復至治者遠矣

今人視爲迂談爲緩圖不知其關於人心世教也甚大

樂中章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章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艶辭之化亦然

孔子論爲邦曰放鄭聲周子會此意筆上數章

觀此則欲復古治雅樂不可不布於天下教坊官妓諸淫樂斷乎不可少存也

聖學章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天德也内聖也必君心如此然後王道可行

勢章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古道雖當復時政雖當革若不逆此言恐膠柱鼓瑟反爲古道之累也

家人睽復無妄章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欲治國平天下不可不知二南

陋章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於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陋莫陋於今日之科目資格

按孟氏沒後千四百年始有周子續道學正傳論治之言如此諒必爲真見定論可見諸實事者噫非志伊學顔希聖希天者又孰知其言之有味而可用也哉

上殿劄子　　明道程子　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体以廣聽聞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彫弊日入偷薄末俗澆漓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体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人皆從世道上求太平明道獨從君心上求太平可謂得本中之本矣若不從此周旋而泛言治平必不得之数也故曰有天德可以行王道

上十事疏　　前賢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随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太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

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於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已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有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心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何如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

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

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社亡而禮義不

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衞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

之亥所盜賊縱橫儀鹿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累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師浮民数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饑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

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獘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行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数施爲注厝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

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

九經一條見孔子實在經濟五畝之宅見孟子實在經濟十事一疏見明道實在經濟當時若見諸實事真可再見唐虞惜乎宋神宗竟從偕心執法之安石使伯淳無福而天下無福也

按十事中六官一條

本朝已行其余似皆可斟酌古今漸次行之

科日疏　前賢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

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譏退除鄉閭
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
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
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
惟朝廷崇尚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
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
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
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
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

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
高蹈（一作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
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
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相與講明正學其道
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
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
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
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
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

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
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
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
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
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
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
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
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
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

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
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
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
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
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
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
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
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差等而
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

充若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廢於學或廢學而未久亦得倫敘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與或專其私有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載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

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冗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補蔭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定之為一等之法國子之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廢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漫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論養賢劄子　前賢

臣竊以論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待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材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illegible]朝廷無養

眞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
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
穴之賢必招致優禮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
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
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
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
陛下時賜詔對以治道可覩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
歲人品漸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
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廷

爲輔弼爲公卿無所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
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十事中惟賢才要緊故单指出爲説欲見太平
須措實事勿曰古法今不可行也

上仁宗皇帝書畧　伊川程子　頤

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
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
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
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

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
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
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
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
正歳止一二而已又所得不過傳聞強記之士爾明
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
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
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
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

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
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
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
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
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
云時異事變不可復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
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
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
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

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制守聖人之道乎從衆
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語聾者以五色
之鮮諭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惛五
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
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節見於事為
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
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
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盖取之不以
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

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
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
求之以道雖皐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
士皆可得而用也

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
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
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
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
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
况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産生而與世
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
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
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技名自若
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賢間或
得賢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
其中曾不慮賢俊之棄於下也果天下無邪抑雖有
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
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盖由此

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士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
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
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
為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
天下之賢置之側是則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
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
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
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
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

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
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珍寶奇翫之物雖遐方殊
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
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
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
好之不篤尔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
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
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
以爲任巳可也士將安就今世無賢豪之何益夫以

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
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
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
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止知
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也噫何
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功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
然亦繫上之所爲巳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
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
[illegible]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嚮風
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援拔既
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
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旣得天下
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
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庸
愚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
求摭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
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及自以爲過此所以
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者擢

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
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
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
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亦無媿
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戢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
務擇選期於得人尔盖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
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
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
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

無過不復給而擠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比在陛下自
信勿疑而已

眞切明愷足以針砭膏肓誰謂山林人無用也

選舉疏

涑水司馬子光

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若專引知
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
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充協至
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
爲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知勇過

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
術通明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
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
可備刑名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可備財賦科
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清讞可備清讞科應職事官自
尚書以下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抄錄舉主
及所舉人姓名歲終不舉及人不足按劾施行

實在經濟用人石畫萬世可遵

取士之道當以德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
能文辭者特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竊
以孝者士之高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之舉士皆用
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乞天下總舉孝廉有差仍
於進士奏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
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若所對經義詳深聖意時務全
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
在明經之上若屢致遺不至郎乞臨時裁度特加聘
召不爲定制又明經乞以周易毛詩尚書爲一科三
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

又說書一科乞與明經並習每次以取十人奏名在
諸科額內試中授官並與諸科同如此則求賢之路
廣而詭之路絕浮偽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行之以漸足見經綸手段人謂先生有旋乾轉
坤作用觀此信然

觀物外篇

康節邵子 雍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
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
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

義則揖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今日科目資格不知尚言否尚行否尚義否尚利否必如周程司馬諸賢之言然後可以尚行尚義

橫渠行狀　藍田呂氏大臨

先生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具備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此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擇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田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

橫渠先生銳意欲復井田必自有說全謂若無

先生之作用不如且行限田均田法亦庶乎近

原缺第二十四葉

之言非同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又　前賢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審於內而無顧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

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於其可用之實能而
於其不可用之虚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
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貢舉私議全文載文集中鑿鑿可行

語録　致堂胡氏　寅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授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

雖僅數言眞是一言一藥

經世定論不惟宋儒論説如此前人亦有見及此者附録如左

北魏崔亮爲吏部侍郎乃奏立資格不問賢否專以停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魏之失人自此始

後秦主符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察其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當是之時内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府庫充實

隋主不喜辭藻詔天下文翰並宜從實録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体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朝崇尚文辭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臣下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稚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

五言故文華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詔依諤所奏頒示四方

唐禮部侍郎楊綰上代宗皇帝疏畧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後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徼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

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唐制取士歲舉常選之外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望與明義進士並停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經世石畫

河汾草莽臣辛全謹輯　濮洞門人晉淑徒

晉家鈴

韓侯貞

胡日璉

晉家仁梓

靈丘門人朱廷墀録

皇朝諸儒經世定論

讀書録略　敬軒薛子　瑄

師以文章為教子弟以文章為學何以入聖人之道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以為訓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覩則
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按薛子爲我
朝理學冠冕當
祖宗盛時古道猶存其議論尚且如此使至今几
不知何如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

答張東白書　　敬齋胡子居仁

朱子曾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爲者看來今
日天下之事惟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
實行則人無趨向而教不施今日非惟失古人教養
之法主考者又摘奇搜隱以乘學者之不知欲其倉
卒之間無所措詞學者亦終日搜藏奇巧隱僻以應
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白正大道理情不知察近
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其所自皆由搜藏奇
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豈非朱子所謂經
義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極矣士生
斯世所以立身尤難稍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乖違
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絕獨立不懼
者安能保其不移變士習乎此居仁之愚不能不以
爲憂而望於廷祥者尤切也

又

竊謂自契敷五教之後教養選舉之法備於周禮司
徒詳矣自孔孟不得志然後教不行於上學乃傳於
下秦漢以後上下之教俱無非無教也乃所教非教

也然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則空言無實矣至宋
則程子發明學制以言於上朱子作貢舉私議以論
於下當時雖沮於權倖實後世所當法也愚嘗參詳
之明道發端以開示神宗而神宗始志甚高故明道
之言純然先生之教無一毫後世利祿之弊伊川學
制因時制而改酌之雖去其考試之陋亦未免尚供
文課其推擇選舉則一也朱子之議蓋欲救一時之
弊以漸復古制故未免於文字考試然必立德行之
科以重其選者以爲非此無以爲教亦無以革當時

之宿獘也又於文字之中命題作義去其工巧駢麗
習爲淳厚簡嚴而欲貫通經義條析明白又必愼選
教官以主教導其意切矣愚意後世欲大有爲須用
明道之言乃乾坤簡易之法其用功甚易得效甚速
不得已而用朱子之議雖可救獘頗似費力今時幸
有
太祖高皇帝有歲貢法若以德行才能一科由廩膳
歲貢而進依倣明道之法愼其選重其取文章一科
從增廣考試而進嚴其考厚其詞數年之後道德旣

重士風丕變然後復先王之教以去糊名考校之陋
此似亦簡易伏望將周禮司徒明道劄子伊川學制
朱子貢擧私議熟讀詳味以求其意酌今之宜以數
奏於
朝萬一天啓亨運一賜施行實萬世之幸不然亦當
先得此意則權度在我方可隨時處中惟高明裁之

前書說當世病痛殊快後書救當世病痛殊確

我
朝眞儒首稱薛胡而共廷擧謂先生志存伊呂學

原缺第五葉

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如是而望其有
成材難矣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帝王莫不用儒爲治若虞之論九德擧黎
獻周之教三物賓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
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
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
良而相曲學棄醇儒唐擧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
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祐乾淳學術淵見擯廢無識

乎治之不古若也宋元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書
院設則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有田
以供給之延名師碩儒爲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門
者多有好人才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
聘樂爲開講者今日
朝廷須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多人才出
先生奏修擧學政疏有曰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
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
而升故也雖近日有增貢之衆而所挨亦挨次之人

資格所拘其才多滯臣愚見欲乞於常貢外間令提
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
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着鄉閭學通經術年
富力強才堪經濟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
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者行一次以後
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
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
於配享之位汰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於
從祀之列斯允當矣

論風俗嘗欲會同志擇里而居效橫渠復古之志行
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楓山會試第一居翰林因上元賽燈火疏廷杖
謫外其爲世道慮如此可謂知本矣

與門人書　一峯羅氏 倫

足下從吾遊久矣然所志一科第耳此有命也可必
得哉便使得之不過鄉人稱爲官人而已一時之貴
耳有若求之即得上可以爲聖人次可以爲賢人又
其次不失爲君子貴於百世而不泯者則不知求此
無他溺於閭見習俗之卑陋而已求之道無他反諸
吾心自念慮之微達事爲之著無一不合聖賢已然
之成法是矣自入小學近思錄始

可謂得教之本

又

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輸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况仕者
之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
之有節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乎饑寒而又以保助

乎其鄉里親戚况擴四海之富哉大臣以道事君當
何所取法耶一事不合乎道或貽四海之憂而遺千
百年之患爲人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近
小之利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

可謂得養之本

先生廷試第一人其能忘我不昧心若此此近
時賢人君子所以不易及也其復胡提學一書
尤爲痛切

復胡提學書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覩於今人乎耳
之視耳之聽口鼻之臭味手足之持行固三代之民
也而獨此心異於三代之民乎何其才之有古今之
相遠也是豈學者之罪哉師之不以其人覺之不以
其道耳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古之覺人者覺之以禮義今之覺人者覺之以利
欲古之為教也方其幼也覺以小學而行藝立及其
長也覺以大學而道德明今之為教也失之於子先
之於弟師之於弟子其所以覺之者方其幼也詩律

聲對及其長也則科舉爵祿而已此外無以為也欲
人才之遠於古也難矣今欲革故鼎新必如明道熙
寧之論而後可而行之必以其漸必不得已焉如伊
川之看詳晦菴之私議取其不戾於法不駭於俗者
時而行之使禮義之教日淑於其心若修於身也孝
弟忠信廉恥禮義行於家與鄉也冠婚喪祭雖徧任
恤則待以異類或彰之於旌善以祿之於廩餼或貢
之於南宮或典之於鄉校其或超然物外韜采晦影
潛修密造則必旁搜博訪降禮崇德君子之為善也

夫豈求知於人哉而作人之道吾當然也若其悖於
是者姑惟教之教之不改則出之然徒法不能以自
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孔子曰為政在人周子曰
師道立則善人多其機軸轉移又在執事取舍之間
而已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
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
詩文之工拙皆淨洗而痛快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
意從聖賢之學研精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
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亦

不過為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為聖人可以
為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
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
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
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
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目之視耳之聽手
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饑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
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好惡吾用種種吾無不
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然所以為之不必[illegible]

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
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
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
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
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爵祿
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
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
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夸走

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
無聞其特必存者若吾鄉之劉丞相董參政者詎足
以不朽之名爲子孫鄉閭之辱也何足道哉
見得透說得出真實本領之學先生又有
廷對萬言策敷陳明愷今日皆可施行

困知記畧　　整菴羅氏　順　欽

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
本無切於此
先生嘗有超遷久任一議亦屬石畫

對錄　　思菴　薛氏敬之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知今日舉業之學輕重矣
又曰游藝一事在鄒魯輕其爲末今則爲第一事其
治体純駁人才得失可知

四事疏　　醫閭賀氏　欽

一曰崇真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
四海之治當盡爲君之道欲盡爲君之道當講聖王
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
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
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
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
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
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
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
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
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爲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讀之益區區愛
君之誠惟願
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辭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
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
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
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
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
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

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側其間也所謂
真儒者學以爲已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
學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
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經筵勸講之臣其爲真儒耶抑
爲俗儒耶果真儒耶必能積誠感
君開導有方涵養
聖質薰陶
聖性開發聰明進德脩業何憂
聖學之不得
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則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
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illegible]諂面諛亦足矣尚何望
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學之成與不成
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係與經筵講
官如此則
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

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伏惟
陛下大施明斷則天下幸甚二曰存賢才以輔治道
臣聞帝王之爲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
存賢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
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
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爲
陛下存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

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詞章之流
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
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爲士大夫之
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
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
具本薦其賢才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
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
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病愈仍來供職迄今

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人召之
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
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
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
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
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爲正學而世之務口耳
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非處不求聞達而世

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言不爲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
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
母養未終果不能出亦望
陛下虛己受人使之詳陳其格
君善俗之道興利除害之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居家而其道則行
於
朝廷矣況陳獻章既賢其所知必有才良行脩曉達

治體者
陛下令其一一舉之以充
國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
生何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苟求之
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為世用矣
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
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
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

法置爲延英之院以處之豈其廉饑恤其貧乏以大
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
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
朝廷典禮使之討論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
如學政則討論程功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
制如貢舉則討論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
論程伊川之經筵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
舉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
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

陛下近日納大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
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其有
益於
朝廷宗社有益於天下後世豈不大且遠耶況此諸
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數歲之間人品
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
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伏

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三曰遵
祖訓以處宦官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
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輔成治道若內
官之設載於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
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
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
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此堯舜三代
之治所以雍熙太和而非後世之所及者歟降及秦

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
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
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
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
暇悉數恭惟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
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司六科十三道外設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
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

御製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灑掃供
養并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
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
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柰何後來守法少踈宦官
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
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搆黨與衆多作威作福
盜竊政柄納賂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
氣燄薰灼傾動

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
國体虧傷
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
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
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又
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之輩焉凡此之輩方其得志
之時正漢史所謂[illegible]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
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
三族直情忤意則[illegible][illegible]不旋踵是以或陷
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爲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
軌賄易
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賄不貲
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是致
國本頻搖而復定宗社屢危而更安非
祖宗在天之靈
上天保祐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玆者恭遇

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釐政之初百度惟正進賢退姦去讒遠佞
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
皇上眞大有爲之主也泰和之治指日可期天下臣
民罔不欣忭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
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恭照試

修其職掌不使分毫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鎗
等項盡數取回赴京蓋旣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
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
可以釐官吏之姦贓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塞之
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
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
姦贓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
察之權假之奄官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
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心所訪察之姦贓常小而
自作之姦贓常大所訪察之姦贓雖袪除于目前而
所自作之姦贓實遺禍于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
之都御史又有巡按之御史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
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
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進當
止而不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
以賄賂之相交結成私黨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蓋鎮

守將官旣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
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
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之斡旋其根愈堅其惡
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
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誑
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
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
爲將官者何所倚依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得
如此其甚而巡按巡撫之官已言於
陛下而罰之矣寧致
九重之上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
姦而顧爲姦宄之地
陛下猶可以爲心腹而倚任之乎大抵內官數多邪
慝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
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手外事若國使
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之禍不旋踵而
至矣宦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遵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有不歡

欣鼓舞而歌詠聖德者臣請甘妄言之罪自後一應
人等敢有奏請內官預干軍國政事者即是姦黨朕
乞
皇上立法定罪明著簡冊以示天下後世則姦謀永
絶矣必如是然後爲能近守
祖宗之規不少遠遵帝王之法無或悖大中至正
而盡天理之極至善全美而無毫髮之私不惟增光
祖宗實可匹休帝王由是禍本永絶士氣永振言路
永開賢才永進黎庶永安邦基永固世運永泰爲我

國家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不其盛哉自昔宦
寺擅權敗國身家亦隨之今之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
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絶宗赤族之
禍是則非惟我
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
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諸臣並
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宜讀講解
則庶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爲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爲妄者則是以天
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爲內官之黨
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
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以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爲是

而欲
陛下成此大有爲之聖政矣惟
陛下体乾剛健斷然行之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曰
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爲治必以正風俗爲
先風俗善則人爲善易而爲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爲
善難而爲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
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泰和者由禮樂之得
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

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
正風俗至切至要者乎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同極其盛
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畧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
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
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
我
皇上丕承洪基之初進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
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

而致盛治之
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頹敗
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說雖日
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
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
正禮雖日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体
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尚多故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
朝廷貧禮之奢十倍
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稼娶明用鼓樂

若此之類不能枚舉也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
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
祖宗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
一一行之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循
[illegible]礼已加巾幘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
[illegible]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
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
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
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狥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

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為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
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狥俗苟簡況於庶民
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為木主者少而懸彩幀以標
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多至若祀
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老養舍當務之人
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蚩蚩小
民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蔑父母之孝養
從事符咒巫覡踵訛承謬習以成[illegible]欲民俗之善得

乎若大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競之風商賈日
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僞此又
朝廷禮議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
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
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
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樂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
尤爲不少自
朝廷之樂言之用於
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司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

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
司其事者皆無䁈耻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
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
之樂用之於
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
主心靡
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四海之俗而成
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
慢之爲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也豈

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以來因循末
華之宿弊也夫以
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爲天下先者如此以故
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内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
戲臺歛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虗費
民財壞亂風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豈是
朝廷之美政耶又如
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
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

朝廷蓄此果安用哉如
郊祀神祇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
廟享祖考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
朝廷宴享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諸侯用之足以喪
其國大夫用之足以喪其家士庶用之足以喪其身
是上自
郊廟下至庶人皆不可用也不識
朝廷蓄此果安用哉且
京師爲首善之地萬化之源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

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天下臣民一觀
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
豈可設爲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爲天下之陷阱耶
況此等娼淫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
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艶之色照耀道路故
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況富貴
家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惰民一睹此物隨風
而靡廉耻既喪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恤妻子
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於道路剛強者至於劫財

殺人不畏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勝
言哉且
天子以四海爲家海内之民皆爲赤子如養民則不
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夫不全其
倫凡此娼優同爲
陛下之赤子也柰何以禽獸蓄之使其子子孫孫永
陷聚麀之惡而略不傷憫之乎恭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奮然以唐虞三
代之教化爲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爲必可革不爲
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
如凡臣所言冠婚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
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
及
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
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
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爲

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爲因循之政
禮讓之風未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
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一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
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之
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鍾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
或可並者則著爲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
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散處以爲民
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之從良京有

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藝
耻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爲良善矣公卿以下祭
祀宴飲之類
朝廷舊無須降之正樂故人皆溺於世俗之淫邪今
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
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
自
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

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
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杌隉之憂哉若有謂
世俗之弊積習既久
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
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
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合栢
檟而養樲棘爲之子孫若繇其餘畝易其樲棘而爲
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
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若若必以承謬踵訛爲孝則然

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
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專政者不必屏斥言官之黜
謫者不必收録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
弊一一革之爲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爲是也革之爲
孝而因循不革者未爲孝也伏望
陛下自斷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疏字字痛快人心字字實在經濟有世道之
責者實舉而措之三代之治可必覩也
此疏亦爲今日對症藥石

語録
京都中行教化亦是難事先是貴戚勳臣奢侈浮靡
之甚須上躬行以化之又多建武學選有才德者領
其事凡貴戚勳臣及其子弟皆收入受教嚴師弟子
之禮雖勳臣已有事管領者亦要朔望入學聽教行
禮凡動作衣服宮室飲宴輿馬之類一一教之如式
有率教而過人者或違教而不法者許其師月陳之
以憑賞責若然則巨室既善而人皆善矣雷動風行
進後沮礙惜乎今之不然也

今欲養賢才以輔治理須先察知務實行十三四員
提學之官使提督各處學校到任先考學官有不堪
者罷送吏部聽選別職郎選本學生員及山林隱逸
或有司見任官德行學問可爲師法堪受學職者推
舉之使教生員本學推舉者不妨其科舉仍令食原
職俸祿一以躬行爲已不事虛浮無益之文歲貢依
程子所論之法不可但挨年歲如此數年之間俗弊
可革而賢才漸多矣

先生聞閣下某人劾 退嘆曰國家用人不能慎之於

始致使小人蠹政二十餘年今雖劾罷於
朝廷之事已無及矣苟不求所以用人之道雖罷黜
一某人不知後來如某人者又有多少蓋
朝廷用人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嘗
考其行也又翰林之職只在修書作文苟非大無顧
籍貪污請托之甚者外官何自而議之故不才者得
冒濫大用況翰林之擢惟在進士首數名耳二甲以
後雖有大德大才者何由得入閣而大用乎此擢任
之所以每不得人而誤天下也內外文武少不出於
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也
教坊司所作淫邪鄙俗之樂壞人心術者也夫古樂
久亡今欲考定律呂中和之聲固是難事然此等邪
穢亦不可以革之乎京師爲天下觀法首善之地也
今却放三箇院子亂人紀壞風俗欲天下化而入善
可乎此弊之來雖遠然上欲革之吹噓之耳何難之
有

先生議論聽之使人心醉若行之不知更當何
如請一試之看是何如景象

大學衍義補　瓊山丘氏　濬

立賢無方不必拘資格資格一拘惟文書簿籍是稽
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者徒見空名而已昔
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
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
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弊百官
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振者皆資格之
失也

先生留意經濟之學衍義補一書大有功於世

道此段乃其中至切要至痛快之論
真氏大學衍義丘氏衍義補呂氏實政錄亙須
諸天下使人人誦習

與友人書　　心齋王氏　艮

弟不自揣量至愚極陋妄欲請教諸兄欲堯舜其君
欲堯舜其民也然堯舜君民之道必有至簡至易至
樂存焉使上下樂而行之無所煩難也所謂爲高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見幾而作功易成也今聞
主上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行何不陳一言爲盡

孝道而安天下之心使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爲先誠萬世之至訓
也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
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
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故孔子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
加於孝乎夫聖人之德仁義禮智信而已矣故孟子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是也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上焉者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下焉者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孝者
所以事君也是上下皆當以孝弟爲本也無諸己而
求諸人是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有諸己而不求諸
人是獨善其身者也求諸人而天下之有不孝者未
能盡其術者也不取天下之孝者立乎高位治其事

是未能盡其術也取之在位所以勸天下以孝也立
乎高位所以尊天下之孝也使之治事所以教天下
以孝也取之有道取之不專是不敬事而慢也取之
不漸則必至於求全責備矣天地之道陰陽迭運從
微而至著者也初月須取天下之孝者無擇其貴賤賢
愚次二月須取在各司之次位次三月須賞爵祿次
四月任以官事次五月須以舉之司徒次六月須取
進諸朝廷天子拜而受之登之天府轉以頒諸天下
以能教不能是以孝者教天下之不孝者也然以衣

月者若天道一陽以至六陽也其一陽者微陽也當維持以養之不可求全責備所謂一陽而動處萬物未生時養至六陽則人人知孝矣昔人有求千里馬者不得而先償乎死馬則千里馬馴至亦其驗也亦君子用心之微意也必月月而頒詔者使天下皆聽其[illegible]之教而知在上者用心之專也又得以宣暢其孝心使之無間斷也然一陽生於六陰之中知扶陽而不知抑陰則必爲所困矣六陰者皆不孝之謂

也是故先王教民六行以孝爲先糾民八行以不孝爲先此以上爲聖賢格言所以使天下有所稽也若以爲非者是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則當懲之懲一人而千萬人戒也蓋孝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壯盛而六陰漸化矣然而天下有不孝者鮮矣故有若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而天下有爭鬬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而百姓有不親者鮮矣若曰君不能是賊其君也若曰人不能是此其人也若曰已不能是自賊者也只此一言便是非禮之言只此一念便是非禮之動便是絶人道棄天命也便入虛無寂滅之類也又何以爲萬物一体而立其人道哉在上者果能以是取之在下者則必以是舉之父兄以是教之子弟以是學之師保以是勉之鄉黨以是崇之是上下皆趨於孝矣然必時時如此日日如此月月如此歲歲如此在上者不失其操縱鼓舞之機在下者不失其承流宣化之職遂至窮鄉下邑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所以爲至

易至簡之道然而不至於人人君乎比屋可封者未之有也愚見如此高明以爲何如

孝爲百行首務此處一差雖有他美皆不足貴攸漢世專重孝廉治化所以近古先生崛起海濱毅然以聖道爲己任其留心世道如此誰復敢謂處士盜虛也

不必廣言只郡邑一守令擇里中真正孝子節婦親訪其廬旌其閭取真正不孝節者責罰之以其贖鍰即張鼓樂以奨孝節敢必孝節之人

將接踵也

王道論

前賢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刑期於無刑此王道也夫所謂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存天理則人欲自遏天理必見是故堯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輔政刑措不用是其驗也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茍養之有道教之有方

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然養之之道不外乎務本節用而已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業均節不忒而上下有經故民志一而俗淳衆皆歸農而充食游民無所容於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衆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爲非亦不可得也今欲民得其養在去天下麗靡無益之費而制用有經重本抑末使巧詐游民各皆力本如此則生者衆而食者寡爲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不足矣其三代貢助徹之法後世均田限田之議口分世業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漸則通變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見其擾矣所謂人心和洽又在教之有方而教之有方唐虞三代備矣昔者堯舜在上憂民之逸居無教而近於禽獸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德行而後文藝明倫之教也又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屬之使之相親相睦相糾相勸以同歸於善故凡民之有德行才藝者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一鄉之人無不信之者及其鄉舉里選之時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而鄉大夫則亦以所舉者以爲是而不復考其才藝悉以敬賢之禮遇之不若後世之猜忌防閑也鄉大夫舉於司徒司徒薦於天子天子拜而受之登於天府使司馬論才而授任是故在

上者專以德行來士在下者專以德行取士父兄以
德行教之子弟以德行學之師保以德行勉之鄉人
以德行崇之是上下皆趨於德行躬行實踐於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之間不復營心於功名富貴之末而
功名富貴自在其中矣故在上者專取天下之賢以
爲輔相不欲遺天下之賢是與天下之人爲善也在
下者專舉天下之賢以爲巳功不敢蔽天下之賢是
勸天下之人爲善也精神命脉上下流通日新月盛
以至愚夫愚婦皆知所以爲學而不至於人人君子

比屋可封未之有也後世以來非不知道德仁義爲
美亦非不知以道德仁義爲教而所以取士者不專
以道德仁義而先於文藝之末故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矣在上者以文藝取士在下者以文藝舉士
父兄以文藝教之子弟以文藝學之師保以文藝勉
之鄉人以文藝崇之而上下皆趨於文藝矣故當時
之士自幼至老浩瀚於辭章汨沒於記誦無晝無夜
專以文藝爲務蓋不如此則不足以應朝廷之選而
登天子之堂以榮父母以建功業光祖宗而蔭子孫

矣方其中式之時雖田夫野叟兒童走卒皆知欽敬
故學校之外雖王宮國都府郡之賢士大夫一皆文藝
之士貴而莫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學矣而况於
窮鄉下邑愚夫愚婦又安知所以爲學哉所以飽食
煖衣逸居無教而近於禽獸以至傷風敗俗輕生滅
倫賊君棄父無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誅之不勝其誅
刑之無日可已豈非古所謂不教而殺罔民者哉嗚
呼言至於此可不痛心今欲變而通之唯在重師儒
之官選天下道德仁義之士以爲學校之師其教之

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廢書册季考之繁復飲射讀法
之制取之之法科貢之典
祖宗舊制雖不可廢當於科貢之外別設一科與科
貢並行如漢之賢良方正孝廉我
太祖人才之類不拘成數務得真才其賓興之典當
重於科貢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進士之右其科貢
之中苟文優而行劣者必在所出行優而文雖劣者
亦在所取精神意思唯以德行爲主使天下之人曉
然知德行之爲重文藝之爲輕如此則士皆爭自刮

庠砥礪以趋於道德仁義之域而民行可興矣夫養之有道而民生遂教之有方而民行典率此道也歷往而悠久不變則仁漸義摩淪肌浹髓道德可一風俗可同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幾矣然非天子公卿講學明理躬行於上以倡率之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不可致矣苟不知從事於此而惟末流是務則因陋就簡補苴救偏雖不無一時驩虞之效隨世以就功名終歸於苟焉而已非王道之大也

鑿鑿經濟真可見諸實行若真見諸實行則萬

物各得其所矣

語錄　涇野呂氏　柟

章詔問嘗與朋友講論國家有三大患一邊方之害一宦官之害一關河運道之苦先生曰是固然所謂大患者尚不在此詔三請教曰當今大患只是士習不正耳蓋天下所恃以治安者惟人才若士習不正則其患何可勝言自是屢言及此蓋探其本也

又曰社學習殊句而廢灑掃禮樂之節大學習程文而廢正心修身之功欲天下之治未見其有日也

又曰卧碑有里選之實監規有賢良方正之意提學考文而不問卧碑司成撥歷而不問監規欲得真才以成治不亦難乎

學知根本故立論若此

樗櫟子　稷山梁氏　紀

學者惟時尚而不循禮度俗儒也有司急簿書而不崇文教俗吏也

古者教人以行不以文議禮以義不以利今督學較文藝學博計束脩欲士之醇得乎

科目論名第學行弗與焉官守論品秩功業弗與焉銓選論資格才望弗與焉考課論簿書德政弗與焉欲復古治難矣

先生少登鄉書事母不仕其不忘世如此

語錄　鳳阿姜氏　寶

賢人君子或不見容於位則當退而與一鄉之後進同志之士時時講明學術於以正人心挽頹俗於一鄉庶幾可推於天下亦不可謂山林無事業也

古人之學方爲童子已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而藝

無不精今人垂老矣竟不識此爲何事古人以世務爲學故仕而優今人脫却舉業方可向學而一履仕塗便有牽制可嘆也昔者洙泗之間相與授受其爲邦爲政之問答未嘗不留心世務而兵財禮樂皆聖門有用之實才故由求點赤所自許者如是而聖人亦果如是以許之要知古人學問種種是實故其所自許與其見許於師門者不謀而同如此下此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已憂先天下而胡安定教授蘇湖亦分門講肄使各專一長以見於世益其所以爲

學爲教尚皆存古人之意在也今之馳騁於觚翰呫嗶於口耳者非辭人即學究耳要之皆無用於世

古者以德行道藝取士而鄉無不賓之賢故士有德行道藝於身者咸得以時效用於其上而無有壯暮失節之嘆今

國家以言語文字設科以糊名易書求士士故有遇不遇然則古之士一何幸今之士一何不幸歟

今世士大夫之患其大要在於習世態盡廢古道靡然成風先達諸公不以道義引進後輩後輩之士不以道義推崇先達諸公至於儕輩中亦不以道義自相切磨而徒爲一應含糊遜避慢不可否之說以免身患而取世資有能談及性命談及經濟者不以爲迂腐而不適於實用則以爲輕躁而未及於老成緣是聖學愈無人講授世道愈無人担當此有志者所以不能不付於一慨也古人之學自洒掃應對進於修齊治平事業蓋自幼學而已然而今世科舉文義最爲貴人日力誤人聰明必待其登名入仕之後方可從事於古人學問而世態既已習成如此矣尚何

望人才能如古而世道之有可爲也哉

士人志向不高由義利不明義利不明由教不立耳晰義利於秋毫明心性之宗旨積之以久磨之以漸率之以誠或者士心可稍向高明而風俗亦可漸還淳朴矣

古來學問貴精不貴多孔子欲執射御以成名亦教人以務博不如務專也董賈之治道不能兼馬鄭之經學李杜之詩律不能兼韓柳之文章蓋精神有專用而學術有專攻古人所以得稱名家者亦良有在

興人才積分之法乃
聖祖養士成才第一義也在國初則得其人在今則
未得其人非大學人才獨勝於國初而今不然也在
加意不加意才獨盛於閒爾
聖祖時諸生或舉自孝廉人才或出自貢途蓋多經
明行修之士也而
朝廷又最加意於此故監生坐班有至一二十年之
久者由廣業堂漸升至率性堂積及八分方與出身
中間有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擢用往往授以臺省

部司等官國初養士而用之蓋如此其重也今亦趨
覆允行而未有破格擢用者誠難其人而當事諸臣
或不敢身任其責爾今當聖化維新之日而又值才
華妙選之期諸生中豈無超越異常可以應上之求
者乎如量存
祖宗法意用心教養加意甄別采有學通經濟才堪
大用者歲終薦舉一二請自上裁或只開報吏部待
其就選之時另示優異以寓激勸無其人闕不舉舉
非其人則連坐庶幾人才益盛而三塗並用將來

亦可以應明詔於不虛矣
古者盛時之用人也惟才與賢是求亦惟才與賢是
任其果任而可以久也即居官長子孫不以爲淹或
可以當顯膺峻陟而不忝也即徒步封侯而亦不以
爲驟何者其人其才固宜於如此而上之人用久任
法使在位者日諳練於以安民而卑俗用超選法待
天下非常之士於以風勵乎天下也自資格行而任
者始以三年爲勞最惟任者以三年爲勞最於是始
有年資之拘而賢否於是始混淆矣非才與賢焉三

年弗置也即才與賢焉未三年弗更也故近代以來
惟泥於資格用人可以安常而無弊久任超選二法
往往藉之爲美談亦往往付之空談已耳
予嘗與學使楚侗耿公言吾三吳士風漸澆須留意
嚴操而力挽之乃可爲狂瀾之砥柱倣府城有鄉先
生唐鑿閉門守窮餓且死不肯干有司可武進諸生金
九皋與宜興之王莘皆荊川先生有行門人又金生
本中忠行雅淳不雜吾邑之東子桓川徒之殷生士
望皆能倡率講學會砥言勵行確然不苟同於流俗

並皆出格優禮以轉移世道者耿公過聽加意力行之一時士風爲之丕變蓋後文先行標表賢者以風勵其餘自是挽回波靡第一義此守內所在宜然若吾吳文勝地尤屬要緊耳

今世士子童稚時便習聞勢利語於其家庭父子間及長而遊學從事於師友也亦只是習爲勢利事爾中間有一人不爲勢利語不喜勢利事者衆反指爲迂而笑之譬則一國之人狂有一不狂者衆反目以爲狂也

銓部以進退人才爲事鑑空衡平虛心順應一毫不當以我與之萊咨詢貴廣參伍貴當不宜盡以無心爲妙用若杜門以爲能遠嫌不接賓客以爲能遠謗則究竟何能知人何能得人但循資任聽用舍恐反以成其私嘗聞林東城公爲選司時時面拜客陸五臺公典選亦然並孜孜汲汲延訪人才得輙手疏之欲盡用天下賢者盡汰不肖竟之所用舍並卓絕不聞有所謂嫌亦不聞有所謗也此可爲司銓者法

近來講學者多談高虛而畧本實竊以爲不然道在彝倫日用治己治人初無二理故身心性命通之於經濟世務同條共貫昨觀閩學時擬倣蘇湖教授法以經義治事分門課督惜未有成效然至今閩之人士則未嘗不是其說於既去也

共十一段語語石畫語語痛快世有知務者悉舉之世運自當改觀不然亦決收得一半

先生子養坤公督泰學試日令諸生各於卷面舉德行以真僞自殿最其人此法今亦可行

洹詞　後渠崔氏銑

治天下有九則閑屯田以省軍供禁市酤以戢穀糜削樂籍以全婦貞申里選以冀設科均田以止貪併摧商以抑末作尚儉以厚本業定制以遏奢僭簡儒以絕澆巧則民尚一而生理遂良心發雖賞之亦不奸矣然後寺觀日毀而僧道無徒也

古之任人度才相德孔門之徒名以政事者其治千乘百乘千室之邑而已今之郡大者千里爲邑數十爲長者名數且不能悉察安望其理也宜令太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山林閑曠者不會擇才久任責以才

令一曰明版籍以相數閭二曰審什伍以相連持三曰限夫田以斷間併四曰急農以豊委積五曰去末作以一本業六曰敦教化以正性情七曰表德行以厲風俗八曰覈才藝以叙官宜九曰嚴分諡以杜僭忒十曰專刑賞以驗勸懲華其早僥之禮藏其傳厨之供畧其簿書之稽亦庶乎古之法也

提綱絜領之談妙在詞語不煩而區畫悉備

轉士習疏　代藩山陰王　賜諱俊柵

臣昔年覽

本朝儒臣文清薛瑄讀書錄純正親切語語符合孔孟有曰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皆以爲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又曰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與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恃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識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何以異又曰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門類綴緝成書欲包括古今開目以爲决科之利使後世傳相剽竊但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臣　閒薛瑄在

英宗皇帝朝爲理學大臣奉

旨入祀孔廟天下士林仰重所立之言鑿鑿有見今日士習比前愈甚用功則專記時文遇題則全篇剽寫夫時文者隨時改易一科之後便不合時所以文隨時變人隨文焉最可鄙者文体對比詞涉重復格調不古總屬浮言既不足以明性天又不足以資經

濟及至出身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漸靡二百餘年致將聰俊後生〃趨迂徑枉用功夫虛曠青年汚塞心地非特誤人實爲誤國誠天地間一大蠹也

臣伏思我

太祖高皇帝設學立教育才求賢其規制載在典章誠爲盡善豈料今日總成故事以格致誠正爲空談視道德理性爲土苴教化陵夷風俗頹敗

君國乏賢士民均患衰朽微臣　切心痛憲恨當時不將薛瑄之言言之於

朝見於行事徒爲空言沉埋至今良可悼惜顧此情弊乃舉世人所共見於目熟聞於耳熟思於心其柰何皆明知而不敢言不敢言者惟恐蹈妄議之罪以結怨於衆斂禍於身且爲彼之子孫舉業已成若遽改科則所學無用以故沿襲至今竟無一人言者今者

上天垂儆詔示中外大崩積習與天下更始有此大蠹似不可不急行救藥而經畫議論也臣今冒罪傾吐奏

聞實不爲臣之身家子孫計伏望

皇上鑒察微誠聖明剛斷合無勅下該部會同閣朝臣僚公共確議如果薛瑄之言切當臣之愚見近是因之酌古準今相時立法果得正文除蠹更化改科今雖稍沮於群儒後必大益於來學不獨利於

皇朝之社稷寔利於臣僚之子孫早行一日早正一日之士風早化一日之民俗將見臣懋忠廉國饒良弼生民得賢父母免漁獵之殃後學不枉工夫獲實學之效除[illegible]之陋習近萬世之昇平臣之志願畢矣

臣有愚見六條一曰取有德以慎初進古云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今之文場考士搜檢其身謄錄其文彌封其名關防私弊可爲嚴矣夫何不察其人之素行善惡心術邪正惟以文字之工拙爲舉措得非務華而遺實棄本而尚末乎雖有里老隣佑保結不過虛應故事以臣愚見合無開科取士先徵其德次取其才以法前代舉孝廉之科夫孝者百行之源孝經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古之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良有以也

廉者守正安貧不貪求苟取也古云士窮見節義處貧尚不苟取出仕必作廉官故臣謂孝廉乃德行之本取士當首重之以臣愚見合無查照前代併

國初舉賢之法令見任官各舉所知舉當則受上賞不稱職則連坐以罪其次則令有司及諸教官每遇科年曉示治內百姓保舉孝廉或一里之人通保者爲上次則須數十人同保保人須皆赴官親遞保狀有司一一面審要見此人平素孝廉有何實跡証據如有用錢買求受賄妄保者必重治不貸如有詐舉

遏犯者必審察實跡辨別眞僞然此取舍之際獎掄
百出全在有司盡心精察守巡提學道極力博訪務
得的實方許進場中式出仕果能忠廉每陞官一次
則將前原保諸官賜以旌獎賞銀若干定爲額例若
身故則給與子孫仍摘取本官一月俸銀解送原籍
給賞保舉之人官至三品以上者立保功牌一座將
原保官及諸保人名字刻於其上以彰其功犯罪則
贓等治之如有貪酷及罪革戒者則拆其牌坊併重
治原保官人以罪如有官旣荣遠而變行改節者許

原保官人許舉訐舉則官去無罪如此則
朝廷旌賢杜僞之典用昭鼓舞作興之政大振士風
丕變治教休明矣二曰五科取士以善器使臣謂世
罕全才學難兼善旣有孝廉之德其才但有一長卽
可取用臣謂五科者一曰孝廉理學科二曰孝廉文
學科三曰孝廉政事科四曰孝廉兵法科五曰孝廉
刑名科取才不同取德則一理學科考取洞明理性
學貫天人文脫俗塵才通經濟卓有操履者取爲優
等任爲近臣文學科考取博通宏詞詩賦奏議出題

不拘於五經四書中式者用詞文翰政事科考取熟
諳大學衍義及衍義補卽在衍義出題中式者用爲
有司轉陞藩司兵法科考取兼曉兵法或精通一式
在武經出題中式者用於司兵衙門刑名科考取洞
達刑名在
訓典律例中出題中式者用爲刑官轉陞臬司三場
考試五樣出題但考其意見何如文須簡明蒼古不
尚對比重語不拘篇章長短特取所長不須責備使
諸士得以兼擅專門施能效用

朝廷因才授職任使協宜此須久任方可以著成績
必超遷乃可以酬勳勞惟願痛革時文永除積弊其
入場固當搜檢然令諸生毛頭跣足似於政体不雅
觀臣思挾帶之弊蓋因時文題有定擬士按章記誦
猶有所疑便思挾帶以圖抄襲今若考取古文則題
無定擬而挾帶之爲自然無矣臣見得近日刊行
國朝館課經世宏詞皆我
朝名儒之作文体尚雅議論精確深資經濟眞可永
傳較之時文何啻霄壤開科取士宜取此等文字方

見真才如此則用當其才不致曠任
朝廷寓懋德於興文之中將見德日以勵文日以休
人有實學國有奇才彼剽竊章句僥倖登進從此可
杜矣臣但慮推選五樣試官卒不能集士無五種專
門之學不能稱與應事須數科之後庶故習可脫新
業可成臣又謂宜多額取士恐有濫充合無惟精是取
寧缺其數如是則多士無僥倖國得真才矣三曰厚勸
嚴懲以昭功罪臣聞治國者得人則興失人則傾臣
切見世之忠烈清廉之臣輔國庇民不事苟取及至

致仕身無恩寵之沾家無富饒之享鄉人笑其愚癡
誰肯憐其貧而濟之武官捨命立功歿於王事妻子
無托饑寒流亡其有以貪酷為民者公然頂冠束帶
高門大宅受享榮華有福無禍鄉人莫不羨慕竟不
論所得者誰家之物舉世習以為常恬不知恥遂饑
子弟讀書希圖仕進但欲肥家誰思利國致使
君上孤危生民塗炭貪饕恣肆皆利交征而卒無忌
憚若不大與振作極力療醫則熟轍難更習俗難改
勢不至極壞不已也臣於前款客陳旌賢懲惡而未

俗臣見世之節婦尚蒙
欽加旌表何況忠臣烈士有功於國有濟於民盡命
致身完名全節反不加恩無怪其世日以降風日以
薄也以臣愚見合無將歿於王事及致仕還家或歿
於任所一切有功無過文武臣僚照以品級優加賞
賚務從豐厚莫惜小費
旨下翰苑將名姓錄入史冊仍
欽賜旌賢牌坊樹於其門優免子孫三世差徭貧寒
流落者有司時加憐恤給以賑濟儒學每年鄉飲者

司敦請赴宴歿則入祠鄉賢將春秋祀品給與子孫
功大者建立祠廟
欽賜金字牌匾命有司春秋致祭使其光顯門閭優
裕子孫揚名今古其於貪酷之官必拏責
禁廷追贓實罪必使家不免徭身不免役每年有司
將差徭另開冊解送戶部以杜脫漏以為蠹國殃民
之戒須重治原保官人不可輕恕臣之重言者誠恐
將來用錢買求受賄妄保貪緣為奬又無合
勑下都院推舉精細廉能御史

欽差請各直省臨出微行專以訪賢察惡劾其贓汚
之甚者望
皇上全差錦衣衛赴京問罪追贓薦爲其忠良之最者望
我
皇上優加賞賚超陞要職其有山林逸隱抱道懷德
無聞於世者薦舉取用此法一行天下官僚將必翻
然改轍萬國生民欽聲震地又合無於吏兵二部門
外立碑將忠烈廉介之臣刻名左碑將貪酷奸欺之
臣刻名右碑書云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

風聲此非特爲
社稷計爲天下後世計也如此則賢者加其勉勵亦
進於貞良不肖者知所警懼潛消其肆志從今向後
若不化貪爲廉移風易俗臣當領罪萬萬也四曰廣
羅遺才以充小官臣謂德行乃素日所積文字乃一
時所作以臣愚見合無將蒙舉赴科而未中式者再
加一考取其才識可嘉者立副榜之名任以佐貳雜
職果有賢能卓異一体陞用其於監生吏員亦須要
人一体保舉方用如此則拔茅連茹野無遺賢矣五

曰崇旌有德以勸同人以臣愚見合無將應舉未中
生員每遇鄉飲宴於堂上及有孝廉之德而無才藝
者亦從衆人保舉凡遇鄉飲有司召入儒學賜宴謂
之旌賢十年皆與者免其差役十五年許其冠帶名
爲孝廉官有司以禮相待不許役使若有賤役能孝
者亦賞酒飯如此則人知孝廉有榮自然觀感興起
古之聖君以孝治天下故伊尹之告太甲曰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此之謂也六曰用
賢才不循資格臣謂以取人逐立資格不器優劣出

仕方知況文章政事各屬一能有善作文而不能治
政者有能治政而不善作文者從古爲然豈舉貢吏
三途出身者人人皆鄙絶無忠廉之臣乎臣切見循
資格一端最使人自滿自廢無志上進空負奇才不
售於時雖有忠良無濟於國在昔有貢士爲閣臣舉
人作尚書吏員居二品今何不然以臣愚見合無痛
破常格永絶資格之拘又須秉衡者無忌妒之心乃
可必行而才良不致埋沒矣以上六條皆臣肝膈愚
見懷之有年今特

參除中間可否臣實不能自知須待衆議以定國是
况舉賢設科之法載在典籍甚備酌古準今誠有善
法况在
廷諸臣皆高明特達必有所經畫豈須臣之管見哉
臣思此事全在我
皇上奮乾剛而獨斷旁
聖念而力行尚須執政大臣弘休休有容之量效臣
直輔翼之忠則經邦之偉績眷掌而成善後之良規
數言而定庶治教休明而後生永利民心快慶而[illegible]

天意可回此不特為社稷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幸
也懇惟
聖明鑒察
從前諸儒議論雖皆明愷的當猶有古今異宜
可以潤澤而行
王之斯既酌古準今字字藥石字字粟帛使聖人
復起一字不可易也歷代雖有賢王未必留心
世道實有經濟若此
呻吟語[illegible] 寧陵呂氏 坤 著

世界介一般是唐虞時世界[illegible]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
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悍古人之心信今人亦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
道感今人則今人未必盡在豚魚下也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後世不曾理會譬之
適望嵩岱高峯何等巍峩他地步原自透迤上面亦
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可見人皆可以為堯舜世再可以見唐虞聖賢
之言原不欺我以是為志敢望治平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能聽
耳不能視鼻不能食口不能臭勢也今之用人不審
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然授之方司會計輒理刑
名既典文銓又操兵務養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當其
才受之者但悅美秩而不自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
難哉愚以為學校養士科目便當分為數科使各學
其才之所近而從性英發[illegible]備衆長者雖設全才之
科及其授官各任所長夫人[illegible]所近自有所通施之
政事必有可[illegible]一事今日分休用為

而褫窮居草澤止事辭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
明敏之才英達之勢豈能覩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
叁不免鹵莽設施觸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陞遷以
此用人雖堯舜不治

爲政在人知人則哲司世道者何可不一留意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
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
密任要識機相可宜周愼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
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

明外晦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之用人
備用群長然而技之所向輒不濟事者爲所用非所長
所長非所用也

用人如用器何患不治乎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
慮深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振厲明
作者起頹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
寄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居守
牧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
貞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恬恥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
當其才矣宮妾無慢棄之帛殿廷無金珠之玩近侍
絕賄賂之通寵倖無不貲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迎
送戀威福之濫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
游惰杜倖食之門緇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
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用人理財之法區畫無遺且寓許多轉移化導
之方漢文景周成康之治真可必也

宇宙要大家撑持便是掀天揭地也還做得何者人

力集而人心奮也不則求繫天之八柱而委任之亦
能整頓乾坤奠安民物若以一木支大厦工師方自
極力而群工袖手傍觀有笑其迂濶者有譏其喜事
者有幸其敗者有快其附者有妬其成功以形已之
短而害之者甚者不誅群工而誅工師嗚呼誰復肯
作工師哉推奸避事者無罪固寵安靜之崇應患扶
危盡忠反獲群擠之禍自古及今一半小人尚不能
容一半君子况小人衆而君子獨哉富貴利達令軀
保妻子人所欲也而又有以驅之月嫌任怨勞心殫

力人所甚不欲也而又有以摧之天下事不知所終
矣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
要其成而見君子之濟否可奈庸人俗識譏天利口
君子纔一設施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作
以甚其過是以志趣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
卒不竟功識見不真人言是恤輒罷君子之所爲不
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百
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

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
所労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謗取議及至其成
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鍘骨之口奪
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
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笑任其腐潰決裂
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
保妻子者豈得已哉蓋懼此也
從來任事者之難之苦如此必任任事者知其
難知其苦一心定志不爲譏邪撓奪心欲事業

之底然後功化可覩而古道可復也
先生有實政録字字俱屬實在經濟意望廣廣
布之使人人知之行之生民其幸矣乎

薦舉策　江西丙午程　曹貞予師于沐

夫創業之主閱歷久而至理瑩操慮深而廣智出其
意不可湮也其制不可闕也然或存其制失其意制
存若亡徒意去若中蠹天下乃病其制而其意晦又
或制有所偏有所偏廢存者遜於衆志而未必可
獨因廢者遊於衆志而未必可獨華天下乃不識其

制而意更晦碩治者思其初意遷其初制轉衰而盛
之善物也繄我
皇朝制度宏備學宮屋比矜帯之士不可勝計若曰
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初意如是
官聯碁布棊分之臣亦不可勝計若曰君之立官以
爲民也君子之仕以行義也初意如是第今之從學
從政者可惑焉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
講唯諾疾徐之節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門戶攸資
其父召戒於路子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習動稱華膴

蒙泉不亦渴乎是入小學之日即亂小學之日也既
進膠庠對越尼父所宜辨明新之功夫別義利之輕
重躬學躬習躬悅躬樂試則數其所得於文仕則蓮
其所文於政耳顧廣求帖括日工雕繪粗觴而玩齊
明之句離親而誦遠遊之章書自書人自人曷不思
國家何賴於我而窮年作養且薪槱之錄也是入大
學之日即亂大學之日也及其致身科名邑里交慶
而或乃謂棟楹宜拓食奉宜華址併鄉鄰利吞都鄙
猙獰僕從彌嗤公庭賀者在閭詛者盈衢渠方誇謝

謂兀兀積學竟抵於成矣夫大學之成也謂道明德立
豈以溫飽豪華之成乎是學成之日即學敗之日也
昔人學古將以入官學如敝帚仕將安藉乎曷非能
明穎之資葆渾樸之真操刀而輒善割居今而思金
古用能藏國匡時之勛光映名臣之錄稍不撿飭風
靡波蕩蓋亦不鮮矣每見通仕籍問土地之肥瘠
訪瀰縫之世套罕有感
主恩之難報懼民隱之難瘳者而又吏胥進以故君
家人憎其獨槩則謂汲汲之崇享也桓桓之逞臆也

谷容之固位也炫炫之博稱也閃閃之趁時也詎以
四境為家而不廣百年難保之家以萬姓為子而不
私其蒲籬不守之子罷莫醜於厚獲莫悔於負時
其乖謬遠矣有良牧焉聽斷明訟獄息催科善逋負
充酬應周遠迩悅賢聲勃起何於家給人足禮備樂
和仁漸義摩遜之為未遑闕焉若異任豈簿書期會
遷為盡職足似近而猶遠也其或既下條洗於吟嘯
長日咄咄罔可事事第抱關亦有常業秉田要在莊
長果可僅擁虛器鎖局養時則居卑而闇其体也畢

者以一身為廉而尊者以眾廉為廉卑者以一署為
理而尊者以眾理為理若不問其職細職巨職緜職
紀職近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闇其体也諸
如此類治胡以興豈
皇祖之初意哉蓋建學者制也而意不在春華之餘
任官者制也而意不在虛文之蒙然採春華者擬科
而責秋實於素日必不得之數也按虛文以登籍而
試實政於他年亦必不得之數也我
皇祖立法創制殫竭

濟思豈其慮不及此嗟乎
皇祖爵之審矣誠知設科掄文非可專恃而薦舉辟
召章章可鏡也
龍興草昧之初宏張經羅豹隱蒿萊之彥供荷玄黃
則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諸科
其所重者薦而徵之不欲其試而媒之也旁求之使
四出勸駕之章日至禮賢之館濟濟髦儒金馬之門
彬彬者碩繼雖制科須示而行作輟雖三途並進
而薦舉居先由癸丑以及癸丙猶綸音之屢播馬大

抵鄭重端良之英菲薄辭章之士故大儒接踵名世
比肩淳龐熙皞之世盛於洪武之間迨後科目漸重
既明示以右文科獨重甲更右文之大過薦舉乃止
聚乃不尚德而深計之臣不忘建白或曠時一舉則
海內以為美談士林以為芳翻四方無論試論江右
遠歲無論試論近年則薦舉之典吳臨川之後猶及
於新城之鄧安福之劉南昌之章四君子者學足明
先王之道才可济應世之歛或詘深為粹品或調高
多佛行雖雌黃之口善善不長不免厚責於盛名

窮索癥於洗垢獨計其志在於道乎亦庶幾得學之
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為學矣向使顯用其身展抒其
抱隨其根器不必於建樹之皆同宜將有所自效神
補於天下非聊且於充位徒以逐世而已矣但世方
竿之好誰復瑟之問故令其鴻冥之遠飄然鷺序之
外耳倘申明典制俾內外當事之人博詢推薦或馳
使徵聘或有司敦遣與制科之士相兼並任有數善
馬上之所好靡不象指上好以文乃極風雲之變態
上好以行寧無渫滌之深功響應必捷善良必聚其

善一聲悅之工原不益成敗之數故朝登仕版暮可
弁髦業以行收烏能掎棄棄則立露其短其善二與
其糊名易書以下求上孰若懷瑾握瑜以上求下既
無枉已之風可致正人之效其善三先資在藻鹿則
拾人之瀋燦於筆楮間足矣月旦在真儒而可竊人
之行為已之行乎縱令其行然而心不然猶愈於無
其行者其善四父毋無不愛子者操觚足以榜宗故
驅之攻苦以冀通顯修身可以僥爵誰肯不教子孝
義於家耳令腐窳尤足基化也其善五吾甲業與午者

方組其言道德祇照者則羞其性一實一浮如蓮在
麻執無本心不飭於實其羞六文士逢時多恣雕之
快端人在列必兆殘之遵准則植焉清議明焉黜陟
行焉可以丕變其善七其藝校之司衡其政計之銓
吏不相蒙也雖有不肖主者借口取其行而行不副
何說之辭嚴行連坐之條誰敢不慎其舉其善八士
非科目不進而樸茂不華者終成淪落薦舉既行杞
梓皮革之良廣披並畜野無遺賢其善九行之既久
人有君子之行戶有可封之俗可以一復成周三物

之舊其善十此非肇爲之說也
祖制所垂也
祖意所重也百年之錮習一新四海之人心祺挽居
學校則明經行修何但文爲服官僚則濟世安民原
有實詣一舉而三舉一撤而三撤者也不然望士學
之正日考校焉祇精其技耳求吏治之典日督過焉
祇理其末耳雖家置一鐸歲二大計胡可得哉

識見是第一等識見議論是第一等議論文字
是第一等文字着實做行定奏第一等治功聖
入復起必從斯言

邑志　　前人

國初重薦辟士抱德懷才不必由舉藝進而舉藝亦
非
聖祖意是以或行或罷迨後科目重而薦辟寡至於
今則甲科崎重郎卿貢且局於格大用者鮮兒山林
潛修之士乎亦何怪學士家專以帖括藻績爲孜孜
不知修身繕性爲何事無真儒而覬善治其道何由
焉然則復召辟舊典廟堂固宜借箸哉

先生惓惓留心世道若此

致曲言　　心廣張氏舜典

近時學者多被科目兩字壞之其間不壞者必是天
生豪傑之士如陳白沙胡敬齋王心齋亦不多見其
餘不壞者極少蚤自讀上大人時亦自懷一片名利
心也今世界儘大人性分中儘無窮滿眼只看見此
二字可笑可嘆這般書生壞了風俗鑿了良心係了
世界
三代以下無王道何也只是溺於文辭不能見天德

世間病痛見不破何能旋乾轉坤

資格疏　　前賢

臣嘗讀古人書仰稽古之帝王用人圖治惟取其賢不問其類故四門廣闢立賢則無方也當其時耕釣版築魚塩市肆之中皆足以舉揚賢者此安有資格之名耶而賢者亦得自盡其長不受制於人是以事業彪炳當年而聲垂後世也試考成周以三物賓興賢者則有造士進士之名今之設科若依倣之然六德六行不論而第論風簷寸晷之小技此可以得人

亦不可以得人先臣崔銑曾譬之博之中呼博之遁負以論之矣又考我

太祖高皇帝初年以三塗取士曰薦辟曰科目曰歲貢為正途故當時多超拔之賢而未有偏輕重之説是以得人之盛勳業之隆有非後世所能及者正廣闢四門立賢無方之效也第因循而至今日士惟知文義取名上惟知科目取士則大有可慨者矣無論薦辟不行即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進士如在青雲之上舉貢如在重淵之下先年舉貢有為三公及九卿者今三公九卿非進士不得豈敢望耶三公九卿此其最尊者不敢言先年舉人揀選則有即授科道者初選則有即授司務者教官有陞司務者今司務有非貳轉則不得也先年舉人教職最賢者與推官知縣同行取授以科道今科道有一舉人如晨星然衆爭異之舉人教職又焉敢望也至貢士則絕迹矣先年教職轉至國學國學亦有行取之例今停而不行矣博士助教之官貢士不得望舉人賢者始得之而進士考察有説者則為措詮之計故

博士助教是進士者則轉主事是舉人者則復轉有司往矣是舉人之賢不能當進士之有疵則貢士又不足言豈不令人氣不平耶先言舉人有文名者各省取為試官今為舉人無識不足以得人近科惟用進士為之間用舉人一二以存餼羊亦有一省不用一人者臣竊思之昔以舉人取舉人則今所謂下品之舉人也而反得美官以行其志今以進士取舉人則今之舉人似勝於昔之舉人也而反輕之抑之如是臣誠不得其解也又久任之法不行久矣惟舉人

同知則行之有一任而至九年十年者此何故也以
同知而上其官皆尊故卑舉人而不肯與之欲去之
又憐其賢是以不得不久任同知也若歲貢選貢不
得爲州縣之正官惡得不奴視之而稱呼與吏胥無
以異也故今之世界惟知有進士耳進士之勢日重
一日日尊一日舉貢之勢日輕一日日卑一日臣不
知其將何所底止也臣非爲貢舉而發不平之氣誠
爲吏治慮爲世道慮爲人心慮則有不得不言者且
進士之勢尊正當處以難治之地治之而使吏化改

觀今反處以易治之地舉貢之勢卑正當處以易治
之地治之而使安常奉職今反處以難治之地則是
易者終易而邊僻刁疲衝繁貧苦之地終不得振刷
而一新也最以舉人而爲一州縣之吏無論上之人
以舉人輕之即同僚之進士亦白眼視之舉人與進
士而相與如滕薛之小國而見齊楚之大國無不凜
凜然尚安敢展布其四体以盡心於政事乎第無獲
罪於進士則幸之幸文無論同僚即小民胸中亦以
進士舉人雖賛之故舉人而爲官彊者則賈禍弱者
則委靡此其常云彼既無尊貴顯灼之望不得不安
此下劣苟且塞責或巧計結納以延聲譽究其終不
過爲潤身肥家之計而已即使十分賢矣而不能當
進士之五開或一二而猶尊顯其位則必曰汝舉人
分已足矣復何所爲奚不足乎如此舉人亦何所勸
而爲善乎此吏治之所以苟且者一也又惟重進士
不重舉人官一也而異其地爲一也而異其歷是以
舉人有見於此其中有高潔者則不赴公車養德衡
門如鄧元錫來知德輩其人者世豈少耶如此則

國家取士而不得賢士之用矣又有年雖老而不隳
帖括世所謂有志者亦多即無論年老而不得入彀
即得之如衆瀨之甦多士藍落白紛而何能爲
國家樹不朽之業臣竊以爲有虚名而無實用不取
也而不知世竟豔羨之者何説若
國家不輕舉人舉人而可以得尊官行志士亦何苦
白首而工雕蟲之技以與少年角逐也又最下者則
行私賄通關節甚至懷挾割卷而無所不爲矣皆爲
此進士尊崇之故也此其爲世道之慮者二也且進

士也而人敬之即有過端而人掩蓋之舉人也而人慢之即有奇節而人不足之甚至一家之中有進士舉人之不同則父子兄弟之間亦未免生其嫌隙不得和同渾一之氣象又何况於他人如是則人惟工進士之業而不爲身心之學豈知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不可以皆爲公卿人迷而不反孟子天爵良貴之論徒空存也人學進士則見以爲本分人學孔孟則見以爲非分此其壞於人心者三也此豈
高皇設科之法使至此弊耶又豈
陛下求賢之心有所偏重耶甲科之人在上者日衆日盛而勢成故即不輕鄉科而鄉科自靜矣又况於非科目之貢士耶臣爲此言者非爲臣一人言也臣至愚不才即此科名亦不稱之獨惜海内之士懷奇抱璞而不得進士之名則終其身而不顯此臣之所以太息也爲吏治[illegible]當言爲世道慮則當言爲人心慮則當言即犯位卑言高之罪臣不避也若臣不言誰更有言者且進士舉人之等有如生員之廩增廣者苛補未嘗不論之至入鄉試之選則惟論其

文之工拙孰以廩膳增廣而高下之也
國之取士如家之取婦然門第閥閱者取之門第寒微者亦取之及其於婦之後惟論其執婦道之何如不聞其以門第之貴賤而爲之愛憎也今進士舉人之分别太甚有若取士而獨重廩膳取婦而偏愛閥閱也可慨也夫臣非謂進士之科不足以得人第進士之中有賢否舉人之中有賢否論官惟當論其賢否不當論其資格而使偏輕偏重至此極也夫舉貢之不善者獨此制舉藝耳而忠
君愛
國之心輔世長民之德孰限之而不能世豈無道德之儒而如曹端陳獻章其人者乎又豈無文辭之士而如黄省曾其人者乎又豈無忠直寅亮而如夏原吉門克新張統魏驥海瑞其人者乎有之而使屈抑於進士之下不得盡行其志亦足悲也昔孔門以四科紀賢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今惟重進士之業是以文學而廢三科矣况今之制義去古人之文學又何遠也且人之才各有短長即使孔門諸弟子而復

生於今之世未必七十子之皆能進士業也必拘此而論官恐

國家不得用人之效而豪傑之士亦抑腕而短氣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有幾人哉然人才之鬱抑此猶其小者葢用人之當否而吏治之善敗因之吏治之善敗而生民之休戚世運之理亂因之究竟而至於休戚理亂豈可不爲寒心耶今

廟堂之上豈無大度休休之臣亦嘗慮及此者然一人二人之力恐不能勝衆人之勢也惟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伏乞

陛下推古立賢無方之意廣闢四門不限一途與有識之臣商之酌爲議處以復

祖宗舊制則人臣得以自盡其心而吏治改觀世道人心其所裨益非小矣惟

陛下重覽而察之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先生著書講學忝宼莊命宰鄢陵有三代以上吏治陞彰德二守不就憤逆璫嘗權高臥不起可謂得出處之宜而此疏侃侃堂堂眞足砭當世之膏肓吐斯文之正氣惜先生竟賫志以沒也使在今日決有事業可觀

澗陸語略　　蓮勺史氏　記事

古昔與民爲一体故精神畧無所間而雨露時沾後世與官爲一体故上下不相通而雲霓日切不觀皐陶謨乎論民必歸重於天事曰天工賞曰天命罰曰天討論天又歸重於人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論天人又歸重於民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以賢者利民不肖者殃民一利一害惟民受之

故惟民之視聽爲真耳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不賢而強之使譽賢而強之使毀萬萬不能此天之明畏寄之民心而欲安民者必以知人爲急云乃今之察吏者多不問之吾民其賢否不過資格愛憎是徇耳以遠邇之謀面聚山川之人心吾以爲即嘔心竭知亦何能得於激揚之數哉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古人嗟之矣

上重風教澆俗可變而淳不然淳俗反變而澆使澆而淳榮在百世矣使淳而澆辱在百世矣

上惟風下民惟草如民俗奢教之以儉民俗爭教之
以讓民俗淫教之以耻從者奬之違者懲之奬一人
必使千百人知勸懲一人必使千百人知懼如此而
風不歸於厚未之有也
問士風不古奈何曰亦只是因循偷在上者真心實
念以道義之防廉恥之節程課之式必其希賢希聖
勿專令爲詞爲章則意氣一鼓誰肯甘爲人後哉吁
非任勞任怨者不能也
先生令介休榆次皆有惠政擢堂按楚止論忤

時歸林談道著書甚多惓惓世道身於擔荷此
可見其一班先生有禁溺殺子女一檄有功生
人

按楚檄　前人

訪得楚中惡俗人家止舉一女再生率溺之甚有並
子而溺之者問其所以曰多女苦於粧奩多子難於
植產是以溺之嗟嗟何俗之惡至此哉又聞湖北湖
南爲甚而貧民有終身無妻者又有因溺而絕後者
良由頑民不知禮義爲習俗所惑耳下拂人理上干
天和孰甚於是夫人爲厚粧而殺女孰若薄粧爲厚產
而殺子孰若薄產況世之窮者未必皆是多見多女
之故命果當窮即無子無女亦窮命不當窮即多子
多女亦富古人云貧富有命奈何不言命不安命忍
殺子女以求富哉人肯勤儉立身雖粧奩之薄產業
之少亦自可以成家若或奢淫不法女以厚粧而窮
子以厚產而窮者又十常八九也滄桑之變自古已
然況溺殺子女重傷天理神明豈肯佑爾爾既見惡
於神明又豈能長享其富厚乎想愚民未必深思到

此耳合行申禁爲此牌仰合屬各印官通行宣諭小
民以後不得以粧奩產業之故溺殺子女犯者定以
故殺子孫論罪隣佑不舉者並治凡此移風易俗全
在印官力行亦一陰德事也俱勿違錯
此檄巡方者廣布之嚴禁之保全人類必多
爲家貧不能贍養溺殺子女固可罪若宦家富
家妾媵侍婢生子嫡妻妬忌悉溺棄殺之尤可
罪也視此則樛木螽斯諸詩家家不可不使之
知

千古存言　筆洞徐氏奮鵬

或疑遼夏兵戈金元擾攘而程朱諸儒徒寬襟矩步於講論竟無救於危急何也曰諸儒在宋猶之乎孔孟在周或斥矣而未用也或用矣而未竟也甚之而摧折之挫辱之如僞學之禁加也則諸儒其如國家何雖然如理宗時國祚已類於氷薄而其崇奬儒術斯文一綫猶賴係幾亾之緒理學亦何負於人國乎在信用之而已

先生羽翼聖真有功吾道此段議論尤足破迂

經世石畫　卷三　八三

視聖學者之惑

思聰録　陽亨賀氏時泰

讀書只是學問中一事舉業又只是讀書中一事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果實主者宜以殊禮躬詣其家旌之民風自厚

思聰録多名言凡學人皆宜一閲

知非語　巳夫李氏承勛

人曰督學與其德行也寧文章蓋謂德行法雖近古中可僞邀此意甚中時弊但此言一出令汚世俗儒競尚文章絶口不言德行矣若曰德行僞也文章亦僞也又何辭

人曰文章滿天下德行有幾人曰此皆司教者重文章不實重德行故耳倘以考文章者考德行以舉文章者舉德行則德行之士又多於文章矣

文章必三年有成便難就也且無關於世道無益於國家德行可一蹴而至最易及也且有關於世道有益於國家胡士不爲其易及而爲其難就也胡國家不用其有益而用其無益也

經世石畫　卷三　八四

文章真也德行亦真也與其真文章寧真德行德行僞也文章亦僞也與其僞文章寧僞德行

足破時痼殊快人心

辛先生赤衷憂世以故搜緝此編予讀

先生甲寅試策實在經濟大有造於斯世似決不可遺也因附刻如左門人韓君貞等識

甲寅試策

問儒者明体達用不得置言功名後世用科目取士徽嗚不行已久使伊周孔孟生今不知亦

俛首爲此悖士言否且今
制舉藝大約倣宋制而体格稍異果足發明經術
羽翼聖真藉可覩真儒之致乎抑弟視爲彫蟲
小技乎向有
制科以來名世大儒俱從此策用即亡論他而爾
鄉涑水河津不近可法乎豈諸儒經世固自有
道而舉業特藉爲進身之階歟諸生幸生
聖世濟濟宮墻以待用久矣幸相與究之
天下之勢有時而君子之應世也亦以時時之不知

亦何貴於學哉唐虞三代盛時風醇俗沕用當其德
名稱其實或綠夫而館帝室或耕野而躋阿衡或朝
版築而夕廊廟或業魚塩而披征旅或釣渭水而佐
師保惟求與安黎庶寅亮天工曷嘗限於一局拘於
一格而已乎故德有大小才有短長無不各殫其有
以佐國家至今頌唐虞三代之治不衰自是而後亡
秦焚坑不足言矣漢雜維伯治法猶若近古高帝不
事詩書亦知四皓爲重孝武雄才大畧首設賢良方
正諸科安車迎老故芘拔一代名儒陳正誼明道之說
雖不無曲學阿世之流然儒道之重於漢亦庶矣乎
故漢治雖雜乎伯然設法之善不可誣也自唐而宋
始立文辭科目然徵聘之典亦嘗偶行但徵聘不常而
詩賦是尚是以唐宋之治遠不逮古此涑水得改而
首立十科取士之條也
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用夏變夷即位之初首重
文教迭
勅各部各省臣庶各舉賢才未嘗限夫資格設立科

目首以德行爲重即應
制文辭止於經義罷黜詩賦我
皇祖之作人立教者至矣迨
列聖相承一用此道故或須求賢之詔或作倚蘭之
操或徵草茅之士摅之爲世道士風計者至深至遠
是我
朝制法遠媲三代漢唐宋安敢望也邇來法久弊生
保舉之典盡廢文藝之習是興能摛麗辭即行合市
井亦以顯榮文稍不工即德侔聖賢亦遭窮阨尖師

行辭章功名之外更別無教子弟自辭章功名之外
亦別無學惟患文辭之不工爲憂天真之日喪相習
相染日漸日深朝廷安得有善治閭閻安得有善習
乎我
國家立法之初意豈若是耶雨嘗竊窺
列聖制科之意葢謂經術關乎心術文運係乎世運
文理精當有言足徵有德文詞荒謬無文足卜無爲
士欲經世理物不由此途終無進身之階經理之志
何由得展使伊周孔孟生今亦必就此途矣况所作

文辭無非發揮經傳果能存養心性得喪付諸度外
則日用飲食何非攝心之資况舉業乎使温公不由
此途則旋乾轉坤之功自何而建文清不由此途則
繼往開來之志何由而彰故學者惟患此心之不真
不患科目之爲累此心果真由保舉而仕時也即由
科目而仕亦時也由保舉而仕可繼聖賢之統耶則
河津涑水爲嘗專廢夫科目由科目而仕可繼聖賢
之統耶則濂溪伊川爲嘗專拘夫科目是科目保舉
進身之迹不能不殊經邦濟世之心何嘗不一君子

時而已矣何必拘於迹哉然論士人涉世道耳若先
保舉而後科目首行檢而次文詞崇恬退而抑奔競
一挽頹波大醜名教三晉何幸渙冰此
春風之化乎草茅深爲斯文幸謹
對
督学南二大先生批
此作見理極透立論極正憂時殊慷慨葢不難
一日千里者至明習掌故綜攬合規學術經濟
俱見筆端得一真士而進之學使者以人事

君之職曾足自賦乎
先生戀居樂道不求仕進渭上
府二十八先生督學晉中束帛相招首發此策
先生對之若此門人胡日璉識

經世碩畫三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辛全撰此書輯前代事蹟議論之有關治道者分爲二門一曰聖典採據皆紀明太祖至英宗五朝善政二曰定論採據皆宋明諸儒之說而以北魏至唐共四條附焉書爲其門人所刋故卷末并載全試策一首其論取士不過調停於科目保舉之間別無創見當事者遽稱其學術經濟俱於是見殆未必然

思聰錄一卷

〔明〕賀時泰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聰錄一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至誠堂序

本朝亦凡三禮唐虞之禮爲洙泗猶不窋之承后稷也而曾子子夏不能無少異洙泗之禮爲濂洛濂洛之禮爲朱陸猶南頓之開建武也而龜山之後爲朱上蔡之後爲陸雖共出程門而亦不能無少異我

明文清云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脩身之事胡叔心云窮理格物先從情性上窮究已

有反約之漸然猶然紫陽舊詁再禮而爲陳布衣曰眞知則行在其中又再禮而爲陳白沙求之靜一以纖毫人力不著爲天則已啟姚江之鑰又再禮而爲文成之致良知然後如震雷轟

耳羣聾盡啟似從子靜一派中出而與紫陽又不能無少異合而評之孔門之有曾子子夏猶佛之有能秀也程門之有朱陸猶南嶽之有江西青原之有湖南也子靜之後有慈湖慈湖之

後有文成猶石霜之後有楊岐楊岐之後有宗杲也吾非謂良知之說非洙泗嫡傳文成之後流而爲安豐安豐之後詎容知不爲程門之廣平轉墮禪宗乎則殿文成難且南北岐而釋大

朱陸異而儒昌釋未嘗驅其岐而賓之外儒乃不收異而納之中則殿文成又難南北雖殊而水乳並釋朱陸雖異而臭味齊儒釋尚以北漸救南頓而儒不能以道學尊德性則殿文成又

難欲殿文成莫若反紫陽而守其格物之詁伯淳之數長安倉桎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令人一一聲數乃與初數符初數者良知也桎則物也初數之知符於桎者格物也再數之不合者孰著起而良知隱也初數之知不從桎生而離桎則亦無知可數應數之桎不與知期而知隱則桎亦能爲爽桎存而知出無内外片段之可言知出而數符亦無揣量湊泊之可

擬何則物之一字首見于易曰智周萬物周者無剩之謂天下無知外之物物固不可得而外也以格物爲義外則所謂賾而不可惡者何物耶紫陽詁惟盡格天下之物一辭爲少圓乃其答包定之曰所謂明善不過思慮接應之間辯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其答李晦叔曰若是寔然都無覺處則此能知者是何人耶又答李敬子曰致知所以明親親長長即

齊家之大者又答江德功曰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者妄也而其最精者曰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知此而已又曰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政可爲良知之義疏奈何學者說太現成遂有滿街聖人之疑宜乎羅整菴作困知記李經綸作衛道錄與之相上下而未有已今

之爲文成者陽亨賀先生也先生初卽用顏冲宇一念回頭萬火自降之語而入其學以致爲良知之工夫故其言曰良知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本體認徹只下致字工夫則效驗在其中

以格物爲良知之實故其言曰約天下國家于身心心約之意意約之知知見之物以敬爲知行之合一故其言曰文成說最的聃菴云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卽是以求諸已心

爲致知之的故其言曰區區剖朱陸爲陋何不以己心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尤與紫陽因程氏以求聖人便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語若出一口斯吾所謂善殿文

成者歟非文成之學必假殿而後善殿其或爲程門之轉墮者耳至于惓惓以養君德惜人才阜民生爲務而其卓者則闢佛學黜堪輿均有裨世教謂非有天民之志不可矣先生自號聾

人命其集曰思聰文成有言起向高樓撞曉鍾非先生之謂也耶不穀未奉辟咡偶卽牟君所讀之轟然如社酒之開耳牟君便屬序迨先生書來若以孺子爲可教者必欲得一言始不得

以未同爲解然先生識朗行篤神靜氣和似是周元公一流人傳所謂有德之言也南宋太極殿鍾聲嘶識者鑿其滓愈益清越蓋聲之厖者其質淆言之淳者其行粹聆先生之言者當知

先生之不滓始不爲苓聽亦始
不爲憒憒哉若堯舜君民之志
托諸哲嗣對揚以見于後對揚
射策
天子親擢第二人業足以用先
生之不足有辜負曰孰與吾身
親見之先生可嚚嚚畝畝中矣

上饒鄭以偉謹撰

名岳虞公刻思聰錄序

思聰錄者陽亨嫃先生之所
作也[illegible]来敎信安童
組是錄[illegible]士余得而寓目
焉竊觀嫃先生年二十七時兩
耳不聰雷霆霹靂亦罔聞知

遂屏除人間世務一意於身心性
命之學其大指以陽明先生致
良知為宗初用顔沖宇先生
一念回頭。萬火自降。之語為
下手工夫而并以陽明火坑中
乘涼。之語為定性要訣于是

以其所得諸心所考諸古若箓而筆之曰思聰録是録也爲救其耳之病耶先生之耳如故是亦何益於耳而弟有益於耳之君夫耳之官心之奴也心之官耳之君也心之官

則思思不但君夫耳並一身九竅百骸與夫天地萬物皆以其思君之思之權大矣哉而思有善有不善善爲思。丨一思再思。並爲制心之宰。不善爲思。則千思萬思。均爲賊心之媒

夫千思萬思之所以賊心者固心之自爲作祟而實耳之紛紜多聽爲之導引也今夫人之一身眼耳鼻舌均爲心之導引而舌與耳之搬弄特甚舌根一動是非鋒起耳门一入爭戰遂

生藉使耳官能聾耳即百千廣長舌其柰我何故處世之法耳患其不聽。而治心之法。耳患其不聾。人但知夫子思聰之學、爲求其耳之善聽而不知正以求其耳之不聽。夫善聽易。

不聽難善聽之聰々在耳不聽
之聰々在心昔子張問明夫子曰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夫譖愬之不行焉者何也不聽
故也巧於譖愬而我不聽人其

以我爲聾乎此之聾殆有千鈞
力量甚非細事一聽之便墮落
其計中矣其不聰甚矣不聰生於
不聾聰之爲聰人則知之聾之
爲聰人知之否抑此之聾雖旦
夕可致也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

此時便學爲聾矣蓋是非入耳
不能不聽不能不聽則不能無逆
耳之不順爲聽所使也三十而立則
有七分不聽矣四十而不惑則有
九分不聽矣五十而知天命則有
十分不聽矣然後六十而耳始順

千不聽則千順萬不聽則萬順
不聽豈易言哉而或者曰好問而
好察邇言舜何嘗不聽也是未
知有善則揚有惡則隱舜之
聽者一二而不聽者固千萬矣舜
以其一聾進共四聰正與夫子之

耳順合而人以其偏聽成其錮蔽又以其兼聽成其壅塞聾不聾眞天淵哉雖然耳順之聾成於醒功而先生之聾成於天授則天固明以耳順賜先生也使先生而不聾則將以其耳與人間闇是非即能撥冗人間盡心制舉亦止成得一科第伎倆而尚能據皋比首座為洙泗夫子撞鯨鐘伐雷鼓作希有事如是耶則是聾也人以為先生之病吾以為先生之福矣要之它人得此為病遂為終身陷穽而先生得此為福反成無量功德則先生自有補天之手不徒區區享天之賜也先生哲嗣對揚公名聞天下自是廣思聰錄之傳而虞公嗜先生之錄為最今復重付之梓是又以先生之福福我信安人士也虞公教信安之心最切復欲假予一言以白其志予何能增益虞公哉余思贊先生以聾成聾余與虞公欲以不聾成聾以聾成聾願[illegible][illegible]為故以

不聾成聾逆而難為功嗚呼
余與虞公共勉之信安人士亦
應共勉之矣
信安葉秉敬撰并書

重刻思聰錄叙

學問種種千言萬語亦了不得若欲
索取種子則文成先生致良知三字
頭面酷真此法觸處可悟此理盡人
能解撤却良知更從何處索思若不
是真真寔寔去致多少明白事都從
當面挂過試自把驗吾人日用真是
全体一箇聖人只因自家瞞昧到了
所以本來面目反不相認從究竟一
點心靈那一刻不炯炯常在故不
肯一念行乞畢真傲象安忍忸怩
暴露此不但賢知取證之途亦愚

蒙迈覺之路也邇來李見羅先生則
又另標脩身一旨傳習相沿云是豫
章宗派由今諦思是一是二聖經開
口便說明々德及至治平亦曰明々
德於天下遞推遞本分明樞紐脩身
然究竟下手工夫終是以格物致知

為第一義初見羅先生說的是目中
之綱文成先生說的是本中之本究
得致良知別無脩法若於身上無步
欠缺先須知上無步障礙一毫障
礙還不是知一毫欠缺還不是致所
以獨中之醒驗即在淵身胖體竟

舜猶病競業心便是致知心孟子闡
存心養性之旨不是知性知天存養
何着沃木在根窮水在原認得聖經
真民於何新善於何止分明一明々德
便了明得明德盡誠在何處正在何
處分明一致知是鑰知不屬知屬物

敘三

物不在物在知箇中妙理夫子便已
一口道出頓漸作解都是添入說不
得文成蹠處見羅蹠寔也不肯未嘗
學問間喜讀諸名宗言而未能獨師
其說頃見賀陽亨先生思聰一集首
舉文成先生致知之義酷是尋龍

點穴當眼明人徧讀叅記語不一家錄不一則大抵不離本體寔着工夫者近似本體良知也寔着工夫致良知也先生於是得文成之微矣又先生之言曰其初下手只用顏冲宇一念回頭萬火自降兩句後又得王陽

明兩句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回頭火自降以有箇知在進步欠力還說不得箇破在先生於是得文成之寔矣余未交先生以小子應秋得屋先生穆眼公成進士稱年誼達學博虞先生挾所集來校

刻西庠以教諸士且問序焉余乃得受而讀之讀先生集如讀傳習錄如讀傳習錄註疏又如讀聖經如見文成併如見見羅諸先生又如見我夫子人人有知人人可致不蒙却自己的知便自欺罔不能不虧着自己的知便自不欺自慊斯可以道問學矣斯可以讀思聽錄矣

戊午冬日信安徐可永拜手書

賀陽亨先生思聰錄序

夫聖學性學也性不明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不識爲何物即聞見之慱踐履之篤揔屬不著不察何可以與於斯文乎孔孟而後此學幾湮晦者千五百

年太和醞釀而楚之道州周夫子出焉首揭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之敎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而無欲故靜一語乃其喫緊處也葢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無欲之旨正所以語性學而爲作聖

之旨正所以語性學而爲作聖

之真詮由濂洛而關閩諸大儒提携所學雖言人人殊而其歸本於性則大旨無弗同也逮我明諸君子則薛以復性爲宗陳以自然爲宗而王以致良知爲宗亦皆爲性學無疑矣然陽明

先生致良知之敎尤足以喚醒人心而其入德也易予覺有獨契焉者葢不慮之知正人生而靜之真體而所性之明覺也發竅于耳則爲聰不以耳之無聞而不聰發竅于目則爲明不以

目之無見而不明隨處顯見不隔形骸潛天潛地通晝通夜所以明庶物察人倫者此也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此也誠能自致乎此則又何喜怒哀樂之不中節視聽言動之不

合禮子臣弟友之不盡道而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之間有一之不恊于義者哉蓋良知中天則昭昭而致其知者自不違其則也即萬變交錯于前而此知之則常定所謂無欲故静者蓋如

此夫是之謂性學嘗竊觀吾邑父母吳侯之爲政也事理身前洞若觀火而如傷之念恒切所謂民饑猶已饑民溺猶已溺者蓋其實際固知其學問淵源有自也一日枉駕敝廬手一帙以

示不肖試曰此吾所師事江夏賀陽亨先生語錄也展而讀之首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其中有謂良知二字如射之的灼然可見有謂良知二字無

一毫漏落又無一毫移易有謂良知者一心之主也無主則亂有謂透徹良知有欛柄事與書一到眼前是非即見非先生生平實致其良知安能言之親切精詳若此哉其論至誠前知之

類則曰惟以無欲為基本又曰一無欲省了多少力會無欲之旨于致良知之中而性學無餘蘊矣先生之學其殆宗姚江而祖道州一循中正之矩而直達洙泗之源者也諗先生蚤歲因

病廢聞然其應事接人即善聽者不能如其聰徹睟面盎背覺此身血氣之障盡都消融渾是這點靈根覺照斯蓋真積于道德之中超脱於世味之外故其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若此也豈

易易哉語云目視者有所不見無所見者故能無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無所聞者故能無不聞斯言也不於先生而有徵乎是知天性不離於形色亦不囿於形色而良知之真明妙用殆

無方無體而無不在惟主靜無
欲者乃愈見其神爾目先生之
名言耳先生之懿行要皆本諸
德性而非出於安排允矣其為
聖學也斯文不端有攸賴與先
生自命曰聾人而名其錄曰思
聰旨哉言乎思曰睿睿作聖獨
一聰云乎哉是錄也李知白先
生批評審矣試亦間贅數語且
僭爲之引以識景仰之意云
萬曆壬子歲莫春之吉南昌同
志朱試書于直養齋中

賀先生思聰錄序

嘉謨束髮時受知先生每搆一執贄
為先生郢請先生曰是文也夫不有進焉
者乎而盡勉之乎因是居恒日以先生所
勉者求焉則先生之學也上下古今之遠
造化神鬼之秘身心性情之錯日用飲食
之微一經先生語解便極親切有味然試
執以進數數求所謂先生之學而亦竟茫然
也先生之學雖之小近仰之彌廣其郛廓
無垠而其玄宗有要文不嘗以自性之靈
根時指點人以還自覓乎惺然不昧之謂
知照出自然之謂良知先生曰是諦抉於
尼山而大暢於陽明王先生當日揭致良
知三字以詔後學文寧揭陽明先生有
者我致之者非能於本體上增一些仔但
無以後來之知蔽藏之而已矣則嘉謨又

詎是以來先生果見愚夫愚婦見有先生
矣見有姚江尼山矣直以情識崇翔致竹
尸走肉耶耶其父如塞其竅而封無以見天
心耶無錄即聖真也先生一切未子後之念
無所不巨而寂與之相格不相入者其於
世味觭爲息息巨以是損之又損即血氣
鎔化烏有神明透露洞洞矚矚此先生所錄
證聖也先生和風洒落襟帶間人爭趨愛

慕教人爲善不極諄動其本心語不休肯
盎面睟然兩耳卒聾年中疾不受聽因
嘗自命曰聾人頑必踰壺之世啞即震响
矣不知而試想其脈脈領略之妙諳字者
畫字於其掌上一兩得十焉即弗諳字者
示意於其箇中亦一兩得十焉此等光景
即耳順地位已躋其域而良知之致此可睹
矣先生賀姓時太名楚之郢諸人陽亭其

别號也以聾廢故經世大業悉韜隱未吐而
孝親之至即夢寐中命諭不能違性以所
著作窮玄極幽夢中得先太師毋命不能
其發揮太玄蘊後以是盡焚之豈皆固聰
明聖智之徽里與余以廣識之春
覲事竣還里謁先生得思聰錄于案上過求
以付之梓先生之聰也先生之知也先生
之思聰也先生之致良知也余何能得先

生顧以公之吾黨有志於先生者
萬曆壬子孟秋之吉晴川門人吳嘉謨遣
校士乘暇書於豫章之協一臺
豫章門人胡來朝書

明楚 江夏 聾人 賀時泰 叔交甫 著
南州 同志 朱試 以功甫 批評
後學 李若愚 知白甫 批點
門人 吳嘉言 君揚甫
吳嘉謨 續可甫 全校正
男 賀逢聖 對揚甫 編纂

王陽明

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下致字工夫去做效驗自在其中

朱評良知上看一致字便是知行合一此正乾坤易簡之理

無聲無臭者天無思無為者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夫子

李評解復語

只看五臣兼心自定

禹治水稷教稼

讀書只是學問中一事舉業又只是讀書中一事

李評此論甚進士當留心

士人一身事事皆是急的又當在急中提出大者來

做

天地之大德曰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正是窮神語

夫婦察乎天地孝弟通乎神明

李評是先生受用語

持身若不恭儉決做不出人來

越實越有受用

億萬世從一瞬始億萬里從一步始聖與賢從一念始

朱評慎獨研幾正是謹始之學

太祖一出中外即定分明是與天地並立為三

知府知州知縣三個主人翁用知字良知豈不是一身之主

不精件件鶻突

用行舍藏孔顏一生極大事當時只此兩人問三軍陋甚矣故漫一教之

業農者春耕夏耘必獲黍稷業舉者出經入史必登科第問學者朝乾夕惕必到聖賢

古人處身真是易簡事關君父與兄與友與夫到不

濟時只一死以應之正氣芳聲與天地並今人已有父又拜他人為父已有君又假外援為君已有兄弟又結異姓為兄弟甚至為友者落井更下石夫死後一適再適至三適猶不止者究竟只做一個二心人為世唾罵辱及子孫何益之有（李評 真不易聞）

士人有一事可怪者丁祭報本詭詞避之張仲溪祀醵金享之是所謂大惑不解者也

羲皇立象一一二畫專直翕闢大生廣生驗之人之男女物之牝牡莫不皆然

茅容飯郭林宗草蔬文中子宴賓無二饌文清止一雞一黍魏靖公止一肉一菜張元禎自食脫粟一盂皆從信道篤來

精一如讀書時只讀書是一字字不放過是精寫字時只寫字是一點點不苟且是精推此類可見（李評 的確）

凡諧俗者畢竟是有欲畢竟工夫未精到無欲人自信精到人自化何必諧他

聲動下手只用頻呻字兩句一念回頭萬火自降後又得王陽明兩句若進步久力更來火坑中乘涼（李評 聞大關語）

一歲有春夏秋冬一月有陰晴風雨一日有晨昏子午人一生寧無吉凶禍福必欲苟免趨避愚且陋矣（李評 知樂天又似克夫）

致一知便格一物格一物便誠一意愈推愈廣若必知無不致物無不格如[illegible]終身無誠意之時

大學緣當特一冊

擊壤詩氣與孟子書一般（李評 未見來人也）

良知二字如射之的灼然可見

聖人與鄉人對不學聖人便是鄉人（李評 妙語）

良知二字無一毫漏落又無一毫移易（李評 推能實致良知故說）

（未便遺）

周濂溪若非程太中幾泯泯矣然終泯不得

致知在格物致字與物格而後知至至字兩字不同正好別白

士人之于書籍最宜愛惜珍重直如異教所稱經典。習其說者纁其盤帨、固其櫝笥、潔其几案、焚香掃地。盥手滌襟、方為之開函一誦、即誦之。夫亦奚益、且其精誠至于如此、吾輩所業、真昔人所稱益人神智、惠我光明、以之為己則順、而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者。顧殘毀焉、汙穢焉、散逸焉、其將何所據以尋此無方之益也哉。

字中有學寗叔虛精要語

一生云夫子七十三歲只一小孫傳至今

忠信可行蠻貊仁禮何難禽獸

驕吝至死不變、貪戾死而後已、究竟何益

洪水橫流一人橫行橫政所出橫民所止處士橫議

待我橫逆順則不橫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古人大過無他善推所為而已矣。

偶論秘密藏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雖欲秘也、惡得而秘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欲密也、惡得而密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雖欲藏也、惡得而藏諸。

患難即在富貴貧賤夷狄內、衮衣居東、微服過宋、持節海上、昭然可見。

咸有一德、伊尹不輕下一個字、惟尹躬暨湯可証。

六部尚書一人是一部書。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以道、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

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
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乾知大始知是知乾以易知易是良以易知是致良
知　朱評破天人

陽明格物遇一物良知便貫到這一物

工夫實一分學問進一分

正名兩字人人有名事事有名都要正

一開卷便有無數好人相交擬德何嘗孤耒

恒言詈人者每云此人不識性理當之者必加力搆
自任者必曰我是明性理的人聞之者必哂之此
兩人亦知性理是玚已物事究竟又不知性理是
何物也

心實實有個心觀字之形蓋如器之盛物者一般昔
人云性之廓廓是也性則心中所具之理只說理
則心自心性自性判為二物若說合一又無別白
制字者從心從生繹思其義性可粗識蓋性是心
之生生者如水是心就下不可禦便是水之生生
者故水性就下又如火是心炎上不可止便是火
之生生者故火性炎上畢竟是心上出混而為一
固不可析而為二亦不可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嗟
乎此吾夫子之年表也從事於學者宜大書一幅
懸之上座朝夕省視則效焉庶不虛此生矣

可欲之謂善如忠孝兩字人人莫不愛好這是可欲
然忠孝自是忠孝己身自是己身兩不相干必身
體力行然後不託之空言方叫做有諸己又必積

少成多始是充實既充既實精采自然生出來謂之光輝而大而化而不可知之無難矣

縣治堂宜橡如保赤子（自）養濟院宜橡哀此煢獨

夏定熱冬定寒戚戚畏之何益在持志勝之　李評敬我矣

一不精便無味

以義理去化血氣到血氣化作義理時便是大賢

拜掃墳墓子孫第一件事

安詳恭敬教小兒要訣　安詳非遲鈍之謂恭敬非卑屈之謂乃須從容而[illegible]

精字更實于敬

朋友以先施為宜

一無欲省了多少力　朱評識取無欲真體方知性學方可入聖

居官者守身清白人自不敢干以私　李評是　[illegible]

世人無他長只學得一個攘利的術耳　李評可[illegible]

莊周云人不難聚（嚳）之則至正是世俗究竟計

百病皆起于氣虛與遂慾少則實心正則順病不作矣

子瞻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又云豈伊奧濁中爭此頃刻光又云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又云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黙耕又云寸田無荊棘佳處正在茲又云惟存一束書粗可傳清白於吾豈不多何事復嘆息又云既無負戴勞又無寇攘懼

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諸語見皆端的一磨礱入細當不止以氣節著名矣　李評子瞻以此二語在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舜禹大天下小　朱評有天下而不與即此便是

出世又何俟他求

萬曆乙亥春寢先人語尊處處體驗聖賢覺後懸之總橫時以五色墨點研經書甫畢作一學庸解成寢先妣云聰明不可寫盡既悟因取其稿焚之　[illegible]

從天下約之國國約之家家約之身身約之心心約之意意約之知知見之物再無去處

康齋先生讀伊洛淵源見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是不視聖太高自視太卑者卒成大

儒不負所志

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邵堯夫亦曰天下英才敢厚誣古聖賢之待人抑何其公且厚也

宋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之象山論此語甚瀾豐謂此人品亦高矣

懲忿窒慾載易大象聖人明揭養德養身要旨示人異說坎離升降嘵嘵嘵嘵那得似此直截正大

夫子之訓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朝聞道夕死可矣夫食人生至急貧人生極苦死人生最惡況謀字有圖意如圖人之物者必欲得之今顧不謀食却謀道憂字有愁意如人有求者愁不能得之今顧不憂貧却憂道可字有罷意如人云能得如此縱死也罷今聞道於朝夕死亦可道果何物夫子教人果何必乃不近人情亦至于此殊爲可駭然深體認之謀不在道養心無具變故百出敗亡立至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所以謀道不謀食也憂道有得泛應曲當德成名立祿在其中此所以憂道不憂貧也人不聞道塊然血肉一無所知一無所長行曰行尸位曰尸位生曰倖免何可以名人此朝聞道雖夕死亦可也然後知夫子之訓真聖人之言也

遇十人有十人之道是非愛惜務有以協其人之心應一事有一事之道行止可否務有以適此事之宜接一物有一物之道取舍廢置務有以當此物之理皆所謂謀道也

去驕盈即是驅禍患

觀太虛便得虛已模樣

呂蔡兩姓子孫堯舜皆不及

志士不忘在溝壑即夢寐時亦要如是

李評飄山先生有云溝壑平生志乾坤未了身請賀先生于未了處再商之

朱評不如此不可謂之志故世之事惟尚志而已

禽獸楊墨無君無父丘蚓仲子無毋無兄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一關要識破

欲潔其身與歸潔其身兩潔字逈不同乞哀不潔迷邪亦不潔

大凡譏論非諷刺也亦非空言也燕居促膝心體和平神思朗徹偶有見聞感觸言詞利害不眩于前是非易于着見一切回護遷就胸次盡無故或商確身心或辯難經史或臣處政教或匡正事體自是懇款詳悉透露穩妥若論之久記之熟臨應酬時種種義理相逼而來小大常變皆可從容以應之此不惟事有成績亦且過人遠矣 李評如何謂學可不講得

格物如陽明說方要而有歸着

司馬君實云耳目肺腸悉為已有堯夫云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士到此方是得已

太倉周錫謂義田欲子孫衣食稍足易與為善非欲使之坐食文正復起必稱為知已之論

天子者天下之主也諸侯者一國之主也太守者一郡之主也令尹者一邑之主也嚴君者一家之主也方寸者一身之主也良知者一心之主也無主則亂 李評今鄉辦致良知作一話把可惜 先生之言簡且精當

聖賢是天地靈秀之氣所生孕子者適感此氣而鍾之決不是堪輿與輪廻之說

平居祭祀賓客外不宜飲酒溺心廢業縱情取敗率皆由此止可除濕禦寒

芝蘭在室馨無不達欲祕之而不可得人之懿行猶是也鮑魚在肆臭因不聞欲掩之而不可能人之穢德猶是也是故君子必擇術必愼獨

養雞之說勝養虎

正道不奇故不厭不敝

怪力亂神時有之但不可為訓故不語

羅景綸云令人所患正在不饑不寒極是 李評昔人云太逸者不壽都人每見太逸者定不消

晦菴追醫者之詩恐渠誑誤人吾輩手書宜謹之

朝廷每三年大頒賞一番只為科舉科舉只為人才

鄧禹生十三子使各習一藝正多男子而授之職豈不簡易

萬曆壬午夏偶見通衢揭一示大書大學士張江陵也因許足目之泰為帝徵錢糧事起云數年均田糧減驛傳云云天下已無事矣讀至此不覺驚嘆 李有意主神撰 謂此公蓋[illegible]之後[illegible]詰之然則期在何時因應以遠在一年近則半歲後踰月竟卒蓋語氣至此已絕矧一日二日萬幾何遽謂無事是天下事自在但此公事已矣此雖偶然用是知此道果前知不誑後庚子讀陳生一鵬文少神氣竟亦卒

樂只是自慊

樂與憂反樂時無處看樂字遇憂乃見

人要樂便有造為意 朱評後儒以樂為學者其流至於猖狂自肆

開闢後堯典第一篇文字所記人便嚚訟便頑傲在叔世固難一一責備他

天地間總只是一個人 朱評非人為之載成輔相則天地亦虛器耳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須識人之所以為人者如此其大以求盡人之道乃可

脚根要立得定神一移足便非神之常夫乾確然確乎其不可拔始稱龍德

市井人奈不何一利字軒冕人奈不何一勢字老佛人奈不何一死字

中庸明載利行勉強令人于達道即有所為而為之勉強為之皆是正路上好人 朱評世之學者輒曰自然不肯勉強誤已誤人與甚先生之言正是對症之藥

出于正即安置一小物亦濶大可觀

習則熟熟則久久則成

陸象山多與後生說人品最是 朱評只為要動他志氣一動向上自不可已

聖學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人之畏其難者殆驗于

聖之一宗而未究是字之義也什聖者云聖通明也夫通與塞偶明與晦偶人心雖至錮蔽未有不通之時雖至暗昧未有不明之時通則其融會之端明則其察識之始因其端而引之乘其始而終之初則一理之通明既則衆理之通明至于衆理之通明聖人之能事畢矣然則聖人信可學而至矣

[illegible]

胡叔心曰不學聖人學[illegible]又曰學至聖人地位（李評未下得）方了一生事然聖人有二有全體之聖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斯皆全體之聖之類也有一節之聖人之彥聖人之齊聖是亦聖人也鄰國有聖人斯皆一節之聖之類也人至全體之聖一節固不假言若一節之聖察識擴充其至全體之聖無難矣子思子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斯誠希聖之要旨乎

世人責備士大夫曰好不明理下不明理字最當蓋士大夫主于窮理者責備庸衆人曰好不曉事下不曉事字亦最當蓋庸衆人但習夫事者此皆民心直道亘古今不易庸衆人無責爾矣吾儒曷亦自慎以追此不明理之誚可也

只區區為一朱陸剖析甚界限何不以己心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言括宇宙志超百代）

聖人心胸何等濶大洞徹廣八卦之象只從三畫說出無窮道理

[illegible]

一樹桃實有作種者有為人食者有為虫蠹者有為鳥啄者有爛而墜地者有為人相競投之屋上溝中山間水際者（朱評人之生榮枯得食何以異此分定故也觀破此個消息無入而不自得）

必有事焉即繼勿正蓋勿正心便開大勿忘乃有事著力處助長無論聾嘗以此治病不旬日便已收效養氣可知

陸象山家居時每值令節朱衣象簡北面稽首以拜

一以盡禮一以教家吳康齋亦然

不得其門而入可與入德矣亦不入于室入之一字最難解牛斲輪久而後入易曰巽入也

通言句句有理皆有用只在人體察 未許此是耳順

只之耳聯 李評妙

冬至未交前一刻水盡冰冷一交時即可盥濯陽氣變化神速如此夏至未交前一刻水皆燠煖一交時浸涼徹骨陰氣變化神速如此人物之生于其間禁齊存亡其潛移迭化又何足怪乎

人之得一善者較之一無所長者固有間矣要當自此一善推致之使至于衆善悉有切不可以一得自滿子思子應數至聖之德曰聰曰明曰睿曰知曰寛曰裕曰温曰柔曰發曰強曰剛曰毅曰齋曰莊曰中曰正曰文曰理曰密曰察蓋計二十字細玩詳味體驗下來吾人一身一字不可少者是不可不自強也

人家所生子體質有如玉如氷者此即是生知之

只在善養

則與禽獸奚擇哉以人槩之禽獸形迹未免太著也

犯而不校開口先反犯字渣滓猶未盡融也不報無道自不庸心報復便渾化無迹矣識得此意又于臨事時驗練一兩番既可以証己之學力且亦胸中廓然天下無横逆矣

臣道盡在一忠字者人主財用君皆有之臣以何者益君只有一個盡心而已

所在有一篤行者崛起嗣是有志之士讀書論世繼續之自然此理常明賢才出習俗美

天地生人分明與一體質載此道理與他作配卒之空過一生併姓名亦不存一個者豈不可惜

文清按沅州時居三載自序以羣聖人書為師以梅蘭蓮菊竹為友雅是清致于時吏稱民安苗夷卑服亦一方之穆清也

名實開堯夫何以不服古衣服（李評使古板）應之曰我今人也宜（李評真是清人見）

只衣今人服君實善之（李評君實真虛心終是有傾略此語未盡處）

不與天同巔不與地共析是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是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尊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是榮天固未負士士亦不負人

至不負君之用者餘事耳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李評先生有用之學）

擊壤集寫盡造化人物之理其中數字無一個蓋得道後自然忘數（李評至誠前知堯夫何數之有伏羲之畫何得有一數字在然八八六十四何嘗不是數）

周茂叔年少時不為郡守所知在合州趙清獻深為之疑且臨之甚威程伯淳不見知于陳忠肅公羅仲素居家守道雖里人鮮克知之此正想見三君子闇然為己略無一毫表暴處（李評妙妙）

聖人之極致子思論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其至神至妙者及反求其本復論下學之（李評妙妙）始乃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此又至易至近者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閉門守靜士人至榮

矢直繩亦直審而用之

不自失在無求無求在無欲（李評此為學做人之本）

石鼓膚談理學之折衷也有功後學不少（李評係介翁語錄）

既以第一等人自期自當做第一等人的事

東漢楊喬不肯尚靈帝公主甘心首陽此是何等心腸

一士人論進取云主司若公明我輩得功名滑稽之有中者

朝廷之設官者官之為言司也其曰百官是官蓋有百也又曰百司是一官司一事百官司百事也又曰百揆揆度也是一司揆度一事百司揆度百事也又曰道揆道義理也總之為官司揆度此事

者皆用義理也然則名官者非爵與位也固義
理之主也當官者誠自知其為義理之主則必知
所以自效其官矣

觀嫉妬兩字旁皆從女是陰人之心即疾與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故君子
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三人何
等樣子

天文書筭日月蝕時刻不差羲皇易斷吉凶毫髮不
爽

兒女子食不可食兒女子見不可用兒女子態不可
做兒女子事[illegible]死

壞名節事甚多窮口腹居第一故易象示節飲食

隱處山林者只差別得乞哀之徒須求志須修身見
于世方成名教

如不及如探湯功惟一己求其志達其道動闢天下

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人不知亦囂囂遯世無
悶不見是而無悶聖賢處不知者只如此老氏乃
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便自以為珍異與前數說
隔天淵矣

李延平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遇事有排遣不去
者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
則亦可以稍安此士人最所宜效法也

為君難為臣亦難為臣難難難難創業難守成亦難
守成難難難起家難保家亦難保家難難難難
子建此語底于作者矣宜其範來世而不能改至

令人于旦暮時以角音咏之尤是悽婉肫惻乃知
古人用心其仁且宏也有如是夫
齊宣世主孟子遽許以保民致王者為有萌也于我
心有戚戚焉此仁之萌也吾甚慚于孟子此義之
萌也陳公甫靜中養出個端倪意政類此
順天者存得人者昌此語只消得十古人少个〻〻此八字
其操心也危人之渡獨木橋者實似之
君人之要舉直措枉相臣之要舉爾所知

抑亦先覺者可以前知知幾其神乎諸如此類誠立
明通道理自應如此學之者惟以無欲為基本又
隨處隨時隨物隨事用實在工夫窮正經道理則
此等幾先久久當自見之亦自得之非幻亦非奇
也
淵泉如淵淵淵其淵心之靜深要當如是
亂處身而白處髮而黑士之交遊亦在擇所處矣
希孔子之聖者不怨天不尤人希顏子之賢者不遷
怒不貳過
中原有菽庶民採之蓋言善道人皆可為此詩之善
諭者也宜其誦之令人興起識見高也
居易俟命譬如坐在平坦地上等待天之命来道理
何以易字當之蓋天下最平易最不難莫過此理
故曰乾以易知
天子不與白衣同衣白者山人士人衣白亦好時防
點汙箴銘在躬

學宮當題明倫棘闈當題至公終古不易坐斯堂者
宜顧題名思義
未詳處處當有顧名思義之意綱目警心皆可進德不然便是痿痹不仁
動物植物中有得天地專一之理其性大與物異即
人亦未可易言者如獅豸觸邪屈軼指佞邪佞之
氣于此二物不相入故一見發洩如此然則剛正
嫉惡豈作惡之私心也耶
平旦時其氣清明此不待言然又覺有渾然篤厚景

象迨至盥櫛周旋漸漸爽朗發越若是一日之内無贅詞無間動加之以居敬讀書真有可以至于終夕亦不澆漓者倘日後一日存養不替此便是希聖門庭矣 朱評極有體認極得肯綮

祖宗水之源也子孫水之流也水無源何以有流人無祖何以有生是故順孫孝子于宗先之存也則樂其心于宗先之亡也則御其神皆培其源衍其流也不可一日忘也

失禮入刑捷于影響威儀三千五刑之屬亦三千

良知是本體致字是工夫 朱評不識良知本來面目又不著致的工夫如何信得致良知三字足以盡學

心體一開後却須寬以居之

平時不學一旦遇一聖哲後拔身處 李評可發深省

憤字从心从賁文心也夫子一生發憤以此

范祖尚贈君實布被織一銘于上君實至大殮仍用之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時像個甚人

一草一木至微眇也其託體者地之土膏也其資養者天之雨露也是此至微眇之物固天地之所生者也矧以人為萬物之靈獨非天地之所生乎顧天地之勢不能以生而寄之人之父母以生則人之父母固即天地也為人子者烏可不以視天地者視父母又可不以事天地者事父母乎

居官要朱子旁通曆時時寫記一字不可遺

讀書良知益明白光大

借喻無涯一禮便定

小夫自來鹽米便不知 李評可讀

只論理是非不必計利害

居廣居一條挺身自拔於順字正相反

作事謀始永終知敝聖人之見微始微終

肌膚細飲食精欲德性純粹却從何處得來宜自思

之

子靜云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連視字只如字都不用

孔子之友只得伯玉一人

力學只在一實實則德以之崇業以之廣日進無疆不實即心盡力竭到底一無所得譬之稼穡實種一粒在上農夫可得百粒上次九十粒中八十粒中次七十粒即下農亦不減六十五十四十粒的的可驗若是空穀縱揹一斗一石置之田中萌芽且無況由苗而秀乎況由秀而實乎又況望其實之多乎

毋觀雜書恐分精力紫陽語也但雜書中時有切益身心者又在觀書者擇取何如耳

呂東萊云議論文字有用文字也蘇子由云每日胸中須要出一好議論葉水心云為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夫出好議論正有用關世教者儒也何可少也

聲名洋溢施及凡在位者頃刻間皆可致每驗之析一獄公道樹聲成者尚未抵家頌聲已載道矣

讀書者凡于古人自序之處切勿草率看過蓋聖哲身心與道為一而行之成時行物生何俟于言顧其義有二一則以其體驗者紀之載籍見為實用一則以其同然者開之後世俾為世遠 聖賢苦心彼此全一一表出

白沙先生會試下第而歸嘆曰學止于舉業而已乎天下必有知道者聞康齋先生往從之既歸力學人罕見面後竟德成誰不由志 朱評業舉子者須要開此識立此志

只一摘何業不就

君子之強在四個不字上 朱評不變不變方做得君子成

偶合者終身只得一二事德成者事事皆當

食焉而息其事者必有天殃圬者王承福之言也

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顏子好學論四賢第一篇文字

學問自然有冊用自有時存要用心與必人之用皆（李評照証語）

不是

樂天時行物生皆天也知命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所

以不憂

士之惰其業者始而曰吾不明且強也徐以驗之則

見察秋毫之末矣有馮河之勇矣可謂不明且強

乎既而曰吾厄于凍且餒也徐以驗之則見衣文

繡之服矣飫膏粱之味矣可謂之凍且餒乎終而

曰吾無斯須暇也徐以驗之則見戶庭且不出矣

輿衛且日閑矣可謂之無暇時乎如是而不一勤

其業或亦未致夫思也

自訟于初學最有益

無才壞事驕吝壞求

無欲不守禮只是一個莊周（朱評此正是學聊邪正之辨）

以中制之或展未盡大臣皆然

中庸不可能只為氣質有變化不盡處

（朱評愚謂美大聖神亦只是氣質到變化盡處）

否泰二卦六畫往來世道轉變倏如反掌

義田義字似不當用之本姓止可稱某氏族田（李評人是）

精神之精便是工夫之精工夫之精便是事業之精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雒雒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此罔念作狂者一個

大樣子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克念作

聖者一個大樣子

九經之事一條尊賢使能五段不違農時兩節孔孟

經綸盛水不漏與天無極

致知格物知行合一陽明說最的要虛心細玩見透

聖學工夫真是易簡晦菴云知其當敬而行吾心

之敬以敬之即是矣

自待者宜仁之至宜義之盡待人者苟有一言之善

即嘉之尚有一行之善即揚之且併識之斯之謂明哲也

不學無術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是乃仁術也教亦多術矣以至蛾子時術之皆術之正者不可無也方術邪術異術智術皆術之不正者不可有也

坤雖無陽然陽未嘗無驗之文清信然當閹振用事滿朝長跪正坤之時文清就戮西市卒無一人救者陽已無矣偶振老僕自縊廚中緣詢得實轉旨救之天道人心寄一僕叩則陽何嘗無來

胡敬齋陳白沙俱康齋門人康齋于紫陽敬如神明敬齋守之白沙獨異從是見淵源學術不過一引線性質自是根器固不必強之同也

人要安徐言行皆宜如此

任末謂學雖死猶生不學行屍坐肉王彥章謂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雖則恒言皆稱苦心

晦菴云佛氏要空此心甘泉云禪空知此兩先生語斷禪最盡良知既實致字又落實陽明正學的傳無疑

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個貞節婦人做樣子便不難了

蚕咽桑最細吐絲最長集義讀書建功立業事政相類

求合乎小人必不合乎君子

大舜以精字授禹夫子以精字贊乾一字有無盡之益

書要讀又全靠他不得

未許天下無不讀書的聖賢又須知不識一字的人可以為聖賢

賣善第一事故放勲首及勞之

物不經酷寒暑者決不堅疑心不歷極困苦者決不諳練

陶元亮第一義在孝集孝傳為我心惻

學只是培壅此心

君子日休誠則無事（朱評 即此便是天道）

臨政自昧爽至正午即止

人至貴事至實禮至大敬至要

平仲辭居曰君先臣容焉如此語何地不可居

自古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未有不從淫亂黷貨中來者 [illegible]

聖賢養心事事俱濬博淵泉者時出功名之士件件皆是襲取

天子一篤恭何以遽至于天下平蓋天子既有不顯之德則九重之勢分皆在所略遐想至德淵微與百辟相孚葬相揖遜者皆是一團和粹之氣冲然盎然併無一毫澆漓簡略意思由是為百辟者仰五位之臨涖既皆有敬心服一人之令德又皆有愛心自不覺其慾心手躁心釋歸而各率所部之民一是篤恭模樣下襲而化蕩然成風如之何天下之不平也虛已斂容凝神默會居然履歷泰階一次

朕友好書濯心江漢

人無所不至正心勞日拙

日日學日日講心始得開大（朱評 識此心開大之機在講學非于此有得者不能道）

未有實久不成未有虛久不敗

天地人物一一是實莫載莫破妙一至此

天地間飛潛動植洪纖高下那一件不是實

事父母能竭其力舜其至孝矣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

義理無窮聰明有限治一業者必有一業之理即終其身亦不能窮然必得所業之理其業始精而功始就欲得其理者莫若各就其所業者精之古訓準之時宜博之聞見類聚而編次之成為一書以為朝夕之所取鑒庶乎行無越思動有成效且亦足以通衆志範將來矣

身子既豎得起又要涵養滋培朱評不培養則豎立亦不能久

學以聚之水結成冰大而化之冰復為水

所學何事即此是學朱評此最極緊語世謂學止讀書與外事言學者正是未理會此二語

精神聚則志氣明事業從茲遠大精神散則志氣昏

人品以是卑汙朱評知心之精神是謂聖則當聚而不當散也明矣

絕不可見小欲速後面也不知幾多年在朱評知世界如此長他個甚麼但須早識取吾之亙古今而不朽者何在

纔檢點便不昏憒

象山云精神一日不用則惡若無事用在何處只宜著書作詩讀書掃地李評儒家工課

陽明分別戒謹恐懼與有所憂患恐懼最透徹

各安其分各守其業各盡其心天下自然無事

一祿山一朱泚致二天子播遷天下雖大未可以一人之微而少之

功效為誘暴棄者設知道者一一付之當然

臭銅一文輕入巨禍可立而待也臭銅一文輕出奇窮可坐而致也

子父母所生也然亦可以引父母之年何者為人子者先意承志將順不違克盡厥職父母得之必快然自適無所憂累安康豫悅自有長久之理一則以喜此人子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抑孰知不得之于父母而得之於我躬乎

有天子之悠遠博厚高明有諸侯之悠遠博厚高明有公卿大夫之悠遠博厚高明有士庶人之悠遠博厚高明皆從此心看實工夫不間斷中得來朱評自天子以至庶人總要一個至誠

鑽之彌堅顏子何等工夫必嘗鑽然後知其堅必愈鑽然後知其彌堅殆非泛泛悠悠者等也

一逐物即以此身與較輕重便自止朱評此是捷法逐逐須體之

時字孔子之聖知之事也知字又是所以時處良知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孔孟教人定法千古不易

宗族稱孝宗族道他有恩鄉黨稱弟鄉黨說他有禮

有道者不矜于文學之門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

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道統重輕昔人固已道破

若是聖人亦這一些子精彩不得渾然天理自無可這精彩處 李評學問到家語

省刑罰薄稅斂保民第一事

只責己無事不成 朱評如此亦無事不怨

自己實方纔認得別人

清字只滌得塵垢須仁始論洽

家祖家父家伯家叔家兄皆稱家家師亦稱家師亦是家中人

洗心終日與天交 朱評吾心即天也之而天常見前矣

心要如水之淡又要如水之平

鄒立齋赴謫石城蔡虛齋贈以詩此行如遊學十年 李評前輩之道

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方遂志周到惻怛受用不盡

蚊虫極善入幃幛即密但一隙便入之然未有入而不殞其身者

從治民推到明善是謂窮理至誠盡性至參贊是謂盡性無聲無臭至矣是謂至命 李評先生書三個是

志一自然沉靜

居敬與靜坐迥然不同 朱評居敬則內境自靜以靜坐為學從古聖人無此教

敬非知知其當敬而敬之方是知敬亦得當若非知只是一個糊塗敬

一則精精則實

平生讀書蓋得精字之力

發皆中節反身體驗亦到此否 象喜亦喜一想安民子哭之物鐘鼓樂之

透徹良知有欛柄事與書一到眼前是非即見

所在有一個好人山川草木皆精彩

產一歐陽子載一范蜀公真是有見
過從不間寒暑切磋只在身心問餽止以詩書飲饌
安于箪豆方成道義之交
萬以忠云業者終身棲泊之所鳥不木棲舟不岸泊
人而無學可乎
人心不古天道好還
有父母然後有兄弟友愛兄弟者即孝敬父母也
人心一[illegible]
扁舟一葉濟渡者常數十人其人皆寬然有餘者心
之斂束故也大廈千楹主家者不過一人其人反
李評牛郎汗但怪世子學問甚得力
隘焉不足者心之恣縱故也通乎此可以得存其
心之益放其心之謬矣
蘇軾云吾性和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天院
乞兒嘗細味之此佛說也他日云臣蠢疾程順之
奸和易安在
以言觀人十之[illegible]以行觀人十之[illegible]以恒觀人則又

盡無矣此夫子所以嘆有恒之難也
張子韶王安石皆信儒家淡泊收拾不住之語不知
儒有人倫極濃腴
銅鐵土木神像王公以下皆拜之當陶鑄斲削時極
苦方成
攻本領士農工商皆稱本領致志專心終身樂境行
無事男女衣食雖事無事守分安常吉無不利除
妄想富貴利達得之有命妄意苟求納諸陷穽絶
匪人奸邪讒佞是謂匪人敬而遠之物我皆春
朝廷兼設醫學考校賞罰尤宜嚴密作興得一二人
出來為益不小
王安石不要錢從佛教來故流禍最毒
士人不要錢自是本等事朱評做到聖人亦只了得本等事
養濟院衣食主者宜親至其地計口給之衆如此便
是今之文王便是贊化育
韓昌黎祭鱷魚王陽明祭蜊頭山併從征士卒物故

者皆是鬼之鬼神而無疑

泉布是天地之精周流旋轉積聚壅遏不得犯者必

值禍敗人身精一滯塞百病交作

士人等第上焉者安安次則洒洒瑣瑣者隨逐逐者

鄙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士無己義是士之己

三

以友輔仁耿子庸言說得最透

聖人在上士不[illegible]不作無用之[illegible]不

通無用之貨斯言真稱確論

用這一物方知這一物之貴用這一人方見這一人

之才

學如不及與欲速不同如不及有據欲速無本

好話要聽要記時時要他用

羇旅即無錢使猶可措辦平居若無識見一步不可

行

人人具一段才性要極力充拓

王通云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極是

入孝出弟誦詩讀書士人常業

士人不讀書便是失業之人流蕩無歸 李訂吾言至言

主人翁纔出門一家人便放逸混擾 宋評此議為學之本

夏蚕起蚕眠冬晏起晚眠律天時一事

陶侃之母剪髮餉客孟宗之母寬被授子推及合志

欲子急親賢也如此

朋友不可一日無即談說有過當處心志亦從此激 李評近溪先生亦云

發

不惑風水不事老佛不覩桑孔不見星相不接方技

不近娼優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

君子之德風惟風善入最速極遠

佛氏要空此心將此知之有者罄盡不用陽明致知

將此知之良者措之實履正儒釋之別

守死善道致命遂志至死不變舍生取義殺身成仁

朝聞夕死存順沒寧此皆其孫死者

李評上數句賢者能有之
朝聞二句吾世未見其人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
朱評語可以[illegible]學可以經世

吳康齋自說七十二歲方知戰兢臨履三句有味蓋是時年彌高德彌邵心與理合只有一個恂慄故謂其有味

人可見可聞者不是行便是言一謹慎即是好人

倮虫三百六十毛虫三百六十鱗虫三百六十甲虫三百六十歲之日亦三百六十皆于老陽老陰之策數合又其中陰陽各半妙一至于此

曰安墨太狭難繼

君子有黴猷小人與屬小人且屬况非小人者乎

奇貨物怪絕色人妖

欽明文思安安安安兩字連下是所謂性之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敬勝怠義勝欲曰制曰勝是所謂反之也

樂亦在其中矣有流動充滿之趣不改其樂有操存固守之節假之以年則化矣

天下大悅于己何干瞽瞍底豫足蹈手舞至妙至妙

陳白沙遺腹子也取科第表母節俎豆文廟豪傑之士無文猶興不其信然

心要時時洗洗方不塵翳

窮理若不得精審定到毫釐千里

宮聲至濁爲君象居上者藏垢納汙
朱評作阿家翁亦要識此意

理無精粗無言說八卦[illegible]之象一一可徵

三綱領盡于明明德古人識得便欲明明德于天下
朱評此正是識主腦學問

經綸天地之謂才足以有爲之謂才能不自壞亦謂才所

東坡頹樂亭詩范給諫布衾銘薛文清茅屋漏泰三復之未厭

人有恒言世事要識得破夫所謂世事者毀譽也貨色也居養也服從也遊俠也喜則溢美怒則溢惡
李評看[illegible][illegible]事于何年[illegible]

此毀舉之世事也金穴銅臭女德蠱賊此貨色之世事也逸居禽獸宴安酖毒此居養之世事也軒冕桎梏受制家奴此服從之世事也容悅妾婦睚眦隼鷹山遊俠之世事也此等陋劣惡狀誠如恒言一一識破則必知所自愛亦將必有所事事矣

賞玩足開心目苟不節蕩亡立至

事事要從根本上起手

格物物字乃大學落實處

此心無一物不有又有一物不得

朱評非真識心真為心學者不能語此

飽食而無義雞狗而已禦冠非徒清虛者

朱評只見人不可素飧食其食而不事其事也警策警策

一人之生取給一身之力肯撙節綽然有餘

老安少懷友信聖人人人如此在在如此時時如此

聖人只教人忠孝天地間人在國莫尊于君在家莫尊于父

上天之命世之人多有不肯安受者竊例觀之天命君命親命三者之命皆同君親有命臣子順之小之則慰勞加焉大之則寵榮頒焉君親有命臣子逆之小之則詈辱至焉大之則誅罰及焉然猶有治命亂命之別為臣子者且不可以不順受之也吉凶禍福天命自有一定不易之理況又出之以無所容心其在于人尤宜順之尤不宜逆之也

秦誓只怕一個人嫉妬

一務本華實自具

中孚卦畫人心影神

若為繼嗣買妾宜選朴實惟璞孕玉

漢武悔肯改隋煬覽鏡明知其惡不改

賞罰舉核黜陟移人最速勿拘數惟其實

人之喜接異流者為適己也其實適己實少損己處多

事都是古人做過言都是古人說過後人只在擇其

善者從之○

小心翼翼詩人何其善言文王之至此也蓋下翼字是鳥之實翅上翼字是鳥之用翼鳥之飛也必翼其翼旣無所緣又無所據翺翔空中形狀驚懼畢目可知詩人下個小心字已可想見文王敬愼之心而又著之以翼翼然則文王之小心又一瞬息而不敢忘者此乃畫出文王之心與人看嗟乎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人做兩番纔得成品槩之稼穡播種一番栽揷又一番

宰相貪墨是以禍遺子孫渇若矢心清白以福遺四海且子孫亦永受其福

急者周之需者應之若一槩施與縱不欲人德我未免有意加人此亦要辨

今人說樂只是喜歡字不是樂

太和之氣融暢身心此樂之摸樣口說不得

只力行言自然人自化　可名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修己者之輕重緩急之辨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此治人者之輕重緩急之辨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此君天下相天下者之輕重緩急之辨也

李許先生用世之學也

張元禎侍郎成化中謝病家居二十餘年弘治中起乞歸養母又歷九年卒年七十章懋尚書年四十一致仕後再召僅三年五疏不待報去卒年八十六兩先生皆是半生在學問上者

言語之廣大迫狹深刻寬厚皆自胸中流出強作不得遮蓋不得

不論已與人但得心動便自變化
朱評陽復則百物生生伊川先生謂動見天地之心者以此先生之言其得易之道乎

有心化人不若無心人化 朱評丞丞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此之謂也

三族中老而無告者不計男女數目供給于家一以敦倫一以徵往一以寢侵一以訓俗蓋四益也

克字精而銳必顏子大勇方來得故特語之餘只教他漸漸消磨了若始免助長之害

敬字是良知之欽慕處道林詩語敬何害不是知識欠主使之辨 李評苦心

文清守父戀忩之戒用工二十年猶自為歎康齋以戀忩得親心之悅用工至老不衰後生于此一字更當何如

不學不問坐井觀天

衛武公洒掃庭內蘇雲卿地無纖塵皆是他神爽處

精字要而銳細而對
朱評先生用精字工夫故見說精字便精微皆是自得語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凶人在在有之已甚必至生亂

上天之載鬼神之為德至蠢蟲蛟龍魚鼈都是中庸

序卦曲盡造化人事之變

去訑訑自然有朋友

論語一書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中行狂狷逸民隱士鄉愿鄙夫皆具時時誦習不知亦身體認否 李評苦心數人

事事有經皆要反

胡敬齋云心廣體胖處大賢人未到此便受虧非實到此地位者不知其言之實

忩之于人必不能免惟引類達觀縱雪點紅爐有未足以喻其化之速者易曰陰陽相薄也是天地且忩也春秋傳曰周鄭交惡是君臣且忩也孟子曰父子相夷是父子且忩也易曰夫妻反目是夫婦且忩也詩曰兄弟鬩于墻是兄弟且忩也又曰朋友已譖是朋友且忩也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是已躬且忩也自是而往更無可言者倘非不共

戴天以是取醫血氣不患不消融德性不患不平
和進修為有地矣
道理只一个正字工夫只一精字
伯兄云下學下字最要體認最有意思誠然
朱評諸云菜根喫底此可以識下學之義
毋血氣用事以體認讀書
小學一書廣大悉備切近精實人之元氣家之粟布
至絶簡處在咬菜根一語蓋有味乎其言之也
養精以立體勵精以達用
咬菜根百事可做衣縕袍何用不臧
人之有外色者蓋有十五損侻屈賊濫一損也心志蠱惑二損也骨髓枯涸三損也瘫病剥膚四損也藥毒苦口五損也業術荒廢六損也貲產蕩敗七損也妻子怨詈八損也父母憂危九損也宗族羞戮十損也鄉黨嗤笑十一損也奸細陵轢十二損也囹圄縲絏十三損也身死名滅十四損也覆宗絶祀十五損也此十五損者皆泆慾之亡人所自取者也人之無外色者蓋有十五益心體清明一益也精神完固二益也品格高峻三益也節義挺特四益也勳名表見五益也夫婦浹洽六益也子姓繁昌七益也父母豫悅八益也宗祀安寧九益也親友愛慕十益也閭里尊崇十一益也家聲清白十二益也資用優裕十三益也追配古人十四益也對越上帝十五益也此十五益者皆賢賢之吉士所自致者也夫其始之適己也曾不能以一瞬卒之損益大致懸絶如此然則吾人之決擇在所損乎所益乎
居鄉之與宦遊其成就之難易不啻十百之于千萬宦遊者履歷一任久者不過三四年縱至久者不過六七年又更一官見識稍明操持稍定者皆足以撐持得去至于居鄉自童孺以抵耄耋終身經歷蓋有五六十年或七八十年自非識透宗竅鮮
手錄此語不迂

有不為點汙者勉其難不忽其易士君子宜究心
點

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反求默識而擴充之

惡得有其一有字即有其善者之有字乃恃也

大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號遲速自有一定之期一毫人力決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既定又要得事外之意方不受累事亦自成易需太象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此真聖人太虛之心故卒成天下之事為萬世法程至明也

百物之華吐不計時惟稻之華吐必正午此天地正氣所鍾故為生人之正味也

謝玄平日安置杖屨亦不苟此正是臨事而懼所以成功

唐太宗分明是創業之君高祖只合稱太上皇喋血之慘自無

切要果只在四書

不得其死然疑而敢之死矣盆成括直以警之柰何二人不變

心虛不可塞之使窒心靈不可愚之使蠢

人患疾病百物不食俱無害只不食稻穀便不好瀕死淹淹雜食遞進皆無補惟一吸米汁便可救正味關人生死有如此者

臨喪只一哀

士人不讀書便坐以待斃

孔孟心腸若不得諸子一問亦無由知

李群諸子有功萬世每恨後人輕加批駁先生揭出大是大是

獨宿蚤起一身之氣渾淪停蓄宜讀書一卷以順導之

每作一官即以一官為止庶無越思事治民安廟食無既

一向把言行看做不要緊事由今觀之除却言行更有個甚

分定故也如分家產一般多生數子各一分無可
損無可加
父母骸骨誰如其重理合謹藏緣此冀利孝子仁人
忍乎
武周管蔡同父文王君相誅戮豈西伯之塚有三
祖父書生子孫遇試終不能助一字九原朽骨可知
率天下之人不修業冀非分皆此輩誤之也
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
墨子言不可廢者
服食器用項刻可辯不必屑屑身心性情最重涵養
最亟
從事學問者與未學問者心志已不同事學問者自
宜從容孄化若鄙薄之拒絕之則所學何事
致良知致字正與喪致乎哀人未有自致學以致其
道三致字同 朱評凡致字皆當如此看自致便到極處不必曰推而極之也
子弟必有知賢愚不肖之不同順其性而教之使各
適其用足矣何必強之使一且性已生定強亦不
能從徒兩苦耳
雜流語入正塗不得啓口一念便氣落味索
天下猶是吾道自足
士人從詩禮起家冠婚喪祭宜令閑雅子弟一人精
究臨事時一稟于禮追還雅道家有餘榮範俗又
餘事矣
閒然有餘味 朱評此味至澹非爲己之君子不能知
衛文者若以正學教人其功之大蓋無可與並者
正道要時時扶持 朱評今之出入于二氏者正是少此段意思
以人治人以事處事因物付物此便是乾坤易簡之
理
孔子爲委吏則曰會計當爲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 李評世間無一事可苟且得
周茂叔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窮岩
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程伯淳淪屈甲
冗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雖筦庫細務無不

盡心程正叔于事無所不能細事必親悉力營辦
朱仲晦按行所部乘單車屏徒從窮山長谷靡所
不到陸子靜為弟子時自謂管庫三年學始大進
在荆門極精謹彼大聖大賢其不畀小官其必矜
細行蓋如此

胡敬齋駁黄山谷稱元公光風霽月帶有清高意思
証以充實光輝潤身生色濂溪氣象實是如此方
得其真

惟人至貴龍肝鳳髓人食之隋珠和璧人用之諒必
有所以貴者在

一日漢江風雨大作白晝晦冥浪如山立意謂決無
濟渡者忽有二舟相繼而進且如競渡者之踴躍
徐而察之只得舟師一人運心用力乃知此、立
心要渡是以大險亦不能阻之

象山云諸公上殿多説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
他身上理會正是格物切要處陽明格物是如此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幃加于其上
無一怨心一峰先生着新衣遇道上蹇人脱以掩
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嗜慾沸騰時想到牝牡相逐形狀便肅然退念亦養
德養身捷法

明道欲取佛首昌黎欲火佛骨竟未闢兩公罪佛害
者

士人和光同塵不出不發盡以惡人槩一世尊賢容
衆加善矜不能世何嘗不可處 朱評上蔡亦云然

伊川講論語説聖人之仁盡在師冕見與見瞽者二
章最透最盡天地間人惟瞽者最可哀矜仁及于
此無往不仁

程傳牽強最多朱子更以本義亦只是求理之當
文王之文具在易彖僅六十四條

咸速也至速者莫如咸試一自驗可見

凡動物各稟一性倶專一有知但不能言耳

濁者清疵者醇乃見學力（朱評：置此身于大爐冶中總為浚化氣質）
象山云夫子為嫡孫擇師獨于質魯之曾子真萬世
祖父教子孫之要訣
讀書外只取友一事（朱評：只為言語輔仁）
自滿不得自恕不得
心體欲其廣大識見欲其高明氣象欲其溫厚言詞
欲其和平持守欲其堅定舉止欲其老成
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士君子自處之道也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此在上者教民之道也
從佛之說者宗祀一主于佛不知有老也從老之說
者宗祀一主于老不知有佛也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夫子吾儒尊祖敬宗之外其朝夕所宜致虔者
宜一于夫子而已矣
默而識之還作識認之識乃見到識透了天地間多
少事物一一不做聲不吐氣皆從心上識透正是
融液淪洽處

自童出就外傅則已讀誦大學大學條目蓋有八者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今之官遊作省官者命曰治
國作京官者命曰平天下然則八條目獨此兩者
為有位者之事其餘六件生人一日不能無者顧
可徒溺章句而靡焉不舉乎
江夏謬俗有避䰡一舉不得不從愚婦無知難以理
曉
聖經賢傳皆只寫心（[illegible]）
鄉愿亂德真有德者方知之
請書決要慎擇不則無益有損
潛龍樂行憂違是起居無時惟適之安
但談孔氏規坐失微生訟分別全體一節最明白
伯兄壁句十室忠信三人我師不學無術悔之已遲
子孫即不甚明亦無害但令之謹守苟足延祀後當
自有明者（[illegible]）
蚊蚋之屬每朝焉爭出于簷上每夕焉又爭出于簷

上一朝一夕群然的然可謂著且見矣然所爭者
曾不能丈尋彼神龍者潛于九地之下深居靜守
蓋不知其歷幾歲時卒之自潤而躍奮飛九天之
上其視蚊蚋朝夕之所爭者果何如也
天下如許大真實儒者畢竟多緣彼恥于自衒不見
知而不悔故人不識之耳
吳康齋用困勉不太做作者
為政要識大[illegible]
一不正便傾邪傾邪便危已
書以証心心以經用方不迂腐
滿身皆太和元氣滿與漏俱不可
阨窮患難煆煉聖賢之猛火愈煉愈精
戰乎乾肅殺之威奪柔脆之氣物方得成就
仁之落實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義之落實無欲不欲
無為不為
木石子曰居官而多領家屬厚餽家星雖欲不貪不
可得也居官而飲食若流服飾過侈雖欲不貪不
可得也居官而善事上官廣通賄賂雖欲不貪不
可得也居官而廣置田宅高廣室宇雖欲不貪不
可得也聾續之曰居官而犯此四貪雖欲不敗不
可得也
已亦不可得也
有人厭事云只有做和尚好一人應聲曰做一日和
尚撞一日鐘則和尚亦非無事者
凡事只在順時
德成後自能容人
曲學一時貽羞萬世
君實一實字生榮死哀彌乎六合
授命如紀信致命文天祥寧武子之類
甘泉云無事之謂至樂謂橫逆非行所無事之無事
殺不愁正是皞皞王者何嘗姑息大有大象遏惡居
先
中不自亂自家不亂不可亂別人不可亂他先看一

亂字譬如世道洪水橫流民無安息栽逆接踵人
將相食此乾坤何等時人心惟危殆有甚者若自
已主張不過決先自亂人決可亂我一味尊德樂
義斬釘截鐵我已先不自亂然後鉄金玉塵軒冕
浮雲富貴視棄天下猶敝蹝人何可以亂我
里巷人之養豕不肖子之養親富貴人之養病人父
母之養子皆無離心無厭心士君子之養德可觸
類而長之矣
無欲則靜靜則自然明
少時懶一日老來苦一日
要時時在人情物理上醒悟
貧家賢妻此亂國良相容可漫視
精微之精以理言精一之精以工言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夫子訓伯魚者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各有一事皆兼治不得皆放空
不得

志士不忘在溝壑所以定人之志也有殺身以成仁
所以正人之志也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所以
決人之志也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所以
成人之志也味此數說士人可立志矣
志字從士從心介菴先生解云心衆人所同志士人
所獨志于道始可謂志
獄市雖欲勿擾[illegible]
靜思孔子顏子曾子孟子[illegible]時[illegible]數軒陳白沙[illegible]
事似一足不履地者
伊川以補緝遺書為政事仲晦以陸贄集古醫方為
未至討論古書為得為司馬君實自謂我以著書
為職業文清訓子以著書為當務[illegible]以著書
稱居業諸先民之論蓋如此
學生兩字有味生對死言生理無窮學生者學此生
理生一日須學一日
衣服之有腰經也猶公服之有大帶也服公服而不

束大帶不可以示威儀服衰服而不繫腰經不[illegible]
以成禮數刭以有限之制而報罔極之恩篤于仁
孝者尤不可不一究心焉
大寒折膠中夜熱寢融和一點見之胸中此陰中之
陽也大暑流金更深寐覺冷然一片得之衾裏此
陽中之陰也夫人雖惡極必有善端之萌善雖至
盡不無非心之[illegible]斷不可徧療也
人情雖[illegible]之[illegible]
心乎自不用陰氣易息[illegible]難
交不和迷迭則照顧不到祇僞耳
孚字象形如雞覆卵實心貫到子中
既是良知自無不好念頭故足以盡道
伊洛關須舉門人悉載之接引後學誠切處
牛可格虎三尺童子鞭之若驅羊者得其道故也
朋友雖自人合實則天下之至樂都握手論心微言
妙論肝膽形骸俱可忘脫求之父子無有求之夫
婦無有求之兄弟無有獨于朋友間得之此其樂
抑何如者故古先聖王列之大倫之中爲生人之
不可一日無也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果實主者宜以殊禮躬詣其家
旌之民風自勸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說盡天地萬物道理
惟本能反始有本可務
讀書默而識之作[illegible]之
良知如日致知格物如容光必照
朱子亦嘗說緊要書亦要不得幾卷
繁氣爲物精氣爲人至精之氣爲聖人
師道立則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郭青螺云修身則
道立
冬夏既不出炎涼徒自變榮辱既不入富貴徒自衛
堯夫化矣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子所自道也

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夫子之誨人也吾人日用應酬無往非聞見之地多聞多見固非其所難也惟擇之惟識之疑且殆者闕之耳目自是聰明言行自是穩當雖謂之善學夫子可也

顏聯宇先生[illegible]從性情上着工夫便是通天徹地的學問頂天立地的事業

曾子夢中論夫子情識乃情順萬事而無情不識不知之情識

耕夫置之廬舍士卒置之行伍僧尼置之觀寺士子置之學宮然則吾身將何所置乎置之安宅之仁而已矣 李評先生箴策語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未故知之為知之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是故不知為不知溫故而知新是故涵泳乎其所已知日知其所亡是故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堯夫未定居洛陽為人物總萃闡大心胸其紛華何曾有一毫動得他麽

自古在昔賢人君子下求字者但曰求道但曰求仁但曰求友蓋未嘗有言及求君相者聖君賢相下求字者但曰求賢但曰求士但曰求舊亦未嘗有言及士之求我者 李評好

士人口中本不宜齒及福字但見于經傳者往往有之則福固今昔之所不諱者如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固皆云福其兼得者世豈有幾或值其一或值其二亦云可矣亦可以自安矣

良知無一毫疑似恍惚 朱評正見良知如日日中寧有疑似恍惚之見

事件件要實言句句要實

讀書錄字字的確字字融化

勞苦變動而後光明柳宗元悟後語

甘泉隨處體認天理當改作驗証心理

但怕人指摘併心自不安正是慝便修之

有一毫較計心有一毫矜衒心于道便隔霄壤

宗許此心之所以貴此

法天下傳後世聖哲類然也孟氏何獨歸之于舜蓋
遭橫逆之極故也當其時父則頑矣母則嚚矣象
則傲矣家庭哇步手足俱無所措惟舜夔夔烝烝
潛移默化卒之底豫克諧和氣盎然至父不得而
子象亦源源而來則窮天地亘古今信惟舜一人
耶如之何不法且傳也
為治不在多言只有一個處置
屈原迫狹伯夷待天下之清又甚寬暇
義以為質如人要去寫字禮以行之發筆有先後孫
以出之點畫不忙迫信以成之貫心完此一字
為親為身且是一事身與妻子又豈兩事身一清白
父母妻子俱榮身一汙濁父母妻子俱辱
惟精惟一氣體默移我諫無形君失無迹燕閒穆清
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巽以入之功不可
刋東萊師氏識中最切最盡者大人格心要當如
是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從古
亡國之君敗家之子　歷歷可証
法禁宰牛為生出者多耕者易置益民者大何必區
區為一牛作訴詞
東坡謫海外以陶柳集為友張子韶列諸聖賢像于
座上朝夕對之又有室中置楊伯起影者又有置
范文正公像每日拱向三次兩次者古人攝心皆
有道矣
窯中造器偶一燒時得一異者陶人以難繼竟毀之
稱為窯變此常也非變也何者所造器各一其形
各一其氣氣足而形就要非氣之最清者當氣會
時物物充滿既充後乃合衆器之氣旋轉融串其
氣必輕必清已而游繞着落或一器質有可受此
氣遂投之變且化焉遂異衆器無疑也從是推之
聖哲之生大都類此若如佛氏之談當游魂時其

氣已散安能直入而奪胎乎
除却與人更有何事
生平工夫只用一精字
學術正則人品高事業大
時之一字即天違之亦不能出一物 元言可似
若愛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来有名士不用無名錢
白飯細嚼嚼至糜爛咽之滋心液腹味無窮益亦無
窮
思一出位此身即無頓放處虎入市人縛之龍離淵
人賤之
高皇帝喩夫子雲孫少吃酒多讀書朱先生遺文清
必事少嗜慾多明理吾曹皆宜佩服
士人家讀書是本業自族黨外取友只宜行輩一應
異流勿令入門甚是清心省事
夫之有婦宗祀于此乎承身體于此乎安子姓于此
乎媍家道于此乎成易視之忽處之庶亂之皆未

知此一倫之至要且重也
雞頭子容易未得食一剝茨皮再去褥衣三脫油膜
四更遇敲五乃得子讀書窮理焉可草乎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
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
要如此
才識分量皆天所定一毫增益不得任事者寧使吾
才有餘寧使吾分有餘斷斷謂賴天者若不自審
而妄任之才有難辦分或少越將一不成萬有餘
喪矣敬之慎之
何孟春云予蓋有夢病惟泰亦然從隆慶壬申抵今
已歷三紀每日一事每事一夢大者生死利害細
者飲食語默無不符合甚至解衣就枕亦必見之
先妣之喪塋伯仲之歸全季弟之離合外父之死
徙巳躬之行藏子孫之生卒不可殫述皆先兆而
卒徵至如萬曆戊子宇内荒旱疫癘大作泰病至

死一夕夢自作孽猶可違天作孽不可活泰遂安之次夜夢安靜以養微陽也再次夢旣生則漸長矣又次夢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旣覺每念之嗣是淹淹五載後竟苟延今其夢猶未已殆不知其何說也

劉元城于殺巳者鐘聲不聞新鼻熟睡薛敬軒縛至西市神色自若韓琦聞誰殺我持吾頭去三公于顛沛時神閒意定如此（李評：大雖大[illegible]）李亦未罹其害

仁以為巳任一民一物一草一蟲皆欲保全而生養之然取有時用不廢亦是仁

陰陽不測之謂神是鬼神所自来也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是鬼神無物不有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人各有當祭之鬼也敬鬼神而遠之是人雖有當祭之鬼又不可為其所惑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祀鬼之道又是即事人之道推之也鬼神害盈而福謙是鬼神之禍福皆人之謙盈所自取也

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人之無私心則其心即鬼神也質諸鬼神而無疑是人之行合乎理即鬼神亦不能違也子之不語終之以神是鬼神又人所不必語也合而觀之鬼神之情狀可知矣

身體父母所生粟布天地所産禮義師友所誨爵位君相所與彼老與佛曾何有纖毫之加乃世之人一舉而歸之二氏為二氏者（李評：彼亦未識如此道）以為皆出于吾所予李惑矣

至聖生知之質是良知如大君一統主治于上仁義禮智是良知同出異名如六卿受君命分職于下

教人之法要因材而篤又要因明通蔽要漸漬不驟又要充足有餘要誘掖奬勸又要提撕警覺始無枉才無棄人矣

食食宜細而緩方得其正味以滋益此心若躁急粗（李評：真得趣人也）率則但填塞一飽而已讀書者反覆玩味與鹵莽滅裂其損益亦政相類

用馮河解在有罪必誅有弊必革必守佛老目為少
愚迂腐目為申韓不知誅罪人革弊政非妄殺與
多事

斷斷兮無他技此狀大臣體段有如此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此狀大臣心胸又如此故寔能有容
于國有無疆之休也下一人只說不能容賢不及
其他其心胸面目自可想見矣

陳剎夫欲正所學貨家以行義侄子曰我死即瘗于
道真篤信朝聞夕死之訓者焉得不成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有次第貌誘引進有此兩
李贄類子此語描寫聖人極盡先生揭出使後人宛如對夫子座右矣
者已極教人之法況又有一善字在其妙更如何
也

魏文侯問狐卷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
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
文侯奮然作色曰寡人問子五可恃子皆以為不
李評使我家當此不但變色亦可失謀
足易視寡人耶曰不然父賢莫如堯而丹朱廢子
賢莫如禹而伯鯀殛臣賢莫如湯武而桀紂伐兄
弟賢莫如周公而管蔡誅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
久君欲治自身始人何足恃乎嗟乎此猶不恃況
世之所恃又非此之倫者乎
李評後世之所恃者恃權勢而已非恃賢也先生特地為俗子標出

夫子年踰七十從游諸賢少夫子者子淵三十子輿
四十六子騫十五仲弓二十九子貢三十一冉有
二十九子游四十五子夏四十二子張四十八子
羽二十九子賤四十九原思三十六子木二十九
子羔三十樊遲三十六子華四十三巫馬期三十
顏辛四十六冉孺曹卹伯虔皆五十公孫龍五十
二上侍夫子奚耆父祖有曾孫行也夫子不以其
稱而略之諸賢又不以夫子彌高而藐之茲其相
與有成也已

郭子儀單騎見虜虜人遙拜歡呼司馬君實位居政
李評故宰相必平日有此光景方能作得事
府金人誡云中國相司馬矣慎勿擾邊窺準知天

雄軍過者語曰相公重望何故不在中書李如契
丹織聖俞之詩北虜誦子瞻之文又有問龜山先
生安在者有問朱先生安在者其悅服敬慕如此
孰謂夷狄犬羊而不可化誨乎（李評從知孔孟學問相傳真嫡處）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者也信義于人亦大矣
為君與相訪求賢才是第一事為祖與父訓誨子孫
是第一事　得綱領之訓訪[illegible]
工于曲者聞然以善歌名習于棋者群然以善奕名
秒于墨者翕然以善書名業儒者亦宜以善學名
莅仕者亦宜以善政名誨人者亦宜以善教名
惟精益勤惟勤益精惟昏益惰惟惰益昏吉凶存亡（李評警惺）
幾決于此
一日者訊　泰八字泰不覺莞爾應之曰篤信好學（李評妙）
守死善道此其八字十五志學以下則大運也
古今宦遊者每每疽發于背輒再四求之莫得其故

誠如范丞父之受聞唐子方之員直固亦有可辭
或者以為醉醲飽鮮所致則稍知自愛者必不忍（李評頗多）
以尺寸之膚而貽此不令之名也是皆不足以為（李評頗多）
病也竊推測之身居堂上名義法紀所關一之不
慎或殺一無罪或非其有而取之皆未免不內愧（李評頗不恠）
于心萍浮逆旅知己極難傺宋不敢有聞胥吏不
可與計妻孥不足與言抑鬱憂忿戾氣蕭蒸背用
以疽固理之所容有也至是即倉公扁鵲無能為
矣倘欲全此不背之軀以永令終之譽惟無欲兩
字足以療之久久心泰體舒粹然見于面盎于背
縱値無妄之疾可勿藥有喜矣
好仁者無以尚之君子義以為上正是第一等人
小夫之智不離芭苴竿牘徧天下及後世（李評可痛）
知崇如天識見高禮卑如地脚步實
家國天下皆只看人才
羅倫羅洪先廷試第一　魏校鄒守益章懋禮闈第一

卿相坐致竟棄若敝蹝甘心窮苦何也識者自知
之

王陽明家食時貧賤督撫時富貴係獄時患難龍場
時夷狄一味致良知誠無入不自得者
朱評陽明先生云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最妙

詩人作詩文士作文遇得意句喜不自勝即子都居
前荆壁在右皆不一瞬自得者勝之也若義理實
有諸己所見安得不別
朱評好仁者無以尚之惟見內之重者自見外之輕也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即巨
石亦壓他不住
朱評論此不以自厭

陳士賢遇格言即手録于冊以為力行之助胡康侯
性稍峻釘一小冊凡書有寬字者即録之呂東萊
性亦褊讀論語至躬自厚節遂悟從緩三先生皆
自知己性未純而善變者

洪水猛獸天下之亂弑逆纂盜一國之亂奸淫讒妬
一家之亂波辟邪侈一身之亂克伐怨欲一心之
亂
李評並世出

仕者以為人為事但不可曲狥市恩一傷大體卒歸
小惠人品不足觀矣

工夫最宜入細細則與此理漸漸融洽到得融洽時
百事穩當自無扞格齟齬之病矣
李評了此則名節事業全事圓最之不足張皇

歷觀古人不尋事亦不避事事到面前順以應之卒
之緒就而名立焉要之一逃亦只不過一二件顧
此一二件縱以令人千百件當之不易之矣

王元美云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殀失
身之謂無後湛民澤云自勝之謂至貴大受之謂
至富克一之謂至安無事之謂至樂皆稱至言在
人取舍

賣菜傭擔菜以市向晚檢點餘得數錢沽酒市脯仰
事俯育稱為受用誠受用也吾儒腹笥五經筆參
造化卒至一人不能處一事不能辨一步不可行

安所稱受用乎回視此傭赧當何如也

小大淺深各人分量自定

人世師友有限載籍師友無窮

知己之交愈淡愈真縱終身可以不替（交還是淡中長）

聖學有體有用無用便不是聖學陋儒藉口誣矣

（朱評 天下原無無用之體聖賢寧有無用之學）

孔子下欲與之言使子路問津焉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使子路反見之沈介菴先生接續點出以

示泰者接引至情千年復見

仁賢要認仁字仁賢在位物我同體沖融絪縕盎然

如春充塞宇宙故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自有文字以来書已不可以數計矣惟六経周禮四

書家語孝経小學近思録伊洛淵源諸儒語録此

其本根也餘則枝葉矣善讀書者必知緩急之辨

矣

窮経于傳註時有不合未為害道理無窮人之識見

亦大淺深各不同但不可鑿

（朱評 千慮中自有一得一失處惟虛心者執已見者起）

精一兩字固聖學心法然徐而味之實其易知簡能

者蓋精者粗之反力去其粗則精矣一者二之反

不使之二則一矣

既曰自強不息又曰向晦入宴息宴息正所以不息

銳情于學者宜節宣之

消息兩字要知得一生有先消後息有先息後消有

前後消中段息有前後息中段消又有一消一息

若一生消而不息息而不消者蓋少消消以處之

息息以處之乃見人之為貴

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不妄語力行七年三年去

一矜字皆在末流上做工夫須從心體上下手（李評 體貼）

吳康齋云吾平生得患難進了學魏莊渠云學苦不

得力困則又求益困德之辨也

凡卑賤所立或德或功反有加于尊貴者皆謂小過

行過恭用過倫袁過衰正是聖人教他自全之策

必如是尊貴之心始安

沛公見秦宮室子女欲居之器亦小但肯從諫亟還

終有天下英布一見踞牀即悔欲自殺及得供御 李評好

如漢王便大喜過望易歎易盈宜其及矣

仁者人也反諸身仁人心也入向裏知心之爲良本

然之善愈約愈精愈簡愈的

孟敏墮甑不顧只爲爭用以甑視甑吾輩視俗尚皆

宜如此庶人重物輕臨境不亂 李評好

古人安于不爲非不爲非正以養其爲也其究也爲

人之所不能爲是故一爲而與天壤俱敝今人喜

于有爲縱有爲也是謂無所不爲也其究也無一

之能爲[illegible]與[illegible]同腐

未許爲不爲推其時而已聖賢何心

事係綱常此事之大者人生于此事亦有不得幾件

要當以理義自裁決意勇往奮然圖之慎勿以庸

陋自安亦勿以人言竟止做得一件亦是一件做

得兩件亦是兩件

童蒙之就學也見于面者皆清和潤澤若處子然者

何也有義理以養其心故也其曠廢也見于面者

皆枯槁憔悴若夏畦然者又何也無理義以養其

心故也然則理義之在吾人其魚之水乎其燈之

青乎胡可一[illegible]違也

湛甘泉中鄉試後潛[illegible]中十三年一出取上第年

九十五 蔣道林少嘔血調養十五年後宦成歸年八 李評大是

十學問中未嘗缺進取與壽考

說所欲又說所樂不存說所樂又說所性不存至論

所性大行窮居渾歸一致得之分定就其中觀之

如石韞玉如水懷珠已分先完推之窮通直寄寓

耳豈非天爵豈非至貴

家之子孫國之賢才為祖父者不可不善養必能

昌其國然後能大其族為子孫者不可不奮勵

堯夫四十前徧歷天下四十後方有室四十五方有子始賦擊壤只至沒身而後已

人有未可遽格者巽以入之事有未可易處者靜以制之勤有未可驟致者安以待之以李許可以平條

志曰立志心曰立心身曰立身本曰立本政曰立政事曰立事皆以立字言之顧瞻此字孑然挺特無倚附無傾側真是剛毅之象然必有實之一字然後可以基之

正叔子瞻兩相攻時若得一人處正叔以經筵置子瞻于文史禁其責望則二人之長皆可効用矣

恃賄者以賄而亡恃勢者以勢而亡恃應者以應而亡恃貌者以貌而亡恃技者以技而亡恃才者以才而亡恃智者以智而亡一無所恃者一無所亡

盤庚有言毋起穢以自臭斯言也實為生人之至戒

無欲其所不欲無為其所不為庶幾明德之昏乎

水滿一盂以朱點之即紅以墨點之即黑善言之入人不善言之入人亦如是矣聽言者謹之

世之人惟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四者為切于人君臣大義以為獨縉紳者為急嗚呼何其日用不知至于此也古之人有言曰食我者君今人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居處之安阡陌之連有無之遷無適不可何以得此哉皆君也是其于人豈不尤切也惟人不知其為尤切故不知所以效其忠即宦遊士人惟以爵位之及稱為感恩勉從圖報殊不知克恭厥職固忠也即各勤其業亦忠也殫盡厥心固忠也即輸納賦稅亦忠也增光朝廷固忠也即不犯有司亦忠也以是知大君之恩與父母齊等忠義兩字自三公以至齊民皆不可後恃其顯晦之迹不同小大之分有異耳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民莫非其臣也正此之謂也然則君臣之倫冠乎四者孰非天性之自然者而可謂其不為切哉

待而貴者終非至貴無意而爲者始是眞爲
聖人紙是德性用事學者當思作爲如何 朱評作爲當依德性

詩附

補舊

補 世事從頭仔細看人生機智不堪觀 舊 有心未若
無心妙進步不如退步寬

補 憧憧于道萬重山爭說無心是大還 舊 莫謂無心
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補 君家不用苦煎熬兩字能銷無限勞 舊 無欲自然
心似水有營何紙事如毛

續

多慾勞心不啻毛無端馳想盡空勞而今要透無欲
訣不事浮華便自高

自述

聾睛龍鍾一腐儒殘書破硯遣桑榆極知蹇澁不堪
處絕勝趑趄與囁嚅

陰晴風雨惜居諸不覺韶華又歲除旦暮往還沒個
甚袖中一卷古人書

囊琴跋涉遍天涯祗為清音無與知今我席前調徵
角會心不減古鍾期
皋比侵冷不欷歔往復譬経樂有餘縱使細襢追喜
起分疏也只幾篇書
顏閔同德矣
萬曆癸巳冬寐時忽得句也日中誦陽明復過
釣臺詩末句正與[illegible]因用其韻章成之
颯我愛天刑耳[illegible]一不歸就埜何由起
良知日月明障蔽豐蔀裹德業不進修手足空胼胝
年且四十八政如東歸水往哲不丞師老死只如此
回也其庶乎工夫在克己孝哉閔子騫慕親寧有已
時憶夢中言顏閔同德矣八
獨自朝天地單身覲古今
萬曆丙申 先妣忌祭夜人所告句也次日因
分十韻用以咏之
我母諱重臨 銜悲不敢哭 洋洋二親靈 歷鑒
我幽獨 每憶劬勞苦 一度一行淚 感茲風木
情 此身未何自 經濟從前學 亦期禹與謂
忽焉成老醜 竟負此清朝 曠曠求聞道 昏昏
歷幾年 姚江三字訣 幸矣覩青天 繼揚沈夫
子 斯文樹赤幟 借聽及老聾 愧我承無地
伯兄六十四 家計絕艱難 [illegible]有同胞弟 無裨
形影單 季弟家何在 三年未一覲 愁[illegible]已
斷 空具一殘身 [illegible]三寸載 真是虛心寬
多少清貞事 兒孫可細觀 有友在天涯 會晤
良亦苦 時喜好音來 切偲追往古 夢醒將詩
記 春寒病骨僵 若非一斗酒 無計耐而今
認蒙莊瞿曇精魄為堯舜孔顏性命
此胡正甫語也聖學異教判若黑白因賦以咏
之
吾儒無所願所願惟希聖希聖有真傳性命乃終竟
自從渾沌開聖哲交相映唐虞洙泗間斯道最稱盛

原缺

晚有老佛徒耽空恣縱橫風教盡抹撥流毒及萬姓
世儒計拯援議論紛然競惟我廬山翁隻眼無人並
覷破此關頭兩語中其病認二氏精魄為孔顏性命
確哉斯言乎示我顯德行第昔世已隔末由一細偵
性命涉微茫定論誰為證儵爾憶舊知不覺心歡慶
惟皇上帝篇降衷有恒性以正天命詞義易著為令
據此互考訂性命即中正緣此作工夫聖功有操柄
我歌匪亶驕咏我觥坑穽居正[illegible]中[illegible]子敢不敬

思聰錄一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賀時泰撰時泰字叔交一字陽亨陳鼎留溪外傳作字叔文以時泰之名推之交字有義文字誤也江夏人少爲諸生以聾廢因自號曰聾人是書爲其子大學士逢聖所編皆其講學語錄大旨宗良知之說

章子留書內集一卷外集一
卷散集一卷

〔明〕章世純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四書留書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書別集
二卷》提要

章子留書別集序

古人不得志于天下。則窮愁著書。感物喻志。雖流連歌嘯。放懷捐廢之餘。雅能發其志之所之。而無所于歉然。使遭境不極。則其文辭亦不工。至于撰列既成。出其素著之略。而當時之人。且有不能

識者。必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歷數十百年。而是非堅定。誦習益以不褻。益甚矣。著書之難。與著書之可以傳之者難也。要使遭遇時王。更閱賢智。宰獨斷之事。以緯千方之言。雖九流競鳴。百氏蠭起。俱得攄其揣摩積思之蘊。而號隆崇家。

況乎材就選登言歸倫脊深論無詭聖人淫辭不漏法度尤爲稱善藝林處越諸子者乎吾聞匡廬彭蠡之區水勁山峭嶙峋峻削傑峙于湃湃灝渺之濱士蘊毓其氣以生者其人類多挺特風節抑斷紛華以息心理塗參求性命爲業故雖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講議洽聞有聲當世而章子以絶尤之材特起其間負才畧之深決濬智識之廣淵其于聖王內外之學微言大義之歸罔弗通制清衷遍爲心極而耽思傍訊見事明宗卽沉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俱得折衷于聖賢而可托于言之有文者以行于遠以故留書之傳四氏之學旣已弘茲茂義暢彼宗風矣而別集數編又復總攬道術包悉鴻微舉天地之大聖賢之高無不窮智究慮以博貫于本統之所滙下至家庭之細節閭巷之恒情亦皆詳致其散見之數而無違離道本之憂豈非樹立不朽卓然爲一代可傳之業于以增

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不亦優乎乃今流布未徧而坊刻貿訛零失篇目予特與二三昆季爲

之正其條次而審厥僣差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庶于作者之意無所誖謬而流播新書貽則來葉俾知研理見道之言固無取乎隨時抑揚托爲牢騷憤發之事而觀其著書循誦習傳以之于通明之域亦無需之數十百年之後也然則

匡廬彭蠡之區懷靈稟氣鍾有異人其風尚亦概可識已

武林張煒如道先氏題于湖墅之修竹林

章子留書目次 一

内集

章子留書 内集

道論

臨川章世純大力父著

夫道達於天地起宜于萬物存乎兩間謂之造化備之躬身謂之德行舉而施之謂之事業故天得之而生地得之而養鬼神得之而靈故道也者通也通也者大也何謂通天為高矣能以道而知於地也地為下矣能以道知於天也鬼神為幽矣能以道知于人也人為小矣能以道知[illegible][illegible]地鬼神[illegible]故天[illegible]地而生地[illegible]所養地[illegible]天而[illegible]興之所生天地知物而應物之所感物知天地而育天地之所行人知物而處物之所宜鬼神知人而祥人之所美天地鬼神萬物無以相異也謂之通何謂大上下微顯衆多之合也謂之大大也者通之積也通也者大之合也物之滯者不可以及多不及多不大物之小者不可以合衆不合衆不通不失不通則獨事也不可以相至不可以相至則不可以成大功舉大業然則天無大德地無大息聖人無大業而又相與為反也然則地害天之業天害地之功人傷鬼之靈鬼賊人之事天地将圮萬物将滅鬼神将熸人類将絶故通也者所以並存也大也者所以合處也並存而合處然後事起而交至而各有功名也

全道

道不滑不多亦傷於多道者隨物變宜者也變物者與物俱分故衍裕無算然多而自相累負矣今夫爭鬪者其言必稱道也專聽其一方皆道所存不滑道猶不能用其氣也道固與人以相求之端矣而獎進其悖亂不祥之氣其道始大害于天下夫道者賊負以為理者也道兩立者當使相從類之而滑其次代取置而安其乘待統而兼當者也小非君子莫能用之用之以為天下利其從其本而理之也人不知道亦言道也常為天下害所執者末之一節也

性道一

君子誘天下以善則無務于張之也張之而多立助則不無夸矜失實之言是闕天下以疑之也今言性善者欲使自信于善耳以性與命重之因以便之則從之者宜多且安此君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疑必自是啟矣何也性在胸中日取以為用吾誠不得而欺之也其用於私甚便而吾以為性用于公常不便吾以為是性反之胸中而不得其誠將為之說以相拒吾之言曰生而有惻隱有羞惡此仁義之見徽也天下之言曰惻隱羞惡之說未定也惻隱之為愛愛之為欲今之用于人者向之用于食色嗜欲者也羞惡何始乎從俗尚與人言始也人以義之可尚我始恥不義人以富貴可尚我又恥不富貴是生於好勝形于不及群而有非定于為義者也吾以聖賢實其說彼以已之心實其說吾精為習之說以推不善之從来人亦執吾說以為善之從来然則吾之說何由而申也木生於山數精以為榮歛濬以堅幹如是而已匠人持斧斤而材其用一以為几莛一以為梧梃為几莛則以揖讓為梧梃則以格闕今以几莛為木之本有梧梃為匠人矯化之功雖使惠施

設辭。公孫龍推義。天下猶不能信也。善者。人之所難為。吾以誠教天下。尚未有應者。今以誕先之。人豈有能從之者乎。已不能信之于性。而吾性之說與道違也。固復推起于道。則是吾以助道之說累道也。故說有兩傷者。亦有兩全者也。局性以善。而性失其大矣。必善于性。而善失其正矣。此兩傷之甚也。推性于無所不可。而性之大無如也。善馭性而無不之。而善之大亦無如也。此亦兩全之甚也。故善為說者。要使善不足以重性。不善不足以累性。性善不足以重道。不善不足以累道。人曰性有惡者矣。吾亦曰性有惡者矣。性不可為惡。則性不神也。人曰惡有性矣。吾亦曰惡誠有性矣。惡不得有惔。則惡不真也。故虎狼得性以自必于發噬。鬼蘖得性以自必于陰賊。蛇虺得性以自必于毒螫。鷹隼得性以自必于鷙擊。雖其性之所為。故發而不疑。其所往。有所往而必極其量也。而吾性之才。則無不化也。無不之也。小可以為飛蚋。大可以為帝釋。善則尭舜。惡則桀紂。居于心中謂之明智。行于空中謂之鬼神。術身義竅。則為嗜欲。應物為理。則為謀慮。附于羽者。為之飛揚。著于是者。為之奔走。故性者。天下之備才也。不可使偏一端

矣。其可專一端者。恃道以役之。道以久用之而不已。使成于自然。則皆是性者。無非性者也。然後性得循道之正道。得用性之能。而皆放于無窮。夫君子之論道與性。亦若是也。其成說也。不亦易乎。其誘世也。不亦精乎。

性道二

君子以論先天下。不務立聖人之道。而務明本性之善。使天下恃性以往者。天下之至危道也。何也。性之說。誠便天下也。苟尚未可必。則吾之說。將為藉乎桀紂之徒。使斷然自信于惡。而無所疑。必以率性為是也。而君子無以待其後。故論性者。莫若還以性之本有道之說別論之。然後其言為無弊。且必言性善。其成義甚難矣。謂其橫絕萬物。說近私而不公也。皆天地之所生。不免卻物而獨言人。語人。卻奚狄而獨言中國。語中國。又卻桀紂盜跖商均丹朱。而獨言善人。善不必全。則卻其氣質。而別言天命。語天命。又卻其水旱變異。而獨言沖和。所棟棄不善者甚多。所能信其善者甚少。凡五去取而後能成其說。故必言性善者。說之甚難成者也。其義狹矣。而又以便天下為惡之人。彼以其惡。亦為彼之善。又以吾性之說安之也。則吾性善之說。竟何益于天下哉。故性善之說。說之不必持者也。君申道以抑性可也。

性道三

荀子之道。與孔子孟子之道同乎。曰。孔子尊古而貴仁。荀子尊人而貴禮。孟子尊性而貴仁義。荀子之道。孔子之道也。與孟子之說。則異也。說之所反。情之所同。天下有不信孟子之說者。則荀子之言又遮其後。而為功。孟子之言曰。人性善也。如是則成性而已矣。故孟子以其權與性。荀子曰。性甚惡矣。能勝之者。人之功。然則人道重矣。故荀子以其權與人。以權與性。順而致之。使天下得其欲。而違于道咽一端而為千百天下之所便也。然而有廣也。荀有狠如桀紂。戾若始皇。周天元。齊文宣。以是說告之。彼將曰。性吾所自有。自固知之。樂驕淫者也。嗜賊虐者也。性誠尊也。惡真當為耳。豈獨桀紂不信。吾亦不能為之辭。何也。人必逆性而為惡。將不能終日也。於是荀子起而告之曰。凡為性用。禽獸也。草木也。人之力大矣。能勝性而逆反之。此所以貴于天地之間。為性使者弱也。不然則愚也。強暴之人方自權其智力。以為無所不勝。令乃知為弱與愚。不能勝性而為之使。若風之轉飛蓬也。或動於自貴之意。則翻然改矣。故性惡性善。皆二子助道之說。所以作天下也。而不是

以傷其道之所作今但求其道耳安用其說為哉故性之善惡初立是辯者可也辯之無已者非也必辯為善者將曰性善即足順之而功平人無事奇必言性惡者將可曰性惡不可反第因任已乎所兩不可則性善性惡總無與道之事也言性善者欲以實道之自然然別有自然之說不必擾之此也言性惡者欲以實為道之當然然別有當然之說不必擾之此也夫物理必如此而可則道固自然矣必如是而行而後不敗則道固當然矣故二者之說可微抱說易也

性命

一曰物之吉凶生死皆以其性自為其命弗可奈何矣今夫蚕蚋尖資之微甚也性所欲者物之津濡濕液所求者幽竊之間以是二者貪與人進而死于掌指之下糜滅而已無存質留形不必問日月推星命求死狀也性理如是已今有人于此喜勤作而樂偷飲命必不貧也其偷惰後罷命必不富也險詐而無正命必不通也平康而衍易命必不塞也數固而和靜命必不夭也燥戾而凜薄命必不壽也數者之來皆無遊化性以其質為其指則徙性之取復

耳二為之名者別之為命也一曰人之不可能者命也其可能者亦命也孰使動而往往而之吉乎孰使動而往往而之凶乎謀之于積時發之于一朝世之所謂截也而不知非也奄然而慮與合奄然而慮與違此有存其中發其机者也舜禹之王也非舜禹之能也其聖智也已非舜禹之能也其桀紂之亡也非桀紂之能也其暴虐也已非桀紂之能也今有勤身疾力而富者謂富之來在勤身疾力然勤身疾力者誰使也命當貴而後性好脩當吉而後性好善允性之所為命用之矣余應之曰兩言者皆是也亦

皆非也吾又安能知性命之先後哉其性為命與與命為性耶求立其在我者也我用性性用命夫孰蕉之善惡者性也必之善者是我也雖然安知吾之求自主者之不為命乎吾所謂姑自與權者也

學蓋

天下之以學相禪知也雖神農皇帝周公孔子不目見不耳聞未有能懸存其然者知者耳目之有也非心之有也故目不覩日月星辰無以知天之所示矣不睹禽鳥草木無以知地之所育矣耳不聞雷霆鐘鼓之音無以知聲响之變異矣故心以耳目為師耳目以萬物為師其不學而天知者未聞有也或曰愛父母慈孺子此生而有之曰如責也待決而行故雖曰能孝母之慈已先之雖曰能弟兄之响已先之孝者學于慈而有弟者學于愛而有固其矣

者故之徒非能先也所貴聖人者何也為能用類也以一知萬相通而至隱與遠也為其用類之不背疾得之也能類固已有類矣萬者學于一者也隱者學于顯者也遠者學于近者也其用之不背則學之密也其疾得之則學之速也人不能學所已學以至所不及學此則聖人之異也夫長短若一智特為尊大小若一識多為衆人有倍分之人者智有倍分之知也然則物固以智相出矣知以智相出而不務知之所以来此天下之大惑也夫藉物而積之必以前蔵後天下者積智之府也必以後蔵前幸生于今

之時為之古者愈衆苟為之前者愈衆是無受其流也以一天下蔵萬天下而我得游其中其為智之資具不亦多乎若是而學則先聖之不知者吾猶知之也其不見吾猶見之也若是而不學則人之學者去我必甚遠也不若古之時學不學相去之少也何也為智之地愈多則知不知之人固愈懸也心之得知也備贊之得啟也犹鬱之得達也贅得放則釋然以喜鬱得中則釋然以喜向也眛眛然今也焰焰然此其為樂豈又少者乎為目之欲者祈得色為耳之欲者祈得聲心去四體而獨為欲亦必欲得知耳

耳目口體之欲皆致與之而心獨不與之何薄心之甚也有處暗室之中者耳目手足不知所以用之雖廣有一室曾無得于尺寸卒有昭之火者然後曠然奄全室也然後目視手持足疾徐而顧涣然而有身之用也廣廣然而有用之利也故學之為益也所據之世所以有全世之廣者也所有之身所以有全身之用者也人若待外而足故身待物而養心待理而昭故物蓄厚者身之至足理事衆者心之至滿也所待者不可以不備厚于身薄于心者惑夫也

策勤

為勤者皆失日前之頃也頃之前謂之古矣雖智不能追附之慮焉雖強不能追附之力焉頃之後未至也雖智不能懸與之慮焉雖強不能懸入之力焉故含日前之一頃而以前後為心者失前後也又失此頃如是不止是終身無為也故君子實斯須之事居然有終身之勤矣斯須寔也終身者要事論功之處號也雖曰終身居者常一頃矣頃之不失去之數日今在其往先之數日今在其後此務力一時兼有前後之數也

日省

推古者所以論今也備書籍者所以知時事也明聖賢者所以糴愚心也不知古以論于今不知聖賢以自用其愚心則必求以一世前後之間自為古今固其敗有迹也而後可求成之故也此何也無是者以正馬耳固今日而後以戒備來日也此何也無古者以正馬耳夫固非而後得是雖終有是也非已在前矣更端之事天必待非至而後戒也是終身以是隨非之後也其可後則得失之數均也其不盡可復則得罔不如失之衆也百年之內盡為古今

幼然則為之古者少矣取于嚮昔之日為今日之前世也取于昔年之事為今年之前世也如是而古不足于歆也老而為之古者稍長矣而為之今者嘗幾何也如是而後不足以改也人非生而知物也皆以父兄為師鄉里鄉黨游處之人以為友父兄不必智也愚者多矣鄉里之人不必賢也敗行數義者多矣不得古而議之積天下之所歲者而適計之以目前備萬物然則論安滑而不佚議安得而不絆也以求事極豈可得哉王孫狄而入獄及出年六十矣不能名牛馬云是何也然則見聞者耳日之區域也

耳目者神明之地量也多用耳目見聞不得短也周合見聞則神明不得少也得聖賢而依之其于師俗必遠矣至是在前也其于反非之是必過矣夫謀疑事者未嘗散自必也必求智者而計之以智者之智為愈于已也及披六經與義之文考百家絲紛合雜之辨則是眾天下之絕智異敬相與偶坐而論之辨其阡陌而綜之也是聖賢謀之我為君主而聽行之也其為智也不亦優乎人之不見物也為其跂于事首望于事後之莫必也立事首以致事後此聰智之所難天下之積自有天下始矣物多可講也異

固而具存也由今求之皆成事也然則本末終始周已全矣是猶立事後討事前雖使愚者索之亦必易矣故學者積材用之事也道揚往古所以博生質也多取不急所以備一旦也是以君子責及身者必求為之在天地之間者必求知之知之以待人之求也其所不用亦以補人之不足也夫富者之積財也大者必得小者不棄豈能盡享之哉務為餘已故君子之學也亦務為餘而已矣天之與哉日也去者不復至矣今之日非昔之日也計之嫌歟慮害豈有積日之所哉學亦日之實也其後尚可得而數也病

事類義數之多以星數也然則人皆已日我之去日皆其存者也里人問其父曰天地何時始也其父曰生時及見爾祖意此其始乎此居者爾祖貽也由此觀之知天地之始不有數年矣故不憑其居則愚人無以信前世也今夫記籍亦人之憑矣五帝三王得之以久存是數千年之積證百天下之藏也時不可留而有可留人無千歲之壽而有千歲之知故學則顏回為壽不學則彭祖為夭夫壽者歷事多少之名豈數所損飲食之數哉

延時

有朝暮之身者有歲時之身者有數十年之身者有百年之身者身者性命為其物也性命者生死為其際也生之前非吾所得而數也死之後非吾所得而數也中間百年然而有同等之生而有相差之壽者中所營綜生之前有所及死之後有所餘也然則百倍之生者有矣豈獨長短相過之間哉曰日月之規等也月懸天中明不可用農不得恃之以耕作女不得恃之以刺繡冬夜之月不但于夏日之晝而無功與有功若此者日有倍量之明也故君子之壽于人有神明也神明之長于人者學問之功磨礲之力也明月在夜人以斲然而寢不有其時矣故夜有六時如無有也

句言

過已之言。已不能聽。必。進。其。心。而。聽。之。夫進其心。則以人
之巷相索也。雖然。從。丘。視。陵。猶。然。信。陵。也。從。堙。跂。嶽。何。以。
知。獄。也。心可愈進也。所聽之言。可愈高也。愚者。則必聽其
所已知。夫既已知之。又安用人言哉。是故愚者不可以
說。不可以說。故終身自得于其愚。堅存之以為死生之質
也。智者則不然。愈智。則愈求益已之言也。刀劍凡扶。户顧
另矢。非能言之物也。聖人為之銘。代。為。言。也。代。為。言。者。使。
物。亦。言。也。物即無知。其。以。形。為。道。也。與。其。以。貌。自。說。也。聖。

人。餓。之。鳴。自。精。其。蒙。心。然則天下之人。又孰不得枝說其
知哉。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肯。夫鳥登高木而號。此求聲
以相益也。一唱一和。謂之蕉氣。氣順志通。謂之而增情。鳥必
以以相益。人特未之知耳。言之來也。亦天下之以聲相益
也。汪錫予曰、吾所與友。有高行者也。未若其多聞見者也。
萬行其自有也。聞見可相告語矣。夫。善。不。可。餉。人。善。之。可。
得。餉。也。則。言。為。將。也。故。善。求。言。者。與。王。者。尒。天。下。矣。天下
之有者萬物。萬物之精者善也。萬物芸芸。王者苞之。萬善
芸芸。智者收之。果孰大小哉。

抗身

包物多者。莫過於仁。為物高者。莫過於義。君子之為仁義
也。為其身之高大也。凡。為仁。者。不。存。已。也。屬。物。而。戚。之。是
故近而不厭。遠而不遺。少而存不簡。多而不薄。四海之內苟
在血氣之偷。莫不慮為安存也。廹乎其畏於危害也。心之
搖搖。未嘗獨立。寬。然。攬。物。而。與。俱。雖。為。匹。夫。已。放。乎。有。天
下。矣。一人之體。已撲擴焉兼包萬物之故。桀。紂。有。天。下。偽。
有。之。也。所。外。者。多。也。仁。人。者。誠。有。之。者。也。勢。之。不。至。其。包。
之。也。久。矣。故大莫若仁。高莫若義。仁。存。身。者。天。下。惡。得。外。

之。義。存。身。者。天。下。惡。得。加。之。畎畝山林之人。立行於已。然
著迹於前事。王公聞其名者。雖有天下之勢。至於其前。猶
不自意其氣之下也。故孔子、衰周之帝也。孟子、十二戰國
之王也。非虛加之也。說有歲焉。今為魯國主者。未嘗復欲
利衛也。為齊國王者。未嘗復欲利魏也。孔子欲兼行魯衛。
孟子欲並說齊梁。此。其。兼。包。之。兼。利。之。者。也。孔子之時。未
有能加孔子者也。孟子之時未有能加孟子者也。此其為
高于而世者也。然。則。帝。王。之。名。非。其。所。賴。也。實。無。所。辭。之。

高類

天下之為高于衆者，貴之遠絕于賤也，富之遠絕于貧也，賢明有德之遠絕于愚不肖也。貴富賢智此四者以異類之高相益也。異類為類，又必先賢與智矣。然賢智可以為貴富，不必可為，何當獨取乎賢智之為等也。猶之王公卿士之數，唯所置之，非有與之者，非有限之者也。徒以民之所求，日月之所成，然且不為，是安卑陋也，是安自為貴富下也。

托己

理者，天下之所公明也，小人亦知之。然皆以貴人取可為說耳。故理以責人，利以私己；理以責人，是使天下為仁義也。使天下為施，而己得受其來也；使天下為正，而己得便其往也。故小人之便，仁義便其在人，使其在人，便其利之適己也。故小人巧矣。然不可遂者，為不知反復也。人皆相似，而為心[illegible]人以仁義，人必利我之仁義，利我之仁義，必害我之不仁不[illegible]。天下之大，不利有者也。以天下不利我，其[illegible]利誠圍不存，大矣來。

而月多不可以盡之，唯君子能引理以與身，推利以與人。非慮不在身，失計之甚也。自托之至也，如舟之在水也。人力不大于舟，然能行舟，舟以托水也。似萬送以槳撥力之，所為者僅耳。水以其虚且動者藉之，故力一而動百人，亦以人心自藉也。得人之心而藉之，未往已有啟其途者矣。將行或有除其路者矣。故君子無自利之術也，能使天下利之，使天下利者，與自為利，可論多少之數哉。然則君子亦使天下為仁義也，與小人無以異。然君子能使之，小人不能使也。

徵我

身者。我之宅也。以身為我。指宅名主也。智者常觀身我之別。而詰其是非。曰我必無好味之故也。為塊然而長。跦而津者而求味。我必無好色之故也。黜然而黑。含水而有糧者而求色。我必無好聲之故也。為外有卷葉。中穹然空者而求聲。我必無好臭之故也。為兩膝而下。俯者而求臭。數者寸分之內耳。為是我也。則室耳塞目瞑舌塞鼻之時。數者之事七。我固別存也。數者而非我也。我何為滯止于此哉。近我甚者。知其所分。遠我甚者。知其所通。是以寄七。

又而不係其性也。

神寄

體之于人。親無如矣。究有所為寒暑。漸于肌膚之中。留痠脈理之際。心猶不知也。侍病有形徵。然後知之。體與寒暑相受。相受者其相知矣。體之所知。固不害其心之不知也。目之智幾于心。然物入目。而不至心者。則時有矣。如懸鐃然。過者不擇而皆受。目雖受。不害心之不受也。四體之動。心之使也。今脈動不時休。心不與相知。脈之動。不害心之不動也。縣此觀之。神與體常分之物。相寄為用也明矣。今曰神形一也。必以相領之速。天下之甚速者尚有矣。弓夫

數于手速知于的。可謂手的有一手。神之在身。如旅客之依主。客之體主也。能悉純相托之甚也。然而常二也。非二之時而二也。

愛神

神者善因物者也物形所可神隨用之今夫目黝然而黑燎然而明黑也所以居陰也明也所以窺陽也神附之與為視也今夫耳竅爾而空靜然而無作靜也所以待也竅蹈而空所以可挍也神附之與為聽也今夫鼻長隆而孔下宗氣循以出入孔下所以受升者也宗氣循以出入所以能求其類也神附之與為嗅也令夫舌內現而疎理居于内外之間澤以津氣以為其靈津氣所以合滋味〻疎理而不皮居于内外之間所以知也神附之與為味也今夫手足筋脈而内裹節腕以相續腕之相續所以利屈伸也筋之綴也以引也神附之與為捉與步故形之有妙皆神善用之也形所不有神不可得而用之故神以妙形形以因神若枸者之處圍也上得竅則體然睹天矣下得竅則塊然而皆地矣穴其四方則雜然之物當穴者丸矣夫枸者之能見豈此狀有以東之也然而實有毒戾之氣從竅入也則所開循為害之門故曰形體枸我形體禍我而愛之者不已所以留枸蓄禍者也嗟夫神之求出形也甚矣苟有竅焉則循而往也故君子齊用之不去寄也固不

所寄也火在龍中龍者火之利矣夫龍豈火之利哉

緣識

凡前識者用其無心以忽然而得之心有思則有我人而不天凡思皆緣而求彼未來者原無可緣故緣不得而用也無可緣者必待不緣之智故形以求形氣以求氣有以求有無以求無孰能以有求無者數策灼龜非緣求有非有也我不能無心故用無心于物仍用無非用有也祥青則不然此已見氣是可緣者矣非絶緣者矣及其知之亦可用緣法也

誠力

誠者事之力也誠非力之說然力之所從生誠在于此力論于彼事射者去之百步可謂遠矣手矢相離行于虛空之閒者有頃矣去其推激之者有程數矣然其中物而入之猶判也猶鑽也猶鑿也是何也向之動者誠也故手在于近力動于遠不相至有相至者也君子作之一室之內效之以至真守之以無已詩曰淑人君子心如結兮精神之甚也久之有聞之者矣聞之也有感之者矣虛空無以為之雖實象無以為之隔其中物而入之也豈特矢之力也哉故誠于事者得于事誠于人者得于人誠于物者得于物僧其者欲服黄精先驗其效蔵藥背井中閉一人其中以磨輪掩井口閉者無道自出勝精膌目中久之從目中飛出磨有目非身之戶然而可出者向之誠也向之誠者可以行無理之事況理之所常可者哉凡為誠者蘊積厚蘊積厚則感神滿感神滿則氣感大氣感大則能與物之遠者為緣其事若鬼神非形數之所討也今夫龍處于深淵之中蟄于厚土之下不鳴不以淺其氣也不動不以散其精也無介然之意于物專之至也久而不已積之至也

故其物為盛氣之所存。及浮于川谷之中。將去之河海之上。繞綖于中流。去兩崖之間。尚有尋尺之數。然瞥然而左顧。即左崖之土。隨然已散陷矣。瞥然右傾。即右崖之土。隨然已散陷矣。所向非所至也。于土無觸也。去之尋丈。非有相及之際也。土之自附著也。密實重滯而堅厚。又非虛薄而無倫。然其散解傾崩。如凝膏之見晛。彼其氣之入土。必有大力。人但不之見也。故龍獨為水土之王。象洞之野人。循淵而行。見朽木若箸。中水而下。橫指則夾。淵之土。釋釋然相累而下。安行則無所異。鉤取之。則朽木也。破之。得蚓長數寸。乃搏殺之。夫蚓猶有神于水土。必嘗厚蟄以強其氣者矣。故以形緣物。必親之。親之。猶未必得也。以精連物。可。跡之。跡之。猶必得也。今以手取物者。必手物相著。去之分寸。于物不相動也。借而緣者。此為巧矣。然必三相及。手必親器。器加所取。兩間有際。則不能相至。何也。非其數也。精之舉也。可使在胸隔之內。其集也。可使麗山海之外。不借形而及。不借虛而通。天地鬼神。我猶用之。而況其偶者乎。或問于先子曰。我為事不得至其成。所謀不得收其欲。此何也。曰。是必有歧于事也。針之能入也。其端銳也。其銳

也。其獨之至也。獨之不至。其端之地。猶有旁也。則往而猶格矣。鄧子浪游求沖舉之術。章子曰何之乎何為乎曰吾將求能教我者也幾遇之曰不定所求將何得乎曰事固有不然而然。我以無不求為求。聊以為精誠也。其遇之也安知不在籬墻之下

恃勢

物恃勢以用○勢者○所以出物之利也○馬之飛也以翼○盡恃翼○不必能飛也○役其身而舉矣○以翼捧肉○肉圍緊翼○役其身○則助翼為翼矣○奔者前其首○翹其尾○足力不半○而勢使者倍之○故○弓○之○行●矢○也○于○其○從○也○其○能○行○也○于○其○來○也○斧○之○入○木○也○于○其○切○之○也○其○能○入○也○于○其○離○之○也○弓有功于送○無功于能送○斧有功于入○無功于能入○能送者引之力○能入者舉之力○故攜○雖○小○圍○大○之○制○也○勢○雖○虎○然○動○之○力○也○

全明

天下之不可盡也○天下之固不可盡也○天下之不可必知也○天下之固不可必知之○不知之者是也○必求知之○愚也○求知而得之愚○是求愚○非求知也○燃燈小室之中○煌然著之田壁○就之可以細壽○為蠅足馬麓之文○燈○之○明○有○止○用○之○以○其○所○得○至○而○止○者○不○傷○其○明○人○所○以○謂○燈○明○也○懸之中野○其明敗矣○五尺而希微有章○去之十尋○與夜色際矣○近不可別然否○遠不可以定有無○然則雖四○燈未常明可也○燈非兩也○功所以異者○散○奪○于○曠○遠○不○能○如○囿○之○自○全○矣○

今不務為可知以全其明○而務于不可知以敗其明○此亦愚之所以有智○智之所以成愚也○夫、天、地、已、自、露、蓋、矣○鬼、神、已、自、沒、匿、矣○物、固、以、其、多、藏、矣○物、固、有、以、大、藏、矣○物、固、有、以、其、遠、自、藏、矣○求望日出○西望日入○目、固、有、止、矣○能見分跂之形○不能見虛無之形○明、固、有、隔、矣○托于細眇者○目、固、有、不、入、矣○必強求而意知之○強求而意言之○吾雖知之○人能信之哉乎○人雖知之○吾能信之人乎○不可信○謂之疑說○疑○與○暗○固○為○類○是○未○離○于○不○知○也○鄒子口、天何依○依于也○地何附○附乎天○然則天地何依何附○田、自相依、附、天依

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此求知天地猶之求知而不得所信姑以若然可已之說慰其心甚有似王元澤之別麞鹿也有獻麞鹿者同圈荊公問元澤曰何者麞何者鹿元澤誠未別也對曰在鹿旁者麞也在麞旁者則鹿也此為說成矣然何損于不知天依地地附天此亦可謂能成其說者也形果有涯氣果無涯也大小之分將若山與垤又何能以至大依于至小哉無則無極有則有盡以為有盡則又當求其外姑以氣之近虛無者為可以寄其無涯之說而依之為竟論故邵子者求知而不得所信姑取說之得成以自慰者也夫無涯者不得知之別名也今近循之四體之中口不知所以能言言不知所以萬化目不知所以能視視不知所以傳心血氣不知所以推行飲食不知所以消息五臟六腑九竅不知所以相及靈樞內經中藏甲乙能言之矣然可以其說自了自盡乎如物量有十或知一二或知五六不至于十則同于為不知者耳彼能言者亦及影而止者也又何損于不知又何得于知然則在身之不可求又何及遠矣故知之所盡盡于不知管子曰水之已涯無水者也知之所涯亦其不知者也

何謂聖人止之者為聖人吾不求知則彼之事賤矣我不求知則我之知全矣昭以還昭昧以還昧昭以還昭謂之知昭昧以還昧謂之知昧是故日月知其有明矣風雨知其為潤矣雷電知其震動解散矣飲食知其養生矣常道知其定生矣倫類之人知其輔生矣天吾知其益矣地吾知其載矣天地之外吾知其不測矣鬼神吾知其無倫矣多者吾知其不可計矣深者吾知其不可探矣微者吾知其不可辨矣變者吾知其不可定矣然則孰為不知者哉知也者精一之物也用于遠者不得用于近苟不得用于近似其不知累其而可知也止之不過者所以獨觀也知其不可知而置之者所以處遠為大也故還之不知者真知者也求知者真無知者也山居之農出之江濱將渡使其子測水其子還報曰得之矣水之上千里皆平其下不可知也故不可知者山農之子之所以知水也有閒鬼之形容者曰鬼之狀若鬼曰睹鬼乎曰鬼自有類鬼之類必嘗睹鬼矣夫以鬼之狀若鬼此其狀鬼也必甚肖者也有以知其肖也必不可謂之不肖也知無真乎此

正一

耳獨以其一然而偏宮徵商羽之音目獨以其一然而偏青白赤黑之色舌獨以其一然而偏甘酸辛苦之味故不得一以為正不能閱定天下之異矣不能閱定天下之一亦必非神明之一也將物迹之一也今身有聖賢之名然而無以論異道而才之揔異方而理之行于變化流易之所而常見我以為非是自化為一以聽天下之用者也非用天下者也故無在之為道審用之為寶一而能變之為神雖而不忤之謂德五方皆為政之謂聖人

一化

物固不窮于少必窮于多多者亂也少者化也水之德波來者不計所與也繼之而皆以波應風過之其波皆皆然后拔之其波皆偕然突有馬沸其上魚吹其下鬯是織織者波輕重之以與適未嘗失分也雖有萬變殊形之動水獨得其一波水未嘗勞波未嘗盡熏來比至先後而疾徐故農夫之為田也取于一粟然克然而萬用已周矣工人之為工也取于一器然克然而衣食之物盡存矣上之以養下之以養內自其身菊給四方室廬車牛什器利用皆以一化不得其窮其窮者一不足也馬必任蹄其以馳驅聖遠鬪爭犯患鬪之皆蹄用也犬必任口其以索求飲食張設威怒皆口用也象必任鼻其以攫取吸引碎靡百物皆鼻用也解必用尾其以卷取帚擊動跳波濤挑拍砂石皆尾用也里之鄰人多巧而數變始為農不樂曰是不足我所去為匠匠有成矣曰終日持斧鑿鏗鏗索索胃不足糊十口去為陶久之曰勞業也不加食于智之速也更為醫已更為日者里人之術幾適然一不成故纍纍然而無所依就向之同為農者假衣食焉農曰我誠拙幸有裕君

術藝多有然不得藉少焉之功或者多之猶不足乎其一之更足耶故聖人知窮而不知所以窮故為天下一而足也為身亦一而足也為道亦一而足也一之中有化化而萬物備不一不化將以萬備萬也然則終身無以全矣漁者謂獵者曰子之魚過足雖然何取米蔬漁者曰我之田國在深淵之下作之皆在十指之間我之不得魚是為年饑憂有所在矣不在飯蔬今子以子之鹿易我之魚爾入山而游魚我投淵而得鹿持以語人起之為神駭之若鬼然固有見事矣此之謂變化

求空

鼓之鳴自其中空然鼓不立則中空不可得而成也刀之可斫也空者利之空則非刀之所為矣故空在外者所秉也非所為也空在中者則所為也是故聖人為之有以建其空亢中空者待之四方獨一不成陰陽有兩四時有四二四之間而變化得存聖人之道有仁有義有文有武有剛有柔其道相與反其反也相與對對而有間間者成矣是以得其內而可居之也我其迭用而我常無處故曰空者有之所建也而聖人之所能建也常人雖有兩亦莫能並之取空矣致吾學于汝舟中之人如植苗也語其屬曰人衆舟之地如席當善為空也人靜則我動人動則我靜然則常接物之空矣故游于天下亦接其空而作也雖在通塞之中善用之空亦在其間不可不知也夫我心有塞萬物有際兩者相達天地之間孰能礙之

圜道

圜道者天之所以用異法也寒暑不同情春夏不同氣其相反而相去也所以為陳也其相負而衰殺所以求親也親踈以相至所以求圜也圜而異法皆安故胡越可以為家仇讐可以為屬六合可以奠四時可以成五藏可以合皆閒法得也氣行而無滯流轉而能遂循環而皆還不見其疾不見其徐圜道極也令夫輸引申而虒之其長不能數尺然有千禹里之長而猶不止者以環之而反覆也故河反覆者無窮之數也故天之道在古而不稚在今而不老在後之望之尚未知所窮也則閒法安也故能知圜道者其事可上徒于天矣聖人之所獨長也

形制

善自為道者毋為形役夫不為形役則獨行矣萬物之動皆形制也形之所然心之所有故欲味者何也胃緩而舌縱也不欲食者何也胃瀹塞而舌痺也欲色者何也腎氣陰也若而好色衰者何也骨微也善怒者何也肝邪也致事而橫作者何也膳橫也難開以言者何也心內隱于肺中也易恐以言者何也心下而外出也操持不一無守司者何也心偏傾也狂者何也陽邪盛也少而任老而衰者陽衰也責此之由皆五藏之過也然則我何為乎我何在存生者形也死者形也動者形也休者形也過數不足有使者也其無感于邪則志意之病也學問獻慮之所救也其重感于邪則病患之所生也醫者之所貴也鍼之所剌火之所及湯液之所攻也故形用氣氣用神牽而往牽而來但有思慮以為有哉不知思慮之發起從五藏之勝也久矣

形應

人之形體五藏性情命數類事也故髑髏之形表心膺背之形表肺胸骸表肝唇表脾耳表腎高下大小堅脆正偏內之所藏外之所似此形體之應乎臟也心臟實而難開以言心臟外而易開以言小而易以憂大而難以憂正而應正偏而應偶此內臟之應乎性情也性重厚戴輕而多諭正而進福邪而求禍脆而任物無功堅而任物有功此情性之應乎命數也其在形體相術之所伺也其在五臟醫衆之所論也其在命數星命之所推也其在情性聖賢

內篇　四二

趣所貴也由此觀之人身之事一天下之術通矣

目費

五官百體之欲目所與事其中是以費財不得不多夫節適水大差次甘酸所以舉口也目與其中而後有食色象箸華案錯對錦綢絲單連臺觴文饒龔豈飛目事之衆遂倍于口芝歌吳欲比曲南辭此以奉耳也月與其中而後有雕臺錦帷鳳笙龍笛垂疏結核羽振歡蹲狙拘猿縱繡袂雲生蝶裙風散目事之多遂倍于耳大厦脩樓床第几紫此以奉體也目與其中而後有飛蕩脩獅文棟雕梁綺踈獸環朱櫞形凡浮丹若火滑澤若水潤事之衆遂倍于

內篇　四三

體故凡養口體者未嘗不兼事目也喬饕味居處者未嘗不兼求色也目所入虛矣然而天下之物無以盈之

安生

生之于人物之至危者也五行之物合之而有五行者相恐以為道者也金剛不柔水寒火燥性好相反氣重相奪強者侮弱精者破堅專者賊散實者竭虛昧者揜明心肝腎脾贊托父子立其君臣胡越為家仇讐與處並恃險賊伺開而攻君臣為名仇讐為實父子之恩重則君臣之名立父子之忌輕則仇讐之實與四方者木以為生火以為長金以為衰水以為寂百年者幼以為生壯以為長老以為衰死以為蕆行東令有父子之恩行夏令有君臣之義

行西令則仇讐起作必於此時矣不能防者不待時而作故生所為危書曰陰平陽秘形志以事人之所有餘者陽也所不足者陰也陽實而陰虛陽常悍而不可理陰常弱而不可起陳霽春曰衰我人也火焚而死今以雨木相摩久之得溫久之得火七情相摩甚于雨木陽火熾然獨用五行金始被傷無以子水木欺金弱往而害土脣剝相攻宋乃拳胄造攻在火受兵在金二者為難衆于其鄰失母不滋害稜于子受制自困飛禍于土載地之物水土為常土為元母水為之祖土之常制居中以養水之常制居底

潤化二者大氣大氣既弊五行將息火害已適初及其敵既其反覆逆敗所托奸臣滅國恒自亾矣夫五惡同事其得和乃處內得其和外得其平和平理成生乃留止和所以失皆責其過或過于外或過于內過于外者六氣之入與其飲食入之不精先投所家木類入肝金類合肺一經受之傳于餘經間傳傳生七傳傳克傳生之類母得毒味以養其子傳克之類譬虎被毒鐵怒而伐木盜賊已敎引連慾家傳生者輕傳克者重過內之事獨于七情與其思慮大喜者心系緩弛心緩弛則氣解散氣解散則心自傷大

怒者血騰溢血騰溢則氣拱急氣拱急則肝自傷大憂者志趣下志趣下則氣閉塞氣閉塞則肺自傷大恐者神失處神失處則氣掉動氣掉動則腎自傷多思者引系急引系急則氣來聚氣來聚則心脾自傷五者之來為無已根緣外象取景為實以故為經轉而測變喜怒憂懼思皆與謀多智之物常以思害蘇子曰思之于人微而無間也故曰怵惕思慮者神傷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正固悲衰動中者則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傷憚而不收散

者之來。背害和平。與內與外。朋來狎至。此生道所以危。夫人者。非物之類也。物之生。天地之有也。人者已之有之。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立其君主。生道從矣。是故謹其門户。要其出入。迎其所可。却其不可。利害居先。情欲處後。以制五官。喜怒憂懼。動之以數。與之以少。毋與以多。以治五志。天有六行。為人之利。為人之害。備其害。樂其利。此天之所能安。地之所能養也。以治天行。夫氣者。神之所常使也。刑者。氣之所常制也。神之使氣。氣之留形。守之以法。身乃常存。故曰、心治者身治矣。心治者國治矣。國治。治生所託者也。身治。治其託者也。此養生之要道。黃帝之所以百年居世。去而上神也。

享安

天地有德。人之能取之也。萬物有春。人之能受之也。古之君子。寶安於常道。慎用于公法。居遊守約。力節使時。是以天能覆之。地能載之。日月能照之。寒暑能和之。山川能樂之。百谷草木禽獸之美。能食之。常道之不賓。公法之不守。危物而又與俱傷。眾而又托焉。然則禍害之來必集矣。憂苦之至必數矣。豈能有得于上下之間哉。因者處于固圍之中。日月固不能明之也。四時固不能和之也。山川鳥獸之美。固不能樂之也。憂者處于奥室之下。而與物交于逌害之塗。日月亦固不能明之也。四時亦固不能和之也。山川百物之美。亦固不能樂之也。天地萬物。豈有私厚薄哉。無以有之矣。無可奈何。

福害

古人有言曰。但常無禍。不常有福。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夫福祿富貴。豈獨不數得哉、亦不宜有也。故國之善慶。家之吉祥。皆不欲多。今日一得。皆異時一失。猶之觀花。遇其增益。豈不絢哉。然所增者、後之憔悴也。陳大士眾子而不樂。問之曰、多子孫甚善、然異時者。又多一衰樂事矣。故福者。人所懼不來。或又有來而懼者。不欲造得以生失。知得失之相成也。行周行者。亦樂其坦耳。遭有高山在前。將促步而登之。登百尺。必下百尺。登降之數。增減相平。無得于高也。而我已胭腧蹣蹱。徒以為足楚矣。置物在平地者。未嘗損也。投之空中。墜之地下。則損必矣。固升以得墜。升墜之間。而無全物矣。人之生衰樂以自傷也。何以異此天之生我。以害我也。生我者。固生我以死。是徒為死也。刻木為神。神已成矣。而析之。然則非成而以為成也。成而以為析也。不謂之斯乎析者哉。故生我天。無恩焉耳。死我天有罪焉耳。父母生子。已生則養之。故人謂父母為仁。今養豕與雞犬者。將俟其成而殺之也。雞犬可謂人為仁之哉。故天地無恩。而有毒。萬物無樂而有苦。在苦而不自知已毒于天地而歸德焉。此亦人情之惑也。

安近

聽遠者惟恐不聞不知不聞之適善也視遠者惟歎不見不知不見之適善也測未來者歎不知不知不知之適善也養壽命者歎不長不知不長之適善也耳以辭遠故得恬于近遠近盡閒近不獨疾也遠不獨徐也洶洶然如怒風之皆至方將掩耳求息之不得又可以理其聲乎日視百尺然時至閘市猶若雜沓其不終安多見也必矣今日力所止太虛存其端此亦人之適得也人之智慮能觀性者不能觀來其求未來如測虛空或之此利乎或之彼利

乎此人之所苦然謂知之是吉凶先見也趨之違之趨違皆是趨違皆非抑何以為行哉吉先見急欲之急欲之則日不紓日不紓者失其目前凶先見則先憂之先憂之則是禍短而憂長也亦失其目前夫性者可為思也不可為憂樂也憂樂之所多必在方來故天之不使知來也則其安哉矣又何為求之鬼神請之卜筮必以相索哉今養生者唯恐術之不工年之不必長矣然苟得之又以何樂所樂與予也兄弟也朋友也百年之後妻必去矣子之予之于彼也必簡矣然世而下之人其于路人未必大有以異

安能得其情而樂之同輩之人皆為土壤少壯者不與為類則是孤存也古人有言曰迫生不如死故耳聞所惡不若無耳月見所惡不若無見合耳目鼻口不如無者是不如無生也然則長年何為哉而不自其有相愛者之時而去及樂以終而必迫于憐惻也不亦愚乎宋主禪位于齊王琨哭曰人以壽為歡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後頻見此事嗚咽不能已琨言之彭祖之苦也甚矣其歷與亡也多有矣故曰遠聞者不如不聞之遠得也遠見者不如不見之適得也知未來者不如不知之適得也千

歲萬歲不如百年之適得也故人之所有皆所以自給奉也其所不有皆人之從得覚也有不見而見者可理也有不聞而聞者可悟也有不知而違知者可享也有不盡而其盡者可足也君子無求多于已無求多于天無求多于物其遠如是者君子皆以為可矣

小適

體小為適貧大為累體小為適容害之地少也質大為累受創之地博也世之不知務大不已夫人者達物以為身者也引物愈眾為身愈博譬之巨人長幹張胳怏肩踈蹠捋然大也精神不可充矣然則其動也上有抵其首下有室其是者也如是而入迫隘之中林莽之卿則兀枝之所攢戰也今大責者多戚屬以輔其體眾婢從以歡其意非是謂身不高也富者廣田疇大宮室以博其欲非是謂身不大也然而一節有害舉體皆牽知為大也而不知其害也今夫體肥大者中空小也中空小則氣迫而喘非有負也固已人戴人而豪矣是兼身之重也況可復掉運乎蚕納之小也飛不揣翼上升不待聚氣失勢而隕雖及地不損也則質小之利也故族寡易安也勢小易臁也醫者之論疾也其蔵小此必堅也必難傷以邪矣其蔵大此必脆必易傷以邪矣故大小之為利害也此醫者之所審也故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言大不如小也

得失

天下之多失得為得也我欲無得而無失也可乎曰不可有物之類乘失得為生也久矣欲全得而無失可則可乎曰非知巧之所爭也一陰一陽天道之常一失一得人道之則未有免者也然則有全得無全失乎曰可曰何以其可也曰亢得也失之論兩也其得是也與其得利也其失是也與其失利也措事於義之所可亾于義之所不可然猶得利是兩得也不幸而犯患其不失是則在其前矣少自取安焉此之謂無全失也故事之後末未可以必計也推義而行之以為其可以得也然而未知也設曲巧幸造化亦為其可以得也然而未知也其未可以必之理均而以棄義從邪先多一失不可補矣子列子曰今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得亦中亾亦中今使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得亦中亾亦中然則量與不量慮與不慮何以異故甲之為行也心是則取不測所利也心非則已不測所害也曰天道之不與吾事也久矣乙之為行也則數義而前達福以信義得也達不善以為義之無類也曰善不善之取利害也不失一髮矣三人者為道不同其善自取得則

一也。是以同行于憂患之途而獨餘其賢

後樂

憂樂者人之不免也。而必有之勢。當使憂處先。樂處後。夫自天而來者。我有不可為也。自人而然者。我何不可為也。今為農而力耕。為工而力技。為商而趨時。先儉獲而務勤苦。懸榮其後。必有餘財之券矣。士之窮居。刻意束志。以為德行。少不得急。長不得休。非不勤苦也。然德義必立矣。德義立。名譽必附矣。名譽立。爵祿必崇矣。三者相隨而在其後。猶枝之著幹也。故憂樂之相先後也。事趨也。天道也。終則有始。與為首尾。

報食

資易之道。自夫婦之閒亦有矣。婦以衣有功。易資于食。夫以食有功。易資于衣。夫婦無以相易。而徒受成功者。庭闈之閒無以謝責也。由此言之。妻亦安可徒食于夫。子亦安可徒食于父哉。天地之閒。盡相貿也。獨取而無以復者。謂之安得。一人安得必一人失分。有陰代受歎者也。但不定何人耳。今守官居職。不定何人之粟國多矣。亦可以不定何人之報謝也。

立義

為國之本。莫大立天下之義。不立天下之義。是斷絕忠臣之路。失勢亡輔之甚也。忠臣之為國死亡。非必徒以君也。以死者。物之所不可得再。未可以充篋篚而為贈于人也。以為為君。非其爵祿之恍其心也。則情之恩之者深。不可以蹌之已矣。今以天下與人。而索其死。愚人不可。孰能以生謝爵祿。忠臣者。必賢智者也。其簡爵祿見輕重。豈特與愚人赦哉。然則爵祿之不足死也甚矣。情又不可以死矣。情者詑與報之物。人之不能以死為情于我也。我何以死為情于人也。君之于我國。不如父母也。此不言之事也。今等分之情。臣出之之為一君。施之為二。然亦烏能及父母矣。由此觀之。臣無道以死君。君無道以得臣之死。然而死者。臣自為其義也。國非君之國也。臣亦以為已之國也。已之國而成盡之忠。臣之所以為奸臣死也。已之國而或奪之。忠臣之所以為敵國死也。此何故。其心有所不可[illegible]有不可者。以義為不可也。以義則怒。怒則斷。死斷亡矣。以情則徙愛。愛之事也。棄棄也。安能死哉。故人主必務立天下之義。義立則不可之道論矣。而後下有孝子之節。上有忠臣

之心家有孝子國有忠臣此大小之恃也而持危救亡之本也

務忠

有賢君則治無賢君則亂有君則治無君則亂治則民生養亂則民生惡雖無賢君猶愈其無君不治之中猶有治亂之中不大亂不大亂則人類猶存也故君者人之所務立也忠者所以立之者也五代之時天下爭于君當是時民之死亡者不可盡數僨越原野以其膏血為草木食者數其地壞之長短而已戰伐之事不歲書必日書月書也爭于民君則治之爭于君非君自樹也然則忠臣之功乃致于此時矣臣無忠志以不能立君是以極于此也由此

觀之忠之為術所以樹君而生天下之利公愛天下之道也賢者之所務也非獨若此也又以報賜生者父母之所與天子之所保自父而祖以至曾高皆庇于有君之力百傳以及于身此其有功如天與地無私與而有公惠明不觀而陰受之故忠者所以報也為父大父報也非恩此君但恩君也非恩賢君但恩君也賜我以公報之以公知君而已不在其人此忠之義也凡忠之難亦以其公公之義寬寬者非所循切也道之在衆者必相委之且夫仁者生之所稟天之所與也父子者生之所連天之所立也義者

生之所稟天之所與也君臣者非生之所建非天之所立
也以生之所有用之生之所建動之而是耳以生之所有
用之天之所立用者亦受薄于所用去分必十之五矣何
也所用之半無藉馬故忠主之義必于賢者賢者知大常
人知小知小知其和知大知其公能以公義取有君故備
于其扶立之術也是以作功要其國律陳言入其至精救
害有怵惕之心在患有死亡之志如是則君勢濟君勢濟
則國法行國法行則民生定此忠臣之力治安之所始也
夫百姓蚩蚩貴其什一以供上務忠之屬也不求其盡與
有而已先王之世草木牛馬猶使為忠于主而況人乎

本教

先王之為祭祀也所以崇本教也故不可不嚴必慎終之
慎事禰廟是子道之後節也慎事祖廟是代父志也故傳
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追云者養有不及矣猶陳物備禮
而昇其後云耳繼也者明不可絕云爾家之嘗長父母有
不存矣長于我者有不存矣欲孝無所賴以為之欲弟而
無托也人道不可無事也人不患不為人父患不得為人
子不患不為人兄患不得為人弟徒為人父與兄則慮無
所事也無所事則何以唱教矣不得父而事之不得兄而
事之故寄之祖而事之也以是為教于後之人故家長嚴
志以事祖考下之人知之矣必嚴志以事其家長弟必嚴
志以事其兄子不嚴志以事其父僕必嚴志以事其主皆
樂得人弟而為之也樂得人子而為之也樂得卑下而處
之也故祖宗者家之所從始祭祀者道之所從始嚴祭祀
者教之所從始不敬祭祀無本教也百行皆廢不可問也
故曰不知者以為君事也知之者以為人道也此之謂也
祭不可不循故循故者嚴所自來使能謹守之也是故禮
意能自解矣度數能自處也然使擅為開置若有不可者

以非祖宗之所傳恐祖考之不能享也以制禮之權自予則心輕而不畏矣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所以譏子游者以專斷禮也所譏專斷以有輕心非嚴禮柬志之義也故為禮在盡實不在易舊

兄弟

愛父母則親兄弟兄弟無恩紀是父母之孝不篤也木之本大者分枝之地不得損小循有大之餘夫弟者亦孝之餘矣親親故必弟長尊祖敬宗故必睦族上及之數下及之數旁及之數也皆相稱而至者也愛之為道相屬以至兄弟不愛斷其中屬之路無道及侄姓矣侄姓不愛無道及群從屬矣如是而能交異無者無之有此者偽也故不愛兄弟是盡棄人群之勢也兄弟不愛財為之祟其從來深矣過在五行罪自陰陽五行之情同氣為兄弟所制用

為財同類多則財敗甲乙同氣多而損土丙丁同氣多而損金庚辛同氣多而損木物愛所制用者情必怙財怙財即忌同氣為子平之說者曰是比劫多財不禁矣又為卜者曰此兄弟救財不獨入卦命之家皆貴兄弟以為損用馬耳故情由陰陽事在人世財必生鬼殺鬼殺必傷同氣其財也害同氣妻亦害之婦姒之屬居疏以論親負其床簀之財多為較量之言非有怡怡之義不勝多奪矣夫貧賤之家兄弟相待協勢比力然後可以為全故勢常親者利在兄弟也富貴之人勢地相忌害在兄弟也故義

不獨立情不獨行皆情有利人善取兄弟之利則可矣阿豺有疾謂母弟慕利延曰取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更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也阿豺曰女知之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夫人以兄弟未足尚求朋友內弼外弼然後有勢愿有近置其親者歟古者諸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適子弟庶人工商皆有分親以相左右譬之足也以二而立代為動止一守一取以致千里獨存其一是使跨踔而行也

安內

夫婦之道以義而安以情而固夫色之所歆常求于新不止以義則意必外矣夫婦之始未有不歡者也因歡而重結之所以積情也積情所以為厚厚所以為固不厚不固根必潰矣夫婦之意曲而多端也女子之患不能安貳男子之患不能恕恩夫不避私以迹相觸婦恃已分相望必滌隙開之後婦必疑于形似蓄怨之時夫必枉求是弊至于滌重棄捐之事必生谷風之悠必作棄絕者豈謂無說然事之不可反心者也義不足斯情不終所從來者深矣先王之教男女有別別之于彼將身之于此所以守人情之道也故絕苟行之意則義必深義必深則情必全然後夫婦之道美而父子之義生也

婦事

女子婦人除小之情也使孝其父母固不如丈夫男子矣今使舍其親而事人之親因夫之義得其連屬既無根本之愛徙恃分義而責是以意常薄于所事情不可以充禮其賢者止于聽順不肖者或以反唇所以結其歡心動其至性者貧賤之家常恃恩以感慕富貴之族常假禮以結綜恩亦有盡禮亦有止或相應以從事有不關神精者矣夫父母得子之孝不如得之婦也子有去左右之時婦則所同朝夕矣飲食衣服供于婦人節有無之數時蹤數之

養子之不能及者必多婦不孝則無內養也夫婦人無本情于姑而有御情于丈夫猶有其情者是可得而用之也故孝子之事親也喻其意于婦而已婦能事父母則悅之不能事父母則不悅之情不在父母而以私來者則不受其情矣婦不可以失夫之意必知所以取夫心也孝子賜子弟婦妻必使出于父母饋遺鄰里亦稱父母之命而遺之四使恩有歸也夫以一人愛不若得多人之愛矣故善孝者不獨孝備善取人心善取人心者廣孝之道也吳元中幼孤母孀居殆三十年吳娶婦伍氏成恩之後為語

姑事曰何以謝姑徙可得報于子與媳耳語及則隨以淚伍感此意與吳表裏營養事雖貧不缺美供姑病伍亟禱于神割股以藥得愈伍亦無所苦事微聞于外伍恚曰何可使知于人我淑有此名也伍可謂至心矣亦愉于其夫之誠也故能喻其意于婦者此教婦順之道也

胎後

慳殺不為囤業無根本之財人曰不為子孫地乎曰君稱是言是謂我子孫非肖也天之生物與之以養在其身中虎豹之養在其牙與爪麋鹿之養在其性嗜草樂曠鰐魚之養在其尾鳥隼之養在其勁翅鈞喙魚鱉之養在性安水各以所能而食取之身中用之不窮未嘗有飢而死者未有後為之謀食者也吾之業子孫者亦在其身中矣生而與之智慧此經營之本矣教之藝能德行皆良田美圓矣吾所與子孫者善伺者不能窺其藏善盜者不能劫而

請求也終日用之不盡尚以付後之人吾又安營業乎君所稱者是為六畜言也六畜依人而養雖有自養之資廢而不用失其天財一旦去主無歸宿之命矣豈不哀乎梅林官於徐州既歸橐無存金人曰何不為子孫曰人之生也各載養而來子孫之祿自在子孫無祿者不生矣饒老曰父母苦身作謀以為子孫然而安為之者皆宿有負也吾性不樂營綜或無負於子孫乎奉新老人一日盡散其家積合室爭之老曰財我之財也我之財以為我爾人也吾為人也哉其子曰父信耄矣散財于人以為我也身之

子孫以為人也曰既爾矣安得不人之財施於人是化財也化朽物為美德吾得之以存吾身中是為我也

章子留書目次二

外集

章子留書 外集

臨川章世純大力父著

總道

禮者。道之總也。君公非是。殆無以治。士庶非是。殆無以安。故粗而列者謂之事。隱而用者謂之性。窮然高遠者謂之天。汙而襍者謂之物。禮居中央而為之合也。是故取時于天。取財于物。以其精。從性而之深焉。以其數。從事而之粗焉。然。則大小內外之分。有以全之矣。是以生于其中。死于其內。而莫之踰也。不深得之。不可以君子。不少得之。亦不

可以庶人。桀紂盜蹠。猶得藉之以偷取少焉之勢。淛光其他乎。故其焰焰者。可以備也。其眇眇者。可以論也。其芋。天地。鬼。神。可以類也。一旦得之。即可以待用之。終身又不得其盡也。故以禮行身。天下可以容之矣。以禮責人。天下不得解之矣。故內以固身。為其衣杖。外以樂人。為其滿衡。人孰得而加之。故道之數散矣。仁處一焉。義處一焉。忠信處一焉。庶處一焉。儉處一焉。諸所據者分地也。言禮則盡矣。方幅而居。衆有名者。處其四隅。是故循天下之美理。盡以責之而不窮也。舉天下之著利。出其中而不可窮也。以處下

而化則鄒魯之鄉也以居上播治則虞周之代也

禮用

聖人以禮養物以禮飾物以禮名物其為養物何也有禮以定職則生之人必衆矣非時不取不成不殺則物之生度必之矣此之謂養本上下小大各有分天子卿大夫用多士庶人用少重禮用多輕禮用少不當于禮未嘗以物獨貴也此之謂養末本者物之所來而來也其末物之所泄而去也本嘗露末而不可得竭者此禮之功也其為以禮飾物何也以禮名物何也使物仁義也辭讓恭敬以奉之忠義惠孝以號之也故盡天下無非禮者聖人之用禮也適矣聖人之陰禮如是也盡天下之物無非禮者聖人之置物也尊矣聖人之陰物如是也

類制

禮者取類而具。有寢廟之設。則有春秋之事。有春秋之事。則有弁冕之服。有弁冕之服。則有犧牲酒醴之物。有齋麻之衣。則有饘粥之食。有饘粥之食。則有倚廬之居。用類之為禮。不用類之為悖。悖者之為也。為其不具精粗之數也。謂其不全哀樂之方也。本末相失。以一節行。其不謂之野也。則必偽者矣。

率節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失詳于義數者。非獨旌飭朴心。亦將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朴鄙而無章。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時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中禮

禮、所以生人情也。禮、所以節人情也。恭敬之心。人所當不足也。禮引而進之。愛好之心。人常所有餘也。禮抑而止之。故禮者其巽止之二端矣。

資使

先王之立道也。各有所資。資於其使。故樂始夫婦閨閫之內。資其歡悅之意。禮始朝覲君臣鬼神之接。資其敬忌之情。各自其使以立其端。而日以遍被。至于均面。是以宮寢入而鍾鼓奏。此樂之資始夫婦也。朝廷設而憲令備。此禮之資始君臣也。不得其資。則為之不切。行之不似。非其情義矣。

知樂

夫清濁之數自其而末而相至也中有開矣于是有宮有羽有商有角有徵五者各有細分若其附物而殊形者不可勝窮也比而用之不以其類則奸不安其處則亂故歌不歸韻則爭于口而不可咏也咏之爭于耳而不可入也其清濁開合必相代而接至不相代而接至則一而不得其變也變而不得其會也故樂之為道也不用眾不備不盡變不慊用眾盡變而求其治于是必齊之以類而要之以節倫類不失節會有適而後義得所依充于耳安于心

也夫鳥之鳴以一音自歡疾徐而無所于彼則足矣人道多端以為美若之何不求備治乎故樂者天地之道也而天也者陰陽以相襍既往而復以相決是故樂陽濁之吾而亦無陰偏之患無卒清之感而亦無逆暑之酷相節以為文相循以為數其究通貫于一而不違也故明乎禮者知樂之所可作識陰陽之機者知樂之所自來

樂寄

禮樂之道相由也禮者樂之所從生有禮則措物有所措物有所則恬安之恬安之必怡然有喜于心也油然而知于面目也則雖無鐘鼓竽瑟之具可謂有志有之矣夫鳥得食而豫則响涵而鳴樂者鳥歡之與有也而況于人乎故農有三時之戒賈有佯本之息工有當時之技則相與佟其時蔬潔其酒醴蓋其父母長老而响其愛妻孺子喜不可已已則椅而手以節張口為鳥故塗有歌里有謳非使之也天與性者居中而動之由此觀之大小之樂皆有

來矣凡人之樂也所從來者淺矣故淺寄之而足若夫君子之樂蘊積義理而生也樂精而寄粗者則不稱不稱則志不慊是故必求精微者而志之傳以雅言協以韻調治以六律輔以金石竹革之器所以盡法若此者盡精之事也故庶人之樂從質而足君子之樂致文而足質文之奇詳畧之數應所從來而不歡則高下之分皆得之矣

本樂

聲者。無形之物也。無形者。非法之所載。然聲無形。必聽于氣。氣無形。必聽于器。故器有大小長短。聲有高下清濁。求之于器。得之于氣。求之于氣。得之于聲。故聖人因有以制無。天地以殺之。陰陽以稽之。尺以質之。寸以材之。分以分之。曆以理之。制黃鐘以為音始。黃鐘九寸。九陽之大也。林鐘六寸。六陰之長也。九六以為綱紀。降生各律。黃鐘為多之始。至蕤賓而盡。林鐘為短之始。至應鐘而盡。弱於數。高于聲。下于聲。強於數。此其較也。長以君短。濁以君清。其道何也。取于始。成音以首音也。取于不盡。有以本後也。有餘而畜也。眾人君之德矣。衰薄而傷盡者。可以居物後。不可居物前。此徵羽之義也。故黃鐘長太呂。大呂長太簇。大簇長夾鐘。至應鐘而究矣。黃鐘而下。應鐘而上。在于天地。謂之中氣。鼓於音聲。謂之中聲。聖人存之。謂之中德。天地所以立也。四時所以成也。草木所以生也。禽獸所以育也。古之神聲。求之于地中。合之於至物。而後定之。始以為度量權衛之主。四者審。樂度赴矣。權以較器之輕重。度以較器之長短。量以審其所容。敘以數其多寡。取天下能為之物。以是四法。依律立準。消長其分。以制器。比類。器成。而可論樂作。而可樂。物雖而絲。絃節變而有音。奏之以事天神。天誠有是德也。以事地祇。地誠有是氣也。以嘉好會人。誠有是性也。故神明可格。鳥獸可化。禎庶可安。太平可成。樂之功于是為大。

成樂

樂之為道也。多助以為美者也。今夫與人言者。稱義若一。然使聲响給捷者言之。必易聽矣。使响濁舌強者言之。必不足聽矣。不聽則說不行。不行而言無謂也。樂之本。亦言也。以為聽。故擇雅辭而奉之。又不足也。故比韻為節而會之。為不足聽。故歌咏而暢之。又不足也。故八音以極之。又不足。故舞蹈以貌之。故韻樂之細也。鼓鐘琴瑟。樂之全也。義少而音多者。入之之意多也。舉義正。故稱辭雅。稱辭雅。故用音淡。音和淡。故為節舒。節平舒。故舞蹈而如揖讓。數者以一為不足。故多之以相蒸。要于表正義而已矣。其以觀其舞。能知其音。聽其音。能樂其辭。樂其辭。能用其義。用其義。能安其禮。安禮而樂之。能事畢矣。故從禮而來。反禮而止者。樂之道也。

審音

耳者。聲之牝也。所出以所能入為度。相對而起者。可以此知彼。故樂耳之養也。善者反耳以為度。耳所不受。不可以為樂。耳所不加。不可以為樂。夫雷霆之响。非不彰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猶將疾掩兩耳而拒焉。何也。耳不容也。蚉蠅之類。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其聲可與其類接。人之耳。不能加也。研石裂死。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其危属也。狄鳴罷黼。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其懐苦也。崩垣頽崖。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怔忪也。故至大非所受也。至小非所慊也。至清非所安也。至濁非所快也。唯中行為可。故聲者以耳斷也。自其非大為小之始。自其可及為小之盡。自其非小為大之始。自其能勝為大之盡。自其非濁為清之始。自其可安為清之盡。自其非清為濁之始。自其足歉為濁之盡。小大清濁四際者。皆以耳為畔。而不失其名。此則皆樂之中音也。故譬樂之有中央也。猶禮之有中央也。天地之閒者謂之人。大小清濁之閒謂之樂。厚薄長短之閒謂之禮。禮樂熟美。人道成。備謂之君子。

類聲

人有哀喜以口自見從志為言從言出聲從聲得節以類相就喜者類從於喜既道揚善事亦必聲和而節徐哀者類從于哀既發越悲情亦必聲下而節懈怒者類從于怒既指陳所憾亦必發激而節急故怒而為言者不得以緩音見盛衰而為言者不得以揚音見底自然之理也

身準

人主以民故用人則得人必公矣以用人利民則民養必得矣二者君之大事也而相為正也何謂賢君曰無使人害其五官五官之利匹夫能衛之托人君之勢然有敢戕之者不能知也是故設之形容為隱匿者而手掩我目者也掩我目者出我者也設音聲為疑說者而指窒我耳者也窒我耳者閉我者也浮游出沒為佞巧邪亂以相疑悞者易我心者也易我心者驚我者也然則一身之不救又何事為天下乎故人君無事利天下也毋使人害其身而已

言量

人主之聽言以已聽者也故能聽已之所有不能聽已之所無有魏徵說太宗十說而聽八九者其所言太宗之所有也田祿伯以說吳王李綱以說高宗所言入而不終用者其所言非吳王高宗之所有也陸贄為憲宗謀事十言而聽三四者近有之者也故聖臣不可以事愚主聖臣而事愚主是與為方員道也夫近有之者聖人之所貪為謀凡與言者其見已至是矣言者瘥拔之則事之利獨見利獨見則從之也如恐失之也見未至也然而可至也而言者開之雖見善矣猶若有待也如是則行之也疑其見必不至也言者獨說而強內之是事利不睹而害彰也必不行之趣矣

任人

用人之道當攄後而論毋可以前規者也有成事在前矣從後而業論之是數一二也其別原隔也雖中常之主可以任材論官矣用之其今日也所遠斷者後事也雖使堯舜慮之林宗山濤視之謂可期必然者無有也夫不用中主之所易而為堯舜之所難此之為大惑故舉之以功較之以功以令治民則以民考令以正治屬則以屬考正以工治事則以事稽工似相衆人則以人察相皆攄見事無虛責者此用人謀士之術也

衡器

爵祿者士之有也非獨君之有也爵祿之名猶有所托而稱也爵托德祿托功不得有德而懸之爵爵者特其名也不得有功而與之祿祿者特其利也祿失而為利爵失而為名然則君所操之權輕矣故爵祿之號賢士之所立也其虛懸于君其實在于士故君以為已有者謬也堯舜文武之朝嘗懸爵祿矣其慶是者稷契周召也嘗其時視其爵如敘之天之上也其祿如天錫也故虞周之爵祿有加等焉桓靈之時亦嘗懸爵祿矣其慶是者張顯崔烈也當時視之謂其銅臭爵祿何有乎故明主在上爵是其德也祿是其功也功德之所存何可輕乎闇主在上用貪居祿用夸居爵貪夸之所存也安得不輕乎德存于身爵與祿吾賢也亦安可以輕乎德存于身爵與祿非吾賴也何不可以輕乎故君子之慶是也重之與輕之皆可也人君之懸是也其輕與重未定也

吏事

制吏治民之法使吏私其民王者公制之吏之大患以民為君有也其治之也以為君而治之也不為為已而治之也然則意安得而不薄事安得而不梏是以官有文帝之法民有形象之俗名有其治固不可得而按也古之王者一吏于民而制其利害使終身死其職而不遷也故不待為朝夕之政久而利害之情必出在外矣必以賞罰懲其事如是而民利吏之利也其害吏之害也利害及其身吏所以自一于民也不曰民利民害也必曰我利我害然後其從之也如救焚空拯溺子也此親吏于民之道也

先令

善為政者先夫功者賞先夫罪者罰先夫功者賞是謂白賞主雖仁固不可白賞也先夫罪者罰是謂白罰主雖暴固不可白罰也然而有所謂先者令具而信成其下孰知主之不安也前期之與後賞必相掩也故聲戚于上事力于下母或曰賞且隨其後者必曰賞固已具于前令也母或曰罪且隨其後者必曰罪固已具于前令也是故據事于言知事言之同所至也懸之在後據之在前知前後之同術至也無之謂賞罰在其先先功之賞人有風喜雖固不務功必務功矣先罪之罰則人有風懼雖固不除過必除過矣設有兵革戰攻之事懸之令曰得甲首者使隸之得鄉邑者使主之人必如已得矣人與地尚懸于他也而我得以為賞也又懸之令曰彼國之人以邑來者賞以邑以郡來者賞以郡他國之人自舉而來者必多矣夫效功之人尚在彼也然而可得其人而賞之矣夫賞而能先夫功與以夫人之資而賞與得敵之人而賞之者其所為必無不成所期必無不致為其勸獎之風也為其懸資之博也為其能廣力也故患不信無患不使患不使無患不成

順因

順世之道莫如因因者與物相循也物之不可得因非物情不明矣我在其間往而應却而視環已而取便焉失所以合之也我之合物其合也不適合也去我而合之也甚審夫水流無已與物同理雖有高下大小皆自以為得其至洽是故智人廢心而用道觀情而制宜其推之也如自然繼而繼之術而術之直而必當曲而必得以舉于人人謂自與也故伏匿之不可見也棄已則見之必盡也物情之不可順也棄已則順之必盡也況予曰我智能知國不能知家性固有可遠不可近者乎應之曰是未知其故也事之能見一于事者見之令君斷事而存我其間是未能與一也家者多已之地也國而從矣已之存其中者薄且少是以多有睹也

防患

防病與治病同所至也然不可以治病之藥先服以防病治病之藥先服之以防病藥必先為病矣今為冬之且寒也先時而療火不傷于寒且傷于熱必也故防患之為道也履于平而調之也救患之為道也必于偏而反之也偏之于平也遠矣武帝懼後世之有胡害也日用兵以為故慮弋釣之用太子則先救之夫慮之是也攻之與殺皆非也皆所為以救之之事備之也人有防火者日以水沃其居淋漓浸淫其苦水必甚矣救火在于得水防火之道尚在于火慮事之弊尚在所慮之事耳遠求之于異類焉非也唐肅宗之事類此肅宗憂將帥之強也以宦者監軍病不在將帥也乃在宦者此亦先求異類之過也里有富人而憂貧者聚麻屨數囷以為貧日之用貧尚未至也精神已名之矣卒為人所惡因事碎其家天下之事如此者豈少也

尊古

為國者雖有後世之智必明先王之禮法以持之民不能信一旦也而能信舊故舊故者先高曾祖之所常道也我以當世之積法治之兼以千世之積教治之與以其先高曾祖之積俗治之所以聽之也循而守之也安何者功積于前世矣夫民之以耳目用事也久矣善者亦不能告之以故也唯以多用之而後化譬之木湊于土其與土密甚湊且久土功多矣故能貫其氣澤滋滋然發其華實今明先王之禮法以為治是用萬世之力而持一世之人也功何以不遂成乎

鬼數

鬼害太衆陽不昌也故君子以常祀為禮不多興鬼事其大才世則不廢之末世之鬼靈何也曰末世之道也上不能治民鬼代之治也日不明則星明陽不明故陰明也冥司之說三代之前無有也後世有其言然死而更生能言其事者時有矣從聖人之教而勉正者或不如或歧善果而勉正者之衆也懼王法而自嚴者或不如懼鬼神而自嚴者之衆也章子行于婺源道中石路如掌滑有橋梁謂其僕曰使我車馬安行者鬼神之力也僕曰何也曰天下之人少自勤于是非者常自張于利害者也平道路為橋梁聖人以仁義之性開之民不應也王者所謂用人之心者也伯者今以法制民僅而從之然而不能使私為者伯者則用己之法也佛氏以報應之說懼民民乃樂為之佛氏用鬼之事也故今之安行者鬼神之力也

全法

法者天下之齊也王者不行疑似之法疑似之法者若其行若其不行今夫吏有罪其罪固有所至矣可以誅不即誅也姑且而黜之黜之法疑行不誅法疑不行此之謂疑似之法將以為無罪耶無罪而黜之是罰無罪也將以為固大罪耶大罪黜之彼遂滑平耳則繼有罪矣何也其所加罰者未足稱乎罪之分也而又使朝廷懸半法半者無盡用之數以其半而行如懸半用之法立半重之權是上無威君也懸半用之法以勸僅半之功威僅半之罪是下無全治也然而又未必留也則權全亡而治全失矣

度數

定民之道，當使自食所勞。民有安坐而食者，非國之福也。心者與事相守，不得事而守之者，淫與怠而害之，故君子不可不勞于微，小人不可不勞于衆。禮不責小人，然祿備已代之矣。朝有所事，夕有所成，功歸其身，是以力與事相盡也。然後無數之者，無督之者也，而怠志安然，國不作矣，邪心安然，固不出矣。故君子以禮樂為稼穡，小人以稼穡為禮樂，其事異，所得同也。夫先王之節度民力，始之以定分。何謂定分？所受田宅，蓋有頃畝矣；制之衣食宮室，蓋有度量矣。稱力之事之所出，則民國無百倍之利也，國給身不得輟事休居也，經用又有數矣，然則又無所事多財也。事力何以過苦乎？事力則息其智，稱力則節，是以壽命完，于數朴，德全于身，生無夭傷，而市無淫敗者，此定分之功也。夫民有逹阡陌邑山澤而保其息利者，太者比于君，小者比于官吏，既與上侔勞矣，則上之高厚自失也。祿人者人主之獨柄，令安而自祿矣，則上權自失也。宮室衣服食飲僎娛又無分數矣，則禮教國俗必盡破毀矣，如是又安用君子？故先王之治之除者，分數辨焉耳；後世之治之所

者，度數昧焉耳。其辨則衆治之所生也，其昧則衆亂之所起也。易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此之謂也。

與德

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皆樂與為庶皆樂與為讓非能先以廉讓教也有以起之先使天下之物皆在有餘之地是以人得以其餘而取不求以為廉取不受以為讓以其餘而取相賜以為仁財之居餘與外而非己所賴固天下所樂以為義也猶之取土壤以為禮酌海水以為飽雖復有難者乎聖王之使物餘也此有道也使之自足其中是故農使有百畝之業商使有當智之資工使有應身之技公卿大夫使有及用之祿所需而不可殺者寬然足于內也

猶慮其不足則為之制度以域之庶人之食一日三時衣服之被身華首掩足者麻葛木綿之屬也其色縞與綦也半畝之基采桷而柴戶以閉風雨以禦盜賊其他吉凶之禮亦皆與有取不失事得以從俗非時不聚衆非禮不會食器無過匏缶味無過雞豕故自庶人而定為一等之制矣以次升進至于天子各有差限謂之國法國法已定能守為賢故手食者不得慕有職之所為士不慕大夫之所為大夫不得慕公卿之所為踰法者刑以待其後夫財之不足也固有不足于物也固有不足于欲也人有過分之慕好則雖十天下之所出不贍一天下矣人之欲也可增而多可減而少先王之謹于制度以慎民之欲不與之增也欲少則易足矣故能備一內即與八珍同甘俱備一褐即與錦衣同麗何也欲之所不有者多從其所有而足也故先王之世人無相擬之勢而有盡澌之殖者浮之此也然後財之所浮用者固已寡矣而餘之于無用夫無用可永所以用之矣是以先王以仁義之事論其後也夫紐糾之廢壞中食與飲在其俛仰之間故紐糾之不貪者以無不足之資與有餘之欲也今以物之至多給欲之至少有餘何足以言之然則非獨不爭也相賜之意亦必亡也

錫榮

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之人無大小而皆貴矣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之物無大小而皆貴矣此兩者何也為有禮義也故天子有聖神之名卿大夫有賢明之號士飾躬為儀自重于國農工賈守法術度而重于里故曰天下之人無尊平而皆貴也其粢稷稻粱稱之粢盛而登簠簋矣牛羊犬豕錯于揖讓拜跪之開儀然號禮樂矣其材木為朝廟序寢渠然為分列等衰矣其羽革齒毛為器用衣冕飾尊卑矣其酒醴為燕享祭祀矣故曰天下之物無大小而皆貴也故聖人起而天地萬物皆榮聖人去而天地萬物皆辱飲食之養從以流湎五穀不能為德產也車與器服從以飾侈則金木草石不能為義財也此餘辱之被也是以人有禁踰之名而物有溪治之號天地之間無正其生者

食便

中國之民食于農而民可以守矣戎狄之民食于獵而民可以戰矣令夫農畫疆而治地小流有滞大流有川縱橫有術圍有短垣疆有封土道有列樹高下川深此可用其地以守矣勞于土而食于土保其生資聚其妻子谷粟積聚重而難乘莫有馬獸之心此可用其志以守矣鐵鎔之所剌未耜之所推刀鋌之所伐稼手奮事而氣力發于鉏附習以年月筋堅骨勁然而非弃災紀患之事也此可用其力以守矣朴質而無機巧也此可用其忠以守矣故中國之民不教而安于守其食之事有以便其守也令夫胡使之人其求食也求之天之上人之間也其所邀倖于獲者勁翮而迅飛輕足而疾走者也故其民孰弓挺矢促轡而急馳手所習者害器也體所能者夙而危險也所安者戰馬也故胡狄之民常不教而安于戰其身之事有以便其戰也且夫戰者求利之務也守者却害之務也故胡狄之人無資于守中國之人無得于戰不知其無得然而犯所短以爭者非窮利害長短之數者也

固國

善王天下者將使衆國為大賞衆敵國為大罰居吾國者使之盡有以聚其室家安其田宅甘其飲食而樂其交游此舉國內為大賞也一旦入于鄰敵之手係累之隔離之身不得有其生全家不得聚其情欲此舉四鄰為大罰也夫民者遇所欲而趨之見所惡而退矣大賞懸而民之親之不在一日有為身之愛大罰懸而民之畏之不在一日有常時之懼然後其心有一者也

錢利

錢之為用以其變化變化藉于通知通知藉于居權是故食之不可入于口也衣之不可知其煖也藏之則不可以為安衆為居則頗危陳之為玩好亦未有美好也然而為利者民作一務而所資悖必藉遷化萬物之遷化錢居間則方員而速通令易資者設以布帛布帛之與物價未必適也必捐少多然而裂之大將不可成衣小將不可成巾粟之類可少多也然任負之所苦也而耗損于數轉必多有矣工人成器以求資小者十大者百纖碎之需皆將求之市則固不可破成器而當備資也雖然欲粟者得與之易矣不欲者不可得與之賈也欲器者得與之賈矣不欲器者不得與之賈也可衣者不可得用也可用者不可得食也不當其求則人抱所有而他往錢于衣食用不處一焉而居于數者之通不知于寒暑不變于遠近與物少多從物而化非絲枲麻縷可以貴衣焉非五谷六畜可以貴食焉非離器珍玩充耳目口鼻之實然而索之其中四方而係應是以能為天下利此商賈之所以起錢之利在變化變化之故在通知通知者其來也可以往不為利于在

篋為利于有所委五谷布帛人雖不取我尚得利之錢無所委篋中之朽敗銅也故藉于君權藉于令以立其期約下以貢上上以與下在小民則相易而為通不加君權焉雖家為告語人固不相啗也故曰小民有財待君而後利此之謂也故農者出土財者也工者以十指成利者也漁樵商牧出山林禽獸之財也君不與一焉而以錢加其上天下之物變化而往變化而來隨其所為故農工作力為君作也山林水澤陰陽之化皆為君生也萬物皆在錢獨為之制而君權徧存故錢者人主之所以擅天下也然而

不知馭使通與偏廢以幣與白金天下出銀之治宋之時尚二百餘所今原固鮮少其存而流行者分合之間盡有損折鎔屑遺棄銅鉛攙雜變化之間歲所折者上下之間必有萬數矣故銀少而獨重上下有不給也由此言之今之鑄錢尚當廣也或曰錢之多與少同實今錢百而谷五斗此適平也錢多而倍輕則必加倍以糶矣是以今之二百當昔之百也此之謂以多為少曰道數之所用也管子曰民有餘則賤之君則斂之以賤不足則重之君則散之以重夫谷帛與錢相權為平此輕之後為重重之後為輕也

財害

君子非不欲財也其欲之與人異欲其易求者也欲其易足者也欲其易守者也欲其得之可安人不厭者也後身而為務以其四體養其四體欲多則疾力為之欲少則徐力為之多少從心為量無制之者足不乏求矣乎與其妻子分事而作交事而食食取當于飢形骸衣取當于寒暑室廬取當于禦風雨長欲之奉以為害性也過身之養以為害生也計指會口三倫之人所待則有數量矣是其不易足矣乎其藏之也以無形兆上藏于天之時下藏于地之澤內藏于身之心與力令歲用之來年復從此求之不得其盡巧者不能窺其室而見其處強者不能劫而奪也其舊積而存者則菲然不足欲矣於終世而不與盜賊為仇是其不易守矣乎以身所出為所入食不愧衾形不慚衣是其不倘然可安乎我無求于人人亦無惡焉其所與處皆相與若手足之在身委然可安也是其不在我而人無厭矣乎今富室之人非能以義厚也商賈設巧而奪財以己之少取人之多常處與人爭之地與之者之情固甚惡矣士居官而取祿功不償罪者固多也然而苟焉自飽幸主人之未甚責也則禍者也其承僅而來者常以貧與勢耀物而致之來者皆有與也受者未常不使然然則所得者人之悔財也智巧之所指也撒窖之所責必有其事矣匱中之藏皆所劉心腸脣肺也此數者犯心之所不可取人之所不樂其來也無坦路是其求之也甚難矣其多致也非以養也以裕欲也非以為今也以為識也欲固可愆生而無量藏之數不可以計算然猶多臉不觀之人厚榮有餘之勢將何以為距限乎是其為難足也甚矣多立可欲之資衆貪之生也自此始此巧謀所以作劫請所以起易曰慢藏誨盜盜之來也如訓令而使之夫人之不見可欲皆君子也幸然有不肖之行富固教之矣一人得富四鄰失行然猶以一富聚衆不肖之聞也是其為難守也甚矣人盡以也作之者數十百人養者一人可曰無傷乎是其為不可安也甚矣人之惡富者也猶行地之惡不平也小者為垤大者為丘圖錢鏄之所事也是其人之厭惡也亦甚矣古人有言曰蘊利生孽財之所積未嘗不散及其散時為天為怪如虎之在室及其求出必有傷也

儉施

儉財之德也奢財之刑也奢者與財為仇矣廣物啟踞以足意志宣示光耀以驕高明此財之所不處也奢儉道之而行也各有德行以為所當故奢法所以用仁儉法可以用禮用之有所皆道事矣章老約己好施嘗曰吾使仁儉兩端相與而多損己之施施之厚也裕人之儉儉之美也故施等于人而有倍量之施儉等于人而有倍量之儉者相併而深也故富不用仁即不可更訓以儉財者流行之物也精而不散人何以待其下流傍者好與作多四易网

此得流其積亦貧者之利也財積而不得散或為殃而後去之使富而但以傍出財或亦富人之利也夫富者貧者之主也大者庇小高者蔭下此天之道富不憐貧失天道也宋有貧者踵於公之門而謁曰公負我錢主人不知也請者曰昔楚有失衣者過令尹曰盜衣者子也令尹曰思有令尹而盜人衣者乎曰子為楚相而固有盜責有在矣非子盜而雖然令我與公鄰公有餘而我不足是為公負我物也故施貧非富者之德也實有責焉耳

德本

財餘於廉傷於貪貪之傷財也以使不足也天地有財自古如是貪者求尤而不止則身處不足之勢也天下又必有不足之害矣此之謂兩不足其關戶而鑰封也者不為物利又固非財也此其災財與火之力何足以多之故貪人游於世財不更數也必坐而有十不足之量矣其半不足藏於貧人之腹與其匱簡回名耗其不能守而自失分財者必半也曰實耗兩耗合而不足全也廉亦如之不更世而財之增量亦必倍矣故俱事為廉則財饒財饒則天

下寬俱事為貪則財寡財寡則天下狹貪廉之所積天地由之共究也有大小之數也故廉之為道也衆道之地也仁有待焉然後仁忠有待焉然後忠信有待焉然後信令使貪者為仁必不能如廉者之為仁也令使貪者為忠必不能如廉者之為忠也令使貪者為義必不如廉者之為義也廉則餘財餘財則能施此仁之質也其在人者則不取多也苟可而已此義之質也廉者欲輕欲輕則自環少自環少則能遺其身能犯天下之害是忠之質也故廉非仁所以為仁非義所以為義非忠所以為忠非信所以為

信有其所以其為之皆以寔為之也無其所以其為之皆非以寔為之也廉之為名也輕不如諸德之尊矣獨以其地偏藉諸德是以為行能之光君子重之

權存

桀紂貴人人不賴非貴也盜跖辱人人不賴其名也有勢者必禁人以爵祿無位而廢下者必禁人以名辯以得之者為利也然而貴之人欲去之辱之人欲辭之將為不重不尊耶桀紂非乏高爵貴勢也將以為言不美說不快耶盜跖非少便口利辭也然而榮之不成榮者何也桀紂無本以貴人盜跖無本以譽人故貴非獨爵譽非獨美出之者為之賢令使有損于桀紂者世未嘗以為不肖人也或且賢之有跋于盜跖之黨者世未嘗以為汙士也必且異之榮辱之出人皆受其反者是桀紂終身無貴賤人之權盜跖終身無毀譽人之柄也王烈居鄉有盜牛者事泄曰乞勿使彥方知此真可以口舌辱人者也李元禮以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此真能以身禁人者也今使位下于李膺勢劣于王烈處草令土壁之中以一身為勢然而行誠有章表義誠有效事何遂不可爾也人言亞夫不如天子者為予奪榮辱之權存亞夫不與也今桀紂與奪人人不受實也是天子而權不存也權所不存是乃非天子也李膺王烈在下位而人羨其

所稱醜其所詆是為下而權存也權得乎予奪褒貶是乃非下位也由此觀之德者權之充而權者人所自為也天子臣夫寔有以相資矣

使明

目者人之所以視也所以視之者必加于可以視之處非可以視之處雖張睫注睛覆手于眉而矚之猶之不可睹也故居上不見下非不見之過也或者非可以見之地也善見者以物成其見善察者使事成其察能察者藉可察之半以全之是故窺于日月之間不索之與奕之下見功而定賢因敗而正忌察一而論三令是一人也或先有賢之者有訾之者矣贊之者與同術也訾之者其異術也然其事已始始成也或其始始敗也其成也則是同術者賢異術者不肖也其敗也則是異術者賢同術者不肖也此之謂察一而論三回成事而論也不晚乎何以先使無迹而有章也何以無前而窺後也回驗往以論來者非定往來也前事之前又有前事矣得一而論之大小隱顯而相推也其次莫若以公令夫小人之發門穴壁而為竊也必以齊中其蠱惑女子為幽溪事也必以齊中何為也無人存故小人者世謂之夜人夜人以獨行故然成所為也今有人于此不使一人得獨進之內以之聽于朝也外以之聽于郊也然則是日中擇人也日中擇人夜人不得進矣

有事于此。不使一人獨說于前。內以聽于朝也。外以聽于郊也。然則是日中舉事也。日中衆事。夜事不得成矣。此之謂使明。使明者。小人之夜術不得成也。使之明而用加視。使之見而用加容。聖人之道也。故曰視于昭。得其所見矣。聽于章。得其所聞也。

明言

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言陰之破于陽也。故人主持正法。用白道也。則讒言無由入矣。盜不利白日。鬼之所居在人。與閒。諱言之至。以附耳。二人之立。無陰言。二人則有矣。故與人言于堂。毋與人言于室。高山可望。毋為寬井。目之明也。借于昭昭。心將亦有借也。何為設屏以聽哉。

悉情

知物之情必于其近之也遠而察者其察也不察今伐木于山人或言其勞言者盡其說矣聽之者猶無有謂必待見之雖然遠立而鼓望所得者猶影也望其揮斧猶若於之也聽其替徒毋冊然彰者徒閒閒然及其木舉而轉之谷中若控卷弗委然而廢于地閒其賀駭以為引喉而發清音也為之者歲勞矣然而不見者遠之也迫其事而覩而後勞苦之形八九而可察及引斧而自揮之右足支左足待而手拱而舉斧猶不足以輕舉之也離于木而不得分寸之剝然三揮之下已腰強而臂墮矣然後噓氣仰空嗚呼田勞矣乎故在人則不見在已則知之愈近愈察愈遠愈昧故人主近民而索情近物而索事不徐偏論則相固而至使各以其近推遞而及也是以無不見之患無不悉之害

賢功

賢人獨自有德其功則在君矣德與功首尾也本末也中表也有德而無功始者不得其終本者不得其末中者不得其表則持其半而立也故無明君在上賢人愈于下位半而不禁則其所謂賢皆半賢者也其美皆其半美也雖有孔子之聖為魯布衣曾無百里之效商鞅管仲猶瑜之又可與伊尹周公並先後之數乎故齊君在上天下失分山者損高水者損深山猶少功于草木水猶少功于魚龍況于賢人乎故上愚下無全智上惡下無全善非其自不全也有不全之者也唐之陸贄亦可謂古帝王之臣矣非後世之臣也使得湯與武而佐之功必有餘于世以承德宗如戴重石以行事力勞而見功寡此猶用者也而德十功五若是又何言不用者也宋之微時猶有李綱趙鼎當其時慶其世僅一有見已賢然皆非世之實也由此觀之君之累臣甚矣非止亡半之數矣此男女之說也女半身也待男而全女之功在伎巧造物無男以匹之女失其中身之半不能造物也謂之為偏人偏人者奇參而屬矣夫天下賢人而無明主以相偶其不謂之偏人者乎莘雖有

美豈草伯有之人之求之則在華與實無之是豈未嘗美也美在其身人不得而美之故凡用不在世者皆有于其身亡于其人者也革人為甲甲既成矣其才易熟其發滿塞其舉之輕卷之約然又堅可任也不幸而無窮者藏之于篋徒篋之飽也陳而觀之無以為娛甲之善在用今廢其用與無甲同故工人之為器也恃用器者以立之苟固取功于用也不用而欲稱其美者則無所以謂之是固不美也賢人失用是亦不貸也然則何止其失半也窮底在衛有鄉曲之譏在齊桓公用之有助伯之功夫賢人不用猶不免于不肖豈特無功于世哉故庸主必傷士之美賢明之主亦長士之功士之得賢明之主雖小必加大焉雖薄必加厚焉如日之出于東方八尺之表影長數倍表誠有矣所以數倍者日所附益也黄楊高不數尺托之高山之上谷中之松柏雖拔地百尺猶未足以比令夫日為光矣以照黑闇如也以照白則愈章何也所照使之故白之有功于日也是君之有力于賢也故舜之聖堯飾明之增長之也伊周之賢湯武飾明之增長之也若夫漢之韓信陳平東漢之戚宮馬武唐之李靖徐勣宋之漢超趙普此

豈真可扶立日月者哉其君之飾之多矣皆以如量之才而能有過量之名夫賢君何為無功于日哉此光武之所以論馬武也曰卿不遇世得不為賊足矣故道有待而立德有待而全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所以存乎已也所由存乎人也由人而有善者君子不全以其善與之其身謂人有以使之賢者之大得名也哉亦多使者之功也

隱功

君子不虛貴亦不虛賤不虛為人上亦不虛為人下人之竊之知其義存身也莫知其功至君也是故不得其志未嘗肯仕非獨為節也所以貴君之爵也不在其位雖賜之不受非獨立廉也所以賞君之祿也行為取舍脫一而不當則陳義而自責引天地而加之罪獨為修也將以立君之刑也有子責之孝有弟責之順非以為家也以教君之百姓也勤身作力非獨養也以成君之政也故一賢者在下君之爵祿已得一不虛矣君之刑政已得一行矣其教已得一遵矣在匹夫之勢而有輔主之義行不出里域而國之故係之故譬賢人之蓋君也猶灌漑也有完邦之功猶耀日也有利目之便猶易道也有安馬之賜功不可見也然實有之矣楚狂僊者眇目而重舌一足擧踵一足跪長人朝之曰爾生何賴于世曰我五子子何為功曰國家有攻伐之事也我固能為君具伍矣此匹夫之有而為功于國也

善惡

天下有賢而盡無不肖則可乎曰此不可也國之蕭有賢不肖也是天之所以為高山深淵也是故有賢以居善有不肖以樂惡惡不可以賢者處也則不肖不可無也頭之乎我也亦賢甚矣顧其地下莽莽墳墳汙穢而崎側將有是以復之耶將可以頭復之耶夫措之非所者非也無之不可也今有喬杰悖勞之人錄為奴隸以處汙穢亦載上之器也置之逢壖以當崎側犯患之具也此其為復之任也亦宜矣又安取必無乎故家有患子可以處勞國有好民可以塞險先民有言曰我必欲生賢子不肖子又誰生乎夫子之于我數寡矣猶不防有不肖況天下乎此天之為我生是也議其所處而已矣止不覦于偷乎賊為偷抵法得解矣復為偷如故此何也獄之中不可以無實此生而為獄究者也天蓋使然

小人

小人之傷君子也。自古而是矣。何其迹之相傷與。曰。小人為利于君子。不可不知功也。黑常險。為德于白。深谷之汙。功在高山。小人不攻君子。是不相朋也。今人毀君。君以為同君之為而毀君乎。將與君之為而毀君乎。毀者與所毀。相與去也。若高與深。無有所于此者矣。是其言也。是擇炎說以自釋者也。是故小人無不傷君子。小人不傷君子。失其所以為小人也。故國有讒慝。鄉有鄉蠹。人有盜賊。物有鬼魅。其吐毒相害。誠天性也。蛇有鐵扛。蓬者張絲。斷道。倏過者嚙之。終無所得。則噬草木以泄其毒。小人。虺蛇也。莽莽之地。君子。亦側足慎履而已。夫義以與己。怨以與物。必無前來之害矣。或自左與右。然固已寡也。故獨之全也。身不取辭也。心不取受也。廓然而敘。無憂則其能及者半也。故君子之于小人。遠之而已。遠之不得。以道遠之。如月印于川。其相近入也。未嘗相近入也。卯子曰。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相加。恐懼修省。而後道德生焉。義理成焉。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失類

物以同相從。以異相遠。牛與牛類也。有大牛于此。立說以分異之。不可更曰牛之大如牛也。以牛為如牛。有以知牛。無以知大。必以非牛之物類之。曰大若象。象與牛不類。而以其大相類。然則牛以獨大去而別於牛也。夫牛之一分矣。以其大往而同於象也。得象之一分矣。又曰牛健。關獨異常牛也。以說分異之說者。不可更曰牛之健如牛也。以牛之健如牛。有以知牛。無以知健。必曰如虎。然則牛以獨健去而自別於牛也。又失牛之一節矣。以其獨健往而同於虎也。又得虎之一節矣。又曰牛善走。獨異常牛也。以說分別之說者。不可更曰牛之疾如牛也。以牛之疾如牛。有以知牛。無以知疾。必曰如馬。然則牛以獨疾去而別於牛也。又失牛之一節矣。以其獨疾往而得同於馬也。又得馬之一節矣。又曰牛甚點。以言分之。不可更曰牛之點如牛也。以牛之點如牛。有以知牛。無以知點。必曰如條。然則牛以其點去而別於牛也。又失牛之一節矣。如條久得條之一節矣。牛以諸形器與才合為牛。今以其獨大與健與疾足點甚俱從異類為類。則所謂類牛者何有。以憑其色則

自其類已離不等矣多與物同矣然猶盡以為牛者此詮者之未辨也故萬物之類交錯以通其分也有合者也其合也有分者也其不相類也類其類也不類地有文理其縱有連焉其衡有連焉知其直之有類也莫知其橫之又有類也月之在天其類在水與日同形或非其事髮眉同毛肌膚同肉有動之物雖析支體多同少異合為形容或橫或堅或謂之人或謂之獸間何為分討之形容形容一節也何足以計弁今有人於此變化以數險狡險賊求之無形度之不得不知將以是為魁也其猶以為人也將以

為人不得其所以類之者故有虎狼之心者虎狼之類也非人之類也有蛇豕之心者蛇豕之類也非人之類也既已間之無所辭其類既已異之無所合其類故曰小人之體雜其異物之性行矣小人者偏與物為類而不專也聖人與天同類其精兆神同類故君子上同也小人下同也人者僅有之名上下背存其中通之端物其說尚有經與緯故曰慎守其類無失本生夫以梨接桃者其實毛其毛也猶桃之氣也已人則獨謂之梨不盡得其實者也

物材

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也長者物之所良用也固物而用之有天者以輔之故爪而常給為而常利終事而常得其功所長在身然而不能知知而不能用此惑也不能用長必自以無長夫安有物而無長者天之生物必與以利事便使矣小大莫不然虎豹以牙爪馬以蹄鹿以角鼠以善伏鮀以養驚機蠑以微小輕約鳥以疾猿以捷魚以乎銖以巧各以所長為其利而存其身長其子孫而兕手人爭夫物誰無長長短者懸衡之說矣懸衡者雖不知仰之所

存然必有仰也長短猶是故不能言者特不長于言固長于默矣不能到者特不長于到已長于棄矣魚不能飛天然可使之入淵鳥不能入淵然可使之飛天令徒仰以慕高之美坐而失畢之樂遠以求大之盛近而失小之猜此物之所以迷惑而不自知也夫長而不知則真無長矣知而不用用之不純與不盡其利則真無長矣故所長者當明其方而致之求其利而全之捘物勢之便而遂之離合變化皆以一用而周其數以合其理此用長之道故君子之為行也求短者而正之也其役才也必求長者而竟之

也。行不貴而短。不可以備美。才不選而長。不可以緯務

全物

君子不寬人之私。寬人之私。世無賢士。刮皮視肉。世無美婦。物有大体。人有明節。取大體。棄明節者。此用人之道。亦賞之上。孔丘無威儀。洞劉之上。伯夷無潔志。求孔子之聖者。將觀之于几筵之旁也。求伯夷之潔者。將察之于筐篋之側也。常必以是求之。是以孔丘全于聖。伯夷全于潔。今夫白日之明也。其入黃泉之下。交陰陽之時。可為言哉。故玉不可以破寶求美。鳳不可以拔羽求容。大匠其情而用其光。為功于人。今古不窮。君子亦何為傷物之成乎。先君子曰。側室不可入。所以使婦人安私也。有以安其私。然後能使安其正矣。此善全人者也。

生情

用人者用其心之有異也用其心之有懼也然而不能立所異于前章所懼於後則人之不用也必矣用者存乎哉所以可用者存乎彼可用者彼之天道固有之然而可以人智多立也今夫役馭萬物者必有飲食之利為其欲存也必有鞭策之威為其畏存也然而飲食之美有極鞭策之威有止則其術將絀物之欲惡又不可得加于此也故策節度于二者以為無窮人者欲富貴者也欲美厚者也然惡死亾者也惡憂苦者也富貴之事差之以等榮然數陞而卿相欲之事必盡矣戮辱之事差之以等害然數降而死亾惡之事必盡矣非不能加于二者也人之欲惡固止于此也而卿相復不可多有戮殺復不可多及求人之事又未可以已也是故聖人立之事而生其情是何也人之智多其欲惡固可蕪而有也向知利之可欲也倪然未知禮義之隆高也未知名聲之光美也為之崇禮義以槪示之名聲以顯白之人瘀然又有欲于此矣賢者先趨之朴鄙無識之人徐徐然向之向也佬知害之可畏也未知汙下之難安也未知皆毀之醜辱也為別黑白以界異之

非皆以重累之天下之人瞿然又有畏于此矣賢者先避之朴鄙無知之人徐徐亦忌之此二者非即有也蕪之而有也然已欲之若固然矣其惡之亦若固然矣夫已欲爵脈又欲禮義已欲禮義又欲名聲如是則欲博民之欲博是愛賞之地博也已忌誅殺亦忌醜逆已忌醜逆又忌誅譬如是則惡博民之惡博是受罰之地博也苟其為地之博則加之者之利矣民不憂不使矣故聖人立禮義設聲名以足爵脈以虛續賞也實獨而虛不可窮故位雖無所蓋之人猶勉之而若有異也今是禮義聲名也崇一為之而可已者哉必以終身之事就之也然而慕者誠有得也我必無少焉之貴也衆取之而不相爭也此賞罰之精者也且夫爵之為榮也一刑之為辱也一君子爵必以獎大義刑必以懲不義則措爵唯一受者得二榮焉置刑唯一受者得二辱焉何也義不義之說又明也

增榮

允言立是者非獨立是也必廢非而後足允言崇賢者非

獨在賢也必下不肖而後足敗事必行而不行而不得一

也譽之原隱相際原高凡則隱下凡今曰原高而隱未嘗

下也是原不成于高也物閔待彼而論此故一而去一取成

乎獨取一奪一予成于衛予待堅一用王恆則蕉誅樊世

伲騰然席寶以為不誅樊世等則用猶之于不用未甚辯

也元祐太后一用司馬光公著則蕉然乖悖蔡確邪怨以

為不去確等則用光公著之于不用未甚辯也今夫懸衡

者左柳則右舉右柳別左舉柳之所下至舉之所上至也

而未嘗有能以不柳舉者以為自相待之勢也今使湯左

相伊尹右相尹誅又以為能用伊尹者有之否也使武王

左相周公右相潘止又以為能用周公者有之否也天之

道必去寒而後立著寒未必去也又彰若之氣造化無以

為能也故朝廷之上未嘗無賢也聽言未嘗無正也上又

非盡不用賢之君不聽言之主也然而不成為用不成為

聽者為其而存也此以其能也顯之彼以其惡未熟也亦

留之如是則賢不獨用賢不獨用此為未嘗用賢也如是

聽言是言不獨聽言不獨聽是為未嘗聽言也君之爵祿

固有盡也自一命而至九命猶有極之等也然而川居用

之則其等皆增而重者有抑奪之權以明之一命之爵必

使賢者居之不肖者降為庶人則一命之爵同已盡矣爵

非畀于故時也然而猶有不輕可得者則將有已盡也甚

之三老訓進子弟令之田共子材坐堂上賜之危酒其不

若訓立之堂下執酒具也堂上堂下非賞罰也而堂上必

自以崇者堂下者朋之矣堂下者必自以辱者堂上者朋

之矣故有予而奪加辱有奪而予加榮一列之爵有而列

之尊者予者一等奪者助為一等也此增崇爵祿之道也

皆貴

雖有常時之勢不能使天下皆貴而無賤也不能使皆尊而無卑也使天下賤而皆貴卑而皆尊者禮術行焉耳然則雖其少也必將嘗為長者也雖其下也必將嘗為上者也君子之教曰使而下事上使而少事長則為父母者必有一家之貴矣為兄者必有弟幼一節之貴矣父兄者子弟異日之處也然則必有可待之貴矣雖在汙下之處嘗施敬于人而人未嘗不反而敬之也此相除之道也然則雖獨夫單家必有徃復之尊矣故曰君子有禮則天下皆尊而無卑也皆貴而無賤也夫唯天子用天下之備禮取天下之備尊匹夫匹婦寡矣敬之之數或寡焉雖然而均者取天下之尊所得博也取一家之尊者所得篤深二者之分未嘗相讓也深與博以異量之美相敵也故匹夫而有炎王之貴者此其說也

天交

冬春之閒天地之去近是其合也夏秋之閒天地之去遠是其別也天地之相與也亦有情人徒未之知也其合有時其別有時萬物因于其合而生因于其別而死物者生死以為道者也天地者別合以為體者也日朔而交質望而交光一月二合以傳其精養長二氣傳化萬靈水土無知春夏相決秋冬相離故交合之為道也天地日月水土之所先也故曰萬物雖多從有夫婦夫婦之老曰父母其初曰男女其卑名曰牝牡父母者夫婦之功成也男女者夫婦之事未成也夫婦一別一合以為業而寡者為衆從者為久遍于四方謂之世傳于古今謂之宇宙先君子曰吾不可笑燕與蚕也夫蚕求業而食食以長絲然以為室室以蛻化化以為雌雄雌雄已成交合而卵纍纍撳撳千百為族生三十日曾無別業成子功矣不食不飲乃去而死今夫燕中春而出蟄求高明之宇以為家室削塗于阡附之梁閒覆載滑成以聚雌雄雌雄和合以求後世卵生如丸渾沌不分無首無尾情則自知中有已微傳精送氣日夜以紫卵破子出哅哅孺孺雌雄代出求食以哺喈喈

唧唧鳴而樂之羽翼已生教之飛舞至于長大與之同伎
是為歲事歲事已放去入井底就之海島蟄伏不起嗟夫
萬物之生皆此類也求食以長身長身以護子更無餘務
矣延促之異可相笑乎人號多事歸趣亦少君臣之所營
設聖賢之所教誨使以全夫婦全夫婦使以長子孫人自
以多事亦何係多哉由此觀之不知天地之以我傳其世
與其我之愚而自以為有己事耶使我有欲于夫婦有愛
于子孫天之用人用其心服使自為之矣

日功

日也者萬物之智也有生之光有作者之神也孔竅用其
光明窺用其度故日者萬物之德也生死之主也故日存
萬物謂之生日去萬物謂之死死也者非他也神明亡乎
其中光者去之也故日在草木出其外為之鮮華矣在金
玉出其外為之輝美矣入之中者均而為之陽也在山者
卉木所以生處水者瘠熱之所以蓄也故曰遠山則山氣
藏遠水則水氣蟄日一出萬物生日一入萬物止日高則
物增而多日低則物損而實諸物從陽與之存亡日之存
金玉非特為之輝光也又以作寶瑞故聖人取之以交往
來是以禮樂盛文質成也令夫鳳被五采而翔百鳥王之
無人仰之樂得其來以為嘉祥是其有日德之優者也龍
之為神也其陽多矣龜之智也上視往久下觀未來者取精
于日以有窺也龍與龜日事之粹者也不得其質獨用其
明者鬼之與神也往來無處求之無有彷彿之景善變而
多怪此靈之專行者也人之取日也厚矣其分可數也故
在目為明在心為智在體中為燈燈所以生明所以視
也明之所視如天如地得空而往無不可至是其見者也

智索物而慮之求無有而論之致曲而謙之貌幽隱而著之故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光至如心者止矣日數摩謂之人其最謂之聖人神仙者世容有之陽全之謂也致日之道者幾乎神明矣故曰之功不可爲數也日之美不可爲貌也日之精不可爲說也有倫之物皆待而或未知其功也日者滑失利害之共主也燦氣在物鈎物滑之積其費壽五谷滑之摩其平和明之于人也堯舜以聖桀紂狂也分日之光諸星若一三恒九野世以爲仰天擬天擠共以爲缺故日者爲有之表也諸事之攺也故無日可復得春夏乎曰無也無日可復得古今乎曰無也無日可得有萬物乎曰無也無日可得有事爲乎曰無也故無之謂時日與之爲時無之爲物日與之爲物推遷而古今生短長而春夏成有光而萬象形有功而萬事作故天地之間者日爲大

氣準

氣有不同所至然而能應者合于其數也數之所合大小不足以異之故智者測之于此而論之于彼其處量高下猶視而見也夫天地之氣在多猶在少也在百丈之下猶在咫尺之上也中冬之月陽始萌于下地有淺深各自其底以爲初日進而上增而長至地面而盡復生于下在地上者亦如之至天而盡復生于下山亦如之一尺之壞有天地之交者亦如之聖人制爲律呂數寸之管而俾合天地之機自黃鍾至于蕤賓起九寸盡六寸象升陽之氣及于地中爲濁分究自蕤賓至于應鍾起六寸盡四寸餘象升陽之氣平于地而爲清分究長以求深短以求淺相依而爲數爲候空室三襲門反覆正于子午探地三尺而築之門不相當者圍地上之氣也探而築者圍地中之氣也按月依方曆十二律黃鍾中于壬子之間餘序而布每月氣至則管灰自飛夫數遣等則大小同至情有合則珠形同感臨池而鼓蕤賓鐵爲之理者數同也奏吳音而革舞者情同也璪章之能井高踰江面然江水上漲則井水上溢升氣同也消亦相等降氣同也候寸關尺而知心脾腎

之病。小形大形之數也。輕重取之。而知腑與臟小表裏失表裏之數也。雖有微會不足以為異。

滅生

用萬物者。當有功于物而後用。先與而後取。其于蔬果五谷也。厚其糞土。滋繁其類而後食之。其于六畜也。長其類而後殺之。五谷蔬果固自生也。人力不加。不如是多矣。其多者我也。鷄犬羊豕。人不為之主。必盡于豺狼貍矣。不能自存其能。存其命。而且滋者我也。猶且盡其壽。足其量。而後用之。物可無憾也。是何故。非殺天地之所生。殺吾之所生也。非害物自有之命。害物不必自全之命也。然君子猶病之。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生之而殺之。是生其所殺也。譬之如刻木為神。神已宛然矣。旋斧斤以為薪。成之不為功。毀之重為罪。故生而殺之者。見殺不見生也。立物而仆之者。見仆不見立也。為殺而生之者。獨成于殺者也。為取而予之者。獨成于取者也。

章子留書目次三

散集

章子留書散集

雜撰計二百三十條

臨川章世純大力父著

瓚公為徐州守居無何去官歸隱于鶴仙峯之麓為其人曰我何能終釋貴而就賤釋尊而就卑乎人曰有藉于朝猶貴也去而為匹夫不亦賤乎而云者何也曰非貴賤之說也鶴仙峯所以為高于此者以衆山卑也使置之匡廬之側則不足以充為趾由此觀之高卑之名自旁至矣今為州主者固巍巍如蟻封也我所居者又其細也而朝夕相從引魁壘附陵鱗以隆物則有功矣自賤之術孰過于此乎子弟幸賢有才或舉于鄉矣有試政于部者矣我偃然據其上列有命能行也有欲能從也四隣之交也等輩齊民固多也然則今日之匹夫貴乎向之司牧貴乎雖不貴知不賤矣此明于貴賤之數者也故爵非一列位非一等尊之上猶有尊者務高不止然故不離為下也已雖俯人其所仰者亦猶岑岑然在其前也故爵必無尊有卑以補之位必無貴有賤以縣之故無爵者全于尊無位者全于貴

陰興與張宗鮮于褱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使之
友人張汜杜離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善
怒者己之私志也是非者物理之本分也陰興不以喜怒
代是非之處可謂能用公理者矣
觀世善遇人所與游皆覆蓋之和厚而無怍所厚李舉長
及與俱即推義直已又傷舉長之過濼長曰俁不以四方
之心相待也觀世曰天下不肖者多矣我自向而往皆為
人談行未嘗得一用已也賢者之道雖可以行于賢者我
之得君猶不與直已而行也吾安行已哉故治身立義嘗

使人行直于我人不得直行于我則已之為人通途也必
不坦矣
事之未來或前知之彼未來者其于此有端乎固無端也
事之已往非由書記或後知之彼既往者其于此有留乎
固無留也
耳目者隙光也心適以之為度因入為出推移不出其類
然則心雖有思亦止名耳聞目見也
夫夫婦之相與容也言于左耳右耳不知言于右耳左耳
不知以為深藏矣然而或聞之者人固不能以己之所知

障夫人之知之也
偏目而視與兩目同功偏耳而聽與兩耳同功是知兩目
但一明兩耳但一聽形處散而必離神在分而猶合
人之命與財共厚薄等大小財盡而命之際盡
性渺而難之也目徹而難滿也
人生後後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細狭薄少四者類也入有之將去無為近矣是故君子簡
物而存身簡身而存心求處其狭百物之來不攬援也求
處其少好惡之數但有而已飲食居室衣服取勝寒暑卻

餓之而已求處其薄寄志于針鋒之上出入有無之間求
處其細也此四者將以從無而合真也雖未能至可謂及
其涯矣
賢者之處身也主于其將將者物之方盛也與其方來也
與其方長也其前不足樂也其後可致而望也如龍如蛇
長為之尾不使易究是故常樂為春不樂為夏常樂為辰
不樂為午
仁義者道德之尊也使仁獨以愛已而義獨以裁物則天下
之惡莫過此者故善惡無定道當處而用之謂之善非處

而用之謂之惡

教兒而可以及弟後者常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義事不論乎耳目臨急不可索節也恩不睽異于衆人任顯不可取恃也地遠者非左右之人也勢相差者非一志之士也

草木輔其類而害非其類得類而生其所蔚然充然似其悦也失其類而併其所瘁然焦然似其悲也故得友者草木之所樂也

草木之生也下推上故根之變榦也有滋以奉幹也榦之變孫枝也有滋盡以奉孫枝也枝之變葉花實也有滋盡以奉葉花實也葉花實無澤于枝也枝未嘗有澤于有榦也榦未嘗有澤于根也故勢常順以去情無逆而反也是以物必易為慈難為孝者生物之理也

木枝多者不能長何也為其奪澤也果實繁者不能大何也為分榮也草木無知情其兄弟將不容者皆萬物之理手足以求損物之薄以益己之厚求損物之短以益己之長爭于氣澤也

人雖盜賊無非仁義詰盜者曰何以竊人之財鑿垣發櫝盜者曰我以孝父母慈妻子也隣里之人不如吾親之親也損踈以利親者輕重大小之道今夫鳥飛而高魚處而深取之者必以機然而聖人不廢盜賊之行將殺踈以媢親也吾之所為棄小義用大義者也故仁義之說推之不盡則無以難盜賊善惡莫得其廢矣

君子損貪得之心而優取富損自尊之心而優取貴損見美之心而優取榮萬物無定量人心無定覩求得不已所以終身見貧也好上不已所以終身見賊也欲省易足為

吾之富者必易矣無求上人為吾之貴者必易矣故所寡在內則所餘在外寡多之數相由而成也

人之論人皆存己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己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為能廣陰其損夫賢之將賢以寡己也亦備不肖之取不肖以怨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使爵不足榮則天下不可勸也使爵足榮則天下之欲不可得足也將使其亦榮亦不榮其輕之害帝王之權矣其

不輕之害處士之義。然則有所而輕。有所而重。何謂有所而重。帝王者重之。重之以崇奬帝王之權。何謂有所而輕。賢人逸士者輕之。輕之而以自除其身。輕重有所。而帝王恃其利。處士去其害。

物有下可以上。上不可以下者。力政共命是也。有上可以下。下不可以上者。名位爵號是也。惟道德往來。以為物。其在上。則所以教下也。其在下。則所以貢上也。不得道以教下。君雖賢。不得尊為堯舜矣。下不得道以貢上。臣雖賢。不得譽為伊尹矣。

言也者。身之陽也。行也者。身之陰也。陽使善。陰使惡。故雖有汙漫險邪之人。口未嘗不稱說道德也。行以為己。又未嘗不安從僻違也。

君子章利以定善。揭害以明惡。善者必自取復矣。我猶為美辟以頌之。在上則又具爵祿以厚之。多其利于善。使可樂也。惡者必自取反矣。我猶為醜聲以害之。在上則又具刑戮以危之。多其害于惡。而不已。使可懼也。故利害之事不明。則善惡之道不見。利害之事不深。則善惡之際不懸。

貪者財之仇也。凡貪必巧奪之人也。巧奪之人。則人之怨之必甚矣。貪必厚積。厚積所欲。人之欲之。亦必甚矣。使怨我之人有欲于我。則危奪之必速矣。故貪者財之所不要也。貪與財相求。財與貪相仇。

君子有一善。則常于其事。不常于其所。則不能多于其類也。如是。亦不能熟而安矣。不安者。徒行迹也。無性命之美以衰之。物之所大疑也。故其誠安之。則單至者也。其不誠安之。則與百道為同也。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于心。見于色。出于言。民猶若未從。雖從必疑。

君子形不必麗也。恃道飾之。命不必禁也。恃道易之。是故潔其外服。具其節度。正身為行。被禮樂而游處。則非避巨丈夫也。徒然已有成矣。非美好也。徒然已有觀矣。脩身蹈殊以當上下。不必祿馬。拱持也。固爵祿之所求矣。吉雖不來。固禍害之所去矣。故恃道而高。造化不能為之。忠恃道而存。造化得以免其怨。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為國不然。不可無臣。益不可無君。無下之害。不如無上之甚也。家而無上。不如無下之甚也。

忍賢國治臣賢國存賢君之舉也明禮義以舜官用法制以一民以賢治不肖同以貴治賤耳兼二以令一此盡行之勢也正道卑逆故國治君不必賢也而臣賢則道上流正道者自上推下者也而自下上上從末以操本雖有行者不行者必半矣故國存孝子之為行以為為已而為之也亦以為為父母而為之也記曰君子欲為善思詒父母令名則必果故獨舉一事常用兩以成之所以自習也及其成也亦事一而善二章子曰人生止百年死則無窮極世則以為生短死長矣

實不然也今一日之內六時之數晝夜均有然自旦致夜歷事為思慮游樂之多而後可至訖坐而待必遂遙而難俟也夜而寢則一瞑而已矣經于六時猶之頃也六時之久同于一瞑少之事也少者短之屬也日必多端多者長之屬也由此觀之夜必短晝必長矣生與晝為類死與夜為類死之長也豈當得而長之哉不得而長是其短也甚矣人不能信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今日東望日出西望日八世量即如是止者人亦不能信也人不能信死之為鬼

神也有語之今曰有生之始及死之日人即如是止者人亦不能信也不能信短寧信于長不能信狹寧信于廣狹與短必不可自解也廣與長說之可自寬者也于心能安之百貧民一富故曰上有羅紈下有麻續藉之衆薄取獨厚也可多享千適分之外止其盈溢念此肥者盡群瘠也賤富矣幸毋見富曰此所據者人之貧也賤貴矣幸毋見貴四此所據者人之賤也故非彼無此君子念其成之者地之有山所以善自廣也侵于空分以博其體

愛與惡相成而甚愛所美已極憎所惡不得壽矣愛者亦以相較而倍也是一情之施過分者常二也人所微實者目前尋丈耳數里之外望之彷彿意已入畫矣子時頃刻耳轉瞬即所回思之物情已在夢也故世所言實須臾也尺寸也實者如是寡也自隂者人短之自短者人隂之均有一隂在已不如其在人也均有一短在人不如其在已也人有知而非我者將死之人常作死計雖作死計實無死想其無死想則非我也其作死計則固知也故知常有二

矣一天所用一已所為因所並廢人特不自別遂以為術
我作也
章相因而朋亦相因而愁坐舟中者未常知舟之行也觀
于岸而後知之以止而知行也此所謂相得而朋雲行月
下雲行而西則月卻而東從縫中觀行者左綠而若其右
來也此所謂相因而惑
注湯甌中其氣上行者瀰勃如霧然不得所止則散澗而
黍有其底非有竅微之形也然置之几上少間若微雨之
集疎密大小之有當者也得其所閉也故物有函蓋則神
化之所存矣其滿露則精氣之所敗矣雨之能下降也則
天之能上覆也天不容覆上行者越而散耳惡有是茀茀則
者哉
君子之與人言如柳則揚揚則柳是故有已稱其利者則
更言其害者有已稱其美者則更言其惡者非與為反也
與為救也全廣章曰內人常與我為異吾所憾也章子曰
與為同是一之也與為異是有二也有二成偶所以得事
之全也故夫有義妻必與夫相矯矣士有義友必與士相
矯矣

明而有相至之能者物無非形微而有相至之能若物無
非氣此人必以形氣為盡天下之物也非形非氣所謂無
物矣而安知形氣之未盡天下之物乎今砲發霆震則窓
紙皆裂聲起于嚴垣之外而鐘鼓鳴于重宮之內明無相
及之形精非可徵之氣徒存乎聲而有撞擊之力若此者
其能裂紙觸鐘不可謂無物而固不可謂形氣也試窓感
則萬物皆感鼓鐘動則萬物皆動質薄者見裂體鳴者見
響也然則形氣之中有物形氣之表未嘗無物形氣之物
有力而無形氣之物未嘗無力力或加大焉動或加強焉

而世人徒以耳目之智偏于千方之容也所不知天下之
物必多矣
君子高卑不過天深淺不過地天地之間以求其理
人生父與之以虛母與之以實所以生且成也
金玉者天下之陰隱物也其在天地山澤之所包閉也在
于人者箧笥之所守藏也行于天地之間而常不失其陰
與隱也
嚴刑重法所以多賞之條也刑重而輕刑者為一等之賞
矣刑重而不刑者為二等之賞矣夫位極而齊盡天子無

以施恩故賞有窮也而刑待其後者是無窮之用也故明主嘗于守法獨守其無窮之權而輕予有窮之用明于賞罰之分數也

三向之饋進之君子之前厭然必有餘矣以飼小人狭然必未足矣君子以為舌舌之事三寸耳小人以為腹其長二尺六寸非三斗五升固不足以滿其空虛也故君子取于味是其取精者也小人取于質是其取濔者也夫小人也又安知食道哉未知于舌而已越入其喉矣

詐之得行以嘗有信者也薄之得行以嘗有厚者也詐情信者以為地薄待厚者以為基故小人之得其所求也則君子之以朴忠正信精之也而小人以為其智得也

目避見美亦又見惡惡與美足以相貿矣是無得于見也今夫瞽者不見美亦不見惡亦但無得于見也由此觀之瞽與明同功矣

得失之趣內存乎哉外在乎物矣今夫優者而具聲色使聲美矣色不必美也是瞽之全得聾之全失也色獨美而聲惡是聾之全得而瞽之全失也而不瞽不聾者又以一得一失何者而受美惡耳其聲色具為者乃聰明者之全得也而聾瞽者之偏失也故物聽得失于所以嘗之者所以嘗之者是得失之所為來矣所謂得失皆從物者未盡理也

知夫此身異日為談中身知夫此事異日為談中事歸于可說可憶者而止非有實也使其可美談說焉而已矣

得實者藏之必密傳至道者識之必深談德無德談玄不玄所以居之者輕且淺也

狐狸雄于山丘則是其中無虎豹也平人雄于鄉族則是其處無尊賢也以其所有測知所無

陽常有求于陰以為用故夜有夢而晝取之為吉凶死有鬼而生者求之為福祐此亦借陰之事也

地有人而人有事事有迹而迹有名人載榮名地德之光華也

天方欲長邪業則行正之人非天心之所生也天方將厚禍亂則興善之事非天心之所助也

夫見形于彼而此以造應聞言于彼而此以作力者雖不相及有以相使也由此觀之感應之道蓋其深渺矣豈嘗有實以相至恃力以相動哉

人之少也多喜人亦喜之其長也多樂人亦樂之及其壯
也多怒人多怒之其老也多哀人多哀之所以者何春夏
秋冬之謂也
萬物藏其後末人所以失其前據也蔟黎有延年之功人
不能以據蔟黎雖服之而效人不能先定其夲壽之所至
以其餘德蔟黎也物歷其後故人智之用紛紛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
在財而偽斗之謂財化
人當庇人不當為人所庇為人所庇即能自立亦半人耳

庇人者尚餘半在人其桐去遠矣
性所偏多在深山原野時處城市亦樂羽流對如是人亦
模山水以來用此之情代彼之境
夫以手擊手等事也而所擊者必甚傷此有以用之加勢
其中矣故物以勢勝力以勢重也功者依于道不能得道
之所不至道者循于事不能逆事之所不可事者困于才
不能出才之所不任才者夲乎氣不能托氣之所不有故
道于人也三說而後及之功于人也四說而後及之
人無欲則聖王無以成賢也取人之欲而給之取已之欲

而損之而賢行成給人之欲雖愈多可也損己之欲雖愈
少可也不得人之欲吾無以取人也不得人之多欲吾無
以深取人也故一欲損益而遵德已具矣賢名已立矣
內不足于倫常外不具于善友則無以自正也當就其身
以兩為既立其是又設其非如相質正也
陰陽之生不在多物稍有之事即成其氣故渡水于杵可
以瘀膈鑿以千鑓可治産難萬物氣性其相背反極于兩
末之端原所由然皆以淺薄桂生而盡辛起于微辛苓生
而甘苦起于微苦辛苦之生起于微氣氣之生起于微動

夫影以翳光而得如形之餘實與離異然針炙以取神工
或以起疾含沙而射短狐容以中人是則去身之物尚亦
關身在于迹而見跡存乎神而可切
陰陽之應卜筮數命形家之術半為本理而全存造化之
人其建立之人自身之福德精神盡則應驗亦盡矣故有
效于古不應于今之事也
鬼神與人事同作及其已然可睹智力之所終始不見實
物之所設施人事究然而鬼神之迹已矣鬼神之事常必
于藏己見用矣猶求匿之而脫迹于所寄將陰者之性乎

天下不知徒相德慈于人已也

歷物之疾一鳥不如日日不如月月不如心神者空挖迹者鈍滯宇宙之間有其滯者是生大小暫久之象布滿世界在乎神者是淺遠近今古之際衰乎混元

今古相推有無可分之際物敱為來擧止已故為今者一時為古者無窮

是非之不明未得所以觀之也引事歸身可以顯是擬情如物可以著非然則是非之分必明矣

卦命之術君子不甚恃也雖驗君郭管遁陰陽之隔矣然惡其為鬼介絡也夫傷破陰陽之隔泄造化之蔵者非鬼神所安將必害之

一體之中爭于上下樹有根草有本孟長而上孟長而下斯爭氣之際也動物亦然故有上下焦之司不相同而相為

從父母而來者皆生長我也從子孫而去者皆損殺我也

聖人制文者在上質者在下文以致尊質以爲親文質之故歸乎尊親非苟焉者也

一身之內亦文上而質下奉貴彰賤之道存焉耳

晝夜者陰陽風雨之所以際變易也而草木人虫之所以別生長也故變化之至密者晝夜是也

夫癢與痛相反也然輕觸之則癢重觸之則痛觸一而痛癢異徒以輕重之間則痛者癢之極也由此以類味苦者甘之極也由此以類炙朽者香之極也

風日霜露皆有味以錫物霜露其間然也日風塵無以無有與物物固自得其有爲日暴則辛風入則酸霜加而甘矣

物極所至遂欲不留善者取半而止常有不盡當為造化之事

得天陽者得地柔得天陰者得地剛物生而天地之事必錯

物或益言之而重或益言之而輕今曰此君也此又君之君也其愈重者也曰此父也此又父之父也其增輕者也故天下有加于尊無加于親加者為薄矣

物有其全亦當使人分其餘位有其上亦當使人安其下

花之所生于蓋之至盡知其豪高也不知其處末也故其事不固

我求富人能富之又能貧之我慕貴人能貴之又能賤之則人之二權俱得矣我必于貧者人不能富之也又非能貧之也我必于賤者人不能貴之也又非能賤之也則人之一權亦亡矣故不慕所無有則人失其所以相操此自立權之道

農取財于天地工取財于手同商賈取財于人取財于物者說之所外也不以干仁義之數取財于人人者說之所內也奪于量外而有傷仁之誅衆其所忽而有傷義之剝矣故為商賈者四民之下也惡其徼利于人也

猶用從其所土黨避庾申支于有神無迹于物而徵焉者或必知之知之而斷然者其神然之特有接于彼若耶卜日擇時人以耳用之舊知之無體知也物以體知者也非以故知者也彼之知之猶寒暑之中其肌膚矣陰陽之然應物以專應人以散矣是以于物必然而于人或然人靈為全陰陽之神衆加之則有與分者乎古之時取人于一國用之于一國而常足令之時取人于天下用之于天下而常不足旂狹之才固易用廣之器實難亦其理也

古之聖人莫非求事于天以統萬物求之于天知陰陽之有過矣可以恕萬物之失知中氣之羨利矣可以得自予之正如天之過者非所深責也儀天之羨者通所太上也父行嚴于子金之成木也母行慈于子水之濡木也父母不俱存子必失一矣將必兼慈嚴之用慈不盡而嚴不威而無至分也故獨親之子謂之不幸賢者慶爵使賢爵相為榮也人母曰此貴者也而曰母賢者也貴以明賢獨見于賢不肖入刑使奸刑相為辱也人母曰此刑人也而曰此不肖人也刑以明不肖獨見于不肖如賢者蒙刑刑不辱矣人不恥其刑不肖蒙爵爵不榮矣入不尚其爵刑爵均而皆有不足之實謂之失量生養之事既足則耳目之供遂興物之務虐起于其餘聖人君子以制度裁之裁富者之文以為貧者之實民之有餘非天地之所生遂多也富以貧成有餘固于不足矣聖人之教天下也必自剝為端使天下之利必以義得不可詐取使以義得是以利教天下之義也未害可以詐取是以利除天下之詐也以利教義從之必速以利除詐去之必遠

人以知多而欲多愛利害之質固深矣故生有甚樂死有甚苦物則不然知少而欲少愛利害之質已淡矣故生無甚歡死無甚苦夫天之所制生死禍福耳而物之愚者不甚受使天權輕也故愚有大力智有大苦

天得人而推重其德刑明也在物而權輕其德刑薄也利害入其身物之至輕尚為人之至重人之至重猶為物之可輕

知饑必甚饑何也知者氣之精也知饑是使氣精于饑故甚也

衣之親甚于屋屋之親甚于天物甚托天以遠疎之勤衣不勤屋勤屋不勤天

物處公者未嘗得全在公則危在私則安聖人治人必使有分用其私也

天公于人人亦公之地私于人人亦私之地之私人南燠北寒人之私地物據其方地者公之所不得天者私之所不可也

體骨雖實我知其虛閉目冥坐即如無身清夜聽聲舉體皆徹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夫空有相際以為分有之所多空之所少我與天下智愚之量強弱之數亦相際而著之矣故弱以表強強之分應弱以少多愚以成智智之量從愚以長短未嘗有已實自劣人乃僾之者也

貧不可安以富明之賤不可居以貴形之故富傷貧貴害賤君子居富不有所以可貧也在貴而無與所以可賤也

日與目成武之官日方作而群陰息目所察而衆匿匹此伏邪之司也

有晝則有人物之事夜豈得但已哉將必有非人非物之

事非人非物必鬼神矣故鬼神之信也信之于有其時與境也非罔其有水無魚

堯舜為可過也天不可過也天之所有吾亦有之此豈可非哉物之與天同非者可不責也非更其體未二其用

惡者常即于其善短者常即是其長

故火之災刀之銛有合名焉曰利害

衣處于外為燠于內物固有殊而親

貧民相為富民曰口之大也不如腹我徧為腹飲食以其餘為口然而易飽君獨為口飲食以其餘為腹然而不可

得足何哉二者俱傳通之司一速過一尚留君之所為其速過者以常無得故常不足矣生而富貴富不足樂貴不足榮富獨為貧者豈貴獨為賤者榮名實皆見為草何云生生所無也木何云長長所不至也宿已有之則非生非長有金生者遺人牛羊以金買角而衣之纏綿襲獻甫閒之四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為情數開多責之門此其與人十人不當一金也夫潤中之鮒盈咫而人以為大江中之鱷數尺而人以為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宋老有言再世皆弱其家必絕為其氣之近盡也見直之人未嘗不曲見公之人未嘗不私其見公也所以便私也其見直也所以便曲也厚者必以薄為歸親者必以疏為末父子之恩數傳而必至於不相知得乎氣者漸以異致之情者漸以淺隱顯之數偕有極也命天所為也時亦天所為也苟為薦人則但受天之命矣苟為賢人則但守天之時矣命者生而受之今豈得進附之力哉此不得不但已也時者日與我遭固而設事固可

用也故俱奉天之事亦有可有不可山不高則谷不卑故卑之怨高也甚海不大則川不小故小之怨大也甚物之參差起于有一而生二三略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故有取天下二而非其土與民也盡收其勇力國士與民已盡取矣盡收其材智國士與民已盡取矣盡得其心之欲而二者盡取矣取在于微不及于形三略曰主聘巖六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故下者事之實地也就下求賢非人所與之賢矣就下求謀上下

俱適之謀矣所求已至其處已盡之地也三略曰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夫賢必自尚主必懼賢此兩遠也不肖親主主安不肖此兩近也兩近故甚近兩遠故甚遠望王反之以事取合求成吾之所為而已三略曰善加于順民惡加于逆民人主以德為善以威為惡惡加有廢而惡有其善矣以善加逆斯不美矣以惡加順為大惡矣三略曰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故賢君而

恃爵祿之勢則兩有以得之不肖主而恃爵祿之勢則偏
有以失之
司馬法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
之禁無過皆息故用人者貴其新不及于舊取其節促用
其氣始以卒然用之
羅不至死而誅者非誅見害也誅後害也誅微則禁勝誅
成則禁廢
三畧曰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將憂則其智
少矣將樂則其智多矣將憂則其勇死矣將樂則其勇生

矣地不寬則無所生起也心不餘則無所變化也
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
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夫奪其飽而與之以饑奪
其生而與之以死事之反者也反而可得其中有順也欲
之多易欲之少心以為宜矣
天時有吉吉為得數者合天時有凶凶為失數者合
尉繚子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故有
用兩日以生有用兩日以死
尉繚子曰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主勝

者勝之全也將勝勝之偏也主勝而將可以勝矣主術不
待將爲可以獨勝哉
尉繚子曰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
戰守也故國有大兵不取于商必取于農市者所以陰損
商人之利以資國也小物賦其廛重財叅其事市賤賣貴
均減其藏以佐國策用之以精非病民事也凡利權不可
侵于下侵于下則所侵之分皆國失權之分君失一權下
得一權矣君失二權下得二權矣今市宅主于私治市之
法固不盡也國有漏利矣

尉繚子曰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令文臣舉
陵武臣技刺自名走狗天子重之以爵而要臣陰損其重
上富之以祿入而要臣責苑苴以陰損其資是天子之與
爵祿十而文臣常奪其五也害君之重傷將之威
司馬法曰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
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先世聖人循安而動
之後世聖人逐危而動之急之以節使不及慮其事爲促
矣

尉繚子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故處安偏絲在軍偏急刃上而盡美故戰盡之事也其適盡之道也明主用百里之國能有千里之勢地有倍利人有倍力事有倍功三倍合而國增而廣也故水土修天時用出物無數則地復歲地矣三年餘一則年復歲年矣生極壽事極力謀極忠則人後歲人矣此皆信國之數利害得失之情直推則慭致曲則明審其前後及于勞側辟禍為先取福為後然後物不得以形相取也人之大患

以貪滅畏貪心在中利與得先見也畏心在中害與失先見也故事無伏匿周心隱見聖王用人使人各以己之利害存其中不徒使為上也故用人之私不但責人之公故舉必得而為必成奇人之性與人响响同情若嫗蓋既失其雖性亦隨之故知形性相俱形之所虧性之所虛生成之後可從形損則性不獨授可得知矣教子于始狹也教婦于始嬪也教僕隸于入門也先之自始則禮其習也習之其久則禮其性也然後以禮相是也

以禮相非也以禮相然贊而得之深矣以禮相誠斥稱之益深矣子氣盛者毋氣衰非相為取精微之地相媧也特其本量先未可定故損益之故人不能覺耳甃獨之人多壽此其對明者也殺綍蟒者奪後命于須史斬龜鹿者勒未氣于千歲養納靡為長毫末之生魚彘死為滅尋丈之性性命則何大何小孰修孰短状閑切同重死亡同慘矣仁為蘢理之本理之繼其後者衆矣義者盡也無復為之

後者也雖物之理必無不窮以為無理則說全矣人者具萬物之數備天地之事其為物也雜而多端聖人知人理之多端也故不以一謂之知其同于萬物也故不過相美也中庸之士哉之高静則賢先見處之汙下則不肖先見品國有以勢高下者矣天道知之地道行之天者神明以為故者也日其大明也月其小明也辰宿定其位斗精辭其昏皆光者事也光動

而氣生氣生而形生故有水土受之以布精數化艸木華實人衆爭育形贊之屬在山滿山在川滿川故功莫大乎地道莫尊乎天不得天旨地不稱為也心不使身未嘗可作知不至行未嘗可成天地之事身心之物也

天道與而不取施而不復日月在天物皆見以為利地遺生者復之出者入之風雨露雷各死其廢反以自環故天道無已地道無人

君子之事加其身也多其理族煩其節目須更之立必使有方唯呵之恂必使有節溥畧之動必使應決其不以簡文使事則何也其不以依情取實天何也心非懸居者也必与事偕與之以有事使得所行也宇于宮域不至騰越則得所止也止其所而行靜于事而動所以遠于邪辟終日不得作也

富貴非惡也嘗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不為天子安知不但恒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庸士也

金廣章曰有人于此善四而惡六言者盡具其四善其惡者特不言也而人已曾聞不過矣盡具其六惡其善者特不言也而人已盜跖不過矣四善六惡中人之地也隱顯為言而差若天地然而言者又自全于誠也言自得其誠人自失于分況益損為言乎

物以所用遂生其氣為其性故弓弦利產舊以急疾為用也蒲蒐已汙舊以生風也水揚之而甘輕變化于其揚之也井初汲而補陰得于其靜也動靜于物為功幾何然而氣性疾分故性者天之所為亦人之所為亦他物之所勞與也習之而有矣

賞罰者君子之所先加之身也不善存身愀然自傷是其罰使衰息也有善存身快然息慰是其賞使增益也

厚必勝薄矣然而鐘磬之音薄者彰長必勝短矣然而簫笛之齊短者高為之實者少則為之虛者多也

人有性而事有端聖之道數有主而可起王之刑賞有階而可入人皆恃人情

名于人也亦相與離矣名數更則于我益不感後之傳我者淺矣

君子欲重道必降古人尊所從來增道權也是故非必不可易也而固不易也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獅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奐不直正閑其臭

蹷與蛩蛩巨虛相負而行世謂兩物適一物耳夫婦之合亦一物也然則析之將各以半立耶曰合亦全離亦全如人乘馬自人言者一乎人自馬言者一乎馬異人而乘之一乎異人異馬而乘之一乎異馬離之人全于人馬全于馬亦不虧其難也

世所謂理皆以因故推因故者必至無因故而止三如何足以窮理矣

繁氣生物精氣生人聖人不弛禽獸之刑以殺繁氣益人氣

天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也性薄情淡者欲希少則受享之地愽矣故性之裕物萬物皆在有餘之地生而吝者不失于毫末生而褊者非寬于頃刻性情之所聚異寡矣

人獨傷萬物虎豹犄與人搆敵國之禮假盡併智匠力人事安得愽乎惟其獨制故能大其事多其功也

人世事皆鬼所為物代之受名

一夫一婦合而生子半異性之氣子復生子半者復半三傳而或失其本矣

物莫不眑于陽而留于陰水族善壽陰者固之陸物多夭陽者散之

制是器者常為是器之神故知精神之久

人固不敵天地惟有道以連眾眾合而勢愽事多而功廣逆叅為三才矣此人之巧為大也

人之力不可取以益已力也人之智可取以益已智也在形必隔在神能通

古人有言曰匹夫而德刑之用見矣雖勢在匹夫生殺之權亦所握也物之聽生死者豈少哉夫賞罰之用則固未嘗頃而廢也故來于我者而善則歡豫而受之歡豫而受之是其賞之細也來于我不善則嚴容而却之嚴容而却之是其罰之細也若喜怒非度賞罰失類則無以進退萬物矣

五星相及遇其所好則行遲氣有以相留也當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至于草木高至于日星

陰陽有二別冬夏至是也歲有二交二分是也春陽交陰
陽來陰往道相過也秋陰交陽陰來陽往道相過也交若
均于氣也內外之勢平去來之域接也萬物之生皆資于
兩兩之咸存當自于均非均不兩則無異氣以立別矣人
何以有輔敕摩盪之能物何以有背反合複之性乎
天地之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其交也天俯而就地地天之
去也近其布氣也深地得之藏于黃泉之底及其致別天
地相與離日月漸以高兩間之空漸以廣氣大其施物高
其質其主化盛功用成矣

天有小周大周小周成歲大周成運小周生于日次自子
而亥而戌逆曆二十八宿以正四時變萬物大周本于日
與天會約一千餘年始一紀從宮自子而丑而寅順歷二十
八宿故星者天之所以自紀也既知其順又知其逆既知
小次又知大次皆以星也大周曆家所以斷歲差也
日往月來月從日來不輕同霎夫婦別也朔而相就物交
也望而相見氣交也交而萬物生矣亦日月所以自久乎
不交則無和物不得和固不出也
二十八宿應于九野非定應也陰陽于物無獨得也日星

所臨無獨哉也躔豕之倫皆得通之九爽八贊皆得候之
今耶律五行一人之命亦經一星一宮未或不驗推之至
盡大小之物皆懸命其中矣
古有分野蓋取于始建國之日月故周樂用七鑑以伐殷
之歲今星數家亦以始生之日次推微休咎同是術也由
此觀之其分置可隨易矣若夫擄徙而應此何異已死之
命可兆于子孫哉
高山于人非有贈也然人之仰之有得焉有得于其觀也
履其上有得焉有得于遠瞭也居室面之負之皆有得焉

有得于其氣與方位也萬物有得焉有得于其風露雲雨
也君子之居富貴也亦似之
善福惡禍理相從故君子去非以除殃行德以名吉吉
來而信善有形殃至而見惡有彰
禍之奇者不親其近與遠爲照于高山各以其量與陽
境者逆相望也夫高之與遠之固類事矣
日月相食交道過也夫婦之事甚則傷陰陽之正聖人悼
之疾過常也
蒋陰陽非所宜明也故天地萬物皆隱之不閑而見于上

萬物睹之。亦孔之醜矣。故日月交食。不見于天。尚自隱也。過而揭于天。使物指屬焉。失道甚也。辟生于濕壤。攀援而登其高柯。棲于清飈。嘒然而鳴。可為善托其聲矣。不知其為萬物聽冬務。其尚樂乎。其有通柳而不得已耶。物固有以鳴為職業者哉。人不能求其謂也。人之好言者。於日鮮鮮。不得其志。雖所不聽。猶強說之。斗亦不能求其謂也。古人有言曰。多言多敗。君子之言也。適足以應感而已。胸之有口。必滿其藏。如疑然。抉然有竅。最鐵之末端。則不可以宿水注漿。敗器也。無所用之。夫樹有

孔者。蠹生其間。織汁淋漓。口之為竊竅也大矣。蕭伯陳文。共諸羅宣子。蕭辯而陳詞。既退。客善蕭之辯。羅曰。不然。謂能言者。以稱乎人心。不能者。人共厭之。今蕭言而人以為多。聽陳言。若見少也。是陳能言也。惟戒為周子曰。但無張口。張口。吾望見其狀矣。故守口不可不密也。人生于土。歸于土。無所更為計也。然土者不測之所。范范之壤。水以為家。蟻以為穴。舉其嚴親。一旦擲之其中。水能從其脈而行耳。不能為人親謀安也。蟻者嘗蠡得腐則聚。不可以告語遣也。脫有不戒。適與之會。則尸不及時而潰。

與棄之江中無以異。在蟻則安而得糧也。夫地如內。胴水其營也。氣其衛也。營衛行于內。氣水行于地。風者地上之名。氣者地中之號。風氣一家。俱以行止。相應而動。以為道理。故在上所弱。在下如之。其顛倒悖繆。亦所時有也。夫舉事于一端。上以安父母。下以利後嗣。孝慈之道備者。慎所藏之謂也。於親而自信其愚心。無擇于吉凶。是無有安危之應。迫其中也。是無有前后之慮也。此吾父母也。苟有其術。何可橫拒乎。夫物動于明。所以使之者居于幽。目耳鼻口。人見其從外動也。莫知其發于心脾肝腎也。物

莫不以陰為本。陽為末矣。父祖藏于地中。去其子孫。遠者乃數百里。然相與為本末。未嘗暫離。如樹之榮在天之空。其根抵乃存乎黃壤之下。而抵湊下。則幹湊上。其根四布而出者。枝亦應之。與害行也。陰陽異處。其相肖也如是。故子孫逢吉。可信親之安也。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母之次也。姑父之次也。婦人謂夫之父曰舅。母曰姑。舅父之次也。姑母之次也。物稱體為性。性應智為量。性者物之所以用其體者也。才識在物。皆以所自有為炁矣。故小大皆足。足予物之自。

視也。故天地不齊于物。而物自受其齊。

立事而不效。故附而不應。是禍德不傾身之鬼神不足也。

賢者亦以己福愈人矣。

欲使長幼貴賤壹安于禮。見之以所利而已。長年者由禮

使事敬之利也。弱年者由禮使得愛之利也。祭祀之禮使

有飲祚之業也。拜跪之禮使有食享之味也。天下無禮外

之利。則從之者安矣。

天地之有神明。吾不知也。然吾已有心矣。陰陽之有制使。

吾不知也。然吾已有作矣。故自然者成其事。使然者即用

其類可以名之萬物之為也。可以名之天命之故也。

甲賊貲乎乙戕。兩禍偏為丁禍。既有敗則不名成矣。既有

禍。則何云福矣。然則有故有敗有禍有福者。偏計也。無故

無敗無禍無福者矣。計也。

力不至而命獨顯。理未及而數乃明。見乎力之表矣。必才

務乎力之中也。彰于理之外矣。必亦隱于理之內也。類四

天而爵壽。非功矣。孔子窮而為達。非能矣。

世事紛紛。赤子知之為真。為物形容。夢寐表之為切。表夢

寐之事也。應以赤子之知。不始當感應之數哉。

鬼神之禍。亦疑懼者獨受耳。陰陽之災。亦求詳者得深耳。

不知其精者名之至乎。亦其物得主而見神也。

西北之化。常寒常靜。不足以生。天則求地。伐以與親。東南

之化。水多土少。常動常熱。地則求天。天蒸而上親。故西北之

化多于天。東南之化多于地。

禽獸肉曰人肉。自靈不專恃心矣。故禍之即痛。有故先熟。

皆靈之在膚革者也。夫死龜猶嚙。懸其肉。無人而縱。見人

而縮。豈有使之者。故獸肉之說。推之可深也。奈于骨肉緣

起心性。性止氣之事。氣但肉之事。物之相喚者。肉氣亦相

制。精粗同理。知其孰主哉。

手足皆存體中。然以足交物。不如手之深知于心也。其猶

有味成之別與。

秈可為酒。蘖可為飴。然方為秈為蘖時。孰得用其未然甘

之若酒若飴乎。一體之物。在末者不得指為在始時之末

至人事之未加其名實還矣。

理者人之所殊。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心

者。其可行者也。其許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虞初曰。孰為天

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之心。此不為昧天絕理者哉。

生于天地之間長在陰陽之內物情所通而法立焉感所推而衍生生于情者皆謂之理迫于勢者皆謂之道

世間無時日一出一入年一寒一暑變易人心潮之為時然運而往往而迹無所存故日者虛無物也天生時聖人用之以事事往事在日存事廢日亡有事故足積有積故足功有功故足享故用之以事其日可積而數也可收而時也可取而享也夫家為日踈為年二十一史紀年之書最以事實之故年可按其年無為則是年亡甲子乙丑豈年實哉

陽生于天天大故陽淌匯陰生于地地大故陰淌匯陰陽者天地之所在而在焉天地之所究而究焉

兄弟一體之事也據于其前也取一于父矣夫婦一體之事也據于其後也取一于子矣父已一矣兄弟何可兩也子已一矣夫婦何可兩也

與人居常有剩于溫厚母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尚為煖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為溫和于世乎

大風卒至牆于人也恩于父母大雨時至傘于人也恩于父母大寒時至火于人也恩于父母

生之所生復有所生化之所化復有所化天地托事于萬物寄功之處多于已功

目有明心有智如刀有鋒火有焰物皆避之故忌于吾之見之也盜不得作忌于吾之知之也奸不敢生故日一出而群陰伏雷一震而眾魅消聲光之為威神也豈不大哉易曰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夫聰明睿智之為神武也古之人知之矣

星封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為隱亦不成為鬼神矣

目之小也光莫大焉鏡之淺也明如深焉故光明在物必過于物

婦人有奇名即不必與夫以吉矣善在平常福在靜事

我以天地萬物獨以成我也物亦以天地萬物為獨以成彼也皆以少已為多物全對矣非偶對也猶將獨有之

目之所視遠近成差遠之長大為近之短少燈之照物近之影大遠之蓋少燈為目也

旬季曰律已嚴者繩人必刺何者無情于中也自恕之人必不屬物何者有情于中也

性亦資形以助苟為威嚴面骨嶄巖者助成之苟為溫和面肉平坦者助成之不然即欲不真也衰王存身而所當之天地萬物變其吉凶元氣之盛也天地氣德萬物性味皆為其利及其衰也氣化虧之味性傷之皆為其害也

此一身耳在郊野見大在城市見小人耳可一里目可三十里遊之曠野耳目之數皆足及閒居圈中目不數武墻屋止之耳不百步雖咫封之七尺之軀繞七尺耳食之事二味與充也衣之事二煖與觀也及其有憂在心

衣不至用色食不至用味皆藉其一而已蔵物者蔵于其心心所不記筐篋倉窖非其蔵也二鏡止而見二影三鏡不得三影目二也以此之二成彼之二二鏡而甚離之亦不得二方鏡而甚合之亦不得二圓而得二圓相際有辨故能離目之本雖者故神之一不泯形之二形之二必歸神之一夢影事也間于目事非帶挟成有即相累成無挟之成有者不必而累之成無者則已確矣生者形居其一氣居其一知覺受欲居其一致豹之生少

于牛象體形之差也貧賤之生薄于富貴嗜欲之差也富貴之生倍多死亦死其多貧賤之生加少死亦死其少有知之死苦于無知多知之死苦于少知人莫非天亂莫不有天下之生皆天孰非其子萬物盡陳孰非其有近譏匿域多拒少收則無以有之耳自得其狹非彼狹也棄天之與下同于物則無以嗣之耳自絶其窮非夸不屬也筆工為筆所治一事而萬事皆足未嘗耕也然坐而足于食矣未嘗織也然坐而足于衣矣未嘗為匠也然坐而足

于居矣以養父母以慈後世以其禮俗百物而取之所取未嘗匱所供未嘗缺鄉民得之以記帳目立券契券契以守業帳目以會財官人得之以立制度日出命令士人得之以通遠近傳今古作為制義以取富貴富貴生大業展轉為功皆筆事也故從筆工言比天下事亦一以貫之物恃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者以自藏盡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余以但表無備于物物敍傷也言此志敷）朱子強曰民有三疾孔子之言盖有指也以天下嘗之若不為一人者聖人之厚也

古今無窮則宋元與今猶爲一時天地大矣則吳越齊楚猶在一處加以好惡之共性同之矣性所以同命同之矣性命深同天合之矣其不謂之兄弟而何彼鼠與鴨與吾同室而處終不得不正之爲仇敵也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爲雨澤𢌿施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爲毒霧不爲恩仇萬物皆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己者耶（有數所限非悉已附未記年于此目）

金廣章曰公廨之地堂宇深廣陰閉既久寞昧之物多在爲人氣爲萬物之所賓處于其中應有襲其氣者此保身者之所慎也

廣章曰身無病則百骸忘有所苦而當其處者獨知矣故家有不與忘之人家有害也固有不與忘之事固有眚也龔獻甫曰余所與居者五藏之病移之于性情嗟夫豈獨病狀偏性之重莫非五藏之勝氣有生之所受也其未遠矣

留書別集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有四書留書已著錄是編內集一卷分四十三篇篇各有名多摹倣周秦諸子散集一卷皆內集之緒餘不立篇名故謂之散前有世純自序總謂之別集以有說四書者故也兩書自序甚明明史合爲一編殊非世純之意今分載之又此書內集散集各一卷合四書六卷僅得八卷而明史乃作十卷然四書六卷無所闕佚內集列有目錄無所散失散集亦首尾完具蓋是集初名巳未留亦編爲二卷周鍾序之張煒如以刊本未善因爲編定先後考正標題訂爲此本雖有小異實即一書明史殆以兩本並行故合之稱十卷歟

性理標題綜要二十二卷

〔明〕詹淮輯　陳仁錫訂正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綜要二十二卷》提要

成祖文皇帝御製性理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禀受於

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已則必能任斯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

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

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爲此懼乃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

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爲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

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脩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皡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

遂書以爲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性理序

學者知有太極而不知易有太極蓋惟其易之是以有之周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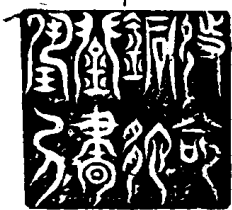
公一語道破曰無極而太極正爲點化太極神無方易無體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

爲爾儒者終身不易漫云有太極如取一物焉置之胸中不生不化號爲宿儒秖宿

物爾亮是評通鑑成辛未評綱目歲竊取性理約略簡便以示兒曹而有槪於遭盛

世之不偶也秘書御府也唐天子猶以爲外且遠更聚書集賢殿別置讎官曰學士曰讎理常以寵丞相爲太學士且非天下之名能文學者不得與於是選於是集

賢之書盛積書日多官日重而益於理亂之故日益少孰如本朝表章性理一書關樞要領載曰學者貫經世識時務耳是不然孔潤身孟生色當其整頓身心處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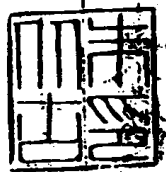
整頓天下萬世處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可
忽乎哉
崇禎五年歲次壬申
仲春史官陳仁錫書
于白松堂

性理序

性理者先儒道德性命之書
也闡太極先天之秘叢帝王
賢聖之靈非特裨益於身心
而千古治術亦咸倫在茲故
與綱鑑並傳于世良以衆妙
之門觀徼觀妙者曾幾何人
象圖之珠忘筌忘蹄者又曾
幾何人矧蒿帙浩瀚嘲玄者
或病其繁探奇者或病其簡

大都人情參差如是孰裁定
繁簡而合其轍且令
功令須嚴必以此試士博士
家尤當焚膏繼晷繙閱以鼓
前茅者故陳太史編輯之如

綱鑑例凡有切于身心治術
者存之有切于論表策題者
存之其提指要有切于關節
者存之人略我詳人忽我覈
井然有條詮釋俱備較之他

刻其亦性理之綜其要者乎
因請斯編謀壽于梓以廣其人
傳嗣有綱鑑行于世並為不
朽云耳

華亭朱從古孟博甫書

序

性理一書皆宋諸儒名言而編輯於

國初文臣胡楊金三公之手

成祖文皇帝親為製序播之寓內廣厲學宮蓋是書廣大精微羽翼經傳其用可以治其身心而推之家國天下而其緒

餘猶足以為明經之資凡先輩表章議論令人承襲以為固然者往往出於是書而有司輒舉以試士士素涉獵則立論辨奏蓋先輩學者無不究心而晚近以來誦習乃少無論身心家國天下之道闕焉莫講即發為文辭亦未必根極

理要純粹縝密而免於
瑕纇疎漏之譏間有一
二語言相沿踵日久而
莫知其爲出於是書者
即舉太極西銘而能成

誦者亦少矣其弊起於
簡帙浩繁使人畏厭遂
至一切束之高閣 機 自
蚤歲即嘗受讀大文細
註罔不偏觀而性鈍易

忘卒無所得後乃懲其
馳心於博而竟失其約
也乃選擇簡略去煩就
簡旣以自習因以示從
游者倘或可相與振其

畏厭之心而作其向前
之志從事於約而後其
博者可以漸而及矣且
讀是編者必欲詳其事
實文義亦必取全書而

參閱之非謂有是編而
全書可廢也
溫陵李廷機序

性理序

性理一書瀰淪浩大天地鬼
神之與名德性命之微皆齊
治平之本古今興亡之跡罔不
具載其理學之淵藪而吾人

之衷鑑也比來先生纂集是書
者不一校舉但好詳者或輕
重不辨博載其文而失于繁
崇略者或本末不具徒摘其句
而失于簡求其詳略適宜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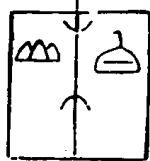
便于披閱亦難矣一日諸友相
聚而議曰淵深宏博而文之
大全者既分於旁通以涉其津
涯而書之纂出又難于爲精
以究其蘊奥頃子編集一書俾

吾人得有所依歸乎曰未學
撮劃而欲繁錄寧不啻彷其
錄乎雖然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而一得之愚或可以爲智者
之助也于是參之衆說而凡
二程全書近思錄伊洛
淵源之同于要旨者亦必兼
采以附其類文之宜讀雖詞
之繁博而文必詳載題之宜錄
雖詞有簡約而意亦渾全故

舉其已入於書之字于各類之
以使知出于何書既能略而弗
載亦非載而或有也大題之標
必加○于題面使知合于兩閒
小題之標必加○于題面使知

合于小試策問之標出加其點于問而使知合于六經之謬既非缺而弗備亦非偏而或參也廣讀者繇注以探其旨而不患于考索之雜緣類以究其條而不倦于編閱之勞繇是遡流窮源得以覩斯道之淵藪振裔揭領而不失多人之衷篤矣是書也集以二載一葉如猶易以三葉而出

如求名曰性理綜要要之綜群書而撮其大要也雖不能自謂于理學有益而初學之士或亦有便于玩讀云爾凡我同志爲因文以求其道毋徒爲買櫝還珠之誚也謹序

新安詹淮撰

性理綜要譚叢

王守溪曰詩言秉彝書言降衷而性之説已昉孔子言近孟子言善而性之説已明然譚者紛紛各是其見莊周謂性爲僞荀況謂性爲惡董仲舒謂性爲天之資而非教化則不成楊子雲謂性爲善惡混而邪正因修以異呂黎作原性而謂其分于三品李翺作復性書而謂其循于不已性不可以善言纔言善便與惡對東坡氏之談也堯舜以來不得已而

曰中旦未嘗分善惡者文定公之説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歐陽氏之議也善惡兼在如陰與陽者司馬氏之見也嘉禾稂莠之論小蘇之玄論也無適無莫之言五峯之家傳也自程子有論性論氣之説張子有合虛與氣之説而性學始大明于天下矣

丘月林曰古今論性者當以孔子之言爲[illegible][illegible]其曰性相近者非謂其善惡混也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善無不善也天命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于善耳然謂之曰相近則二五之凝成終有所不固者在也習之善惡既異則相近者始相違而豈性之本然哉大舜生而神靈由野人之習而不同于愚由頑嚚之習而不化于惡此則上智之性不移于習者也叔虎初生未交于習叔向之母聞其聲而知其必滅羊舌氏下愚不移立有明徵也聖人之言語上而不遺下語常而不遺變可謂盛水不漏矣若孟子專言性善此則推本之論于學者

最爲有功而要之不無所偏即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者也然恐性一言孟子亦未嘗不論氣則宋儒氣質之説是以互相發明而程子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謂之非性者决不可訾其異於孟子矣

商素菴曰觀正蒙養性之論則知人無異性説西銘理一之旨則知性無異理聲色臭味安逸皆性也君子不徇其性故不必芻豢膏粱而皆可以適其口不必文章黼黻而皆可以

悅其目不必錫鸞和鈴而皆可以順其耳不必椒蘭茵桂大路越席而皆可以養其鼻養其體何者有命存焉君子不當縱其性而不顧夫命也

王陽明曰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明天下學者汎濫於辭章浸淫於老佛歷千有餘年而二程先生始出其學以仁爲宗以敬爲主合內外本末動靜顯微而渾融於一心蓋由茂叔之傳以上遡孟氏之統而下開來學於無窮

者也二先生往矣乃其遺書語錄散逸而弗彰識者悵焉於是胡光大諸公裒爲性理大全後學之士始忻然若接其儀刑而聆其講論聞風而興得門而入其所嘉惠亦良多矣

羅近溪曰二程先生之道卽孟氏以來百王千聖之道萬古人心之所同若日月江湖莫得而湮晦之者而晚世表章而崇尚之非不勤也乃其傳竟弗廣何故哉余觀性理一書通顯微貫動靜該本末總內外主于敬以成其仁故言天德王道而要於愼獨言灑掃應對而極于入神言居處執事與人而達于不顯篤恭無聲無臭之玅天地萬物以爲體而非虛也操存涵養以爲功而非寂也其所言者中人之所能而及其至也雖神聖亦若此而已矣

薛方山曰性理一書所以表章百王千聖之心而末學之支離漶漫者不得以亂其眞故是書乃與四子六籍相爲羽翼所當家傳人誦

而不可一日廢者也明道之言曰聖賢體道垂訓切于日用如耒耜舟車然一不具則生人之用缺昔宋西山眞氏有大學衍義我明瓊山丘氏有大學衍義補固一揆也然則性理容可緩乎哉

性理綜要凡例

一性理有詹棓山諸理齋黃葵陽李九我董思白諸刻皆刪汰十之六七存其有關論題策表題者十之三四而窮理家以爲太簡畧茲

刻酌諸刻之去取從大全中益而增之要使科場試題有關切者悉羅集中無遺漏云

一性理事關故實者細註之更益之二程全書伊洛淵源等書庶名理之徵心法之抄俱收是書矣

一太極圖說西銘二書千古不磨當與經傳並列而通書明白潔淨故俱全抄

一正蒙大醇而間亦有可畧者皇極濟世書論其筆力諸儒未有而間所言及數處誦讀爲

難而易學啓蒙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其不便讀者尤多皆爲節略至于理氣以下諸篇往往贅復節畧亦有若夫家禮則取其有切于大體者亦載以備覽

一文美者抄有不文而理勝者抄有義理節目不可不知者抄有關係世教有切人情物態有可爲讀書講學立身處事待人當官之法者抄有堪作試題者抄有題不甚確而刻本元圈或標額者有司往往拔本命題亦抄惟

其太無意義則雖元本圈標而亦不抄什一遺漏姑舍之矣

一大題應春秋兩闈出者從圈
○○○○○○

一小題應小試出者從點
●●●●●●

一題應作策題者從空點
◦◦◦◦◦◦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
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
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臣金幼孜等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
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
百二十九卷裝潢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
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
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
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
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
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
故伏羲則河圖而演書大禹因洛書而錫疇
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
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
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
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
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絶如綿莫能究其指歸
一切趨於苟且因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
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
而千載無眞儒遂令往轍之難尋蓋發前修
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

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蓁蕪
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
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則無能會其說于一
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啟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
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

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智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勲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
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
成而猶以爲未成體道誠沖游心高遠乃者
渙起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
靡發舒幽積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
爲前聖之輔翼合衆塗於一軌會萬理於一
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以是而典教化以是
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
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
所無之制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
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
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

眞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
頓回大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
備猗與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微汲汲皇皇
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
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
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
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閫

奧圓冠句履固忝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讎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覩就編豈勝歡慶於天
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
不負於
敎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
胡廣等謹上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一

先儒姓氏

宋儒

周濂溪 惇頤茂叔　程明道 顥伯淳　程伊川 頤正叔
邵康節 雍堯夫　張橫渠 載子厚　胡安定 瑗翼之
蘇東坡 軾子瞻　蘇潁濱 轍子由　黃山谷 庭堅魯直
呂滎陽 希哲原明　司馬涑水 光君實　晁韋山 說之以道
王　氏 巖叟彥霖　劉元城 安世器之　游廣平 酢定夫
謝上蔡 良佐顯道　李　氏 籲端伯　劉　氏 絢質夫

呂進伯 大忠　呂與叔 大臨　呂京兆 大鈞和叔
蘇　氏 昞季明　范　氏 育巽之　楊龜山 時中立
侯河東 仲良師聖　張壽安 繹思叔　尹和靖 惇彥明
范華陽 祖禹淳夫　劉河間 安禮立之　劉永嘉 安節元承
朱河南 掞光庭　馬東平 伸時中　邵　氏 伯溫堯夫
邢河間 恕和叔　胡武夷 安國康侯文定　胡致堂 寅明仲
胡五峰 宏仁中　陳　氏 恬叔易　陳　氏 淵
馮　氏 忠恕　呂　氏 稽中　羅豫章 從彥仲素
李延平 侗原中　朱韋齋 松喬年　劉屏山 子翬

朱晦菴 熹元晦　李樂菴 衡彥平　張南軒 栻敬夫
陸象山 九淵子靜　呂東萊 祖謙祖恭　黃勉齋 榦直卿
蔡西山 元定季通　蔡節齋 淵伯靜　蔡九峰 沈仲默
陳北溪 淳安卿　李東齋 方子正叔　陳潛室 埴器之
張范陽 九成子韶　廖　氏 德明子晦　度山陽 正性善
眞西山 德秀景元　魏鶴山 華父了翁　翁思齋 泳永叔
蔡覺軒 模仲覺　胡萍鄉 安之叔器　葉平巖 采仲圭
饒雙峰 魯仲元　楊　氏 復　李　氏 士英
臧　氏 格　許庸齋 仲翔　謝　氏 方叔

胡玉齋 方平　李吳郡 韶　陳　氏 協
周　氏 垣
元儒
黃　氏 瑞節　許魯齋 衡仲平　吳臨川 澄草廬幼淸
李　氏 希濂　姚牧菴 燧　虞邵菴 集伯生
揭　氏 傒斯　馬古洲　耶律氏 有尚
歐陽圭齋 玄元功
集修姓氏
皇明

胡學士 廣　楊庶子 榮　金諭德 幼孜
蕭修撰 時中　陳修撰 循　周編修 述
陳編修 全　林編修 誌　李編修 貞
陳編修 景著　余簡討 學夔　劉簡討 永淸
黃簡討 壽生　陳簡討 用　陳簡討 璲
王翰博 進　黃典籍 約仲　涂庶吉 順
王郎中 羽　童郎中 謨　吳員外 嘉靜
黃主事 裳　段主事 民　洪主事 順
沈主事 升　章主事 敬　楊主事 勉

周主事 忱　吳主事 紳　陳御史 道潛
王理評 選　黃常博 福　趙御醫 友同
王國博 復原　曾教授 振　廖教授 思敬
傅學正 舟　杜教諭 觀　顏教諭 敬守
彭訓導 子斐　留訓導 安

性理綜要總目

陳安卿　輔漢卿
陳才卿　徐子融
余正叔　廖德明
李方子　方賓王
李燔　陳淳
趙師淵
卷之十三
諸儒四
呂祖謙　陸九淵

真德秀　王栢
魏華父　許衡
吳澄
學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卷之十四
學四
存養　持敬
學五
主靜　省察
學六
知行　言行
致知
卷之十五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處心立事
學八
理欲　義利
君子小人　出處
言行　識利
辨邪
學九

馮道

歷代九 宋

太祖　太宗

眞宗　仁宗

神宗　孝宗

寧宗　向敏中

王隨　楊億

范仲淹　韓琦

司馬光　呂公著

王安石　范純仁

鄒浩　曾肇

宗澤　李綱

趙鼎　洪皓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秦檜

胡銓　張九成

李椿　總論

卷之二十一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君道

臣道

治道一

總論　禮樂

宗廟

卷之二十二

治道二

宗法　謚法

封建　學校

用人

治道三

人才　求賢

論官　涖政

諫諍　法令

賞罰

治道四
王霸　田賦
理財　節儉
賑恤　禎異
論兵　論刑
夷狄
詩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皇極經世一元吟　邵子
觀物詩　邵子　偶得吟　邵子
心安吟　邵子　答人詩意　邵子
此日不再得　山楊氏　送元晦　南軒張氏
感興　朱子　復卦詩　邵子
天道吟　邵子　善吟　邵子
開吟　邵子　觀物　邵子
仁術　邵子　開善決江河　邵子
秋日　邵子　和堯夫打乖吟　邵子
和堯夫首尾吟　龍門道中　邵子
天意　邵子　極論　邵子

觀易　邵子　觀物　邵子
首尾吟　邵子　先天吟示邢和叔　邵子
仁者吟　邵子　安樂窩中自貽　邵子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朱子
蓍著吟　邵子
絕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清夜吟　邵子　天聽吟　邵子
感事吟　邵子　至寶吟　邵子
偶成　程子　謝王佺寄丹　程子
暮春吟　邵子　芭蕉　張子
和陳瑩中子齋自警陳權字　龜山楊氏
水口行舟　朱子　詠開窓　朱子
克己　朱子　觀書有感　朱子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
請問　朱子　春日　朱子
敬義堂　朱子　答袁機仲論啓蒙　朱子

贊

述旨贊 朱子　心經贊 南軒張氏

箴

敬齋箴 程子　勿齋箴 西山眞氏

銘

顏樂亭銘 程子　志道齋銘 程子

恕齋銘 程子　自新銘 程子

克己銘 程子

性理綜要總目

卷之一

太極圖

太極圖說　太極圖附錄

總論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一

新安 詹淮 纂輯
古吳 陳仁錫 訂正

○太極圖（濂溪周先生著）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顔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

陰靜　陽動
水　火　土　木　金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朱子曰○（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是所言無定極之中）（而有至定極之理）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所以爲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本然之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然又不能出乎）（陰陽之外）卽陰陽而指其本體（就陰陽中指出本然之體）不離乎陰陽而爲言爾（不外陰陽而爲言也）◎（陰動陽靜）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此即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中○（太極）者其本體也（中槺中圈是太極之本體）☾（陽動）者陽之動也（陽動即所謂動）（而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爲用故爲太極之用行）☽（陰靜）者陰之靜也（陰靜即所謂靜而陰）○（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爲體）（故爲太極之體立）☽（陰中之陽）者☾（陽動）之根也（乃陽動之所由以生也）☾（陽中之陰）者☽（陰靜）之根也（乃陰靜之所由以生也）㊌㊋㊏㊎㊍此陽變陰合（是陰陽動靜變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陽變）者陽之變也（陽之變動）ノ（陰合）者陰之合也（陰之疑合）㊌陰盛故居右（左陽右陰水乃陰之盛故居于右）㊋陽盛故居左（火乃陽之盛故居于左）㊍陽穉故次火（木陽之少故次于火）㊎陰穉故次水（金陰之少故次于水）㊏冲氣故居中（土爲中氣故居中央）而水火之∪∩（根陰根陽）交系于上（而水火之交相係屬于左右之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爲陰根于陽動火爲陽根于陰靜）水而木（由水而木）

木而火，由木而火。火而土，由火而土。土而金，由土而金。金而復水，由金而水。如環無端，如環之轉，初無端倪。五氣順布，是五氣之順布。四時行也。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土則旺於四時，四時以行也。

太極　陰靜　陽動　水　火　土　木　金

五行一陰陽，是五行之運，一陰陽之理。五殊二實，其名則有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殊，其本則不外乎陰陽二氣之實。無餘欠也。既無有餘，又無不足。陰陽一太極，陰陽太極之理同是一。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為精，陰陽為粗；太極為本，五行為末；太極之理無彼此。此之太極本無極，太極本於無極。上天之載，即上天之道。無聲臭也。無聲可聞，無臭可接。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各其生。

氣殊質異，其氣既殊，其質亦異。各一其如火燥水濕金剛木柔土實之類。○言各具一太極○。無假借也，自然而然，非有所相假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理氣妙合之所以無間斷也。妙合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屬陽父，坤屬陰母。以氣化者言也。不以氣之變化可見者而言，道也，故成男，坤道也，故成女。各一其性，男女各一太極○。乾健坤順，故男剛女柔，各其一性。而男女一太極，是為男女各一太極也。萬物化生，天下萬物化生化生。以形化者言也。是形以化生，有是形則有是氣，可見者而言也。各一其性，潛飛動植各具一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是萬物各一太極○。此以上引說解剝圖。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只為人有生而稟二氣五行之秀，而其心為最靈。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則凡所言人心即太極，於此乎在。蓋人之極是太極。然形陰之為也，但人形不，神陽之發也。人之精神運用發達，人者陽之息也。五性感動，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為性，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五者之德也。五性是即稟天地五行之理。善惡，陽貴陰賤，善者為貴，惡者為賤，之道猶言貴賤也。男女之分也。陰陽而為男女之所以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是萬物之形著，事有萬變。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此凡天下之動，所以紛擾錯雜。而吉

凶悔吝，吉者動之善，凶者吉之反，悔者凶之未成，吝者吉之未成。所由以生也。自此而生。惟聖人者，又得乎秀之精一。於此又得其二，氣五行之秀至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二。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自有以全乎太極之全體大用。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也。自極以動，或動或靜，所以各詣至理之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天下之事，常感而遂通，寂而不動之心，此凝於中也。仁也，禮也，中為陽，造化流行之事。所謂感也。禮屬夏，仁屬春，乃感之用，禮發育之象。曰禮，曰仁。所謂○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太極之用即動者為用。正也，義也，正為智，智曰貞，義曰義。義屬秋，智屬冬，乃造化收斂之事，乃寂之時。所謂寂也。

陰
也。○太極之體所以立。靜者爲體則太極之體立中正仁義。
渾然全體。禮智仁義乃渾然全具之本體。而靜者常爲主焉。靜者
常爲主於中。則人○極於是乎立。則人之道自此而立。而○太極
◎陰陽木火土金水五行天地日月。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鬼神。
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有所不能違矣。自不能違乎此。君子之戒
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所以脩此道而吉吉以得福言也。小
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所以違悖此道而凶凶以
取禍言也。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各。一。○極。也。各一太極陽也
剛也仁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陽之氣剛之質仁之理所謂

☾陽也。物之始也。萬物之所資以生者陰也。柔也。義也。陰之
氣柔之質義之理。所謂☽陰也。物之終也。萬物之所資以成者。此
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而天地人三才之道賴此以立。實
則一○太極也。其分雖有三者之殊實則同一太極。故曰易。有。太。極。
變易中有至極之理◎陰陽之謂也。陰陽之中指出本體而言者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
○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
精至神是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
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極至之理○
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
以有無爲一○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
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太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

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
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
亘今顛撲不破○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
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生氣之內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人在陰陽之
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
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
而二二而一也○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
曰孟子是剔出言性之本伊川是專氣質而
言要之不可離也○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
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無對○問理在
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
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
氣中發見上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
端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問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爲主矣曰
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
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于靜上

面之靜又生于動此理只循環生去○金木
水火土雖曰五行各具一性然一物又各具
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脅細推來○太極
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
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
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問仁義禮智之四
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
四者實有此仁實有此義與禮智皆然如五
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
四時各寄旺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
乃土之本宮故尤旺夏未月令載中央土者
以此故也○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
陽上看下來仁義屬陽禮智屬陰仁禮是用
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
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
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
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
收藏底○問仁是柔如何屬剛義是剛如何

却屬柔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人物事發出却剛但看萬物化生時便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聞楊子云於仁也剛於義也柔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有柔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然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王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則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絡不亂○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皆得水方明只看地下泉脉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水亦猶智非智不可非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功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為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然則邵子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何耶曰先師所釋以名義言之也邵子道為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無以處物

節齋蔡氏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為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為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朕故曰無有曰無由所主不同不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曰夫子何為主易而周子何為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圖則當主太極又何疑焉

無極而太極

上天所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朱子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葢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陰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所謂誠者物之終始○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有此理則有此物徹頭徹尾皆是此理○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萬物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衮衮將出如水車相

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嘿不嘿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

伊川程氏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當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問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猶定位耳○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理搭于氣而行○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儀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

一箇對時底則兩箇。○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于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問伊川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說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遠乎道處。○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即事即物，便要見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究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黃勉齋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只看太極乘着甚麼機，乘着動機便動，乘着靜機便靜，譬如蟻在磨磐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也。

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古有是到今亦有，是皆是實理之所爲。若就物觀之，其徹始徹終亦只是一實理。如以一株花論來，春氣查

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草木一花，蓋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實理之終也。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常甜，苦者萬古常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夫婦別有所謂親別序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

西山真氏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至于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棹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氣。

平巖葉氏曰：朱子云：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

臨川吳氏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

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南軒張氏曰朱熹云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乎天者也語至於是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矣然此亦推本其所自來非以爲乎此而始具也

勉齋黃氏曰五行之生一陰陽之所爲也木之氣盛於東於時爲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爲夏土之氣盛於中央而季旺於四時之戊巳而獨盛於季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於時爲秋水之氣盛於北而於時爲冬春夏秋冬而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形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流水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無二各有本末各有終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也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本體之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雖爲太極不可名狀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

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

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也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北溪陳氏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物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

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利欲動情勝利害相
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箇道理在人如何看○問陰陽都將作好說也得以陽為善陰為惡亦得曰陽善陰惡聖人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邪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為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穢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汩之矣雖汩之而水之本然者在此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理人所以有教也

北溪陳氏曰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所在銀盞底而來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於土惡木根中穿過而來味不純井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忠孝誠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正甚為二程所不滿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聖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

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問聖人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何以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

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于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至于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省得力耳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蓋亦勉夫修道之教乎修之之要當一本于敬以涵養之旣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功未發之時則卽其體而不失其序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

者厚則省察者益明良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也果齋李氏曰人生而靜生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雙峰饒氏曰仁主于生育義主于收斂二者中正之樞括而極之妙用也四者之在吾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雙峰饒氏曰周先生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日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有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二[illegible]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啟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修已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illegible]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illegible]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

西山真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illegible]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illegible]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illegible]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illegible]也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illegible]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

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

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之所謂於仁也柔與義也剛者乃其自用處末流言之亦非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離乎此而論之耳○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用也然又有說以爲[illegible]以其性而言之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illegible]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

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人之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又曰始終一理也知始則[illegible]

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然也非
謂死生之說判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
岩孫黃氏曰天地之化往來屈伸自然不息
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
閒如洪鑪何
物不銷鑠了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
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
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
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
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
○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
二程先生之所論答問未嘗及此圖何
耶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
之矣○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
經而得也是于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
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
因此始說出氣質之性○問明道濂溪俱高
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
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
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或言二程之
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覺相傳
之後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
范之造者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
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
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
不將作第二義看○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
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

蔡節齋曰圖說皆本于易生陰生陽所兩儀
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
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之
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于易者

論曰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
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
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
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
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
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
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

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
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
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
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
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
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
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
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
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

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之一
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
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
下者也周子之言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
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
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
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
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
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

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
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
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
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
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
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
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
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
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寄矣其曰體

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眹而萬
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
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
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
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
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
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
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朱子曰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尹和靖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莫太淺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有人不能解悟耳）所謂仁爲體統
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
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
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
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
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以陰陽剛柔爲類則亦
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
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

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覆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西山眞氏曰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

而十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先生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

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論橫渠淸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月也深熹與周子程子亦云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功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此恐徒長人臆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

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〇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〇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〇國史中有

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史氏曾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蘇頌字子容累官右僕射太子少師常以父紳上疏極言時政人以爲險詖故語即草頭木脚陰人刊史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〇濂

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禀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〇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南軒張氏曰先生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

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蓋先生晩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諸子卽老莊諸書也百家卽陰陽醫卜也）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理義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以反覆論辨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

謝氏方叔曰道之太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

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晩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所

不外此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迭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

極動靜之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首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丧傳者多失其眞中興

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啟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黄氏嗇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精正而周子二書解雖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歟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决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受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

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畧或詳皆不同何也朱子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畧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値也

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

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太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

○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横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問近思錄載横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

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横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横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横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讀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邉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

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與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一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二

通書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

○通書

朱子曰濂溪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誠上　此篇論天以實理付予于人而爲性命之本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即所謂太極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

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即圖之陰靜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

之主矣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即太極繼善陽屬誠之源也成性陰屬誠之立也

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註中何以分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于太極氣受于陰陽五行

伊川程氏曰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今見箇事自家速念去做特這底繼之者善也出開做後十分結果得做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爲物之骨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于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爲事都一般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此于圖已爲五行之性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

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朱子曰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利貞生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是一般

南軒張氏謂梁氏榮曰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爲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人其動也不嘗通其靜也未嘗復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

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

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何如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

○誠下

聖誠而已矣卽太極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此實理而已

西山眞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五行之性百行萬物之象

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行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於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爲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則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根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而確

無紫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
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

誠無為即太極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即陰陽動靜之間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

此陰陽之象也

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纔成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置火牛自止不住○當其未感五行俱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又曰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幾字要得且于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己處○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于萌動之微知便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于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切力以至則此心之發自然

出于一途而保有天命矣于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即五行之性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朱子曰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遍都不

曾見此意思於此。蓋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人。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發動也。充廣也。發之充之是人

微妙不可見。周徧不可窮。都是理如此。神即聖人之德。妙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別有所謂神人也。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喚做不是不得。喚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耳。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而燭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實理之體。即太極在靜中。感而遂通者神也。實理之用。即太極在動中。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即太極在陽動陰靜之間。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存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稍。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動而正曰道。

○愼動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邪則不和。而辱害君子。所以愼其動也。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道德則力行之性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道行之利廓之所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道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克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學者自失其幾耳

〇師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所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〇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〇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本然之性無不善也江之水本皆清也以清器盛之則清以濁器盛之則濁然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也

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

有感之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西山眞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能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以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不達。曰：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以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于剛則一向剛暴偏于柔則一向柔弱人一向推託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于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故躬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

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初[illegible]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難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力處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　此篇言人貴于聞過，尤貴于有恥。不然，則有不幸與大不幸者存焉。玩詩可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道是得之于外。人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為重。

○思　此章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乎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曰：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幾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聖也。

○志學　此篇言人之為學，當有立志。士當志于為賢，賢當志于為聖，聖當志于希天。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睎。

朱子曰：天自是天，聖自是聖。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詩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所志所學，即太極之理。

朱子曰：伊尹耕莘樂道，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必于大用。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作用只如此。[illegible]問用行舍藏，凡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曰不必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此顏胸次無些灑落底氣象。○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

勉齋黃氏曰才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爲言者亦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倚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末二者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

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育正萬民而與天爲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陽生之仁陰成之義即圖之陰陽仁義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即圖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

禮理也樂和也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嚴敬這是情願知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

○務實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于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眾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于惡無不用其愛敬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問曰有不善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矣

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眾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之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㊀動靜此言天地造化之所以無窮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物滯于一偏則不能通神妙于萬物則無不通

朱子曰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于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于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化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也而生乎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于二則本乎陰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此即所謂五行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也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止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若說勢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主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自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隙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闢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闢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

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八風歌

不周立乾冬　廣莫與條風　明庶清明景　凉秋閶闔分　石革匏竹木　絲土金相通　文王後天卦　八音配八風

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又八風歌

艮鞄條兮震竹明
巽木清兮離絲景
坤土凉兮兌金閶
閶生乾石不周兮
坎革廣莫終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 此篇論樂本于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 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辭之善。自可移風而易俗矣。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爲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 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旨。最爲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塡于中。及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北溪陳氏曰。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公明 此篇言己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而一本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彰微即陰陽。靈即太極。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剛柔善惡中。即五行之一。

此言性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

只是一理。○子部文字，字字如此好，而兩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言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問：註言一理之實，萬物分之以爲體，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汝下分字，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顏子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

朱子曰：人于天地間道理，須是直窮到底，至十分透徹，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不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這便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又問：就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

西山眞氏曰：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于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眞積力久，自然有得，至于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顏子之樂，即全乎太極者也。

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 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降師親友，然後有得于身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意，以人心蔽于物欲，辭京動之，故每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之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垂令名人而諱過必至于滅身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勢 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可用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行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于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於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

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于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

務亦勉于德而已矣。

程子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聖蘊 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微聖人急求聞知于人，薄亦深矣。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言太極無聲無臭，而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蘊即太極。

蘊中所出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

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

○精蘊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于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太極至約之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太極至廣之業。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
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
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
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
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
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 此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
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
深哉
乾乾不息之誠即太極於穆之實理損益者所以求至此實理也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
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
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
朱子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爲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値福常少而禍常
多不可不謹

○家人睽復無妄 此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
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
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
志不同行也
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
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西山眞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阨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illegible]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隋于群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

而贊其旨之深也

○富貴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欲人有以眞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此說。

○陋 此篇言聖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于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道德即太極。文辭之陋不本于極也。

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人文章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

○擬議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

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

事也。

○刑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直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次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萬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以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重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　此篇引二卦以明主靜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

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

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五峰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其指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盖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

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所先文字之外也○周子遺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駡雨者氣象不侔○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繇師傳黙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于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

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通書太極之言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西山眞氏曰周子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與所謂叶辭爲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述朱周子也猶周子之述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朱子一言以蔽之曰不由師傳黙契道體于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李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懿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高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環皎厲兮去道遠而明道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之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兄弟一輩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也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事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

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敖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億之也

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

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體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

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

有偏正之殊故其爲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於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一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

西山眞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遍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

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孤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絶根本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

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按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絶旨酒按崇隱縣初受堯封爲崇侯以治水無績被殛長子禹襲位故稱崇伯子

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按左傳潁考叔春秋時潁谷封人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美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爲母子如初注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也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

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按史記。舜父瞽叟惑於後妻。愛小子象。嘗欲殺舜。舜盡孝弟之道。烝烝乂不格姦。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後伐犬戎。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嘗欲廢申生而立奚齊。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驪姬置毒胙中。公欲享。驪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參。曾參。○伯奇。伯奇作履霜操。因父尹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于從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沉。非辟必陷親於惡。非中道也。而恥之與舜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沉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孔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甦。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

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要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會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會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西山眞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澤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

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故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

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

朱子曰西銘通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見一篇中錯綜此意○又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四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

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有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特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人借去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卽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于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于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兒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于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

稱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其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日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固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于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〇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大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此之說恐有發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艸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于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仁之體段若于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卻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于此不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乎

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于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〇朱子問所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艸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行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人之爲人而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畫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衆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于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亦不離乎仁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日推測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〇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

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見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滙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

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也

始予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因出此解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能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

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其存之之道也

李延平答朱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與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

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西山眞氏曰籍溪先生見西銘即煥然不疑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備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欲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朱子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〇韓子于道見其大體規模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却見得又較活

問西銘如何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横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横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大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朱子答尹彥明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敎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棊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棊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

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害矣也橫渠說這般話體用俱備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饒雙峰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

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
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
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此作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
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
爲匪懈此作聖之始事踐形惟肖者之工夫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 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三

目錄 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三

○正蒙一 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眹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虚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

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説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

五峰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説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

朱子曰正蒙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説道體處如太和太虚虚空云者止是説氣説聚散處其流乃是個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説無極而太極最好

龜山楊氏曰正蒙性命之説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

朱子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黄氏瑞節曰静春劉氏云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

○太和篇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

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野馬見莊子謂氣之浮沉升降如野馬之飛騰而無所歇絕往來不息也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志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以太虛爲氣之體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道之體太和爲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狀道之用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

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橫渠太極之說本是說無極蓋周子言無極之中有太極之理至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分陰分陽方見太極之妙太極本無極也正如張子言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神化本無形也○聖人盡性見道于形而不泥于形雖形猶無形而物亦虛也得道于感而不累于感雖感猶無感而動亦靜也故曰能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

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煆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正蒙發明理氣二字先儒謂當離合看如何曰理寓于氣而不離故當合看理主乎氣而不離故當離看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清之驗通也通之極神也此特舉風一端以爲清通之證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爲然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

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撿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此等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陳潛室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謝上蔡曰：横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两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两之用息。两體

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两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两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紛擾，氣之用也；動靜两端，氣之本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葉氏曰：游氣雜揉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日月寒暑，天之感應自然之常道，無方體而不定，此聖人窮神知化之盛德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地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人之一呼一吸爲一息，春分半陰半陽，秋分亦

半陰半陽。陽易陰則春分，猶魄交魂而爲寤也；陰易陽則秋分，猶魂交魄而爲寐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爲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

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於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氣一則能動志志一亦能動氣天定則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舉其實而言之所謂洪水之害雖帝堯在上而下民咨此水災之氣一能動聖人之志也舜之爲治功成樂作而鳳凰來儀是也此章又兼理氣而言之

○參兩篇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在故不測 兩故化 推行於一 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純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係乎天與氣之升降

者運轉而無窮者也日月五星之常動者則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是地亦在氣之中間故日月五星雖順天左旋所係十二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矣并實右旋也其緩速不齊則日月五星之情性不同也然月爲陰精借陽故右行之速日爲陽精陰質故右行之緩亦不與天同行之金水附日而行或進或退由乎物之所感可知或爲三方金火生木之相尅制或爲太陽君王之不敢前此其理之精深也鎮星乃地土之類爲五行之根本故行最緩十年而一周天不與地同運也火者太陽之精陰爲之質故內暗而外明陽爲之聚故性熾而光顯其氣少微于日而行倍遲于日焉木則一歲盛衰者歲必遲一辰如子爲玄枵丑爲星紀之類木星一歲[illegible]宮故木曰歲星十二辰爲十二宮月日月交會之次舍有一歲天日沒會之交也愚謂月本陰進而行甚緩日太

陽剛而行甚速張子則未及乎此耳余嘗思
明水為初氣其氣性亦剛故常附日而行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
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
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
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
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
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
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
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

次天一晝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illegible]度[illegible]度端無贏縮正恰好彼天進
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一度則日為
退二度程天不止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方恰周得本數而
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
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一月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纏
會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
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
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
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
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
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
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
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
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

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
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
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總
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
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
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按朱子意謂日月天上頗速五星與月行頗遲
月如蟻行磨上頗慢于磨日如蟻與磨子同行
磨間磨子又疾於蟻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
其配然爾

地有形故曰物天惟氣故曰神天之氣包乎地
之外行乎地之中故曰物無踰神之理蓋形器
相兼氣恃形而存若相配偶故曰顧有地斯有
天若其配然爾若要而言之天之尊無對而陽
得以兼陰也

朱子曰地亦太虛中之一物耳本不可以配
天但有地斯有天不有兩則無一有似於配
者也沈毅齋先生曰
天形周匝而包地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
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

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閒人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及謂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水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而

汎潮水溢上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爲表裏然以渾天衡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北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北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虛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之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闇虛所有故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此說得之言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曬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推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

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
日相看此四分天之一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
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月乎時相望但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故全
其光有時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者有以受
日之精矣故曰精之不可以二也日之精則
其中闇虛是也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
差月爲闇虛
所射故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

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日月有形者也日爲物之陽月爲物之陰互
形相物亦各物也考究其道則有陽施陰受

[illegible]陰之[illegible]存焉故星月借日之光金木
爲日之附亦陽施陰受之道也陽施火日之
陰受金水
星月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
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
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
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
之理謂之何哉

陽之精而無陰則失其所蔽陰之精而無陽
則失其所依如是則散而不成物矣必陰陽
之合互藏其宅然後陽得蔽而不洩陰得[illegible]
而不散故各得其所安蓋性之相交形必相

資以成日之體本陰陰之精藏于陽也[illegible]陰
之體本陽陽之精藏于陰也故其形[illegible]不
變相資以成相待以久也相兼者相資也成
相生也相制者相勉也獨陽不生有陰以成
而後其生之功以顯也獨陰不成有陽以生
而後其成之功有因也生者得其成而已矣
成者成其生而已矣不相兼乎陰者斂也陰
長而陽消也陽者發也陽長而陰消也[illegible]長
相尅反覆循環也不相制乎是皆以兩而立
理所必有故曰欲一之而不能此正所謂不
有兩則無一語之至
精者也最宜詳玩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日往則月來月
往則日來運行不忒故能久照此皆得自然
之理而能然若蒼蒼者天
之形耳非日月所得者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
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
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遂者生而成之各遂其生也
閉者成而斂之各凝其體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
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
發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合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勿軒熊氏曰陰之性主于凝結翕聚陽之性主于發達散布然陰凝之極陽氣必有以發散之其勢同歸于散陽方發散而陰又凝合以累之則二氣相挾爲雨而下陰方凝結陽得以鼓動之則飛奮揚爲雲而起此所以雲氣分列于空中者蓋雨露皆陰之屬也風屬陽皆陰氣爲風所驅逐不能散故如此也故凡陰氣之凝結陽在陰中不得出則擊而出爲雷之聲陽在陰外不得入則運轉不已而爲風之飄蓋雷風皆陰之屬也是氣之

聚遠而實故雷風大且暴氣之聚近而虛故雷風小且緩陰陽和合而解散則爲霜雪露不和合而解散則爲乖戾之氣爲昏曀霾陰氣常飛散而舒緩受陽氣之交合則風雨條順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各得其正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天象陽中之陰所以聚而不散風霆陰中之陽所以聚散無常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陽氣感乎陰之閉累倏忽而動悖閉速也所從來亦漸者不惟動始起發之發緩而歷春終秋凡聲發生亦緩緩也德之盛者聖人也故能窮神知化以明陽之氣聲與氣之物皆由折之品若神以之感門常出乎震此神化所從來之一端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明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金水相生本一類也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與直者照臨無礙之謂也受者隨材各得妍媸美惡未嘗有隱而必由于所感不能自旋形與地之道也形則礙地不倡也施者所應無窮隨在

光皆至焉難與天之道也神無物則體天所以倡也此以火日金水之道與形神天地相合故以之配說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

寅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

西山眞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内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陽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内故無窮以此爲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擾

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陰凝爲水陽不能勝之故陽麗爲火陰有未盡之根蒸暑熱也散而不能受者光芒四出而暑不能受物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發微曰有感必通上天之神得爲而爲聖人之神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illegible]一以天之無聲無臭兩在不可測言即謂之神以神之運行有常理言即謂之天一物而兩名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而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聖人有憂天下之心故布德立政以化成天下天之鼓動萬物出入而使之生成卿莫之爲而爲固無心也故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同不可知但天地無心之妙非聖人有心所及故不能無憂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此釋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易能推四時而[illegible]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能推晝夜而行則能

存百刻之通於心此釋易推而行之存乎通意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然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谷神之說始於老子空谷中有聲必應木非有應之者而能應以是為自然之妙理也故曰神朱子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天之神能妙萬化無[illegible]不[illegible]

聖人之神即天也故能周知萬物無所不達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父子感則仁顯君臣感則義著此聖人有感無隱也天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隨感而應者亦何隱之有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星辰燭火之明必為日月之明所掩奪若君子之正

明則包羅萬物無所不照與日月並明也豈為所眩乎明之至也常人之所以為觀者守之不堅雖小有變異亦將改節况天地之變乎若君子之正觀則神道設教久而彌篤雖天地變異亦不能遷觀之至也

○神化篇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神即天德神一故無方易即天道易大故無體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

神示者歸之始 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

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驕氣盈大無不包何盈滿之有 吝氣歉化無不通何歉之有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卻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于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下面謂門人以吾學既得于心則推之於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義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聖人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祭義曰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不過制度聲容之末何以能用之郊廟而享帝享親也哉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真西山曰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爲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付物

理我能順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者乎其間則事過而不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于空淪于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于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

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靜篇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者氷之才陽者漚之性氷忽而凝忽而釋漚忽而浮忽而散此其存其亡在於氷與漚不在於海海雖欲與不可得也猶人之氣聚則生離則死亦不得而與焉漚水上泡也○海水喻天地之元氣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能相感者是動物不能感者是植物鬼神者即陰陽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董氏發微曰息謂陽呼陰吸易大傳曰剛柔相摩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呼乃剛摩柔乾闢也吸乃柔摩剛坤闔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爾

形耳目之類寤者欲脹之先既飽之後五臟之變肺虛夢金心虛夢火之類寤則知心中

此亦陰陽相感之一端也

下見聞夢多想舊事於所得

瞉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霰之類兩形者桴鼓扣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瞉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氣相軋者蓋總下四者而言也兩氣者以氣軋氣兩形者以形軋形桴鼓提也敲莊子作嚆矢之猛者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形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形有曲直炎上從革潤下聲有角徵商羽臭有羶焦香腥朽味有酸苦甘辛鹹與夫溫中涼涼中溫動中靜靜中動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也帝則即天理也詩曰順帝之則也

○誠明篇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得天而能久成不貳不息以其誠也悠遠無疆則其久也誠之誠於仁孝事天誠身如西銘之仁孝於乾坤父母也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所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葉氏曰立者禮之幹知者智之用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遂自立于禮以至成于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爲先故曰道立○西銘之根本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能成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思知人兩句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論學也人當由教而入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水冰之說何謂延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還水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凝人欲固蔽也釋天理開明也照納上照下納也五常之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水固聚結若物欲昏之也及其解釋則此性之開明也如是不失其水之性亦不失人之性故凝釋雖殊爲理則一然水之受光或日月星辰小大明暗之不同由其照而見之納而影之隨物付形而已非故爲是小大明暗也其光之一猶性之一豈二道哉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反者失而復之也徇者偏而依之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於不順而已

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說起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前此未嘗有人說到○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氣謂氣質天謂本然之天理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參和適中之意亹亹猶勉勉也易大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言氣質之性未養而成則兼有善惡故亹亹而繼其善者斯爲善矣故曰繼之者善然其惡相形則有善可言及其養成而惡盡去則純然一體而善亦若忘矣故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德不勝氣則性命皆本於氣故智愚賢不肖富貴貧賤死生修夭一聽命於氣也若窮理盡性是德勝其氣則性皆天德愚可智不肖可賢也命皆天理貧可富賤可貴也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蓋全盡天理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如仲尼匹夫之賤與益伊尹周公遇繼世之君也其他若舜若湯若文若武則天下豈有不歸者哉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大雅皇矣篇之意言文王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人有思慮知識則是自喪其天也蓋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苟有思慮知識便與天地不相似豈不足以自喪其天哉亦非莊子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然後坐忘之謂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敎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告戒成王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謂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

也魄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凡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故子孫蒙其福澤君有天下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富有則業可大日新則德可久和樂行道之始也不和則乖戾用之鄙小而已不樂則憂慍成之淺近而已和則順樂則安亦天地之性也其久則萬古無不在大則六合無不包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領惡而全好見禮記

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於天地陰昏而陽明陽淸而氣濁稟陽之多者則而不昏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淸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明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者是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於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僞慢者客感客形之流弊也非性之德也僞則不誠慢則不莊

勉而後成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誠爲信莊爲體未嘗不出於性但勉强而誠莊貌恭色莊之類非性之自然也必盡性窮理斯性之德不言而信光輝篤實也不怒而威齊莊中正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勉難於苟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屈伸相感以利生易之道也陰陽屈而又伸伸而屈此屈伸之正也其相感而利生則人物由此而生由此而成累無虛假亦無止息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人之道也誠之感而利生僞之感而害生有利有害者因雜之僞也中庸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

行險以徼行詐焉吉凶之謂乎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順性命之理而命得其正吉凶有所不較蓋滅絕天理窮極人欲不正而死豈曰命乎

○大心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illegible]所知德性所知不[illegible]見聞

問不以聞見梏其心朱子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主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事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

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此心便會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

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象也富貴貧賤進退動止象也而心之理無不貫焉故由象而求之可以識心蓋心之理雖無形而其用未嘗不形乎象內外合一體用交資心之理也若是逐於象之迹而不知以理制之則心爲所蔽而天理喪矣安得不喪其心哉[illegible]也此下言狥象喪心之意主象而使之當理者心而已矣必虛靈洞徹一主象不累然後能爲萬象之主使心逐於象而狥之則是心爲象勤而心中存一象矣存象之心則不能御其象而主之與象同一死象而已安得謂之心乎蓋心失其職也故曰喪心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人

星月非無明也而莫大於日風雨非無聲也而莫大於雷霆人以塵芥之微眇然之軀目接乎日耳接乎雷霆雖極乎高遠猶得以接見之天之雖當其大者以莫大於太虛也人有萬民物有萬類以吾心之知恢廓推廣之亦不能究其極充塞天地徧放六合又何高何遠之界限無所不識不知上下與天地同流也然必思盡其心則知此理之所從來者天也學者其可不盡心於見聞之至理哉盡之則明可以通晝夜幽可以知鬼神天下萬萬之物盡包乎此理太虛之中孰能勝其大哉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啟之之要也

非耳不聞非目不見存時聞見徇於物欲則爲德性之累然聞之見之而開其知識由乎天理則爲合德之要實啓之之端也無所見聞安有知乎此聖人之貴於多見多聞而用以擇之識之也○耳目爲性累者徇於耳目之聞見而不知反之心也言其或有時爲性累非謂耳目必爲性累也啟之之要者吾心合內外以必須有聞見而後能爲德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illegible]

天之神[illegible]矣神妙不測之道而性之所由出也天功也[illegible]耳目聞見之間自然有德性之知此爲天之事功而非人力可能也故其所知之智出於天性之自然但因身之耳目而發見之智之神妙不測然後成其耳目之見聞者因事物之相形感不一者自謂能見能聞之私意不覺物欲相參尚何爲凡民之有知識乎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之非禮勿視便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在

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即道身又爲道之本蓋天如是之大物如是之多有道存乎其中也故體身以身體物至明易也何疑之有工夫在一能字道能體身即能體物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私心存則事皆扞格道不周流無有能盡其性之理惟公其心全其性以至於命則至於

聖不可知之神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道體物我體身體物之謂以私我爲大則聖罔念而作狂矣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天理既明萬象皆能燭之若窮極人欲之私則如顧區區之影拘泥於一物之中豈能大其心與道哉

釋氏不知天地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

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

釋氏不知天命所謂性而反以心法起滅天地欲消碍入空也夏虫疑冰不知所出莊子曰夏虫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善借此爲喻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六根根爲色根耳爲聲根鼻爲香根舌爲味根身爲觸根意爲法根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則失其中上下四方爲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夢幻人世莫知所從來也

中正篇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大居正蘊之辭也得所止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倚不偏皆止於至善之地也致推極也足僅足也仁則守之固智則擇之精亦中正之理聖人之止一本萬殊卽中正貫天下之道者也○仁以德性淳厚言德性淳厚而不學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知之不明未免有過不及之差而不中正又安能輝光外見以成其大乎此樂正子所以在善信之間也顏子仁守知明其體聖人可謂大矣特未化耳謂之未至聖人之止其猶未得所止者乎非未得所止也得所止而未能同於聖人也蓋止一也大人之止猶而在聖人安而得顏子蓋物未至於安如聖人耳豈可謂未得所止哉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中道至善之道天命人心之正也與孟子不同得其中道則弘者正所以推行其中道也故曰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其所謂弘者蕩皆縱恣無所歸者必陷於莊列乘風御

氣之術有何實地而可以崇德乎無以崇則與之畢陋自小溺於私欲者同矣克己甘守工夫研幾省察工夫知行並進精一不偏固求道之方也極即中道也未得聖道之中而不能居則知猶思行猶勉也不可謂之止如是而死故孔子惜之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爲像此顏子之嘆乎。

大中至正之極所立卓爾者也博文爲是極之用天下事無不知識也約禮是極之體天下理無不會一也此即大中至正也○博學於文而不能致用則汗漫荒唐約以自持而不能感物則心如槁木死灰皆非聖人之道也故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成其道蓋其文也切於理約也常惺惺法此其所以知行兩盡本末相須而不偏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仁誠萬善志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誠實也實有此善於心謂之信充滿於中著形於外謂之美塞乎上天下地之間方見其大苟大矣則今其性之本然聖之之事也苟聖矣則與天地流通而無間陰陽之不可測度其神之所爲乎陰陽日不測就聖人之心言之○性純粹至善自然而然者人但蔽之於物欲耳人能成性則復其本然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矣

故謂之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則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外以成身仁義之人內以成性仁義之德○君子之道所以行而至於聖人之地未至於聖人之地皆行而未成者也○成性即成身也蓋性者人之所以爲身之理也本自至善但人壞於物欲故失其性而身即壞矣成身成性有內外無彼此言君子之道以身而言則能踐其形而無所愧以性而言則能復其初而無所失從容中道與理爲一是則君子之所以爲功者也非謂成性之外別有一種成性之功也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未化者亦其未大也大之充實光輝而積久則化之自致也○大而未化則是行之未熟也故未能保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知學卽是知德以大中爲極勉卽是固執不息至誠不息也卽是大中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體正而弘，既得其中正，四方八面無[illegible][illegible]道之充擴，行仁而仁溥，行義而義宜，理無不人性無不盡，其弘如何哉。前言大中，若爲一物；後言弘言大，明大與中爲二事。然必得中而後可大也。矯，猶變也。弘，大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故以弘爲用，對弘而言曰體。體正即充實也。充實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乃表裏自然之符也，故不待矯而弘。矯者，因其性之偏而矯之也。得中即正也，變即矯也。致曲於誠者，乃是性稟之偏，不能正而求正者也，故必矯以變之，然後大而能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則容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以弘之。又言矯而得中，然後同大，蓋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又先大而後中者何哉？蓋其意以中道而立，矯而得中爲勉以求中，大集以中道言。此所謂中，蓋指聖人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也，所謂化也。故必極其大而後可以勉求而至。此章即前章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之意。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大亦聖之任，猶不足以爲聖者，猶未忘於勉也。○任者，以身任道也。故大而道無不體者，爲聖之任。聖人即性與天道也，自然而然，何勉之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此清和一偏之聖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安故不勉，不有故不思。

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存心則不能致。此重大之論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絕四者之私，渾然存天理之公矣，豈徒靜虛而已哉？必有事於進德之功也。但在聖人所爲不可知之耳。○言心不可如槁木死灰，聖人絕四之外，豈遂無所用心哉？可存處蓋必有事焉，但聖人從妙不可測知耳。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有意爲之則私，無心爲之則公。物正，無意之正物，有意也。有意爲善尚不可，有意爲未善則不可也。學之闕不容以長，故戒闕其名，或利其利，猶爲有意之累也。爲善不可起於思。

乎竭兩端之教上下精粗本末大小無所不盡也意必在於事前固我常在事後始學十五而至成德七十不踰此皆兩端之教光於有意無意物正正物之公辨也耶葉氏曰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無皆爲禁止之意故以此爲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智者利仁之事前言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仁者安仁之事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或問四者相爲終始而曰有之焉何也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則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自一病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天理一貫上章所謂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者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

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妄謂妄心童氏發微曰易序卦傳云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妄去謂無妄止畜也養頤也大謂大過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有教以先之所謂豫也精義至於入神豫之至也故立斯立動斯和正釋中庸凡事豫則立意也凡事豫則立故欲民之善者必有教以先之欲盡其教人之善非知則又不能行也故又必精義以研之精言其義至於入神則知之即期行之必至然後教無不盡善立斯立動斯和矣所謂豫則立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精義也哉此立以教言也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道則能據德而依仁依仁則可游藝也以仁故不失和○德而能據則日新月盛故曰不止能依於仁則與理爲一故不惟大者不失雖小如藝者亦可以游焉而不失其和和者從容中道也蓋人多勉於大而忽於小與理爲一則小者大者皆不忽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强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不惑則知之明輕重必不差也故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正其經常之道一歸於禮也言博文之功可以至於約禮之地董氏發微曰集義所以求其萬殊正經所以求其一本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順理從義爲窮理精義之本而窮理精義爲資深習察之本也知而不行則是知之至也欲資深且習察不智之甚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本初也蓋三者之異也生知安行者德成於天而自無私欲誠而明也故屬於仁學知利行者由知而進明而誠也故屬於知困知勉行者則勇往直前勉力以爲之故屬於勇此正所謂本之有差也此說與朱子不同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中心安仁故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其下文云君子議道自己故曰惟責己一人當然爾○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正是安仁天下一人言難得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行之篤者非敦篤之謂也如天道不已而然然後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只一共字生出天下二字乃見其達○達善達不善言善惡皆達之天下無物我之私也蓋循理者與人共悅之不循理者與人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務使人改之而後已是以不善達之天下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使之益勸於爲善是以善達之天下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與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意同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名以善人止言其志於仁而無惡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

而入聖人之室也。

致其學，致力於學，室，道之深奧。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徒善者或流於不當，故未必盡義；徒是者或失於兼愛，故未必盡仁。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必兩盡其道，語不及義，張子推言之耳。

葉氏曰：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篤信好學，好仁之始也；好德如好色，則成德矣。見過自訟，惡不仁之始也；不使加乎其身，則無惡矣。故孔子嘆其未見其人者，思之甚而實譏其人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孫者入而不強，敏者進而不已。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張子曰：孫志於仁義，惟其敏是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文者至著之物，禮者至簡之理。博約則可不背於道，此孔子之意。張子以為博而不約則放去於禮，約而不博則放去於文，語意小異。溫故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又是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緣舊所見聞而察來，又是解繹舊業而知新之言，溫故知新之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責己反躬者當知天下之大，國家之廣，無人人皆非之理。為學至于但務盡己，未嘗咎人，此問學之極功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聞斯行之多見而識之雖有篤學欲行之然又愈于不知者亦勝于中人也不知其理而妄作者則下矣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敎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名譽曰問之然實有以啟而告之也私淑艾以敎人形雖非親受業然實吾之恩澤所及以故皆爲隱而未見之仁蓋非顯然可見者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簣互鄉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大褻已故失之于慕外之多好高不實故失之于得中之少事理不察失之忽易問學苦難失于自止此學者當知四失而改之也若爲已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如切如嗟以求其密仰高鑽堅以求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猷謀也學者終日當以禮義爲事則日就規矩然後可以入道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心外無道也不窮乎理心勉求之不得乎道豈若窮理之至俾道之自立而守之問不思而得而知之明乎從容中道聖人也正猶已之知人待我而后知也豈若人之自立自得其有限乎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道以爲無失出表記考道必稽古昔先王之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考求故迹如前人犯其事以其例斷其罪律有正條而人徇私挾勢考求形迹之相合以免雖尺例無有行律則無載若是者畏罪之人耳豈近道乎至道以王仁者安仁之事義道以霸知者利仁之事考道以爲無失畏罪者強仁之事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釋氏不知窮理而妄意空虛爲性是其一偏之說不可推而行也童氏發微曰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佛氏曰作用是性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不貳誠也隨其資性之偏而推之以至于誠
則其德之所成者各有定體矣如伯夷之清
撫丁惠之和是也體象是蓮面宇體象既以
誠而定則文節必自著見于外雖非全體大
用然一曲既能致文則私意不行而餘善亦
可兼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必將知我之
偏覺彼之義從而從之矣誠而至于從義則
體用全備故德自能通變通變者事變多端
無不能隨時變遷以通之也
通變則周神無滯故謂之化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聖人以[illegible]知自盡所欲告人之際無所不盡
如易無思無爲而愛人之命乃如響之應也
淮南子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耶孰
知知之爲非知知之爲知耶即此有不知
則有知無不知
則無知之謂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埽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人未能傳接我之教難而惡者當後施之易
而美者當先教之難易以事言美惡以質言

極大小之事各有至當之理也論語以爲非
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張子以爲
幼習之事長大而後教之人必倦怠語意不
同○此引樂記以釋論語之意繼謂繼聖人
之事陳氏曰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
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問同答異如答顏淵仲弓
司馬牛問仁之不同也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

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善問者如扣鐘即此之謂乘其間而施之若
孔子于宰予之晝寢孟子于齊宣之雪宮是
也○樂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
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張子之言蓋本
諸此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
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
聖人未嘗有知
由問乃有知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藏

正其志而繼續不已不待譬說之明而自曉
矣若言扞格而不入安能微妙精密而藏人
之中乎教人者貴如是也○繼志謂能使學
者之志與師無間故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

而感動之意深也微而藏言不峻而善則明
矣○善教者能感動人使我之志學者常繼
之則不必多爲譬說而彼自喻矣蘊善也善
者之言皆人心之所固有而易以入焉所不
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此
亦本學記而不盡用其旨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
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官先事者仕而優則學非惟讀書窮理凡講
讀律令修明禮樂治人事神皆所以爲學○
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閒此七事皆
大學爲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耳官先事
士老志窮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
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
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尙也○此
亦調解學記大倫猶言大槩大端事著其所
生[illegible]事[illegible]教也如典禮則教之禮典樂則教
之樂是也志則不著一事以教之大端而言
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
而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
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注
制禁令物也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而不尙
政刑故爲運於物外即臨事而運量營之謂
意已著于物故爲私智則未遇事之時大槩
立志也故爲公言論人者不待其意已發而
後禁之當先其意而躬行以化之
使其志于聖賢無不巽順可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幷答仁智以
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
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
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此君子
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黨類難相
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
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不已樂而衆樂同親親而敬長此皆通於天
下無遠近古今之間者達諸天下無物我之
私也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民物皆吾子也而以誠信感化之衆好所謂
善也而相輔翼上進則吾儒者之教行也○
子言愛民如子也好善也戴記曰領惡而全
好衆好者衆人之化於善者也翼輔也助也
翼飛者顯之揚之助使爲善者得遂其志如
羽族之得遂其飛也言君子之於民愛之如
子而盡誠以孚化之矣且又明揚有道凡衆
人之化於善而好者又顯之振之輔翼而使
行之使得如羽族之充遂其飛則民必勸於
爲善吾道行矣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
誨爾子我穀似之螟蛉桑上小虫也蜾蠃上
蜂也取桑虫負之木空中祝曰類我類我七
日化爲其子穀善也
横渠之言蓋取詩此

卷之三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四

正蒙二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四

正蒙二

(一)至當篇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其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

而樂亦至焉爾。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

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安乎妻子，况何憮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德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

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道盡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一者守之正兼者蓄之多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者行之本以敬爲主則必守之固故有可立而事可爲也

敬則心有所主故能立能立則居安資深斯有爲矣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精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地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知天地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于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熊氏曰古之制作之君有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制法禹湯之興王皆以身爲天下先非有所繼述於人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慮其始

不輕去未彰之罪堯之於四凶是也不輕變未厭之君堯之於三苗是也按張子理窟云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稽衆舍巳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巳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此言聖王無不用人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麋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釋詩之意言虞芮二國來質其訟之成是天下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文王之生所以麋繫於天下爲天下麋繫之也雖其德盛之致亦曰多助於四友之臣爾按博物志曰文王四友之臣謂閎夭大顛南宮适散宜生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蓋入諫而聽天命者與

姤之九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杞也文王也

而下防初爻始生必潰之陰瓜也紂也故文王
之事紂者有類之含章則人盡謀有隕自天則
聽天命之謂古人言文王黃熟自落此之謂也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王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
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
聲色爲政不革命爲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
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
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已

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
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釋論語之意其以譎爲婉以正爲直二人各有
短長也淮南子謂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
舉意亦如此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學如晏嬰知矣而獨不
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孔子稱子產曰其使民也義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言使民義所以爲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愛猶衆人之母猶非獨其欲不害其平日能使之義也但其禮樂不與是子產不學之病也歟

○三十篇

三十器於禮非强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
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
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
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

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
者與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
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
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
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
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
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

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
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
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
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
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
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
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

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
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
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
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
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
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
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踰

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
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才也
聖人與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
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
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
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
謂好學也已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
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
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人能之仲尼
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
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仲由樂善則內重外輕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則不自滿足故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則因物成就以天地之化工故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合內外而成其仁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有德篇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蔡氏曰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學者當書此言于坐隅作聖工夫此心在窮理盡性之後葉氏曰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

朱子曰樂記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樂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本體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不如此然易至于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爲文也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易係辭傳曰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夫人之言一形而卜即應之如響蓋由吾之誠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作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欲不施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此解游于藝分藝一分之義耳非常行也義即我分之所當爲者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有道則出道當出也非榮其身無道則隱道則當屈也非恃其潔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德之矣

自養薄於人則失之吝厚於人則失之驕皆有意而爲之者也

罪巳則無尤

能罪乎巳則有自修之實也故人不得而尤之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巳行法爲賢樂巳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没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有德有才者斯可近慤愿實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有司篇

此篇論有司爲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爲政不以德則人不親附而我亦勞苦而不得寧蓋德者治人之具以簡御煩之道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

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國家以平治爲本事理以明察爲尚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太易篇

太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上言太極不言有無曰有而不繫于物將于無曰無而不歸涉于虛終于有雖無其形實有其理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纖隱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熊氏曰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具氣運於天者有陰有陽故曰天道質具於地者有剛有柔故曰地道德具於人心愛之理爲仁宜之理爲義故曰人道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之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六爻各盡利而動

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三才性命之理也本義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陽偏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陽爲君陰爲民故繫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尚存心于此也

尚存心于此也張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動無不時矣象其物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窮先知之神然

是四者實自然而然神之爲也君子必知其爲神之所爲然後有以體其義而有上四者之益

故曰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于此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事物有吉有凶卜之而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

故曰知來明其憂患皆趨吉而避凶則事之已生者皆藏止矣是以前知其有變變於吉則行

凶則止有易之道以通之君子措用於民其謀遠矣

極數知來邵子有得於此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四德元亨利貞也元而至貞貞而復元終始萬物也迎始也隨順也貞而元亨繼之此迎之也元而亨亨而利復貞此隨之也不惟六卦皆本之乾坤而萬物事皆本焉故曰父母萬物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童氏發微曰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爲之長故曰仁統天下之善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正中以聖德之極言與易傳本之不同正即龍德中正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晝爲言

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

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莊子云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用中不勉强也不爲其大不有其大也大人若顔子以上是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于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顔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内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上治居上而治下也天德即天位有德宜居是位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至于求吾志而已無所求于外故善施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善世而不伐其功大其德而無所不化是九有龍德而已見者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靜密而不生猶戶之闔也故曰闔戶天地相交發生動達猶戶之闢

也故曰闔戶當闢戶之時而物之形開目能視耳能聞者受於陽也益形者陰精之所凝形之動而能視以聞者陽氣之所發也故曰形旣生矣神發智矣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于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考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

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謂易向雖不善使能因聖人之所指而變動以從之順性命臻三極則有利矣六二曰大人否亨言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也姤九五曰有隕自天言休命自天而降也小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言殺身成仁義無咎也損六五曰或益之或朋之龜弗克違益六二亦云言其義所當得弗克違也泰上六象辭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言其命當亂而不可逃也動變以利言是反惡以從善避凶而趨吉也吉凶以情遷是得則吉失則凶吉是而凶非隨其本然之情而兩言之也義命當吉當凶吉凶皆是者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此言讀易之法也有已往若往吉往凶之類有方往若不利有攸往勿用有攸往之類

○樂器篇 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也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相雅皆樂器名也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爲周召之治而張子以相爲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爲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
有相之道贊化育之端也
穡者天地之養民者也民不能以盡其力而后
稷能相助之若茀厥豐草種之黃茂亦相之一
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武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
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
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
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
絢以粉素

禮貴矯實求稱過於文者則矯之以質過於質
者則矯之以文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是
過於質者則矯之以文也莊姜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其才甚美故絢之用質素是過於文者則
矯之以質也下文繪事後素之素謂其材上文
素以爲絢之素謂質實故字雖同而義施各異
也
井宗初能使民不恐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
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是於
民哉
詩言勿拜勿屈折也張子則謂去伐也瀆之以
拜拜敬之也不可拜者恐瀆之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棠棣之華則其廓然而
外見者豈不騂騂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
者乎張子此說以不字實看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

簡兮不恭莫盛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
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
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釋詩邶風簡兮之意言賢者爲祿而仕爲不恭
也容色之盛如云赫如渥赭是已善御之強如
云執轡如組是已皆玩世不恭之意也房東房
也敖舞位也又引王風君子陽陽之詩不以行
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曉之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

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此軍士答周公勞己之詩。曰：武庚既破其家，又
傷王室也。周公東征匡正之。公愛天下之人焉。
張子以爲我之東征破斧缺斨，不足恕也。公之
心太公至正，天下信之，恕者乃哀我也。故爲之
王四國焉。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赤舄几几，德音不瑕，乃周公不失其聖也。愚於

破斧又知周民爲聖人之民，於狼跋又知東人
爲聖人之徒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
和氣之應也。
苟造德降，書君奭篇語，言苟老成之德下及于
民，則鳴鳳有聲矣。此周公留召公之意。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
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
八政。政不時舉必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
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
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
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
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此解洪範九疇之序。

○王禘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
周以礿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
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

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
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
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
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
四而已矣。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
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

穆四爲親廟不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祖及之而不詳爾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乾稱篇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

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凡可狀若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者皆是形而下者也神與性形而上者也蓋天地間無一物而非太虛之氣所生則亦無一物而非太虛之神爲性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子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眞理乎

曰有曰實以物言形而下者也曰無曰虛以性言形而上者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莊子浮屠皆舍物而言性非達實理者也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

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始終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屈伸動靜相爲終始以其妙萬物故謂之神通

萬物故謂之神通萬物故謂之道體萬物故謂
之性其實一而已矣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
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
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
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
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

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
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
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
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
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
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
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
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
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
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
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學者當日誦其言于一通庶幾崇正學而明吾道也夫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
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

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
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
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
流不過者也彼語空虛無爲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
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
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釋氏之言流遁失守窮大
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
數有之豈誠所謂誠實者邪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
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釋氏欲直語太虛

背從事子空寂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直際語真實無妄之道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大易之實理健順之常道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況力行與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illegible]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晝夜陰陽即物也與首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偏滯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則不偏滯矣推行一陰一陽之迭運也不測兩在不測也生生陰生陽陽生陰也

太宰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老氏況諸谷謂谷神不死是也虛其應者善惡之報也晝可爲晝不可謂夜夜亦不可爲晝陰可爲陰不可爲陽陽亦不可爲陰偏滯于一物也兼體無不包也無累無偏滯也一陰而又一陽一闔而又一闢則剛柔之道得生斂之功深迭一動一靜之機矣人之爲德虛以氣言善以理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何心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自然而然也

[illegible]子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愚謂太虛氣之本體虛空之中有神故陰陽變化惟其所命若彼然而雲忽然而風倏然而雷雨交至是孰使之然哉皆神之所爲也曰是而知神者即氣之性化者即神之命知命則知性知化則知神矣

太虛者虛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

者對聚散存亡爲義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神即太虛之妙應者散散見而成物也無窮無時不然也無數無物不有也無窮無數萬殊也湛然混然一本也形聚爲物所謂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也形潰反原所謂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也腐草化爲螢雀化爲蛤螢有前身雀有後身也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依舊是太虛之氣如冰之釋而復爲水者相似此亦形容天地萬爲一體之意而先儒數辨其非亦求道者之過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益日有字中行又日有孚惠心則益物者必誠如天生物進而不息也學者自益必誠如水之方至日有益得若行之不誠學之不勤以求自益而其益人皆爲難矣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

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此章即東銘也沈毅齋說此篇大旨不越乎過故二字橫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然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

〇皇極經世書 嵩山晁氏曰邵堯夫隱居博士也精于易能前知來物撰皇極

邵伯温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

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

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皇極經世之書命世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

然亦皆出于伏羲畫卦奇耦之序其爲道同一太極也

邵伯温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先君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圖者爲天方者爲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

西山蔡氏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

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

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之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

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主於人則得天地之全寒暑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

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千千之物爲細物千千之民爲至愚一一之物爲巨物一一之民爲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

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說矣

邵伯温曰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賛堯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庶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西山蔡氏曰皇極一元之運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非元氣之會聰明過人者其孰能與于此

邵伯温曰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有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萬物之數備於其間矣

邵伯温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以成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

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時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

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八，八為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為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為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日為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為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為運，運者行之時也，其數一百六十。辰為世，世者

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皆統於原而宗於一。始終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為消長盈虛，在人則為治亂興廢，皆不能逃乎數也。○變化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物者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滋而生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

也。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唯誠之謂乎。凡在天地之間，蠻夷華夏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

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萬物之理昭焉臏之
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覩焉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後物生焉天地有至
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
故萬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
柔或剛咸其自取之耳至於聲色形氣各以其
類而得焉可攷而知聲音爲其聲者陽也而生
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乎地知聲音之數而後萬
物之數覩矣知聲音之理而後萬物之理得矣

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物
類之數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
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
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
爲一體萬物爲一身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
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類屬陽地類屬陰
陽爲動陰爲植陽之陽爲飛陰之陰爲走動而
飛者親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
人類得之則爲明哲飛類得之則爲鸞鳳走類
得之則爲麒麟介類得之則爲龜龍草類得之
則爲芝蘭木類得之則爲松栢石類得之則爲
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戾
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爲妖孽飛類得之則爲
梟鴟走類得之則爲豺狼介類得之則爲虺蜴
草類得之則尸至毒木類得之則爲不材石類
得之則爲礓礫萬物亦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
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不一
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致治之世

則賢人衆多龜龍游於沼鳳鳥翔於庭天降甘
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蕪順氣之應也
衰亂之世則反此逆氣之應也逆氣之應由人
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
暘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鱉咸若天
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
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
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歟

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
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逝而不違是
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
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必變
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
物化而必順聖人雖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
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
時由人之事乎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
時則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
應時者其唯人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則時不足
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
而無其時則有之矣有其人而無其時蓋未之
有也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
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
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
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與
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
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

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
之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
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
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
禽獸也與之則爲治廢之則爲亂用之則爲中
國舍之則爲夷狄五伯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
狄乎當世之諸侯去伯也遠矣鄰於狄也不亦
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
其被髮左袵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
道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皇極經世書　邵伯溫 解

○觀物內篇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
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
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
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
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與天生于
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

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
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
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
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
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
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
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
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

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
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
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
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
火土致用也

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
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或
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
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

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
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
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
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
其道則相爲先後始終而未嘗不同也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旣判初有儀形謂之
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
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
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

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
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
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
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
陽燧取于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
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取于月而得水水
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
也星殞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
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辰之外高而蒼

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

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也

太極者有物之先本以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

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

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因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因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

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
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
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
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
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
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
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
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夫人也者寒暑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

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
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
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
形體無所不感走飛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
而爲人故惟人爲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
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
口鼻能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
萬物之理此所以靈於萬物也蓋天地巨物也
分而爲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
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
才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惟聖人然後能踐
形能踐形則能反身而誠之求諸巳而天下之
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役于萬物而喪其
良貴雖謂之人何曾異于物哉

〇觀物內篇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
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

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
之用也

聖人盡巳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巳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

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
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
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
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
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

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
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物也
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
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
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
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
聖則吾不信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
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
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
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
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
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
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
天事者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為心天何所容心哉故惟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故惟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天何為哉故惟能無為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事通照
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知剛柔夷險之理知巨細品類之別知成敗利害之幾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
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
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

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
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
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
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
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
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
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
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觀物內篇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道生天地天地爲萬物之本天地生萬物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爲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

於人矣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爲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知天地而命萬物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

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

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五

皇極經世書

〇觀物内篇 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

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脩夫仁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

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
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
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易以道陰陽書以道事詩以道志春秋以道名
分至于五伯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名分春
秋皆五伯之事也故齊晉秦楚者春秋之體也
三王脩夫意五帝脩夫言圭王脩夫象五伯脩
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爲易之用有虞
脩夫仁有夏脩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

故仁義禮智爲書之用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
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性情形體爲詩
之用秦穆脩夫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夫才楚
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爲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
聖人之事也
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
動則何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
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
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
斯言也徒狗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
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於
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
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
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
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爲非君子之言有
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
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

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
徒狗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
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奸爲
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
人君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
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
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敎三王同象而
異勸五覇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

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

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巳後人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巳無巳有之也若巳無巳有則擧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巳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其斯之謂與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

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

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强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

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尤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

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性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邵伯溫曰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內篇五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

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爲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乃謂之霸矣

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皇帝王霸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

為表裏皆相因而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為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

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為古也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于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盡有權與變存焉知權

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

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覇之事也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鄒伯溫曰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德敎民以德敎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皇帝王伯者也

人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天地何嘗有心于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于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于動靜之間有以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見之雖造次顚沛未嘗離乎此也退藏

于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于此世儒昧于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于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于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

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一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

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說妄行也

○觀物内篇六

孔子賛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删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祖宗子孫尊卑之等以言其述作之序如此）易書詩春秋皇帝王霸聖人之事業盡在于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霸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霸

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兼舉之矣孫五霸則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矦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伯雖得罪于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能如聖人之心以功天下則四海之内無思不服儻行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不亂者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五霸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霸以力以道則為化以德則為教以功則為勸以力則為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違從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霸之所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賛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仲尼賛堯則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賛舜則曰君哉舜也至禹則曰禹吾無間然文王則曰周之德可謂至德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賛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

實仲尼乎

道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仲尼之道通萬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

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

天下至富也天下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仁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是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仁君子

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可以不道而取之耶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為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行累功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亦必亾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襄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霸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

王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盡於未濟卦

春秋作於周平之時者以王者之迹熄也書終於文侯之命者以其猶知尊周也黍離降爲國風者以其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也魯周公之國周公禮樂典章具在而春秋始于魯隱者以盡壞於此也易終於未濟以一治一亂未始有窮也

予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由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霸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盜斯奪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攘夷狄而遷周于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亾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也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以虛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深遠以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亾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於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

爲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堯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爲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顔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孔顔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顔而已嗚呼名者治世脩身之具也烏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豈不貴哉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

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爲子其僭王也不亦宜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於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

鄙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諸侯朝齊楚較利及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爲強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

隆漢唐爲盛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内血流天下秦吐四海更華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於王道者罪一善必錄聖人之心如此然終於秦誓則世之盛衰道之汚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皇并吞海內而乃尚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況本以商鞅之法其貽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夫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於善惡而已矣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福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觀物內篇　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

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爲奸爲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葢有深意哉

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係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

正爲君子邪爲小人君子小人相爲盛衰猶陰陽之相爲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傅說築于岩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岩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日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

應羣疑乃亡能自强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

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詭譎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霸用詭譎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

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無心過者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疑之有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顏淵好學可以為之無身過者也及其問仁

夫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使之進乎無心過之地也。又曰三月不違仁，則幾乎聖者也。此進之妙，不可以言傳，學者當盡心焉。

○皇極內篇八

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秋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秋，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

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漢高帝字季。張良字子房。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爲光矣。能爲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爲忠矣。能爲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與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唯聖人無死地無死患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爲象所害，孔子不爲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爲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於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於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聵，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

死矣孔子不以祟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未爲
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
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
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
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
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
噫能死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
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
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

蕭艾之於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觀物內篇 九

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
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
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霸一變至于王矣
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
百年而何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
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
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
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
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矣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
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
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

之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
正雖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
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
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于天則人
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望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
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
常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
道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

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

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亾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由此垂教於萬世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爲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

無父無君爲天下之害也大矣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亾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亾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觀物內篇十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且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

十六國謂劉李特前趙劉淵後趙石勒秦苻堅後秦姚長西秦乞伏國仁燕慕容皝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沖北燕慕容盛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李暠北涼段業夏赫連勃勃也

南五代霸之借乘也

南五代謂宋齊梁陳後梁也

北五代霸之傳舍也

北五代謂元魏北齊西魏東魏後周也

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

隋季諸郡之覇謂夏竇建德楚林士弘吳李子通吳杜伏威魏李密鄭王世充梁蕭銑漢劉黑闥秦薛舉梁梁師都定陽劉武周涼李軌離石劉英王盱眙孟讓東郡翟讓燕格謙祝阿盧明月米樂郭子和大梁高雲成許宇文化及吳劉元進燕王須拔魏刁兒楚朱粲幽州羅藝燕高開道梁沈法興彭徐圓朗長白王薄東海高士達宋輔公右扶風向海明延安劉迦論扶風李弘從唐康弼

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

唐季諸鎮之覇謂江淮劉展汴宋李靈曜大寧關固懷恩成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大雄田承嗣平盧李懷玉章義吳少誠昭義劉悟橫海程日華宣武劉元佐朔方李懷光淮南陳少游襄陽梁從義蜀劉闢昭義盧從史夏綏楊惠琳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同華韓建

西川陳敬瑄東川楊師立岐李茂貞河中王重榮鎮海李錡淮南高駢光壽王緒許州鹿晏弘江陵劉漢宏

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後五代之霸謂梁唐晉漢周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爲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爲夏三王法度成矣故于時爲秋五霸刑殺尚矣故於時爲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伯而已漢雜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餘三國霸之盛彊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霸者也隋方之于晉猶父子也唐方之于漢猶兄弟也皆不足于王而雜乎霸者也

隋季諸郡唐季之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閒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敎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功成治定也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觀物內篇十一

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邵伯溫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曰陽也止于十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于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爲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是爲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爲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爲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艸木者本乎地者

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內篇十二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于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稟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萬物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異，猶物之有巨細也，聖人則旣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於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謂眞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

其聖人能反觀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

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聖人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〇觀物外篇上

張氏崏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

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
體數何為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為者也？運行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數之用為生物之時也。地耦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為生物之數也。
八者天地之體也，六者天之用也，十二者地之用

也天變方爲圓而常存其一地方一爲四而常執其方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并其一而爲七十二者并其四而爲十六也陽主進故天并其一而爲七陰主退故地去其四而止于十二也是陽常存一而陰常晦一也故天地之體止于八而天之用極于七地之用止于十二也

鮑氏發微曰天地各有四卦八者四而已天圓以用爲主體則綽乎地地方以體爲主用則從乎天天裁四爲三以三爲用地折一爲四以四爲體天之元氣從地而右轉地之元[illegible]天而左行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陽者道之用也役天以生地而道不自見其功天役地以生萬物而天不自見其功益尊能役物神故藏用所謂顯諸仁藏諸用是也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也陰幾乎道故以況道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朱子曰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畫州井地之法朱子曰州有九非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

裁方而爲圓天之所以運行分大而爲小地之所以生化故天用六變地用四變也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筭法有九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大而百千萬億小而毫釐絲忽其爲數不過一乘一除而已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

震與坤接而一陽生巽與乾接而一陰生

兌陽長也艮陰長也

兌二陽矣艮二陰矣

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

震爲天之少陰兌爲天之太陽巽爲地之少剛艮爲地之太剛

故震兌上陰而下陽

陰爻皆在上陽爻皆在下

巽艮上陽而下陰

陽爻皆在上陰爻皆在下

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

天主生始生之際非交泰不能故陰上陽下而取交泰之義

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地主既成

成之後則尊卑定故陰下陽上而取尊卑之位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思齋翁氏曰此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于復陰始于姤也

朱子曰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審矣

氣從天而左行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陽者道之用也役天以生地而道不自道見其功天役地以生萬物而天不自見其功蓋尊能役物神故藏用所謂顯諸仁藏諸用是也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也陰幾于道故以況道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言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待陰以爲輔也

此邵子扶陽抑陰之意

陰陽分而生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天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卦生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往物追逃哉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

陰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則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逆而陽順。語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

先天八卦自震至乾是陰變陽應而時可逆知也自巽至坤是陽變陰應而物必順成也抑于學曰道之化也生一氣一氣之化也生二儀二儀之化也生五行五行之化也生萬物遺萬物以歸五行遺五行以歸二儀遺二儀以歸一氣遺一氣以歸天道夫惟無形故能爲有形之祖夫惟無用故能爲有用之宗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變之與應常反也。

日紀乎星，月會乎辰，是本乎天者親上，變于上而應于下也。水生于土，火潛于石，是本乎地者親下，變于下而應于上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吳氏澂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形統于首猶木之有根性命之理不出于此矣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張氏衍義曰日月相對謂望日月相會謂之朔日常食于朔月常食于望正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猶而尅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尅水必歸物爲君子用智也月近日無光爲晦月蔽日而光盛爲望然日食於朔月食於望不如小人在外雖盛必自危而其柔弱狎壯之時多能危君子則慮與不慮之關所以易求履霜而不懼揚庭也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而有食有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與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

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于邇也。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

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兎也得魚兎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兎則未見其得也筌香艸也可以餌魚蹄兎骨也係其脚故曰蹄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爲變則利貞爲應以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

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爲變則亨應之利爲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於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于是矣

伏羲先天八卦得天地之體文王後天八卦得天地之用也下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是得天之時坎離得位而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時是得地之用詳見啓蒙注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離坎終于既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恒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西漢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雙湖胡氏曰咸恒爲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艮兌

震巽之會 遘咸遇

坤統三女于西南乾統三男于東北上經起于三下經起于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于此見聖人之心矣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乾退十位也夫道生天自震而乾也天生地自巽而坤也及自其功成身退子繼父禪復自震而乾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

之位離坎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詳見啓蒙蔡氏胡氏註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伏羲先天八卦易之本也文王後天八卦易之用也詳見啓蒙

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數出于理違乎理則入于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于理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則有形有形則有象有象則有質有質則有數言其數則名著用其數則意顯故曰理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按渾天之術本于舜之璣衡至漢洛下閎耿壽昌唐李淳風梁令瓚宋張思訓蘇頌皆嘗爲之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先儒皆用此說以理推之亦然愚意以爲天地之形體如熱物然天起于寅之中終于戌之中熱氣之在上者也地起于戌之中終于寅之中如熱物之在下者也以十分之天居六分地居四分地所乎氣之查滓凝結于下者也故天之氣又行于上地之中如熱氣行于熱物之中天輕清在上其上無極地重濁在下其下亦無極日月星辰出寅入戌歷亥子丑在地重濁中行非謂地之下亦有輕清之天也

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故三皇則以道化民五帝則以德教民三王則以功勸民五霸則以力率民皆所以通其變不以春而行冬秋而行夏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草類之細入于坤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艸類之細無不入于坤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天道之變無一定之氣猶王道之權無一定之法也或曰皇帝王伯即天道之變也道德功力即王道之權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鮑氏鑑曰堯之前每事皆法天而行之三代以後制作云爲無非效法之事

圖雖無文先天圖也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張氏曰圓者爲天方者爲地體分乎四用合乎一見有限理無窮終身玩之而不厭也

冬至之子中陰之極春分之卯中陽之中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數也

張氏衍義曰天度相去各一百八十二有半在天爲度在人爲日故二至二分之日相去常一百八十有餘此云一百八十者天變未三百六十也氣之多者爲陽之盛年之出者爲陰之縮也此天之變化所以不測而閏之所以生也愚謂一至二分間乎四立立春立夏謂之啓立秋立冬謂之閉左傳分至啓閉四立節氣也二至二分中氣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乾之元即性命

時然後言及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

天六地四天以氣爲質而以神爲神地以質爲質而以氣爲神唯神兼乎萬物而爲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眞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月者日之光故月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動故情性之影也性根于心性無不正故神情發乎膽情則有偏故鬼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心指人之身以爲一身之主而言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

形可分神不可分

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冬至以後爲陽爲呼夏至以後爲陰爲吸此天地之一歲猶人之一息也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五終

性理綜要目錄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六

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陽根陰陰性無水陰根陽陽性有）

不我物則能物物（我亦物也物亦我也不以我觀物則能以物觀物矣）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

（先天之學乃是心法道之體也後天之學乃是效法道之用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强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神即理也理無形而天地萬物皆有之以至故無所在無所不在乎人尊請好不同係各異然度之而無不同感之而無不應其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一者何也即天地萬物之理也故曰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生孳生長厤類者天地之成功也，別其生分其類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神無方而性有質。神在天故無方，性在人故有質。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鄒氏發微日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惟至誠以來之則窮理之學可至矣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告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于術矣。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虛心即心一之。

聖人利物而無我。

聖人以公天下為心但知有物而不知有己也管子曰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也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

公論蓋存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矣氏曰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從而異其狀待一槩之說專一時之見恐是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韻法開闢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音有開闢所以和律聲有清濁所以唱呂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觀其爲辭於齊而不受其祿亦善藏其用之一端此孟子所以善用易也

冬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街幾冬聲也

韻書[illegible]東冬[illegible]爲春之開聲十陽在中爲夏之開聲青蒸二韻在物爲冬之閉聲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聰明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有才力而無智識則才力或施之不當處之不宜有此三者而無德器以容受之則恃才妄作舞智弄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也

龍能大能小可謂變化不測然亦一物也故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若神則潛天潛地不行而至豈爲陰陽之所制哉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爲仁而已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

[illegible]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忘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永上君子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一歲之中於常數退六日爲陰進六日爲陽所以置閏即天時以及於地理人事三者皆知之不易也陳氏曰古曆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章積餘參差章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illegible]以中氣[illegible]以寅正月[illegible]之爲中氣在晦[illegible]閏[illegible]前之月中氣在朔[illegible]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司馬說玄曰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十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

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實府庫充兵強名正

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躊躇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老子五千言今之道德經是也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爲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

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不欲
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
知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
刃與物俱傷矣
君子處𢧐敵則行𢧐敵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
事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
同久天地若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
誠亦不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轍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
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
是爲得矣
斂天下之智爲智斂天下之善爲善則廣矣自用
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
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
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
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
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
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
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
餘而以爲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爲
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
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餧而見之
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
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
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
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
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
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
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

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此言聖人序卦之意。熊氏曰，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剝是小人道消之時，復是君子陽長之時，夬是五陽決去一陰，君子道盛之時，姤是一陰生於下，小人根萌之始，是必絕去其方萌之惡，以制其已長之易，則亂可反而治矣。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如云性善，太極之本也，仁義，陰陽之分也，田里學校，裁成輔相之道也，仕止久速之宜，進退存亡之理也，好色之對，易之巽也，放心之求，易之復也，其曰治生于亂，復次于剝也，其曰亂生于治，姤次於夬也，待王驩而得遯之嚴，出晝邑而得豫之介，其為說也切於日用，故易之易簡也，其為教也極于知天，窮易之精微也，養此心于未發之前，則先天之易已得，充此心于既發之後，則後天之易已行，旁而通之，黙而觀之，七篇之中，孰非易道之妙耶。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尹氏曰，孟子踐履處，皆是物也。○古之人事純乎天理，可謂後世常法，故謂經典。

季札之才近伯夷，

按吳季札列傳曰，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少子也，兄弟四人，季札賢，父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則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復欲立季札，札又辭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立餘祭，欲以次致國於季子，餘祭四年卒，夷昧立，夷昧十七年，有吳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子逃去，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劉向說苑曰，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

叔向晉大夫子產鄭大夫晏嬰齊大夫此三人之才不相上下也

管仲用智數曉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管仲幾乎王佐之才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其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

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大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

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繇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

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爲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爲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爲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爲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曲逕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天地正數而生也

正數即真數也朱子曰天地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康節卻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卻以四爲數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艸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張氏理學類編曰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滿莫非鬼神即天地之大言之日月雷霆風雲雷雨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冥晝夜皆鬼神也即人身之微言之動止語嘿寤寐噓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艸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鬼

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鬼神也

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爲神魑魅魍魎以爲鬼是皆愚民無智之論曾何以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正音律數如黄鍾爲宮則大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故經世圖有四位月四位星四位辰四位皆七聲是也蓋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凡六十刻餘分之一最幾乎千之七也程子有言堯夫嘗窮味有一萬八千六百色有一萬八千六百聲之數只得子半蓋象陽也只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經綸天地聖人運用之才也非志則無以能至非量弘無以能容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五霸絶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按漢志謂律呂同類娶妻隔八生子者與納音法同同類娶妻謂甲陽之干子陽之辰上下相應背陽則亢而無以兆其和故娶乙丑爲妻乙丑干辰皆陰也餘位並同隔八生子謂甲子前八從下生壬申金又隔八生庚辰金三位然後左行向大至火依前隔八生火三下生而後至水水三下生後至木木三下生後至土土三下生後至金乃爲一周復自甲午上生金依坎而轉納音之所先者則五行之中惟金有聲鍛而爲器則音聲彰矣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震爲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

此釋易說卦之意重淵謂二陰動物謂一陽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

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五十分之則為十若三天兩之則為六兩地又兩之則為四此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天之變六六六其六得三十六為乾一爻之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為乾之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為坤一爻之策積六爻之數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為坤之策積二篇之策乃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弒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言湯武所以權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遁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鮑氏發微曰五星虞書撫于五辰而已至甘石則盡露矣石申魏人著星經甘德亦同時星有三色所以別三家之異出於石者赤出於甘者黑出於巫咸者黃紫宮中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知與下愚不移故也以論語釋莊子之意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老子知易體者也

朱子曰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

則不和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易無思無爲乃天下有思有爲之所自出故以其爲神妙致一之地也蓋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一以貫之是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人莫能窺即易無思無爲神妙致一者也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之所以錄於書末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强者雖聖人亦不可强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强則有爲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illegible]謂佛者之言其道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移其廣大慈悲無與對若拔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閔剖肉損身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蚋爲比則慈悲廣大安在哉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爲至矣

作易者其知道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數色之本也太一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太玄揚子有經太素前漢藝文志黃帝有太素二十篇太一后家有太乙統紀之書太初洛下閎有太初曆皆本易太極而言也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箇太乙而太玄太初太素皆此意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

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或問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朱子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愼獨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外書

漁樵問對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云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鉤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

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艸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幾至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

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毁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愼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中逵詩兔罝篇施于中逵注云逵九逵之道也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曰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

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

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氣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鬼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

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小人四分小人固不盛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國興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

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

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有

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眾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眾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不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眾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

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

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一有能字）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

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丸謂太極）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

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凉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

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

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後千餘歲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乆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欲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

十年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備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

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畧之閔
未得其門而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半
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葢嘗紬之而陋識
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
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
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
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
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艸玄
葢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

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塞卦也大玄以
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
而先生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
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
藴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非是耶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
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
二月一月統二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
十迭爲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

日分○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
推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
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皇極經
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
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葢實不曾廢
○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
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問易
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問康
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

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
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
衰便可以知其生死○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
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
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
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葢緣他於起處推將
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
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
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

物底道理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

耳○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筭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筭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氣質本清明又養之純厚未始枉用其心嘗于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深夜如之唯其養得至靜之極故見得道理如此精明由他有見天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 其先後緩急莫

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只是用時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

法○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

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束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

潛虛之數張矣和云潛虛者司馬溫公擬太玄而作者也以爲人之生本於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反於虛矣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宜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艸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眞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遯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顚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咏歸毋寧使曾晳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槩讀者當自得之

性理綜要卷之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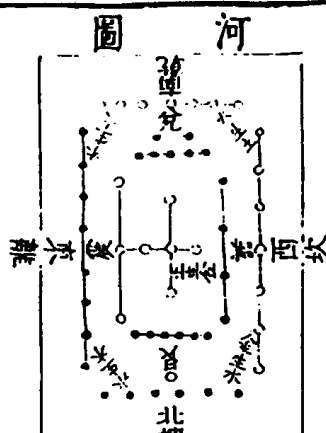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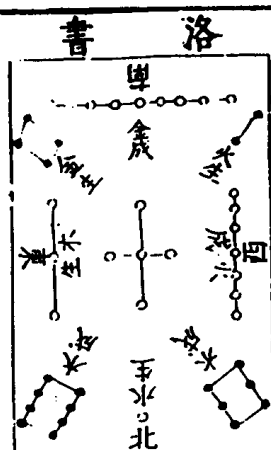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七

易學啓蒙　朱子作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横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値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

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于文義者旣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

看是甚事都來應得。○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於邵子為多。

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東北内陽外陰西南内陰外陽四時之象也○陽生於子天一生水也陰生於午地二生火也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河圖以相生為序故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復始而北

洛書以相克為敘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因看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見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從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

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爲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爲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爲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爲卦此所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關子明按通鑑關朗字子明北魏人大和末王穆公虬受封晉陽辟朗爲公府記室因與談易同然了響虬嘆曰天下奇才也

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爲洛書矣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蔡元定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攷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于六十日名有十干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于六十二者皆出于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自相配合皆爲六十

者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于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

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
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
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
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
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
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
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
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
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

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
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
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
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
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
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閒
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至于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
具于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

見矣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
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
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
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
其變數之用也
潛室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
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
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

不相似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偶異位若
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是河圖猶洛
書也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是洛書亦猶河圖也
又如河圖則備數之全洛書則缺數之十此疑
若相戾也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來一得
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
五而爲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爲十其
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
而皆有含十之義一對九而含十二得八而含

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次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相類是亦未嘗無十也

玉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偏奇偶既分尊卑之義也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爲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也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所重者爲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而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無體也西山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

玉齋胡氏曰數始于陰陽倚于參兩參兩之合則爲五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或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朱子云如此却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又云一箇天參之而爲三一箇地兩之而爲二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三一其二爲八兩其二一其三爲七此又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

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銖問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用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陽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陰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其否朱子答曰所論甚當[illegible]沙隨樹錯之說先生

由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玉齋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于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也

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寓于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而間斷此圖書未求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至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

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王氏曰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乎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契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協于火木金土之位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

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于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易學啓蒙二

原卦畫第二

伏羲八卦圖

乾坤縱而六子横
相爲對待以立本

文王八卦圖

震兌横而六卦縱
迭爲流行以致用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故自太極而分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眞不妄矣

朱子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而後千載不傳邵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爲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于此然康節偷不肯人說破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雲莊劉氏曰易畫生于太極故其理爲天下之至精易畫原于圖書故其數爲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循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數則圖書之數以作易而太極之理行乎其中矣繫

辭論聖人作易之由又有及丁觀察求取則要非獨以圖書而作實因其圖書之數而後次之耳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理之與數本非有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矣○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勝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捷徑蓋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

朱子曰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于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所言亦有此意思○黄氏瑞節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通此勿論也陳瑩中云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

一言及先天之學邵伯溫云伊川在康節時于先天之學非不問不語之也即二先生之論則先天圖在當時豈猶未甚著耶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之餘事耳又云關先聖之幽微先天之學不在康節之書乎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圖者了翁為有見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玉齋胡氏曰當合邵子朱子之說考之邵子以太陽為陽少陰為陰少陽為剛太陰為柔此四象也朱子釋之乃曰陽與太陽為太陰剛為少陽柔為少陰其言陽與剛同而言陰與柔異何也邵子以太陽為乾太陰為兌少陽為離少陰為震四卦天四象少剛為巽少柔為坎太剛為艮太柔為坤四卦地四象天地言四象此八卦也朱子釋之乃日乾兌

艮坤生於三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于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其言乾兌巽坎同而言離震艮坤異何也蓋四象八卦之位邵子以陰陽剛柔四字分之朱子唯以陰陽二字明之異論四象既殊則論八卦亦異須了以乾兌離震為天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陽儀中來以巽坎艮坤為地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朱子則以乾兌艮坤生于太陽太陰故為其象于天離震巽坎生于少陰少陽故為其象于地二者各有所指也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

多也。

玉齋胡氏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為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為純陰之翕聚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翕則復為長，而循環無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臨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宰，坤至陰也，居下而括終，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然謂乾以分之，則動而陽者乾也，靜而陰者亦乾也。乾實分陰陽而無不君宰也。朱子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正此意也。夫如是，則諸卦皆乾之所君宰。學人特以君言之，造化崇陽之大義，聖人扶陽之至意，昭昭矣。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于復，而陰起于姤也。

或問：無極如何說前？朱子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問：無極之前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間斷。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也。兩邊生，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者，即無對。

進齋徐氏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言自巽消而至坤，翕靜之妙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

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思齋翁氏曰：卯為日門，太陽所生；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于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彌闢；閉物雖始于戌，至亥而門已闔。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由乎左右之門，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尅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尅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

兌離以下更思之。今按：兌離二十八陽、二十陰，震二十陽、二十八陰，艮坎二十八陰、二十陽，巽二十陰、二十八陽。

玉齋胡氏曰：乾四十八者，皆卦為乾，自乾至泰八卦，陰陽爻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者，以

四十八分爲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乾至泰計三十六畫陽十二畫陰是陽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爲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者內卦爲坤自否至坤八卦陰陽爻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者以四十八分爲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否至坤計二十六畫陰十二畫陽是陰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爲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陽而坤得十二陽者蓋乾固以陽爲主而坤亦以陽爲主也可見天道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之義邵子得之耳程子論復之陽爻而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者正與此合兌八卦自履至臨離八卦自同人至明夷各計二十八陽共五十六陽各計二十陰共四十陰則其四十者爲陰所克也震八卦自無妄至復計二十陽二十八陰則二十八爲陰所克也艮八卦自遯至謙坎八卦自訟至師各計二十八陰共五十六陰各計二十陽共四十陽則其四十者爲所克之陽也巽八卦自姤

至升計二十陰二十八陽則二十八者爲所克之陽也是兌離震得七十六陽巽坎艮得四十八陽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玉齋胡氏曰圖之陰陽在兩邊正相等自復至乾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至坤居圖之右陰方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一畫陽便對右邊一畫陰右邊一畫陰便對右邊一畫陽對待以立體而陰陽各居其半也由此觀之天地間陰陽各居其半本無截然爲陽截然爲陰之理但造化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故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又不能不致其區別爾豈容以槩論哉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此更宜思離當卯坎當酉但以坤爲子半可見矣

玉齋胡氏曰坎離陰陽之限者就寅申而言也以四時論之春爲陽而始于寅是離當寅而爲陽之限秋爲陰而始于申是坎當申而爲陰之限也數常踰之者離雖當寅而盡于卯中坎雖當申而盡于酉中是踰寅申之限而爲陰陽之溢矣然用數不過乎中者蓋邵子以卯酉爲陰陽之溢則其所謂中者是取寅申而不取卯酉也陽之用始于寅陰之用始于申蓋子位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則溫厚之氣始用事巳位陰雖生而未害于陽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是所謂用數仍不過乎寅申之中也大以離當寅坎當申推之則乾當巳坤當亥兌當卯辰震當子丑巽當午未艮當酉戌皆數之不及而邵子以爲中者也又以離當卯坎當酉坤爲子半推之則乾當午坤當子兌當辰巳震當丑寅巽當未申艮當戌亥皆四方之中四隅之會處而邵子以爲數常踰之者也此卽邵子所處其盛

之意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朱子之意蓋謂自有先天圖以後如納甲法道家脩養法下至火珠林占筮等書莫不自先天圖出此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也邵子嘗自贊云弄丸餘暇閒往閒來又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胷中一點無其有得于圖者如此朱子贊之云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可謂形容盡之矣今歷

引其言而終之以圖爲心法圖皆從中起且以爲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則其學之得于心心之根于理者又豈徒象數云乎哉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也文王其盡於是矣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

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玉齋胡氏曰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何哉此正夫子發明羲文尊陽之意也蓋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遜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而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先天所重者

在正南後天所重者在正東如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以一尊陽之心可見矣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也

西山蔡氏曰此一節論陰陽以易位爲交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艮一陽在上巽一陰在上故云不交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之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春陽之始故震居之秋陰之始故兌居之夏陽極陰生故離居之冬陰極陽生故坎居之艮一陽二陰巽二陽一陰尤有用乾純陽坤純陰不爲用東方爲陽主用西方爲陰不用故乾坤

居西隅艮巽居東隅也乾艮爲陽坤巽居陰北爲地之陽南爲地之陰故乾艮居北而巽坤居南也○坎離爲乾坤中爻之交在八卦位正只有東西南北四正位位之極好先天則位坎離以卯酉後天則位坎離以子午也只此四位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皆是羲文微意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

雲莊劉氏曰兌離巽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艮坎震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何也蓋三男乃坤求於乾各得乾一陽而成本皆坤體故多陰三女乃乾求於坤各得坤一陰而成本

皆乾體故多陽多陰者各得乾坤之一體極陰極陽者乃乾坤之全體乾坤雖不用而六卦之用無往而非乾坤之用矣

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嘗考此圖而更爲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乾猶半用而坤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

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爲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爲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爲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爲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愚謂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于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于陽故歸之乾也邵子云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陰陽互根之義亦見矣

易學啓蒙三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于中三指之兩間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

餘策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

或問揲蓍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之一何也西山蔡氏答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者也乃萬物正性命于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掛一爲體揲四歸奇於用立卦以奇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十六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又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易學啓蒙四

考變占第四

乾卦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彖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沙隨程子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九六變也

玉齋胡氏曰一爻變者凡六卦有圖在後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一爻變自姤至夬以坤爲本卦一爻變自復至剝是也餘倣此沙隨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占其例觀後註可見○左閔元年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墨曰乾之同人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昭十一年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示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後蒯果敗○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服制之圖
三父八母
性理綜要

服制之圖
妻為夫黨服圖
性理綜要

家禮　朱子作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于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于世熹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于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于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楊氏復曰今按先生所定家禮拜國王廟儀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于此尤拳拳也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然古之廟制不見于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朱子曰焚黃非古也行之襄次不知于禮何據張魏公謂只告于廟恐爲得體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E

楊氏復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故舉其尤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事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黃氏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矣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

朱子曰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略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伊川郤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郤說婦入門即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為三日云○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庶子皆得為父後者乎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窖

朱子曰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是大備則人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患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勳德勒名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官且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則取于石亦謂之碑

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于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依其詩文但可直敘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于墓前人自知之耳

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

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祭焉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于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于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律呂新書 蔡元定作元定字季通文發字坤與敬子爲事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逌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禮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幾楊傑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諧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故不遑于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

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宜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于盤其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攷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挐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則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

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梳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泰寧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辭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

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於是亦許予爲能知巳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陳之圖緖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朱子曰季通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

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

西山眞氏曰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聘君以師事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端與傳微辭遠旨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先生于經無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汝沆焉

黃瑞節曰按蔡氏祖子孫于斯文可知也而盡時遠引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啟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西山先生辭聘不起九峰先生三十歲即弃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

律呂本原

黃鐘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

一之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鍾生十一律

按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朱子云十二管隔八相生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拘古法而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之作樂而樂不和皆鄭氏重上生法所以爲不易之論也學者以是求之則有得矣惜乎西山蔡氏引失載其說不能不使初學之疑也

變聲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聲調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蔟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

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黃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

則六律五聲究于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陰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大地之化育者不能與于此

氣候

按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巳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巳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爲尤彊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蠛蠓無非聲也蠛蠓小飛蟲釋名蠛亡結切蠓母摠切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

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
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
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
化育之道也
國朝會要曰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
皆起于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
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與因聲以制
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于古五代之亂大
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

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
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勒勞
于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于以尺而生律
也按此皆范蜀公之說
河南程氏曰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
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
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明古法律管當實千二
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
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
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又
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
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洽故可
用今時則不同
橫渠張氏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
知之
按律呂徵亾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
之意則猶可考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
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

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
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
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
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
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
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
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
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
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

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

大圓要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本朝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鍾之籥則黃鍾之籥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

此則黃鍾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爲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非人之所能爲也今其律之空圍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亦可惜也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

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黃鐘之實

淮南子曰規始于一一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所種也

蔡室陳氏曰十二月之律無比次降殺之序以之候氣則氣不應矣以之制樂則樂不和

矣故鄭康成有重上生法自黃鐘生至甤賓則陽反生上陰反生下六五而終矣其比次降殺之序可用以候氣可用以制樂乃天然之法非巧算所能為者故杜佑旋宮法于是有正聲焉有子聲焉正聲用其全子聲用其半度幾五聲協比無相奪倫也如黃鐘為宮下六律以正聲應凡五推聲微用子聲耳以見黃鐘為諸律之母有大君之象若他律為宮則下六律各不用正聲應宮用子聲減半法相應以見不敢正敵黃鐘有降殺之義焉然黃鐘至尊或反見役於他律者蓋諸律當權用事則黃鐘雖尊亦當降下以相從但不當用正律耳蓋正律非他律所可役使止可役使子律耳以見君者常尊也然旋宮之法正律亦用減半以避者蓋宮常為君商常為臣角常為民徵常為事羽常為物子無過母之法臣無高君之理必用減半法以倣之則清濁高下以次相比無奪倫之患所謂全聲正

振始終條理也先儒不知此法故律常不諧古樂遂廢要之鄭康成之重上生杜佑之減半法真圓機之比也紙上之空言也又曰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且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是為夫婦林鐘之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是為母子太簇之九二下生南呂之六二同是二位是為夫婦南呂之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二與三異位是為母子姑洗之九三下生應鐘之六三同是三位是為夫婦應鐘之六三上生甤賓之九四三與四異位是為母子餘倣此

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元氣始起于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獨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

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于子化生萬物者也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

淮南子曰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

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漢後志曰術云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謂倍之四之皆三分而損益者也）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

和聲

漢前志曰黃鍾爲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註曰至尊爲君之象）

按黃鍾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于黃鍾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于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

聲非復黃鍾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唯杜佑通典再生黃鍾之法爲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作說見下篇）

杜佑通典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定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

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相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無射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仲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依京房書仲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成韻而崇乃以仲呂爲宮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

按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其論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商徵皆濁于宮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又謂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尤爲的切然仲儒所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爲宮包育爲徵果成音曲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爲黃鐘而不知變至于六則數窮不生雖或增或棄成就使然之數強生餘律亦無所用也

周禮曰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隋志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于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爲按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

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宜符則飛灰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飛灰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吹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月異也今十二月于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山堂考索曰夫氣應有盛有微故灰飛有遲有速此時中節之氣不齊與陰陽大小之不等耳非如常燠常寒時暘時雨足以驗政治之得失也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諱遂以君暴臣縱月異而時不同歸咎于律氣之盛微則非矣宜乎牛弘不能答高祖之問也

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尺度也以為度者以為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淮南子曰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

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

蔡邕銅籥銘曰籥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

臨江梁氏寅曰蔡季通言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鐘之廣古人益參伍以存法也胡氏非之曰古人用黍以稱量衡非數而稱量之也一龠所容必以十二日為之準有餘則易之以小不足則益之以大得所後稱量之是其多寡輕重雖出于黍而黍之大小則制于律矣黍命于律律不命于黍古人參伍之法蓋如此如蔡之說則律命于黍黍不命于律藉使長之所累廣之所積參會無差亦非古人之意況決不能以相通乎

卷之七　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八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八

〇洪範皇極 蔡九峯作

九峯蔡氏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

極用書潜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

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

○洪範皇極內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信而已天者明而信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信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信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信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因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冲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膭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艸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物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

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

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室而理虛暗室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室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室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室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丧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

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耶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耶長者盛而消者衰耶進者利而退者鈍耶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失得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

愈窮愈延(音沿)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延遠也莫或使之莫或禦之一太極之自然也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信也非二則不能人非一則不能神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遺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

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又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

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此深贊太極有不測之妙與下陰陽非可一言盡竟相為表裏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冲莫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

非一太極則不能成兩陰陽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

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寅寅妙于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幾用因以瞻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而神是

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造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者奇而止者偶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得友者致一乃易大傳釋損六五爻義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數者彝倫之叙也無叙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情性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

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禮義交接言聖人之德東北以下又即天地之化以明之也蓋萬物出於東北入於西南出則順而生入則拂而成遂火之克金所以入也水之生木所以出也一出一入而循環不息以生以克而嗣續無竆故老彭得之有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自然有天下和平也五峯胡氏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冬屬水春屬木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則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斷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

爲泰之生或問老彭養身之術曰愚當爻復
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上中下三篇皆當分作
二截看前一截論內丹後一截論外丹內丹
以乾坤爲鼎器即人之上下體是也坎離爲
藥物即人之心腎是也天地𢎥望則日月相
對晦朔則日月相會所以天地氣上升天氣下
降發育萬物人能旦晝則心對乎腎暮夜則
心存乎腎所以陰氣上升陽氣下降結成聖
胎至於外丹以黃金爲鼎器如天包地外黑
鉛爲藥物如地有天中自子至巳進陽火金
及鉛之眞氣以生丹自午至亥退陰少鉛吸
金之眞氣以成丹此雖非吾儒之所當學而
亦天地造化之機理之至妙者學之
者不可例以異端之說而忽之也

明禮而后可與適道守禮而后可與治民達禮而后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莊

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此言天地之化人心至妙萬化之竅含藏也動靜之徼音叫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於無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間大本大始復往無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不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窮焉

○洪範皇極內篇中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太玄是也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書是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

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凶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為體體復為用

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備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究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為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為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為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為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為土而脾其德信也

此以河圖位數言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其藏為腎其德為智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其藏為心其德為禮也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其藏為肝其德為仁也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其藏為肺其德為義也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其藏為脾其德為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

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謂相為經緯也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天下之數起于一而極于九九後歸之于一故十百千萬皆一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剛柔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干十二爲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剛柔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

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機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與數由人與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

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此所謂禮之數也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

人之無忌憚也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行乎聖學即數學也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溪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

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道即數之理出於天地而盡於聖人者也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彝也湯武君臣之欽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蓋言伏羲神農時日俱中堯舜三代

蓋言伏羲神農時日俱中堯舜三代日過中而時猶中也又曰中者治之極中即皇極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緼雜揉開闔動盪

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

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其德以順而成金之從革其德因制而成自然之理也

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

曆書曰庚伏

曰伐焉

律書曰罰伐

土居其中因時致旺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月令增置土行雖曰中央土然繫於夏月之後是以土生於火矣三季皆一行而夏之三月獨二行也近代以一碁之日而五分之行各七十有二日以辰戌丑未爲土寄旺日月

之方假矣然猶未免刻舟之固是豈足與語造化之機也哉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養善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梏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于此何有于彼

因耳目口鼻各具五行之理所以各有五行之用

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數從也若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燦然於天地之間矣

○洪範皇極內篇下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

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
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
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
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
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
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
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
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
九職任萬民九賦歛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

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
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
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
之度也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蓍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
揲之視左右手歸餘於扐兩奇爲一兩偶爲二奇
偶爲三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函三以虛待目
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
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

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
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
惠廸從逆者吉凶之决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
一成於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理氣一

○總論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
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
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
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
稟此氣然後有形○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
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
氣觀之○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
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
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無査滓○理只是箇
淨潔空濶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

能醞釀凝聚生物也。○所謂理與氣。此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足。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豈非氣使之然耶。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

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問理氣先後。曰。有此理。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是了也。

○太極

朱子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

西山眞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爲二。則爲陰陽。分而爲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故曰無極而太極。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爲天中一物爾。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也。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地動靜之理。天圜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

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矣○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

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問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故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厚薄異也○問天有形質否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輭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某以爲此

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攷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

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

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盌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或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

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魯齋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日新無敝者也

○天度

朱子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月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

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也○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

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問北辰

之爲天極何也曰天圜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問經星

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極是

象山陸氏曰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去南極一百一十一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

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行道之大略也

○曆法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

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得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

朱子曰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爲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差之度都筭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

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

潛室陳氏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于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

朓朒一分也○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獨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盈闕沈括之說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進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王普又補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旣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拒赤道也皆近其北拒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

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雷霆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軋雹者陰陽相擊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

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雷緩小則震亦緩小雷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雷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雷雷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値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南軒張氏曰横渠有言陽在內者爲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爲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

義氣人爲不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霆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爲石星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繆悠之說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

攢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

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也。○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五峰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生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眞有二物相對也。○天地間無

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

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五行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爲一也○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程子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

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爲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爲非有次

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爲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赴夫五行一也而以爲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爲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穉而居後此質之序

然也就氣而採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令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爲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 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疏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大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爲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爲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爲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爲而無與乎陰火金皆陰之所爲而無與乎陽既

乖生成之序復戾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爲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 按水暖是火蓋取既生魄陽曰魄之意但二者恐自不同 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爲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尅爲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尅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之氣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火則爲尤旺故能生金而爲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明也哉 按五行家金生于巳蓋辰之所生也但孕育方微必至夏夏然後成體而爲壯耳 今但見夏

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遂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爲蘇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

臨川吳氏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交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而已後世所謂納音者

[illegible]屬乎十二支幹則[illegible]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己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爲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

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以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宜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

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
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
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
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民者可以分
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
○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
終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
中盡於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
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

至相火目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
復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
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自各六十者五而小雪
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
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
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
下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爲次年初氣之首也
○地理
朱子曰河圖言崐崘者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
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
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
可知矣○冀都是天地間一佳風水山脉從雲
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
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
前面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山
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
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領
又爲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

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
遶直至泰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至廬
山諸山第三重自三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
北纏繞至南海○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
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
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
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
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
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

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〇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楊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〇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崖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

為福建二廣〇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漳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淛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〇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按一統志仙霞嶺在衢州府江山縣南一百里宋史浩帥閩過嶺人以石甃路三百六十級信州本唐初江鄉置治上饒縣今改為廣信府隸江西道

西山皆自五嶺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郏是自北而南故皆順〇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淛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淛冬寒夏熱〇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荆襄二州名按一統志荆州漢初所置治江陵縣今為荆州府襄州西魏所置治襄陽縣今為襄陽府俱屬湖廣道〇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

者之息也水流極東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〇女直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 都洛

關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過酈祁以叩武關而關中

無擊拆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關中之
士固守諸關而項羽破關入之及其領漢蜀之
封地形少痿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褒夫以
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
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
殽函何耶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
河北入為正道項羽漢光武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為間道
漢高祖桓溫恬道亦劉裕一自蜀入為險道漢高祖關中出中道入巴蜀為
漢王巴而又從此路出定閟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關中雖號天險豈無

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
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
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
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
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
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邪況
荊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
之場非帝之都也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崐崘山脉之所
起卽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崐崘者其最為
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
發原於岷山以西觀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
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
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
也

○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
類也○一日之內自子後陽升之時陽交于陰

而潮生午後陰升之時陰交于陽而汐至猶人
之喘息之象也一月之內初三日明生之時則
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故潮勢大十八日魄生
之時則陰長猶一日之午後故潮勢大此天地
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
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
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
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

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蓋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后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脹天地之常數也

吉州馬氏曰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漸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合于月潮于寅則汐於申潮于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一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朔夕而再至故一海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山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日潮信

潛室陳氏曰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性理綜要卷之八　終

性理綜要目錄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九

鬼神

〇總論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見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體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〇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

氣是魂魂是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爲

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于恐畏胥靡而從之故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

西山眞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艸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

鶴山魏氏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噓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

而歸者爲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魄聚魂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揚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

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艸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

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禍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楊雄范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朱子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别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

矣○問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横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楚詞云去終古之所之兮今逍遥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

晦寘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甍矣他是什麽樣
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
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敬
時如此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萇弘按一統志弘資中人周敬王時爲大夫孔子嘗從之問樂死而血碧蜀人祀之）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
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
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某竊
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

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
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
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
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
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〇問
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
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
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此亦只是

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
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
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
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
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
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
謂鬼神降之哉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爲毛骨肉血者
精也爲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爲萬物之靈非

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
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爲
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爲之也合魄與
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
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動則
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
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
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
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

受而言若但言氣犬易何以謂精氣爲神但言
理也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爲心耶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
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
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
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
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
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
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

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
一物不是鬼神○子産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魄陽曰魂斯言亦眞得聖賢之遺旨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
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
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
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
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
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而以
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
爲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
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
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
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
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
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

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
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
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
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
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
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
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
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艸木

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旣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義不成是無此姑漫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旣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旣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

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是又微
妙難說要人自看得○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
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
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
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于理而日生者浩
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
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
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
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

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問事鬼神曰古人交
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
鬼神之意○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
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吊
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
在這裏古有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
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筴
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
接他便是釁龜之意

記月令篇正月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也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
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
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
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
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
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
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
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

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
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論祭祀神祇

問天神地示之義朱子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
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
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
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
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只
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

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銷鑠了

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棄常則妖興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各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

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性理一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

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甞譬命是窮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矣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

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

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性只是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故謂之性

北溪陳氏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

魯齋許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

禮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橫渠曰心統性情此一何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

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

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謂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

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底物裏面包得四者○孟子只於發處言性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于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模處故只可于用處看便省力耳

南軒張氏曰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卽爲道得是四者卽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性理二

○人物之性

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孟子言性當隨文看本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

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月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

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為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且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目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

○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

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

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于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

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尙何疑哉朱子曰此論得甚分明具有條理一艸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

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

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

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性理三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楊食我始生其人知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

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

加損焉此舜有天命而不與焉者也不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左傳昭公八年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懼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子伯石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不視之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稟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

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無所寓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

日則其雜也又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
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有是
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
清者爲聖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
爲愚爲不肖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
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人性如一團火煨
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
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

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
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
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歛於外而內
不歛又有歛於內而外不歛莫是稟氣强弱曰
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
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問以堯爲父而有
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
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
如此○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

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爲學却是要
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
自消功夫自成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
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
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
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陳了翁云氣質之
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如了翁說

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說則人皆
委之于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工夫多少如
何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工夫
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于義理也○孔孟言性
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
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
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知
其所習之遠再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
之秉彛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

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
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
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
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
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性如日月氣
濁者如雲霧○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
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
言要之不可離也○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
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

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
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
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
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
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
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
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性者渾然天理
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
無道此中最宜分別○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

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
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
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
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
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也

性理四

○氣質之性

張南軒曰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于剛或偏于

柔必反之若變化得過來則是本性所有初未
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

南軒張氏曰問人之性其氣稟有清濁何也曰二
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
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
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或問自孟子
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
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
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

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

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

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雜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

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氣有淸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燈火紙罩，先依舊在裏面，只去了紙，便自是光。

北溪陳氏曰：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禀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禀得這眞

元之會來。○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

潛室陳氏曰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臨川吳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

矣

臨川吳氏曰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儒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

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謂反之於身而學也。以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水出于巖石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

然之清。出于泥塵者。自其初出而混于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巖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于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況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學者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此下兼論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于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

也○問智愚之識殊疑于有性善惡之報差疑
于有命曰性通極于無氣則一物爾命稟同于
性遇乃適然爾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
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
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
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
君子貴知命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

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
無以受天所命○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
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
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
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
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性分命分何以
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
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
聖愚賢否皆同○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
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
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
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
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
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
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
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
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
○此下兼論才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
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
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
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
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人性本
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
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
以能明性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濫也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是也○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淸則

才淸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問仁是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于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于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

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

聽于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嘗諭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不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又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近思錄○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

有一事○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也○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巳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人有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韓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和靖尹氏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卽心也至於搖扇得凉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巳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

地相似○此心自正不爲物欲所遷動如衡之
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我心所同
然即天理天德人惟以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
心即天心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
太極心之動靜是謂陰陽○所覺者心之理也
能覺者氣之靈也○荅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
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
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

敬爲主而毋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
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問覺是人之本心不
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
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眞矣上蔡謂
人須是識其眞心竊恐謂皆然此恐亦隨在而
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間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
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側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善者）
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間而受命）況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
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
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
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
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
明蓋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
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
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
但覺似少渾厚之意○荅王子全曰心猶鏡也

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
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
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
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
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虛則理
實心實則理虛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
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砂土便見○神之
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
如一陽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

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于寐也爲無主○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于動靜而無不在焉○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惟心之謂與曰此說甚善○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溟然沒理

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偏天下皆寒熱則偏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當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卽是人心則以形氣言之也下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

北溪陳氏曰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人須

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艸木蕃以形容恕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行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行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實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敎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撿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在毫毛之間終焉有霄

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與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爲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効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九終

性理綜要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

性理五

○心性情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五峯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者也此處最當體認○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心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葢天葢地莫不

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
性性如心之田地先此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
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
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
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明道云禀於天爲性
感爲情動爲心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
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
當之論夫心一也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
情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

二程先生之說則是性包心情恐是記錄者誤
耳○看橫渠心統性情者也乃知此話大有功
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
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
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問
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程子曰性纔發
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
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于天其

所禀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
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
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曰若不
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問心
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
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
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

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
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
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
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性
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
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
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
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仁義者天理之
用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

性情之分可見

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定性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

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者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此一段專說順應一邊然遽忘其怒則便是大公矣一篇緊要在此句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者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張子之

於道意其深探力索之意多游泳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又曰此書首尾只此兩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此二句意

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辨黃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朱子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

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德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者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又言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

西山眞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嘗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

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

○情意

問情意之別朱子曰情是性之發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朱子曰心意猶有痕迹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

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而能動者理
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
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毋意之意是
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
○志氣志意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
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問志意之別曰志
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

當私也○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
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
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凡爲人
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
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
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
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人須是

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于流俗之中
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輩之歸○立志須是
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
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于道只是不能立志
孟子曰士尙志立志要高不要卑
○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
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
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
是能立志
西山眞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
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
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
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
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
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

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思慮

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而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

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橫渠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非○問知與思于人身最緊要朱子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間無適而非道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如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稿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稿木

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
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
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
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為之不知迺所當
為强私之也○問道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
是真矣真假皆無倘何有哉必曰是者為真非
者為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
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
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
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天地之道無
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
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
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
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
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
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
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
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
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
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
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
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
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

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
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
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
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饑食渴
飲○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
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
理而已○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
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

乎剛柔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問龜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眞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眞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眞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問道與理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脉理又

[illegible]

問道字宏大理字精密○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於日用底道理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

答呂子約曰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曰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樂庵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

[illegible]

已而以修身爲本自修身以及于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

○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

勉齋黄氏曰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學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于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可已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于不可終窮自一毫至于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千百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于此道之外哉

○或問某在匡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寀如洒掃應對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某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叏伯量胡叏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衆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

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非溪陳氏曰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以證之頗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都是眞見得道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

西山眞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

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天下只是一箇理敬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

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

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

朱子曰物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只是常恁地省察則理亦不難知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北溪陳氏曰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潛齋許氏曰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

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臨川吳氏曰夫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

至賾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一德立而萬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也

龜山楊氏曰仁義足乎己斯之謂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曰尋常看據于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爲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

名者之謂道體滯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
惟至德以道爲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
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
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
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
西山眞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
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
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卽所謂
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
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

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
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
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
千萬而已哉○觀仁于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
可體仁○觀雞雛此可觀仁○問仁曰此在諸
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
來又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
乃情也又曰仁之道要之只道一公字公只是
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公而以仁體之故
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
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學者識得
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
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智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
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
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
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身

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周旋自然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便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便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近思錄○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怳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

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非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曰仁字難説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來論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説推擴得甚好又云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艸木生理亦無頃

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二段語却無病○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如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仁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

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

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横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

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〇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溫泛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問馬永卿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

問程子云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〇或問仁與公之別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葢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〇問體仁亦不過克盡已私至于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于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

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〇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

答張敬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葢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已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〇仁雖似有剛直意

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之只教人求仁。盖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實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音直 投也）埴（音寔 赤埴也）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功，則自無此蔽矣。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

勉齋黄氏曰：朱子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韓子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此是仁之量）爲仁則不可。若

能轉來看，只于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又欲克去有已，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于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巳工夫，若平居獨處，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殊失向來孔顔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

仁之說始親切矣。

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廻別。潛室陳氏曰。善言性者。必有驗于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爲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

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西山眞氏曰。性中旣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于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葢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如人之元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葢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于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强言。葢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强

矯身厲云爾。大學旣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蟊。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于絕簡。孟子憤激于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禀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

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人心又最靈于物故其所蘊生意發出親親仁民愛物以至覆冒四海惠利百世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魯齋許氏曰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唯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

○仁義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便是收回頭底仁○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正其所○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于日用之間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于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釐毫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可乎

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豈無異指而若

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

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

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

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

○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人之得于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萬物萬事皆自此出○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

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惟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恭敬是非動處便是惻隱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如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歛都定了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其中言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

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眞氏曰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羞惡恭敬是非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于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

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燃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横劒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

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

荅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而

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皆其分於此）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矣〇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但五者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故孔子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添入一箇義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蓋論仁義相爲體用日用之間無不是著工夫矣〇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于堯舜于此亦可見其一端也〇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

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〇誠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〇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〇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〇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〇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〇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〇誠者虛中求出實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〇問誠與信如何分朱子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

便是信上是下不是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〇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

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〇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〇誠只是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如孩提之童愛親敬兄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蹴爾嗟來乃不屑就雖極惡之人物欲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出來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眞實處

西山眞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〇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欺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朱子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驗于事謂之信〇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事只事

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

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此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　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艸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那時復潛玩忠與

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夫中庸不可偏舉○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

北溪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

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處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后有影也

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

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淺深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須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初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性理綜題綜要卷之十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一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一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于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然氣之運也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有淸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自

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燦然復明于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小矣○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者只有箇韓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

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于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

最秀而最靈于是繼天立極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又舜之得統于堯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湯之得統

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係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則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

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

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黄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

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囘叅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

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後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亾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經言未暇釐正朱子于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

總義大興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西山眞氏曰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没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

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于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于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圭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

孟子没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于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于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于其間有功用而已○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于彼復何存于此乎○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

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于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

物。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聖賢。體道少能體卽賢盡能體卽聖。聖賢之處世莫不于大同之中有不同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覩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問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于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于其心

胡五峯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于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又不見聖人于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

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于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

同其惟孔子乎○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朱子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孔子請討陳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義○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視吾輩吾輩便監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

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問聖人急于救世至于可與不可臨事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自不可不仕又問危邦不入等語似長沮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于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于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于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于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處甚微

惟顏子知之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定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

顏子未至于聖人處猶是心粗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于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

不貳過而已有日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麄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粗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乎游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有矣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曾子易簀之際志于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看他氣象極好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則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于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云士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孟子有功于聖人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張子曰孟子于聖人猶是麄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乎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于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于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奸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于天下而民免于禽獸則其爲功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亦未爲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于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峰胡氏曰孟子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于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磬其說于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畢事精麄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

總論孔顏曾思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可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或問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

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齊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于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孟子有功于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

氣象○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于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

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
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
一○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
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
著然惟其猶有大底氣象所以未至聖人地位
○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
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亂

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
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
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

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于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
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
後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
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
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睎夫子
欲能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
久於仁矣

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
理義提世太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
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
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歎夫子瞻前忽後則
過不及雖不見于言行而亦嘗動于心矣此亦

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
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
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段有力曾子子
思孟子大略皆相似○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
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
毅等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
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
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
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

子規矩定○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
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
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
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于淳篤而少
顏子剛明之意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
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
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
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才
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
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
用力處孟子終是麄○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
顏子動則變矣兼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
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
之言有迹

雙峰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
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
泰山岩岩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
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得
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
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
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
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
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
者蓋皆適于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
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
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
無與于此忠于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
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于勇暴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以見龜山

楊氏曰觀其歿而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

義而苟爲也○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悦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者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

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于聞道而不滯于形器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耶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于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于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諸儒一

一　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謚元

山谷黃氏曰茂叔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煢渠營切無弟兄也嫠鄰溪切寡婦也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未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朱子曰先生信古好學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

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谿焉發源于華峰山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季通云其學精慤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今人多疑濂溪出于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所著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

云公事未着字以前屬陽着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鮮也○秦漢以來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濂溪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于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形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艸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為南安獄掾日惟陳大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後聖學失傳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于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

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而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雖不得大施于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谷嗟興起之不暇

北山陳氏曰。谷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

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于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于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于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茂叔語李初平云云。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程子明道 名顥。字伯淳。謚純。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

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于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德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先生始至上元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煩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時有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出伊洛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有不屑

廣平游氏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胷中之氣冲如也至士大夫多弃官從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虛往實來人得所欲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先生在鄠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常于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常有媿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董陽范氏曰先生以獨知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俯察乎地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玆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于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于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

至是與。

河間邢氏曰。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于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于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于其面。去

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自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艸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艸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于孝弟。孝篤于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奸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懐矣。誰爲有力。進

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介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忠信人也。○伯淳常與介甫言管仲猶能言出令

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伯淳嘗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

伯淳又言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

邵康節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上之人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曰沈諸梁當世賢者嘗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范淳父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有之予問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

程伊川 名頤字正叔謚正公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于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岩叟嘗言于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也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者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呂汲公以百縑遺先生辭曰公之遺

順者以順貧也公宰相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和靖尹氏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

成熟讀玩味卽可見矣先生始受西監之命時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薄之言接乎耳目仍置內臣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先生曰居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胡安國言于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後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汜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

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岩岩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事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學不似孟子○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諭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其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先生在經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道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從之則兵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于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惟也順非羿也然獨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伊洛

總論二程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于正叔今見之果然其幾世之志甚誠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學者亦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再如顏子欲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于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彼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

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于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于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嘗見鄒志完問程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伊川見處極高嘗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峰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于今日其功比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焦氏忠恕曰王蘋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

條例司官不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訂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

子所以貴窮理也○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于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

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時甚好○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或謂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横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孫子言伯夷柳下惠之風程子言孔子元氣之類皆善想象者也于二程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其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覺其義之深指之遠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餘蘊矣○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于居敬窮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伺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眞難讀也

張横渠 名載字子厚諡明

程子曰横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然其門人卒溺于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至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別伊洛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于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弘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不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少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猶未以爲足也于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誦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開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

之多與洛人並

胡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莫不知得只是覷那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康節 名雍字堯夫諡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于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于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進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而就問者日衆遠近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清明坦夷洞徹中外羣居燕飲笑語不敢甚異于人顧所樂何如耳常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謂周
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
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内聖
外王之道也○堯夫于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
漏泄他天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
通八達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
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
無人曾敢如此道語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
畫前先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箇意思死者

未有人道來○又詩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
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堯夫病革顧往視
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答曰
你道生姜樹上生的我亦只得依你說又詩云
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
言皆有理萬事皆出于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
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
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
必如此○世之博文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

入于禪學者特立不惑于厚堯夫而已然其說
之流亦未免于有弊也○于厚堯夫之學善[illegible]
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
熟矣

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
欲横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强爲終屑屑道
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
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爕理飲無多少繫
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

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
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
乾坤能知造化備于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
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
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
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
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彦國問堯夫云一從甚
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于震邵曰一
起于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

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于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嘆不過一日間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邵節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卻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畫之

張氏嶠曰先生學無常師遊于百源覃思于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王豫長于易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居洛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安貧樂道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于理即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于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

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〇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〇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〇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于溫

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撿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熙寧十年間終渠詩玩

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漫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朱子贊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一陰生于姤是爲月窟言邵子能探陰陽消長之理而姤卦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探一陽生于復是爲天根言邵子獨會陽長陰消之理而復卦居先天圖之下故曰足躡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一 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二

諸儒二

諸儒三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二

諸儒二 程子門人

呂大臨 字與叔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〇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此論最善使假之年必有可用

呂大鈞 字和叔

程子曰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覺軒蔡氏曰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〇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喩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巽之范氏曰君之學厚以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已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西山眞氏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貝故識者方之季路〇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槩可見其志矣

游酢 字定夫

程子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講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伊川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于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朱子曰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龜山楊氏曰定夫自幼不羣讀書過目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

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筮仕之初縣有疑獄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鍊如素官者惠政在民載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藍田呂氏曰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子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伊洛

楊時 字中立號龜山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一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問先生不欲爲市易官辭不就今誌中削去不就二字何也曰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卽孔子乘田委吏之此意思渾洪求

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龜山也又問誌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何也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惟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

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當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耳○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眞能轉發天下事來得

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隨衆鶻突。又曰。當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巳。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

劉絢 號質夫

程子曰。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求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西山眞氏曰。劉質夫自髫齓。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

覺軒蔡氏曰。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

侯仲良曰。明道先生和平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李籲 字端伯

伊川程氏曰。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專一。子謂二子。可以大受

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
者鮮而悲傳學之難
覺軒蔡氏曰李端伯胸中闊肆開發與人交洞照
其情狀不流時弊有淨遇事如控轡逐曲舞
交屈折如意
西山真氏曰李端伯相聚之不久未見他操履然
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呂進伯　邢明叔
程子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

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
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可不惜哉
○范祖禹 字淳夫
程伊川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去更得范淳夫
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未却道他修史
自有門路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
得他溫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溫潤之色淳夫
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
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伊川

西山真氏曰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
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
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他書惟唐
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謝良佐 字顯道上蔡人
程子曰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
之者也吾道有望矣○顯道因論求舉於方州
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
勇矣○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

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
○明道問顯道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
何慮一句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蚤或問此語
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
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
難開近來閑見知識却煞長○顯道別伊川一
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後做得甚工夫曰只是去
箇矜字蓋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
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坐同志

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伊洛

胡氏曰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爲釋氏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看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伊洛

先生曰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性不及風吹草動便進恐懼憂喜若信得命及便養

得氣不挫折。或問先生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子發請敎先生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如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謝子見先生辭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敎我謝子曰吾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服烏頭者其始顏色筋力倍常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伊洛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晩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卽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或今次見先生問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焞具以告先生曰其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擧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

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朱子曰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敎人之綱領

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

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楊國寶 字應之

程子曰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巳乃薦孫敏可代己守道可任臺諫求如劉原

父文學絕人而以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當人乎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周恭叔

和靖尹氏曰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納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

做不得此事

○尹焞 字彥明號和靖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意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目典有言者曰程頤偶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紹興中朝廷令守臣以禮敦遣先生辭不得已乃至國門猶引前說辭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聽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

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開悟啓發之功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能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嘗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程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靖尹公者其學于夫子而有得于敬之云乎何

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聖門真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着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

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西山真氏曰君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

○張繹 字思叔

覺軒蔡氏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步能及之者

○劉安節 字元承

覺軒蔡氏曰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怨色志辭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

西山真氏曰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于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于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

景衡許氏曰公守饒州後移知宣州去之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别者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

後惟劉公而已所治二州民有訟者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間有鬭者將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解去

○朱光庭 字公掞文公父也

淳夫范氏曰朱光庭初受學于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于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

道。○公挾調萬年主簿數次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 伊洛

神宗問中外有所聞乎光庭曰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者則天下均被其福 是時王安石行青苗等法

○馬伸 字時中東平人

眞西山曰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

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于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且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衍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道是不可行也

覺軒蔡氏曰馬時中天資厚重雖勇于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呂希哲 字元明號榮陽

西山眞氏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于太學與程先生並舍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爲說書三年日勸導

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于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榮陽

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爲不可及○滎
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
爲後生之戒從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
求知者仲父對辭甚好云勤于職事其他不敢
不愼乃所以求知也 伊洛

○蘇昞 字季明

胡氏曰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藁爲七十篇自
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
渠橫渠在館中半年卽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

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卽去也季明越職上書
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 伊洛

呂氏大忠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强學篤志

○林大節　侯師聖　楊遵道

程子曰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

武夷胡氏曰侯師聖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
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確時事則纖
微皆察

覺軒蔡氏曰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
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水解
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
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

○程門總論

程子曰與說異之語聞而多疑者先入也與呂與
叔語宜疑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恐
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尹張見先生先生曰二子于
頤之言如何尹焞曰聞先生之言言亦領意焞
不如繹能終守焉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

其病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
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于
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
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
是也

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
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

先生與謝久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朱子曰問郭沖晦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晩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猶疏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人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疏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山輩立論可駭也〇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〇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太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〇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〇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問龜山立朝却有許

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生有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〇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得當處不貴徒執已自用

南軒張氏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其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醇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若游先生則亞乎二公也

〇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諡文質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〇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

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伊洛

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陳幾叟曰仲素從龜山龜山以饑者甘食章令之思索且云皆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于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文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于言下省悟何以臻此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黃直卿曰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況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懿君子矣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所著遵堯錄八卷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禹舜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歟

周氏坦曰羅先生遵堯錄一篇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字愿中號延平諡文靖

朱子曰先生少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

得河洛之學于龜山之門遂往學焉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拘以

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未嘗輕以語人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者先生庶幾焉○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一變斷以義理則有二然不可犯者○先

君子嘗與鄧廸大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陋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

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其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日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問延平先生何故驗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論李先生

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李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文公與先生書謂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議論及此○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艸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天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胡安國 字康侯號武夷諡文定

公為荊南教授除太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為人代筆事覺公揆蕩游成訟逾告期不歸為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為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為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以為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詔旨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要公不為已用于是屬吏李良輔徑訴于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二子大憝吠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膽落而曾公孝廣來官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于人遠矣○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之經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奥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于理戎禦侮之際虛費光陰躭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公嘗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

明且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折其誰
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
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
縱臣無恥公論謂何○胡康侯自壯年即有服
膺春秋之志嘗曰六籍惟有此書出于先聖之
手乃使人主不得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
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衰古
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
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

偏蓋準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
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而書始
就○公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
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
以五典四端每每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
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伊洛

上蔡謝氏嘗與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
艸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
大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
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
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
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
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問文定却是卓
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
在大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
多得潁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

多○問文定大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
得于已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
其他人皆謂得于已者不可施于人學于古者
不可行于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
仲舒比以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
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奥在于春秋被遇明
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
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胡寅 字明仲號致堂安國長子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孟後歎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

○胡宏 字仁仲號五峯安國季子

朱子曰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一云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以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休恭云知言勝正蒙似這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卻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云

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可乎如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著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先生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總事物于一原貫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

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于斯道可謂見之明而
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
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諸儒三

○朱晦菴 名熹字元晦後更曰仲晦謚曰文公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
晦于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
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
氣象如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于

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于茲惟
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翱翔
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
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
熹眞聽恢聞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
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
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于蒙言
而思毖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
又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渠
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
以好說話某昔于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
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
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認難見儒者脉
路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
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于此初
講學時頗為道理所傳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

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
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
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
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
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
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先生蚤歲已知其
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先生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于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誰與倫比又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慢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

故存此心于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得于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

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

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雖達而行道不能行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于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證其關于天命之微人心之

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因者旣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從游之士述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于夾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藏

其書私淑諸人不可勝數先生旣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幾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于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

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不十年間歷仕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

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又曰先生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于堯舜之道此其動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學庸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已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于中

庸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飮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于易詩禮三經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縄以策牘之法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襃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軌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于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章句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淸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

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折世學之繆辨異敎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于荆棘擭阱之塗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至于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理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

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經言未暇釐正先生于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

平正溫潤淸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緣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于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迭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開大寐之醒○首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學者習其書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

大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于卑也○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草廬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

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考亭上封事首人君當講明大學之道次言君父之仇所當復三言本原之地在朝廷要之三劄不出封事之意及論唐仲友贓事朝廷奪其新命授之考亭以爲蹊田奪牛辭不受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諡宣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頴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敎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

其大器卽以所聞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矣嗚呼至哉言也其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矣

朱子曰孟子沒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仲舒諸葛亮兩程先生屢發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自衛國張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于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于孟子之書董子諸葛程氏之意則皆所謂千載一轍者○又曰敬夫問學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南軒見處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朱子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而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尚有以卜其是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曰惟公家傳忠孝造道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

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而言可盡也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于宸聽伊洛

呂東萊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心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暖暖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伊洛

○蔡發 字神與○以下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强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蔡元定 字季通號西山

先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就正焉從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朱子併及元定謫道州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與歎有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朱子喟然歎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朱子疏釋四書及爲詩傳通

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
定起藁朱子嘗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季通承父志學行
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
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季
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窮之辨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季通之
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
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

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
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于先
生之門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
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
語季通焉異倫奥傳微辭邃旨先令討究而後
折衷先生于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
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
屬知方焉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處家以孝弟忠
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
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晚年接引後
學亦無隱焉

○蔡沈 字仲默號九峯

西山真氏曰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
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
及爲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
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

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東士英言行錄曰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
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
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
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稟
稟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
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討諸儒之說以發明
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
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于洪範數也謂體天地

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象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仲默于二書闡發幽微至于如此眞不愧父師之託哉

○黃榦 字直卿號勉齋

朱子曰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

卿者不輕○朱子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藁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伊洛 又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

董氏詡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于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陳安卿

朱子曰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卽自可以默會矣又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問皆切要語 伊洛

○輔漢卿

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塲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就大業

○陳才卿

朱子曰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

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徐子融 余正叔

朱子曰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正叔的道理儘自穩實

○廖德明 字子晦

朱子曰廖明德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公歲嘗薦士朝貴多以書謝之公曰此國家公舉也悉不啓封還之時盜陷桂陽迫郡部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赴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郡境晏然如平時

○李方子 字正叔號果齋

朱子曰觀公晦爲人如是寡過但其寬大中要規矩

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潰耳 伊洛

○方賓王

朱子曰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能及此者

○李燔 字敬子

敬子屢召不起史臣李心傳薦爲當今第一人允江蔡念成亦稱敬子心事有如秋月絕無瑕翳

先生嘗自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定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竝稱曰黃李 伊洛

○陳淳

陳淳嘗以天理人欲分數而念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是是非非如辨黑白而後已

○趙師淵 號訥齋

朱子答其書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 伊洛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二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三

諸儒四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三

諸儒四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謚曰成

朱子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其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東萊先讀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illegible]以爲司馬遷行夏之時乘殷之輅[illegible]得聖人爲邦之法非[illegible]儒所及此亦衆人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之學雖兼說仁義節力兼用雜講功利夫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禮義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王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蹋躅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

此而復見之焉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眞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關繫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通鑑宋寧宗慶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初祖儉上疏訴愚之忠不當罷斥語侵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祖儉言曰四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于貶所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諡文安

朱子曰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

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其會說精神亦感發人只是無底簞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以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爲存養此卻不得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

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但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也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呵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問君子喻于義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于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眞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謚文忠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公直學士院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後罷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李直卿曰朱子沈潛乎性命發越乎詞章先生必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益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泰然萬世亦一也

邵穆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禁錮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王柏 字會之

公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諡文靖。

邵菴虞氏曰：魏華父起于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于摧廢之餘，拯其弊乎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興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甚美。曰：魏氏之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乎居屋漏之隱，而充極于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于此者，或未切于身心，而考諸彼者，曾弗及于詳博，于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謬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民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于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于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于儀禮、周官、大小戴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 字平仲，號魯齋，諡文正。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教人也，由小學四書講貫之精，而後及于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訓子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于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饑渴，于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

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又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于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既

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于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于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發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諡文正

邵菴虞氏曰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亂特異常人得斷簡于衆遺發新知于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亦可槩也推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于

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憫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于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于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先

生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戰國之時孔子之徒盡矣充塞仁義楊墨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斯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于斯乎又百年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

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致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豈一才一藝所得竝哉

揭氏傒斯曰元文敏公明善以誠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中禮樂射御書數都

學了及長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小學却未嘗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

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
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
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
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古
人于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
上面點化此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
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賢資質已自有
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如今全失了小學工
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方下工夫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
開○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
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
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
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
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
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
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

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
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眞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
則之文繼之此言雖子之時必愼所感感于善
則善感于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
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
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于外以文爲主者是
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
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于末考詳略採同異者
是也是二者無益于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教
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以爲始也○學莫貴于自得得非外
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
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問如何學
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
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

燭理上智則頴悟自别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于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于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速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進學莫大于致知養心莫大于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

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吾未如之何也○學者自治極于剛則守道愈固勇于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進于學莫止于畫莫病于自足

莫非于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誠○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

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于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人之爲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

已夫學者必志于大道以聖人自期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聖人而後已不至于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今之學者有三弊溺于文辭牽于詁訓惑于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于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

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于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

立是可與立者也○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明道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已爲人之道也又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又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此兩字而已出程氏遺書

張子曰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思則還塞之矣○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

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
蓋只著一義理都貫郤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
然可見○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
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
而爲有以未知爲巳知未學爲巳學人之有恥
于就問便謂我勝于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
心故學者當毋我○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
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巳○旣
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于學便相害旣有意

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
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當以尊德
性道問學爲心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
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人苟有朝聞道夕
死可矣之意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止
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近思
錄

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顏子
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今

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始衣始得若欲彼
善于此則不得

龜山楊氏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
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爲巳之學正猶
飢渴之于飲食非有悅于外也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于飢渴者此
固學之不可巳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
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六經之義驗之千

心而然施之于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之治經
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巳果何益哉

龜山楊氏曰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
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
之學者多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
聞而巳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亂
也彼亦焉用學爲哉○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
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以聖人爲師猶學

射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于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絶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説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學何以進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

不治安以學爲○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于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天拘于已汨于事誘于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也爲要

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静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學道者正如學射纔得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于世念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于的句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何不志于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于絶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

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已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釋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

充而已○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
天理必察于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
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
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說故不見四
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
賢所說工夫都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守○學
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大處攻得

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
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
辨莫不皆通○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
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
樣若有大處拓不去卽是于小處便不曾盡心
學者貪慕高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
人頭項底古人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

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
做的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問
未識箇入路惟既識得却事事須着理會自是
天理合下當然○若識些路頭須是莫斷了如
雞抱卵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抱纔住便冷地自
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
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爲學功須收歛端嚴就自家身上做工夫自然
有所得○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

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
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學問緊要是見
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工夫亦無
入頭處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
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
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或問
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
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
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于昨非今是之間

恐亦勞而無補也○凡人須以聖賢爲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問人氣力怯弱于學者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强弱事○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是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蚤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不做工夫必直待後月今年不做工夫必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勝

○學者理會道理須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煑物初時烈火煑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循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宴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

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强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

也承載不住○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于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自家物事○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于道理則自有得○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嚴愈高明○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今學者之于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更不肯復回來耳○論人資質只要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今學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

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爲學之

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

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求妙解也○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窮理格物而各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

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于冥冥之中矣○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自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

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人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太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

為昆弟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

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此窮理所以在讀書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故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夫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

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討終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于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奮然用力于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問持敬窮理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曰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覆庶于聖賢

之敎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讀書一事可以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學問根本在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克巳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日之間

以至造次顚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與○爲學須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于自巳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翫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于有得夫子所謂發憤正謂此也○爲學必須用力做工夫不可虛度了設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

眞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于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吾之心卽天地聖人之心無異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以欲速

之心求之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則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問今之學者不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于飽則止飲而至于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弊○古人興于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雖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

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故勸人讀之○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差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箇道理上須是理會體認教一一周足畧欠闕些子不得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

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爲學大端須是求復其初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得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

窮理底工夫則去邪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

約禮底工夫愈密○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

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爲學之道須先存得一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也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卻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自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

相違不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不會長進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要之皆當以敬爲本○按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

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蓋常求放心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錯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

遅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事物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五行視聽言貌思極至于天人之際以人

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于卜筮驗之于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盡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今人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卽要去通萬事不知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防包得亦太○古人學

問只是為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為學大端在乎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如顏子之欲罷不能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學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

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于聖人衆人所以異于常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

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盍五者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學不躐等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踐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

欲乘雲駕風以抵越有是理哉○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于高遠則有躐等不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攷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旨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遠○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當于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己

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持養察識之功要當

竝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于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于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一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將同處責耳賤目焉○須要公平觀理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閑密而非發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羣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

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于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强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人生最難克

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
淵子路兩人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
亂墜盡是閒話也○夫子論學惟以博文約禮
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
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所以無
傳須是如中庸之首戒懼慎獨為終身事業不
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
若但務學而于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人之為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探賾

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
竝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世間固有全不識
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大小心畏者不害為君子
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獧浮薄者未免
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
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為學先于身
心上用工今之學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
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
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

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
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其用力處如
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
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為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幾
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竝言若非為己務實之
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
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
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
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
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于心而使
之無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
所以復萬善于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
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
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
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
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

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

西山眞氏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焉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

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見于外者也平居齋栗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義理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朱子之所以敎人大略如此

潛室陳氏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雙峰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又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疎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

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爲學莫先于立志立志之初莫先于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陋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

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眞敬而其爲敬也必疎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于道其立心當遠大而用工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深其源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必自下流始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

一事一物之微諄切乎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頴悟與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偏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于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手授于周子而終身秘藏一語莫之能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

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眞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川流道之派也大德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覬乎大德是舍派而尋源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

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遂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于不足不勉生于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

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蠙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三

性理綜要目錄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四

學四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不愧屋漏與愼獨便是持養底氣象○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于樂則淸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于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問遇事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人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

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能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

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去取去就尤是死生尤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獨處一室或行暗室中有憂懼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人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閒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

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攝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于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已物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雖鑒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

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問伊川謂敬其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問學者于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聖人之心如明鏡

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
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
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
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
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所以學者必汲汲于操
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求放心
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
出即出久久自見功効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
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

心者嘗欲別下一語去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
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朱子所言克己復禮功
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
之哉○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
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于此不
能無疑葢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
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于發而後察察而後存
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
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

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
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
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來教所謂要須動
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
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
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逕支離其
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
已矣今人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

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
漑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
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
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
道義自明矣

○持敬

程子曰君子之過事無巨細一于敬而已簡細故
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待非敬也要知無

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弃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理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

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近思錄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

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爲中也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

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于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卻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盈如執虛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于敬收拾得自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俱在○人性本明如

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

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所以

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持敬之說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

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何以用工
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
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
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
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
莫要于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
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于是
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湯之聖敬日躋
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

自家須用持養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
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
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
無適心體常存無有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
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
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
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或問閑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
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于內

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程
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
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
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
謹嚴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
既以敬教人○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
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動
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于斯二者孰從孰違曰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

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
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
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
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
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
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
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于內上蔡專
于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

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巳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巳則是去其惡草也○敬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自家精神意思都不專一所以工夫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謂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溯諸中彪諸外是也○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答胡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知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于覺而操之之發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于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于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學五

持敬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嘗試于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于言意之表矣敬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于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養不舍思慮將日以

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暗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虛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于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

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此朱子不得不耳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謾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

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惺惺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亦說得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才在這裏則萬理森然于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虛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顧側入虛如

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西山眞氏曰伊川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于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旣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

至于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于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

于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恭于是物之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喠之類爲敬至周程

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徠聖賢本指其所謂
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臨川吳氏曰伊洛大儒嗣聖傳于已絕提敬之一
字爲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夫
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于
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于敬則心常實
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
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昔子路問君
子夫子以脩己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

之德也故程子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
主一無適也學者遽問主一無適之說倘未之
能且當由謹入畏事事知所謹而于所不當爲
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于所不當爲者有
不敢爲充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
主于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
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
靜一動皆出于正仁義禮智之得于天者庶幾
得于心而不失矣

○主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學者患心慮紛亂不
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
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
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
物便搖動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
之至靜也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

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
收斂○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
收斂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
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古人自少小時便做
了這工夫今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
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
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
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
契否今求此心正要立個基址得此心光明有

箇隨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今人之病正在于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動時能順理則無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無間斷始得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

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矣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靜便定熟便透○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道也是一箇總要處○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

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息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是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

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問朱傑燾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于外亦鶻突所以專于敬而無失上用功曰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

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得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薇交于前其中則遷情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乎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于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後漢書震字伯起華陰人八世祖喜高帝時赤泉侯震明經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年五十始仕歷郡守安帝時拜太尉居官清白或勸殖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不亦可乎嘗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猶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動之禍

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斷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于不欺闇室

邢恕曰一日三點檢明道云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放王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人于㝱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近思錄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視燈燭亦足以譬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愼喜

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身不止此事親有不足于孝事長有不足于敬與行或愧于心而言或浮于行與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故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于未形御變于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之○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天下只是好善惡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彫瘁善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于善惡亦要于兩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持敬以靜爲主須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約當便看有何病痛

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本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

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撿點則自見矣○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問發于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有

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于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便形于事為于物誘之際又當于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矣○問橫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悟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一旦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幾者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愼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禀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

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己甚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于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于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毛公詩傳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一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破屋）

杜至明不二志楊伯起之暮夜却金前註見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言行錄云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夜必衣冠露香凡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四君子眞能愼獨者也

學六

○知行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始于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强勉而從之至于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强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致于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强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已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

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
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思量義理涵養本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
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
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
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
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

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
裏○致知持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
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
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
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
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
對克己言之則各做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
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

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于敬則自無
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
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雖
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答吳晦叔書曰
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
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
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
以馴致乎其大者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
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

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
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
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
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
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
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
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
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
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于此也

○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于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

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致知力行兩者工夫互相發也然有所爲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揜爲狂而況下此者哉○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爲有準的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知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眞個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爲學之綱領二致知與力行而已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

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于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

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于道者可不孳孳求止于是與○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其爲知之不眞果能眞知

行之安有不力者乎○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别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論言行）○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于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

說于君論辨于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心氣和則言順理來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夫鐘鼓扣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矣（鏗訇鐘聲鏜鞳鼓聲）○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無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峰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愼則能堅其志言愼

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以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問學者多流于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如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間皆是理、○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葢用便近二也、又曰飢而不食烏喙、人之不蹈水火、只是知之眞也、又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

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全書 ○眞知與嘗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于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眞知決不爲矣、遺書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

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彼人將鍮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于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固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于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自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寛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方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只射得那垜上志在垜上少間都射在別處

去了。○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其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

齊入于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孝事兄敬交朋友信。○理不是在前面別爲一物。卽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天理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這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個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

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

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卻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卻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徹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道理旣如縫鏁。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于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二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

學作文亦須廣著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咏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定着精神看一看○看義理亦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著物窮于[illegible]

不見他太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仿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便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illegible]

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内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這道理甚洽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眞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

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敎者敎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每事理會便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致知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往往寡欲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寡欲爲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欲之說恐引惹心向外去也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覧于外而無得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無事于外也

性理綜要目錄

目錄終

學七

○力行

程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眞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眞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學者纔有

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問爲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〇克己

程子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又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又聖人之心如止水〇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〇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地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帛于財上克好酒即于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峰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〇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于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〇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〇問每當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

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
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曾子曰仁以爲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
做工夫○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
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太壯之力然而
力貴于壯而工夫貴于密若工夫不密雖勝于
暫而終不能持于人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
積習之功爲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
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
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責己者可以成人之
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
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于盛怒時堅忍不動俟
心氣平時審而應之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改過

程子曰凡失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

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行
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
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
可與爲君子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
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
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
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

矣○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
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
然後眞可以修慝辯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
今以往設使眞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
而平居無事當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
庶乎其可耳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
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
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

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去眞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處心　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亦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膽大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心也智欲圓而行欲方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生平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義眞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于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忝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名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五峰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

已有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慾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天下

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問人心不可狹

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去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懼

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旣定揀却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囬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莫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于同流合汚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卒失其正矣○人逐日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于此可以涵詠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譏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雖未免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有過而不敢

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取且便私論爲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

伏甘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
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于死生禍
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
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
禍皆自取之也○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
敢隋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
此乃能有成○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
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違勿
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
命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
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
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
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
實而得名者

學入

○理欲　義利　君子小人

程子曰欲利已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利
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貪之
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
義利而已○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
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
當爲便是命在其中○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
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
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
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
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在天地萬物中一
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
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
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君子
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
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
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

問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峰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

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之理譬如劉項相拒于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

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

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人惟梏于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相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

五峰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是同體而異用者非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巳爲人之分○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

得其分便是利君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毋利利欲只毋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已分上做工夫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禀物欲隨即蔽固之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舜好問好察邇言雖淺近其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揚善便是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

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偎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卽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卽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子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靑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

為咸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

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為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為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

南軒張氏曰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途而利者犯荊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荊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于欲也動于聲色動于貨財以至于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于

求名不寧惟是凡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豈不可惜哉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孔子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大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繫吝則不大矣是當涵養乎理義之中恭敬乎動靜之際察

夫偏當蘩吝之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益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潛室陳氏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飮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西山眞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氷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

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是乎興己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出處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已爲親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

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仕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知幾者君子之所獨非小人之所及也穆生爲醴酒而去免于胥靡之辱姜肱爲土室之隱免于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于新室之汚其知幾矣○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不

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于莘野太公鈎于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此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毋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試不行上三段出近思錄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鈎於渭水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棨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

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跟定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于我何與焉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凡諫說于君論辨于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司馬涑水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扣之然

後鳴鏗訇（音烘鐘聲）鏜鞳（音塔鼓聲）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閒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

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識量

程子曰人量隨識高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皆可强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竭惟天地之量則無漏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遺書）

○辨邪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地水風火）者其外于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于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全書）○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己愛生計較欲世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出近思錄）○先生嘗語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直入塔

中上尋扛輪辛勤登攀逈邐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其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介甫只是說道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全書）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孔子教人常高致不高則道不尊○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

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幾會之際也○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

與水利有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教童子有四益絆己不出入授人數次已

亦了此文義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甚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

藍田呂氏曰自灑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敎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旣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敝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子厚遂用其言故關中學者

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强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世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

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為聖人亦其才有不及故孟子告之只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錢若水十歲能屬文入華山陳摶見之以為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相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

東萊呂氏曰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趨進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

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周禮司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其又有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益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得而又以三行繼之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

○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處○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

蘇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
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
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
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
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
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
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
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
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意云爲之際其所以

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
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
固不待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
服是邪非邪
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虜內照故書無不記若不
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
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眞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
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亦猶化工之生物則材而
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
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
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
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
無不爲旣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
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莫非所
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以時都行不將去

學十
○人倫
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
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
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
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
是公纔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君臣朋友之際
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
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

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

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未嘗須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須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問父母

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攷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

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所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力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

勉齋黄氏曰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曠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嘆也邪

西山眞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目四曰養體養志致愛致敬而已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無術矣（）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

卦大要以剛爲善。

師友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荊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如子路言子之迂

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于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

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近思錄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近思錄○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

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故聖人不制師服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

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蓋

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峰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

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迎三代之衰學校癈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者深矣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巳則又不可以罪師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癈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肆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雙峰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闕矣于是吾夫子出而任其責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

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卓然皆有可稱彼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于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

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太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〇六經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

蓋無傳焉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

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
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
其意則在乎其人焉○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
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盡天理
便是易也○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陳瑩中荅具國華書天在山中說元便是芥子
納須彌之義先生謂[illegible]非說却須彌無[illegible]
于無量 全書

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
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
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歸密如此
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近思錄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
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或曰關雎之詩是
何人所作曰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剌上

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
之詩多周公所作曰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詩
以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
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春秋序曰天
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
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
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
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
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

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
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
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
知先生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
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
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
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

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者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近思錄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何物爲權義也只是義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

行事深切著明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强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鳥獸艸木之名非以博聞也所以由性情而明物理也 全書

卷終

性理綜要目錄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六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

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看得論孟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中庸之爲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愼恐懼蓋言學者始於誠也又曰無聲無臭中庸道只消四字總括了又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如顏子之言卓爾孟子之言躍如分明見得方可全書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

常在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

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教余嘗曰凡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于郢書燕說之誚（昔郢人遺燕書夜以火不明謂持燭照讀其燭亦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燕相受書說曰舉燭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任之也國因大治）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昔陳烈先生若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

理○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心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讀書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統要自在其中矣○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

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臲卼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與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

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復玩味○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心去理會切不可麄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個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麄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

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須要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近日讀書人少緣科舉時文之弊他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便準擬時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雖是朝廷甚麽大典禮也胡亂信

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

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

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東坡教人讀書有法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

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

書尚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能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

求古人之微妙處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荅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攷聖賢之意讀史以攷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

體驗二也理頭讀書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看文字當如大艤高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勉齋黄氏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矣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

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東坡文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古人矣

讀經法

程子曰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也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

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故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亦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止是空言耳

龜山楊氏曰秦漢以下事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

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矣

朱子曰今日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

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作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以告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

好必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竦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去

解經

程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

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種者之經張子韶
輩是也○解經當如破的○經之于理亦猶傳
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
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六理則經雖無亦可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
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
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
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
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甚
更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
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
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
亦學也

朱子曰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
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以此看他[illegible]
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
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楊至之患讀史無
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后又忘了曰只是一
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
得有一仕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
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濟河焚舟計若初且草
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范陽張氏曰如有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當
性如何與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
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

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會機圓熟他日臨事
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
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南軒張氏曰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
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
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爲廷尉有
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
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

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此處豈可
不勘破耶。
魯齋許氏曰。閔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
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
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
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
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
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
記本尙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
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
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
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
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
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
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簒
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
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
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
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
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
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
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
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

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
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
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
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
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
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
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
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

於機祥詠朝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陽[illegible]

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論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告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二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从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死罪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爲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

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

反以爲人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夫衆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

殷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攷信耶○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掇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逸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疏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一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婚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耶通鑑先後之差

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甚可疑○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敗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

五年之初漢尙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
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
爲法此類尙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
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
毅便是勇○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
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
如此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輔太
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

說如何動得他○史贊唐太宗功德兼隆意亦
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
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
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子由古史舜紀所論
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
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
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塚則又明其實
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
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瞍殺一

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
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則欲求殺之則不
行得而已爾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
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
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
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
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
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

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
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
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
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
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怵然於中而不遽
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
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
之所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偪
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

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通鑑外紀周厲王出奔于彘二相周公召公以太子靜尙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王崩于彘二相奉靜即位是爲宣王二相罷政）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恭賢其和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嘗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通鑑周大象二年隋公楊堅欲革周命夜召太史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乃堅妻獨孤氏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免）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爲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

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失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

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説令求義理不於六經而
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問正統
之説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
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
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
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
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
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
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幷天

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太康以後
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
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幷了大原方是得正統又
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
相君臣皆不得正統○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
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
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
何以示訓○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
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

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
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
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左傳董狐晉史官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弑公盾遂復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崔
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上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公是公非
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國家者皆設史官典

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審
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
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
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
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
首遷述黃帝以來至於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
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
議之在天下抑則陽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
史官之書安能盡泯天下之筆乎

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有唐虞而八書之作（漢書注司馬遷作史記有八書一曰禮書二曰樂書三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何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艸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字被蘇黃胡亂寫壞字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問何謂書窮八法（書法有王逸少書偏工書永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求字八書也又曰以永字爲例蔡邕得之與人相傳至張旭以授李陽冰也）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同張於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宋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代衰下其爲人亦然○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朱子曰蒼頡作字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問明道云某寫字時甚敬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備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

牀娘下註曰已見其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築虔外別出扁湞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益已瞭然矣○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籒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籒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辨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播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爲輿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訣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借見唐李陽氷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治一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

繁難省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係於秦而篆之廢亦實係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

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眞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道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于宋宋之能者多于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

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之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某于科舉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何如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舉子

學十四

論詩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

看詩使人長一格價近思錄○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吾亦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尙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

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飮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

世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

雎鳩出在何處○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氏偏如帽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明皇資禀英邁唐詩首載其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氣燄○杜甫初年甚精細

照來橫逆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
畫乃其少年作也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
出規模不可學蘇東坡黃山谷只是今人詩蘇才豪
然一滚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陶淵明詩人
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
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
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李太白詩非無法度
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或問李白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

曰自然是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
則尤佳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全用其句處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恐泥
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韋蘇
州詩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
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甚當
愛之然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
味也○詩須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
川盧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

○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
却高其救房琯亦正○自樂天琵琶行云嘈嘈
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和而淫至淒
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
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我今其
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偶誦寒山數詩其
一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
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
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

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
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
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
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
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
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
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陳後山初見
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
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暖知書畫真有益

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四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𢝰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寖亡凡目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風弄月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眞氏曰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爲尚而極詆涪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以道情性之眞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

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而取其功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眞近乎古也今之詩人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眞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

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推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

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退之晩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韓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山楊氏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illegible]

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
亂成敗之跡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
可考綱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
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
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乎竊
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
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
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
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

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卓卓也
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
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然賈誼明申韓
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
與議惟楊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
積至於唐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
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
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
能唱明道學窺聖人蘊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

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
於得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
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
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
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
易及也○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
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

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
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
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
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
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
乃是聖人欲廢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
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
勢也○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
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

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
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固
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
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
其文强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
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
有甚拙底未敢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
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
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illegible]

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
序春秋傳序○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
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
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
第一等議論○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辯
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
窒礙此文章之妙也○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
出于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
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

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
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易之卦畫詩之詠歌
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
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
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
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
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
衰則又以爲是特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

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
能當哉○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
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經之作於是原道諸篇
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
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其論議
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爲
一等而猶不及於賈董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
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

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敎人
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
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
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
以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
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
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
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
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
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
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
而又必自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
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
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歐韓之
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問蘇子由之文比東
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
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
只一般○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

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
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
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來我以吾巧而以巧困
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
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
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
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
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
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義
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重歐公東坡亦
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
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
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
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
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是減字法也不然則稱
霅上此換字法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
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

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〇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樂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論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為夷狄所滅之因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為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楚國語優孟楚樂人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食如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〇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廢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日飽食煖衣安樂終身

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辛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六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七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横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

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虚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

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虚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

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持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

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集覽揮斥八極列子黃帝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注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云揮斥奮迅也八極謂地之八方窮盡處也瞿曇之幻語釋名瞿曇釋氏名也涅槃經迦毘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瞿曇氏幻胡貫切妖術也○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淸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恐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

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挽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

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渙若氷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道可道何如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黒窣窣（音卒義同）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攧（音拴木橛也）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之

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

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延埴是一例語井管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只是要魄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跳躑我這裡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

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如治人事天莫若嗇（嗇只是收斂不放出）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氷氷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

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彼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

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以一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

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可舍不相買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矯世有爲者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摇人生之俊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脉如此

黃老清靜無爲之學索隱云黃老之法清靜無爲君臣自正其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之書八十一篇而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太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

老氏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

橫渠張子詆其有生于無之非晦庵朱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疏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向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安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于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問莊周何如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夫物理從來齊何得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于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問康節近似莊周朱子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是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一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堅白異同之論莊子齊物篇秋水篇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辯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于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辯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義○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徵

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轉却了說曰其不知

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似快刀利斧劈將去字字有著落若見不分曉豈敢如此道○爲善無

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皆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illegible]

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敎人以求名亦不敎人以逃名也○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

了矣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淸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浩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做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深密敎人推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着眼目與看破休敎彼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旣其實而謂不必旣其文欺也

漁父盜跖胠篋莊子胠篋篇將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局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跖者也注胠起居切司馬云從旁開爲胠一云發也篋苦愜切相廢藏也

總論老莊

問程子曰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巳也必貪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譏孔子與諸人語只是譏

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及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歛齊脚歛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

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不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子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

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奄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此正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哉○楊朱之學出于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時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莊列之徒和之故孟子闢之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尙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

移終于晉亡而不能章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挈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于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于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于事理有

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膻薰伏華幾二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轍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于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

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郤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議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庾亮晉按晉書庾亮鄢陵人明穆元皇后兄風格俊整動由禮節任爲散騎常侍以戚求退復起爲中書監加中書令蘇峻反亮督諸軍平之○會稽王昱按通鑑晉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太和末大司馬溫迎而立之在位二年○曹參治齊師蓋公按漢書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特立說不知謹嚴故失之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甲眞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三歸之溺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注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一娶三姓女也非是○問管子中說辟雍言

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簡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無質蓋無所攷據不必恁地辯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辨證其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

辟廱王制天子曰辟廱鄭玄曰辟明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釋仰曰天子立四學幷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廱則辟廱是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辟廱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廱故致堂曰獨辟雍家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自見王制紀天子曰辟廱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夷吾志在强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脩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伍師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柰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名武齊人吳王闔廬用爲將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卽奇爲正卽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

來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
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
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眞未學未
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
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
詞可矣至謂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
不及是啟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以予
觀之此段本不必辯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
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厠之易論語之列

其駁之甚與蓋謂鄭氏未能眞知堯舜而好爲
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
後來白撰出○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
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
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
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申不害 韓非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
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
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
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
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荀

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
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
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
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
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
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于不知其所自
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
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

人爲者爲僞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返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意也朱子曰大要是如此

西山眞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艸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

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敎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

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如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于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也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誠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

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諸子二

楊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此雄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則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賁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千家

亦可況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迨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于莽賢之間畏

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按閣之事，按通鑑，新莽天鳳五年，莽大夫揚雄死。初雄於成帝之世以奏賦爲郎，給事黄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天祿閣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央宮，劉向校書處。○莽賢之。閣按漢書成帝之世，雄與王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

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朱子曰：楊子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有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

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雄之學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嬴，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又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都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拗，歲是方底

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揚易變作十倍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眞氏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一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于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推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于技術尙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于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仲子 王通字仲淹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

說了靜體方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
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
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早但
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
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
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
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
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

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荀
黃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
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
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
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
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
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陸機按晉書機字士衡吳郡人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領父兵爲牙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爲孟玖等所譖穎密使秀收機機與穎牋詞甚悽慘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復可聞乎遂遇害所著文字凡三百餘篇行于世○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
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
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
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
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
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
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
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
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

故雜伯鎡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
大臣之義命訓對贊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
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
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
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弘是不好晁
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
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
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
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

將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謂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

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幷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爲重耳長孫無忌後唐書無忌洛陽人晟之子博涉史書初拜比部郎中佐太宗定天下功第一封齊國公累遷太子太師後與褚遂良同受顧命高宗初以諫立武昭儀削爵黔州七制之主文中子續書漢有七制皆賢君也謂高祖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世宗光武顯宗明帝肅宗章帝○劉禹錫按唐書禹錫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太子賓客晚年以文章自適白居易推爲詩豪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歙州衢州府池州今爲府俱直隸京師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書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

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他說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是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爲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爲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

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陳同父按通鑑陳亮字同父永康人自幼穎異為文後雄偉有奇志恒以經濟天下自任紹與賜狀元及第謚文毅○陳公奔北按通鑑漢獻帝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廢皇子辯迎而立之諸郡起兵討卓卓脅遷長安卓死乘輿播遷曹操迎帝都許厥後操子丕逼帝禪位廢為山陽公在位三十一年○龔鼎臣按宋鑑龔鼎臣鄆州須城人景祐初進士累官同知諫院屢上疏論上其言和平不矯激使人主易曉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後以正議大夫致仕○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思以方圓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已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已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

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効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讀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雖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饒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于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于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

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乃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及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

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襃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于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于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

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于形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于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于其言而終不能無恨于此是亦可悲也已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朱子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

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一見隋文帝陳十二策通鑑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

詩賦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曹劉沈謝之詩後三國志曹植字子建譙人操次子十餘歲善屬文操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操甚異之植任性而行有不雕勵兄丕篡漢封爲陳王諡曰思○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有逸才以文章見重於魏文帝與王粲等號建安七子古今詩話鍾嶸云若孔門用詩則公幹升堂子建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之間○沈約字文休謝朓字玄暉陽夏人純之子文章清麗善艸隸長五言詩初在宣城因登三山得澄江靜如練之句古今所稱仕宋爲尚書○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甚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便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朱子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某嘗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說甚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其義如何朱子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仔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此是說行底非是謂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之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

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眞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孔子之易春秋自生人以來未有也韓公原道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原道推明仁義道德之旨歷叙先左右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眞垂一立者○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著曰

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

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

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眞箇是有崇信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文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

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麄處去不見得源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

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
逈非造次可踰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
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
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
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
見其無源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
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
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
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源頭來處了又

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
好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
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 孟簡按唐書簡德州平昌人工詩尚節義舉進士累官至戶部侍郎加御史中丞大顛姓楊氏初居羅浮山後居潮陽靈山韓愈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謂衣服與別 ○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
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
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
只是說得到未必眞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楊大
醇是泛之說與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
則荀楊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
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程
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
分金稱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楊子則所
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
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翺
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麄迹至說道

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
節目處亦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
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
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
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
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
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
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
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

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

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顚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眞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事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備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奬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淸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

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

恕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諸
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
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
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麄他那物
事皆不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
荀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
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
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

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
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
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
人脩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
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
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揚不惟說性不
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
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
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

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已上作工夫立得
本本立前條理分明不待辨○問揚子與韓文
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
已分明但不曾去仔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
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
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
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
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
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

不得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
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星日而無用恐不
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
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
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
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焉求其學
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
老子意思韓子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
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于老子底說話又問文

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何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楊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

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以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剛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

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嚴君平按漢書嚴遵字君平臨卬人善易卜筮於成都市閱數人輒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讀老子揚雄少從之學曰其風聲不以激貪厲俗亦近古之逸民也益州牧李强召於從事不就卒年九十餘）○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

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韓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

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韓王四子曰凡人看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

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那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撑拄襯簟所以于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

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幷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勇决如其爲人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于用故便

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聖人之典章皆在于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

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稱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

無佐證故裝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三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

非王通自著然畢竟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焚坑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迥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

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于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缺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仔細讀書若是仔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

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特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托不會假得許多須眞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輪臺之悔通鑑漢武帝時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州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拒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算云云自是不復出軍乃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事在政和四年泰伯三以天下讓吳越春秋古公周太

王之號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妊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也陳思王善讓褻志陳思王植善屬文爲太祖所異而丁儀楊脩輩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欲立爲太子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兄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植嘗乘車行馳[illegible]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由是重諸侯科[illegible]而植寵日衰中說信其善讓吾未知焉荀[illegible]有三仁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生也以[illegible]死也以明道莊荀氏二仁謂荀彧荀攸也

歐陽子

東坡蘇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

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
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
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頴濱蘇氏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
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
義近古爲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膀出
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
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
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
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于性
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
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
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
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
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
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
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
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
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

自極其工

蘇子 按宋鑑蘇子名軾字子瞻眉山人洵長子弱冠博通經史爲文渾涵舉制科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軾器識閎偉議論卓犖羣臣無出其右卒諡文忠

王安石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
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
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
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
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

不自知令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廢
幾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
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
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學者之
求道固不于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
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
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
道固于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
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

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
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
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
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
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答汪尚書書蓋
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illegible]
乃論其學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
敎乃病其學問未精而滯于智慮言語之間此
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

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
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
掠彼之粗以用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
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殘本根亦安得不
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illegible]
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輿薪之火況如蘇氏以
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
而後已耳○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
正見于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illegible]

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顔孟
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
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爲是而大
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于聖人
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
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穿鑿附會之巧如
來敎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
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
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

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
則亦不過稍從未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
然而莫之禁乎○孟子之闢楊墨亦豈不原其
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
心于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
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
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
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
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秦

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
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
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
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
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
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拆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
道之禍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
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
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

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瘢若孟子
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
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
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
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弟深考孔子所答之
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
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
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
誦其彈文于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

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于書矣吾弟乃
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
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于佛
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
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象固嘗妄觀
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
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
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
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

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于天下豈眞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復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

於巳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炮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押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于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

之口哉○蘇子由云學聖人便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荊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荊公所薄○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

以顏子方之其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須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

明有兩截底議論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七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八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屈原　范雎
總論　秦始皇
茅焦　陳勝
總論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宣帝　元帝
項羽　[illegible]
蕭何　韓信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八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帝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嚳之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都于平陽以火德王居位七十二年老倦于勤舜攝行天子事又二十八年而崩

舜帝 帝舜有虞氏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姚姓都于蒲阪以土德王在位六十一年而崩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將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

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
矣。

禹 夏禹王姒姓顓頊之孫崇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
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 商湯王子姓名履契之後爲夏方伯夏桀無道暴虐湯聘伊尹爲相率諸侯伐之放于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

文王 周文王姓姬名昌王季之子爲殷西伯。

武王 文王子名發后稷十六世孫商紂無道率諸侯伐之諸侯尊武王爲天子。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
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
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
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高宗 按史記商王武丁小乙之子恭默思道夢帝賚之以良弼得傅說爲相君臣道合致事修舉重譯來朝殷道復興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
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淸
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
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
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
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
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紂罔有悛心賢人君
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
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
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淸也會逢其適而
已。

宣王 宣王名靜厲王之子立朝王化大行周室中興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
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
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
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
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
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
也。

按史記吉甫江陽人周宣王時爲大將帥出伐玁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宣王伐淮夷吉甫以歸上策內史宣其命尹吉甫文武之境上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功吉甫詠盛張仲孝友詩小雅六月篇諸臣在矣張仲孝友注張仲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伊尹名摯耕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幡然而起以天下爲己任一夫不獲其所曰昔予之辜

傳說按史記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遂立爲相焉

周公名旦　伯夷孤竹君子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近思錄○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伊川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于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所記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理遺書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

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南軒張氏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爲相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

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魯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

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峰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魯莊之大綱在於復仇左傳桓十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

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立世子同是爲莊公文姜孫于齊不敢歸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內嬖復六人史記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偭然自以爲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氏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朱紘而鏤簋禮記器篇管仲鏤簋朱紘注鏤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爲之自頷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爲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也

荀息

荀息春秋晉人獻公時爲大夫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師還襲虞滅之息初傅奚齊奚齊見殺又立卓子輔之卓子亦見殺息遂死焉奚齊獻公次子驪姬所生者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

而非所以爲褒也。

里克，晉人。獻公時爲大夫。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克諫曰：太子奉祭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帥師非太子之事也。

狐偃偃，晉人。狐突之子。文公爲太子時出亡在外，偃與兄毛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王室，宣信諸侯而霸天下，大抵多偃謀也。

趙衰衰，晉人。夙之孫。有深智遠謀。重耳安於齊，衰與舅犯謀適楚，勸受楚客禮；適秦，勸公子禮既歸，勸入定襄王。命爲新以讓欒枝。文公反國及霸，多出其謀。

西山眞氏曰：狐偃、趙衰、胥臣，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攷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趙文子趙武，晉人。衰曾孫。父朔爲屠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賈索之急，韓厥、程嬰、杵臼以免。後立爲卿，相悼公。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以是睦于晉。卒謚文曰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裹甲之變，翩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自劫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裹甲之變：貫甲於衣之內也。左傳：子木裹甲以稱人。及崔慶之盟：齊世家：崔杼殺莊公，立景公，以崔杼、慶封爲相，與國人盟，晏子不肯，其辭不肯盟。○賁育：王紛學曰：孟賁，齊之勇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夏育，秦之力士，嘗吏用之爲將以伐西戎。

閑風披靡

西山眞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講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歷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書畢命篇：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注：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道四世。○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按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告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儆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子產 國僑子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待將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相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

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伏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遷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國語鄭鑄刑書王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火出而象之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爲國國將若之何丘十六井當出作馬一疋牛三頭故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謂其父子國請尉氏所殺今重賦毒害百姓韓宣子韓獻子之子晉

坳父將與趙鞅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之地定公時與趙簡子侵伐中行氏由是封疆日廣韓獻子分謗左傳成公二年晉師伐齊及衛地韓獻子爲司馬將斬人郤獻子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西山眞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九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大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

去其猜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狗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于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

於用八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簡公之傳公之子。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三年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止之。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十二年，公怒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季札使鄭，見子產如舊交。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商鞅 公孫鞅，衛人。因景監入見秦孝公，說霸國之術。孝公大悅，以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法既具，申嚴賞令，徙木示信，爵不畏貴，大賞不私親戚。在秦二十四年，卒，黨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列侯就封於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無何孝公薨，惠文王立，或以反告，車裂以徇。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麽可以堅後回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〇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箇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闢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樂毅 按史記毅靈壽人樂羊之後自魏適燕昭王以為亞卿伐齊下七十餘城號昌國君後奔趙封望諸君漢高帝特求毅後得其孫樂叔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

孫臏 按史記臏生阿鄄之間孫武之後與龐涓俱學兵法涓為魏將疾臏之能以法

斷其足齊使載歸威王以爲師魏攻齊臏用減竈法擄魏國虜涓夜至馬陵白書大樹涓果至見白書讀未畢萬弩齊發涓智窮自刎臏由是名顯天下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柰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遂扯發遣了他以兵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土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柰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志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裏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刼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柰他何○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遠不得又齊湣王人多疾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僩曰使其不爛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粗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當患古今智士謀略能識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遂乃平原君勝門下客從平原君定楚從縱

趙括 括趙人馬服君奢之子趙王使爲將爲秦將白起所射死

魯仲連 仲連齊人遊論帝秦之害又下聊城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平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

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酧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雠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秦初出遊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後而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遊洛陽事蹟猶重疑於王者○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儀與蘇秦同師及秦爲約長儀乃先達儀儀之秦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餐皆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儀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齎金身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仇激之雎嘗從須賈使齊齊使賜辨口賜之金賈歸告魏相齊魏怒擊雎折置廁中溺之後得出更姓名曰張祿入秦秦昭王以爲客卿聽用事雖說王廢穰侯之而代爲丞相號應侯他日須賈聘秦雎微服見之賈曰范叔固無恙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贈之遂爲賈御至相府雖先入不出門下以實告賈乃膝行謝罪雖曰汝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坐堂上以莝豆馬食之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言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謬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實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趙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彊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昧於狙詐之術

秉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爲之哉

平原君按史記趙勝趙公子最賢喜待士食客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秦圍趙邯鄲盡散家之所有以享士得死士三千人却秦軍號平原君與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號四豪馮亭史記亭戰國韓上黨守時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率降趙事在周赧王十三年[illegible]拔野王按一統志野王縣名本韓所置今[illegible]河內縣即懷慶府治所仍爲[illegible]子問道猶甘狙詐之家注狙猶[illegible]三暮四以智籠羣狙之[illegible]狙詐之家也言兵[illegible]權謀家兼用此攷諸之計也蓋食二[illegible]專奉人[illegible]食於[illegible]六國如蓋[illegible]

然必自[illegible]以及遂也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樊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登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搖憐人下者往往如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按史記相如趙人仕趙爲舍人時趙有夏璧秦請易以十五[illegible]相如奉璧入秦秦負約相如方完璧歸[illegible]及秦王與趙王會澠池秦王令趙王鼓[illegible]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不能勝趙以功拜爲上卿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愛惡而押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能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磨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雖

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瓠卑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而欲微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尙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陷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偪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與

逞螳怒之威莊子天地篇猶螳怒臂以當車轍必不勝任矣

或問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卹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鬪彊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覺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

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
了

和氏璧卞和春秋時楚人嘗於荆山得玉璞獻之厲王以爲詐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復獻之又以爲詐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抱璞泣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刖實玉而謂之以石真士而名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下玉人琢之果得玉封零陵侯不就黃歇恥楚太子通鑑周赧王五十二年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資萬乘也不埼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廢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得先往間疾反而後賢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稱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illegible]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殺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是爲考烈王以歇爲相封爲春申君

廉頗 頗趙人惠文王時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故强秦不敢加兵於趙

蘇秦

張儀 儀晉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言所許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悅儀儀乃脫身相魏

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眞悔也悔不發于巳而發于人烏可久邪 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道戰國丙辰年趙孝成王薨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〇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〇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并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乎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原伯庸子名平楚武王子瑕後采食于屈因氏焉仕楚懷王爲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于辨論

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纇，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illegible]

范雎魏人，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爲賈所讒[illegible]之，得身入秦，爲相，封應侯。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宇，制諸侯，如[illegible]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憾於穰侯也，徒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扼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舅，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穰侯相秦。通鑑：魏冉，楚人，秦武王后羋氏異母弟也。武王時任職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弟稷，是爲昭襄王，拜爲相，既而爲丞相，封穰侯，因遂專國政，諸侯畏之。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

[illegible]

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禦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僅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

隆而難振民彛國政一壞而難脩事物統類一
紛亂而未易以整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
有以厎吾道之厄雖有傭人特起欲以天下[illegible]
巳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鮑叔牙齊人敬叔之子世爲秦[illegible]進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郤克晉人缺之子景公時使克于齊頃王母從樓上觀而笑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克執政又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兵罷既而又使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齊頃公齊敗走晉追北齊獻寶器求平不聽晉[illegible]質齊使日[illegible]母秦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平宋文公四年鄭伐宋宋使華元將元人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元敗績文公因之楚之子文姓圓名穀於菟孔子稱之日忠○百里奚死人事虞公號日五羖大夫

性理[illegible] 四十三

秦始皇 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呂不韋之遺腹子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于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巳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衰至此天下可知矣

王翦按史記翦頻陽人將兵六十萬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用兵與白起齊名王但守而不信人王翦傳註徐廣曰怚一作祖通鑑釋文曰怚通作狙心不猶也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

性理[illegible] 三十八

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

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
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
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
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焦其齊人秦嫪毐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日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最後諫言甚切亂始皇悟母子復合如初

陳勝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遂起兵于漁陽號大楚自立爲楚王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
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
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
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拂秦之圭皆儒秦之[illegible]
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産皆道言之士也而爲是
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
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嘗
烹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
俱沒與汩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
若夫灘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

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
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蹈驪龍之頷下而取
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世說汀上翁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投川得千金之珠翁曰珠在驪龍頷下子遭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爲齏○莊子盜跖篇孔子曰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陳涉之王也
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
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
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
事當復如何耶亟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
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illegible]
矣而史誇之若是夫涉起蘄戍而首事志在免
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
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
之死爲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
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
至今尚論涉事者猶嘖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
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傑士衰氣
略盡乃其所不虞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難

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藉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張耳大梁人嘗亡命游外黄後從漢高帝定天下以功封趙王陳餘大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爲刎頸交秦滅魏購求耳餘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後從陳勝起兵餘立爲代王烏止誰屋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總論

五峰胡氏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爲鴻荒之世

與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授之禹任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

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魯大壞于秦而絶滅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

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惜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

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以會

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

惠文武昭襄秦惠文王孝公子以周顯王三十二年即位蒙已成之業諸侯來朝天子賀致文武胙一戰勝魏魏納地再五國之師會盟攻秦秦出兵迎敵五國敗走于是滅蜀伐趙伐韓伐楚凡斬首二十五萬二千于在位二十七年○武王名蕩惠文王子以周赧王五年即位尊樂秀楚趙皆賓從初置丞相甘茂陵拔韓宜陽斬首六萬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死國人族說在位四年○昭襄王名稷武王異母弟以周赧王九年即位伐楚伐韓伐魏伐齊伐趙伐燕凡斬首虜坑殺者凡一百[illegible]十四萬天下遂并西周而赧王亡矣在位五十六年

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卿及之仁不能守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朱子曰賈生溫公之論者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設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謂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誠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胡亥按通鑑秦二世胡亥始皇少子始皇之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在位僅三年陳勝吳廣兵起沛公率兵入關趙高弒之于望夷○子嬰秦王子嬰扶蘇之子趙高弒胡亥立之

歷代二

西漢

高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人秦亂起兵從[illegible]自立於齊自入關受降爲漢王定秦[illegible]卽帝位都長安以寬德王豁達大度好謀能聽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懷王名心楚懷王孫也項梁起兵立之以從人望及梁死諸將尊爲義帝主約遣兵伐秦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先入項羽致命于王王曰如約羽大怒徙之于郴潛遣英布弒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棊曰其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嘗見高棊二云高低棊亦甚相遠但高棊

識先後着耳若低棋卽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跣足不起以挫其鋭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籍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

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漢王二年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旣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梁武帝大淸元年東魏大行臺侯景遣使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皆言頃與魏和不宜納其叛臣梁主自謂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恐納景因以生事惟朱异力勸納之梁主乃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路事○漢王四年韓信非定齊地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乃自立耶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卽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高祖爲義帝發喪漢王二年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

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託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新城鄉名三老官名一人掌教化又擇鄉三老中一人爲縣三老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三歲其名未詳秦世隱士遮道而說遂封爲成侯樂彥云横道自言曰遮說

○廣武之會太公旣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

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爲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使高祖用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

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漢高四年，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爲高俎，置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汝俱北面事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盃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遂止。○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顧

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丁公，楚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及帝平楚，詔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季布，楚人，爲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購求而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乃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走北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于上，乃赦布，召拜郎中。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蕩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與。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之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耳。蓋

立故也。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悅。彭城置酒高會，通鑑漢王二年，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氏問行，遇楚軍，爲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

爲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漢高帝七年，匈奴冦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婁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閒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婁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平城之解，陳平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舞埤間，閼氏慮冒頓下城必納之，乃退軍。史云秘計，鄙其策下爾。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于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基於是乎與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此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典，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

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欝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秖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

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亦天也（秦二世二年居巢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以從民望）○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懷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

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呴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誑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曹輩呴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艸莽私約遂以爲漢世不刊之典奚主一言其利溥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

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大封同姓通鑑漢高帝六年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鎭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荆王以薛郡東海鼓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傳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故曰大）

同封姓

○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韓彭英盧謂韓信彭越英布盧綰也史記英布六安人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因敗姓英秦末以兵屬項梁楚漢元年項羽封九江王二年歸漢漢封淮南王五年漢滅楚彭韓被誅因而謀反上自將討之戰敗被殺○盧綰豐人與漢高帝同姓問其生又與帝同日帝以爲太尉封長安侯帝即位之年燕王臧荼反帝擊虜之立綰爲燕王十年陳豨反綰與通謀帝召綰不至十二年遣樊噲將兵擊之綰亡入匈奴○問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巳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險峻絕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況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曷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按漢書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周勃等迎立之誅諸呂以安劉氏爲人謙讓儉朴以德化民海內大安幾致刑措號稱治平然制度禮樂則謙讓未遑焉在位三十三年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薄太后同母弟從帝即位封薄昭爲將軍漢使飲酒因忿怒而殺之帝不忍誅使公卿往哭之昭自殺○李德裕贊皇人字吉甫之子穆宗初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敬宗朝獻丹扆六箴拜西河節度使建籌邊樓累官門下侍郎拜大尉封衛國公自元和後用兵德裕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之時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踈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竇廣國文皇后之弟少貧賤后新立與兄長君至長安自陳帝遷有德行者與居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帝欲相之曰[illegible]天下以吾私外戚久念不可乃止之卒封[illegible]武侯申屠嘉從高祖擊項羽累官都尉遷[illegible]陽守文帝時遷御史大夫丞相封故安侯[illegible]爲人廉直不受私謁鄧通以幸臣戲殿上嘉欲斬之赦至乃免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太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洪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已亦不說要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漢文帝元年南越王陀反逆上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陀書陀惶恐頓首謝罪稱臣奉貢○漢書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賜几杖老不朝

南軒張氏曰帝之賢僅能爲一時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既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

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初帝封爲吳王召人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后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對曰不敢文帝時濞以博局殺子之故稱疾不朝帝賜几杖以優之景帝時濞即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引逃亡謀爲不軌晁錯劾之削削封邑濞與七國舉兵反上遣周亞夫將兵誅之○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入[illegible]過趙趙王獻美人幸而有娠趙王築外宮[illegible]之及貫高等謀反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illegible]及美人繫之河內生厲王即自殺帝令呂氏育之十一年黥布反立爲淮南王

或問肉刑始于黃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耶潛室陳氏曰先儒諸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敎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肉刑者墨劓宮大辟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問漢文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鬭有無情少恩之病何耶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鎭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與曰文帝是純任恩[illegible]

綱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與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集覽藩鎭邀節旄唐自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附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鎭也○節旄編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長一丈二寸大將所擁近世漸長數尺○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帝是若以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

文以上人

景帝 名啟，文帝太子。性好殺，獨能節儉，遵守孝文承平之業。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弼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郅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拜濟南太守。公廉，有勇氣[illegible]行[illegible]不避貴戚，號[illegible]

甯成，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性最暴，猾賊任威。郅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召爲中尉，豪傑傳之。武帝即位，爲內史，遷關內都尉。閔吏稅韓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成怒。

武帝 名徹，景帝太子。雄才大略，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然。惜其外窮武功，內極土木，信惑神怪，巡遊無度，百姓疲敝。後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爲秦矣。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更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哉。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尙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詞，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夫率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于書，于輪臺之詔每三復焉，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多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

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昭帝按漢書，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七歲即位，霍光秉政，天下無事，惜其享國不永，無子。而立昌邑王賀，無德，光廢之，乃立宣帝，在位一十三年。

晉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德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于蓬萊，蛟形於海上，覬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寳亦嘗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與，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

武帝元狩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漠，封狼居胥山。

而遂自是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窮河源而通滇國，復事西南夷。○武帝太初元年春，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武帝元狩四年，詔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軺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武帝元鼎三年，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初，所忠言世家弟子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十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注平准書：富人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諸犯令相引，命曰株送徒。○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陳同父曰：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定生員，興大學，崇儒重道，所以爲得也。○武帝征和四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

每擁輒附根根際能風早其耕佃川谷皆有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〇武帝元封元年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岳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山之禪天子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蹤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自至於是上乃還〇武帝元鼎四年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主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呼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敝屣耳拜卿爲郎〇武帝元光二年初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其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求神仙事矣按一統志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百歲李少君過之食以棗大如瓜蒲澗所產昌蒲一寸九節生採而服之其隱居有十蒲澗其一也〇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求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弘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乃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illegible]初淺近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

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況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販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歉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

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眞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之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周昌高帝朝拜御史大夫從破項羽有功封汾陰侯昌强力敢直言高帝欲易太子乃力爭不奉詔爲趙王如意相王死因謝病去○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曆嘗仕秦爲御史後歸漢從攻臧荼以功封北平侯孝文初爲丞相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專言陰陽律曆事

宣帝 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戾太子之孫皇曾孫也嘗興於民間知民疾苦信賞必罰勵精爲治可謂中興漢室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杜延年南陽杜衍人父周武帝時御史大夫延年寛厚明法律昌邑王廢勸霍光迎立宣帝以定策功封侯益王出奉車駕入居九卿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遵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卽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

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孫攻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眞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甚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其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擧之處此古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眞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凡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宣帝地節三年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言異績賜爵關內侯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耳

元帝 按漢書元帝名奭宣帝太子雖喜儒術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在位十六年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悲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嗚

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京房東郡頓丘人師焦延壽學易其精尤長於災異占驗以孝廉爲郎元帝時日食陰霧房數上疏指陳時政得失石顯五鹿充宗嫉之出爲魏郡太守卒爲所中下獄死

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楚之姪子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弑其君不義之名明于日月宰制天

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韓子云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注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嘗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斷敝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爲

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延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漢高帝五年置酒南宮上曰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所以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也羣臣說服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

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與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耶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也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

子房號爲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沛之豐人初爲沛主掾吏高祖入關何先收秦律令圖書藏之漢楚爭雄何留守關中轉給餽餉軍中無乏天下既定以功第一封酇侯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武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代宗臣豈虛譽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爲安輒至出私財以助軍賤買田宅以自汚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帝慢罵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集覽械繫之猶不知引去通鑑漢高帝十二年相國蕭何以長安地因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赦出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私言之乃書上說而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臧荼燕人義帝元年初從項羽救趙以功立爲燕王徙燕王韓廣爲東王廣不從荼殺之漢王三年韓信遣使脅荼荼遂降漢高帝即位荼謀反帝自虜擊之○漢高帝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雒陽赦爲淮陰侯○韓王信故韓襄王之孫漢高二年漢王使信略地韓王鄭昌降漢立信爲韓王六年徙都馬邑匈奴圍之信遣使人匈奴求解帝疑使人讓之信懼以馬邑降匈奴初年帝自將討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推鋒將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爲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illegible]矣既參相業也然二子[illegible]昔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illegible]助[illegible]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爲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爲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彌其君心爲可罪也矣

惠帝名盈高帝長子恭已而天下晏然可謂寬仁之主矣遭母后殘虐殺趙王斷戚姬手足憂成疾而崩至德不能無損焉在位七年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已留心於國家之體要若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況當草昧締造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慨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

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重耳晉文公賢而又困乎外從者三人皆國器此天所長廣可發乎○問蕭何未央之營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爲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既姑

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貞田宅自汚意同

韓信淮陰人少寄食漂母初事項羽後乃歸漢拜大將軍漢取天下大抵皆信功後徙爲楚王高祖僞遊雲夢至楚擒信赦爲淮陰侯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强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所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略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與

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上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八終

性理綜要目錄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九

歷代三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

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旣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赤松子之語蓋[illegible]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illegible]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旣阻蜀不出其他不足[illegible]

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漢高帝五年留侯張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爲韓報讐吾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illegible]赤松子遊耳○漢元年項羽使卒三萬人從[illegible]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illegible]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illegible]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秦二世二年六月項[illegible]梁旣立楚國後韓之舊臣張良因說梁立成[illegible]韓王成以良爲司徒使西略韓地往來遊兵[illegible]川漢王元年項羽以張良從漢廢韓王成而[illegible]之立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二年漢使故韓[illegible]之孫信略韓地鄭昌降漢於是立信爲韓王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狙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適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纚雖寄身朝市而脩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漢四年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言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雖死也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大憤去問子房孔門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縱衡詭

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讐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讐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勞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張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

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
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眞足以驕天
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
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己以聽信子房蓋亦可
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陸賈楚人有口辯從高祖定天下使南越[illegible]尉佗爲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陸賈[illegible]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號新[illegible]地善因家焉有五男出橐中千金分之令[illegible]產呂后王諸呂陳平患之用賈計與周勃相結遂誅諸呂立文帝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關釋帝意反

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
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
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
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

漢高帝六年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復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劉子[illegible]
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晩年廢立乃不敢言至

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
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
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
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具見易傳可玩味
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
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
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
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
將以拒漢漢世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

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
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
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
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
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
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
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
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
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

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蕭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復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歷楚之敎因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

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更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幡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漢元年漢王以韓信爲大將軍八月還定三秦雍王章邯迎戰敗走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降○漢元年漢王欲拜將乃擇日成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人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彭越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及陳[illegible]兵起少年相聚請越爲長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擊昌邑越以兵助之自是爲漢遊兵擊楚卒敗項羽於垓下以功封梁王

山陽氏曰自昔先王所以維持天下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强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集覽朝委裘植遺腹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注若容衣天子幼未立朝事先帝裘衣也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攷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參沛人時秦治獄掾佐高祖定天下功居多封平陽侯代蕭何爲相一遵何[illegible]

約束卒
詰懿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閒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强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

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鬬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藥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亡一已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敬齊人以衣褐見高帝說帝都關中賜姓劉拜中郎號奉春君匈奴入寇帝欲擊敬言不可帝不聽後果被圍七日始得解帝謂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爲關內侯號建信君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冒頓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乎

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啓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漢高帝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約和親以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

周勃

勃沛人從高祖戰功居多爲丞相後封絳侯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

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
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
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高后八年諸人臣迎立代王恒恒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中尉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或問周勃雖則重原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
家人持兵自衛以未得入臣事君之義而班固
以爲漢伊周何邪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鮝有

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祖迎文帝至渭橋
郤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
劉事特幸成耳
陳平 平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後佐高帝定天下六出奇計官至左丞相封曲逆侯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争
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
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
其臣之者非心悅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
責平等以死節庸肯尚死乎○陳平只是幸而

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
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
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
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
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
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
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漢文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勃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曰陛下擇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帝稱善

龜山楊氏曰呂氏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
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
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
多故諸侯内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
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
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踈無益于
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
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進
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
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
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
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
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
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
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

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
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
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
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
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
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
功者率在先
王陵（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之及高祖起沛陵以兵屬焉天下既定封安國侯）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
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
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憚
高祖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
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illegible]
柱之過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
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
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
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

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
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
豈有安漢之謀也退而開王陵之責顧高帝之
眷思天下後世之議于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
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討先呂氏而死
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人臣之
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否
必勸出于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昔
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illegible]

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忠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于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道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漢高后元年太后臨朝議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爲可陵罷相遂王呂氏○高后入年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座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荀彧荀淑孫開曹操起武雄略歸之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以爲奮武司馬軍國事悉以咨之○馮道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爲人儉寬弘滑稽多智後封瀛王○唐中宗名哲高宗長子即位後武后廢之爲廬陵王居均州遷房州凡一十四年還東都居東宮七年後復帝位○狄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爲知言也

叔孫通 通爲博士說高祖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後用於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惠帝時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徙爲太子太傅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蕞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門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漢高帝六年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吾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群臣拔劍擊柱若

從兩生無赦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甪里先生姓周名術綺里季[illegible]俱隱商山）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褁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元稹河南人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憲宗時陳西北邊事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拜監察御史通事[illegible]言官至膳部員外郎稹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稱元白）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激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有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

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少帝非張后子漢惠帝七年帝崩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謂之少帝）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貫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illegible]計者盍亦反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

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
特無毋禍而已哉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言以瓦爲注則全無刑害之心以鉤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昏矣○發蒙加夫物上蒙覆之物言易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
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
兒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
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

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
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
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
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强諸呂
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志漢
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
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漢高后七年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既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
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
軍吏無能知書者惟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
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
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用
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諸呂之王非漢約天
下莫與也産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甚切齒

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
呂祿也刼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
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
刼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
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南陽堵陽人拜廷尉惟務持平語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
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吏氏
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爲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

民。蓋天下無寃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周亞夫（亞夫，沛人，勃之子。仕為河內守，封條侯。景帝時吳楚反，以亞夫為太尉擊平之，後拜丞相。）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賈誼（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誼嘗[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朔，興禮樂，上治安策。論者以為通達國體。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願，有識抜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吾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覬進之人，欲一日悉更變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嫉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艸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illegible]與儒臣者議之，則是欲要無

[illegible]

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為生，從漢以將[illegible]有功，賜爵列侯，為絳侯。○灌嬰，睢陽人，少以販繒為事，亦臨漢滅楚，賜爵列侯，與絳侯共立[illegible]。時人稱之為絳灌。○三表五餌，賈誼傳施三表五餌以繫單于。好人之技，愛人之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飲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女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

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麄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

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紬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袁盎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萌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

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誚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賈山 孝文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喻盛言其

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 唐趙人也爲中郎署長嘗言雲中守魏尚有功而削其爵文帝納之使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守後拜唐爲車騎都尉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illegible]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爲一隊以寵姬三人爲隊長試習兵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遂斬隊長以徇 司馬穰苴晏嬰薦於齊景公召爲將軍使莊賈監軍約出所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軍士股栗乃進復故地

田叔 叔好劍學黃老術爲人廉直喜任俠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會趙午等謀弑上事發覺詔捕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叔及孟舒等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至長安事白得出乃進言叔等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婦妾傳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且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illegible]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舉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張敖大梁人趙王耳之子尚高帝女魯元公主七年帝過趙敖禮甚卑上箕踞嫚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怒謀弑帝人告之午等伏誅廢敖爲宣平侯高后六年敖卒謚元王

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

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鼂錯 錯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號智囊數上書言邊事皆見嘉納景帝時遷御史大夫

龜山楊氏曰鼂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爲也雖

聰明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詐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著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予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强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

漢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義如丞相弘等視之如發蒙耳

南軒張氏曰鼂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

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舉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馬謖三國志謖襄陽宜城人良之弟仕蜀烈爲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異之以爲參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下獄死亮爲之流涕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見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

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籍福之辯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己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晩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滋奢無度尊己以下人壯夫義士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勞者勢窮則辱而氣蓋以奪其權盛衰矣若灌夫者勇得罪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武帝朝願輸家財助邊召拜郎中初式不願爲郎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治民亦如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緱氏令後爲御史大夫賜爵關內侯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獨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公孫弘 弘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illegible]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怨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直

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倡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漢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列侯以百數，皆莫肯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命獻以助祭，少府省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任俠，行權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illegible]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以權力俠輔人也。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舜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illegible]三族，世濟其凶，[illegible]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illegible]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益前人之惡，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定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illegible]養三苗氏之弟。欒書、黶、盈，盈，黶之子，黶，書[illegible]之子。張安世，湯之子，官至御史大夫。安世以父任爲郎，武帝奇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封富平侯。宣帝時以定策功，封[illegible]

大司馬。自漢以來，安世子孫七葉侍中、諸曹、散騎者千餘人矣。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有大虧欠處。○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纍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嘗如此論也。

馬援曰：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爾安能死於兒女手中乎。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失

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可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稱子

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歆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抑其一時用舍進退側出於私意以蔽

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孰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自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氷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爲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

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能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乎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善論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蘇武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得還拜典屬國○楊敞敞華陰人霍光重謹畏昭帝時

廣遷御史大夫○田千秋爲高廟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武帝大感召見而悅之拜爲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伎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縱跡疎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猾忿禍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謀反獨畏汲黯之[illegible]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猾忿禍迫臨大事不能[illegible]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疏受

廣受俱東海蘭陵人廣官至太子太傅兄子受官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illegible]直之士代己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苟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卽剛直之士

元帝奭宣帝太子雖喜儒術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

魏相濟陰定陶人拜相嘗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厲精爲治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蔚然一代賢相封高平侯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識宰相事也

許廣漢女平君爲宣帝后因推恩封廣漢爲昌成君弟舜封博望侯延壽樂成侯延壽子嘉爲平恩侯嘉女爲成帝后○史恭女弟爲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微時依倚史氏及卽位恭已死三子皆以外屬舊恩受封長子高爲樂陵侯次子曾爲將陵侯少子玄爲平臺侯地節中霍氏誅諸領胡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以許史子弟代之

趙充國 充國隴西上邽人良家子善騎射沉勇有方略武帝朝拜中郎將車騎將軍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又屯金城計西羌封營平侯卒年八十六年日壯侯宣帝時圖形麒麟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屯田十二事其大略一言屯田致穀成總並行二言據具肥饒以待其嘆三言便民力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備河湟漕穀六言開徼繕治郵亭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虜難乘間十言無驚動河南大斤小斤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耕者雜處謂邊軍民安

諸

丙吉 吉魯國人爲廷尉監宣帝生數月坐衛太子事繫獄吉擇謹厚女徒保養之帝即位吉不伐功後知之封博陽侯拜相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羣盜格鬬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姦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横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蒍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

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盡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詞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士薈皆人事文公襄公食邑於國亦稱肩季嘏漢之賤物而與業重公時爲大夫境內請賊悉奔秦國景公時將中軍王室亂士薈平之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及老卒[illegible]武子○呂氏春秋子産相鄭使李垂於衡賢人莫敢[illegible]複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葢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霸陽夏人習文法通良有讓善御衆武帝末以入錢賞官後察廉還河南太守丞宣帝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累遷潁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illegible][illegible]戶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徵拜京兆尹後爲丞相封建成侯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豬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養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養

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鉤距如鉤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匡衡 衡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數上書陳便宜後拜相封樂安侯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illegible]

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郑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日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淮南王名欽宣帝次子好法律聰達有才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輕愛於王書欲立欽爲嗣以太子初年失母之故不忍廢之元帝即位乃遣王之國卒諡日憲

劉向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彭城人以父德任爲輦郎宣帝時以素行修飭擢諫大夫元帝時蕭望之等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術擢爲散騎宗正爲許史恭顯等誅怨乞官成帝即位恭顯伏誅復召爲光祿大夫是時王鳳專政屢上書極諫不能用欲以向爲九卿爲鳳等所譏不遷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救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淫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衡譚匡衡張譚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詭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擬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逃避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蕃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欺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

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宣帝復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枕中有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劉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用甚多方多不驗下吏當誅元陽城侯上書入國戶半贖其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周堪齊人元帝時徵光祿勳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以師傅見尊重數宣見言治亂事爲石顯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張猛齊之孫受學於周堪元帝時爲光祿大夫給事中與堪同心輔政後爲石顯所譖左遷爲槐里令既而徵爲太中大夫顯又譖之令自殺於公車

蕭望之望之素有重望官至太子太傅宣帝疾篤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以師傅見重多所匡正後爲弘恭石顯所害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聰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强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机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自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踈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誰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

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襄安任隗當梁冀强横之時非維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無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

行之以一已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致篤者矣

任隗義行內修持重守正變言無回明帝時累官至大司空○梁冀順帝時以外戚爲大將軍擅握朝政沖帝崩迎立質帝帝目之爲跋扈將軍桓帝特光恣日積威行內外天子拱手而已既而上與宦者單超等定議誅之

龔勝字君賓彭城人三舉孝廉哀帝徵爲諫議大夫王莽秉政歸老鄉里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詠音戌誘也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臨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汚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

薰膏之語龔勝臨終因敕以棺歛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時年七十九矣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一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大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之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

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使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又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嘆哉。

王嘉，舉敦朴直言，召對政事得失，累遷至御史大夫。哀帝時拜相，封新甫侯。○何武，舉賢良方正，召對策，除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成帝時為大司空，封記鄉侯，哀帝時莽以陰除。○師丹，舉孝廉，為郎，累遷大司空，哀帝拜封丁傳追帝共王，丹切諫不合，遂策免，平帝即位，以丹執忠節，據聖法，可謂社稷之臣，封義陽侯。○董賢，美姿容，善舉止，初為太子舍人，哀帝見而幸之，拜黃門郎，出則驂乘，入則同臥起，由是寵倖日甚，拜為駙馬都尉，旬月之閒賞賓巨萬，又拜大司馬。拾遺。○光禹，光字張禹，皆明習經學，官至丞相。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六世孫。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略，故能芟剷羣雄，克復舊物。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

乎。顧乃欵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吏事，大臣之職，固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政。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知謀之不競亦宜矣。

寇恂 光武特爲偏將軍事，定河南，以恂有牧民御衆之才，拜河內太守，行將軍事，復爲潁州太守。後潁州盜賊起，恂從帝出征，賊平，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鎭撫，封[illegible]

鄧禹事詳後。○賈復，字文君，冠軍人。少好學，習尚書，從光武爲破虜將軍，有折衝千里之威，後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又以功進封膠東侯。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卓茂，父祖皆至郡守。茂寬仁恭愛，嘗乘車行，有人妄認其馬，即解與之。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遷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光武即位，徵爲太傅，封褒德侯。○光武罷[illegible]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名肇，章帝太子，十歲即位，母竇太后臨朝，竇憲專權，宦官定謀誅之，由是宦官外戚迭爲消長，東漢之禍自此起矣。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禹字仲華，幼遊學，與光武相親。光武徇河北，杖策往見，曰：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大悅，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禹，以前[illegible]軍持節入關，名震關西，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參議大事，卒謚元侯。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漢 按漢書，漢宛人，勇鷙有謀，初從光武擊賊有功，累拜大將軍，光武即位，拜大司馬，封舞陽侯，卒謚忠侯。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

粗魯淵略而能有成者

朱然按三國志然丹陽人仕吳年十九爲山陰令呂蒙病篤帝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以然對蒙卒假節鎮江陵蜀漢攻宜都然與陸遜拒破之後封永安侯云

嚴光 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披羊裘釣澤中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屈去耕于富春山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耶若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安帝時舉孝廉不就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克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固郃之子狀貌奇表好學負笈從師究覽墳籍公卿舉固對策順帝拜議郎沖帝拜大尉

杜喬 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大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時梁冀專權固與喬正色不撓俱爲所害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眞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既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不能殺梁冀毒帝之姦此其失之於後也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

悲矣。

胡廣，安帝時舉孝廉，爲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空，致仕，復用太尉，累遷太傅。○梁商，竦之孫。永建初，襲乘氏侯，累進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抑，虛己下賢。○質帝名纘，章帝玄孫，初封建平侯，年八歲爲梁太后所立。梁冀惡其聰慧，使左右進毒殺之。

朱穆 穆，五歲以孝稱，及長耽學，舉孝廉，爲侍御史，出爲冀州刺史，部令長聞穆至，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後拜尚書，祿仕數十年，家無餘資，謚文忠。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荀淑 淑，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桓帝朝補朝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尋棄官歸。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眞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荀爽，淑之子，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仕爲郎中，遭黨錮，隱海上，日以著述爲事。後徵起，累官司空。○唐衡，桓帝時宦官，與單超、徐璜、具瑗、左悺等定謀誅梁冀，同日封爲五侯，中外謂之。

陳寔 寔，隱居好學，桓帝時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寔在鄉黨，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卒謚文範。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

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者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眞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籍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張讓桓靈時宦官與夏惲郭勝十一人為中常侍皆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須臾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惟寔獨赴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有所宥

竇武　武少以經行著稱拔庭親拜侍中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靈帝立拜大將軍謀誅中常侍曹節等不果遇害

何進　進靈帝朝以女弟為皇后徵拜侍中遷大將軍以發賊黨姦封愼侯後欲誅宦官不果反為害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剿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粺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非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逮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張奐舉賢良對策第一為安定屬國都尉正身修德威化大行拜武威太守○范曄好學善文章隸書曉音律為宣城太守累遷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王允獻帝時董卓作亂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誅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

共秉朝政。既而卓黨李傕、郭汜舉兵犯闕，殺允。布○五王之禍，唐中宗時，太后武氏疾甚，五宰相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五人舉兵討內亂，遷武氏於別宮，迎中宗復位。既而武三思用事，貶柬之等五人於遠州，尋遣人殺之。

陳蕃 蕃年十五，閑處一室，蕪穢不治。父友薛勤曰：何不灑掃？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後舉孝廉，累官豫章太守。置一榻待徐穉，至則下，去則懸之。累遷太傅，錄尚書事，與竇武同謀誅宦官，不果，反為所害。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

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艸艸。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籍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

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以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于毎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苞靈帝時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入寇，以擊郡。苞率衆禦之。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遙語曰：母爲忠義。苞遂力戰破之，其母妻為賊所害，詔封

苞命陵苞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王陵聚黨居南陽既而以衆歸漢楚質其母欲以招之其母使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徐庶嘗薦諸葛亮於劉備及曹操獲其母庶實

備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歸操

臧洪

洪舉孝廉補卽丘長倡義誅董卓與袁紹結好紹憚其能以爲東郡太守後爲紹害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己與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張超與兄邈首舉義兵誅董卓有功曹操表邈爲陳留太守超爲廣陵太守與平初邈與操有隙因迎呂布拒操操攻邈邈奔劉備留超守雍丘既而邈爲其下所殺操以兵圍超超自殺○袁紹爲司隸校尉董卓廢立紹不從奔冀州卓以紹爲渤海太守不受初平初關東州郡起兵討卓衆推紹爲盟主建安初爲大將軍後與曹操有隙相拒於官渡敗績悲憤嘔血而死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棗饘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艱險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

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獨是當待朝廷倚任

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爲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哉

朱子曰所疑甯武子事太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求掌橐饘橐音託衣橐也饘音旃糜也武子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矣○賂醫薄酖按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甯武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酖而免於死○元咺之訟元咺衛大夫事見僖公二十八年○逢萌家貧爲亭長既而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至矣卽挂冠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及光武卽位乃還累徵不起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

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踈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歛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亦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番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塞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illegible][illegible]

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嘆息也張步更始二年劉永以爲將軍與青徐連兵專據東方建武二年永敗走步乃遣吏詣闕詔拜東萊太守三年永復立步爲齊王步殺漢使而受永封五年詔耿弇討之復降封安丘侯其後復欲反陳俊斬之○隗囂起兵應漢更始中徵爲將軍建武二年據天水鄧禹承制拜爲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六年反帝遣馮異等破之囂降公孫述述立之爲朔寧王八年帝自將征之囂走西城病死○公孫述初爲清水長更始元年稱益州牧據成都尋稱蜀王後稱帝建武十二年吳漢伐蜀述出大戰漢護軍高午奔陣刺殺之其將延岑以城降○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光武建武末年上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用臧宮馬武[illegible][illegible]請攻滅之吟劍抵掌馳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彊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門關謝絕西域保全功臣不復任以兵事皆以列侯就第○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斬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斬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巳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援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遵學未至[illegible]

亦以此自負呼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illegible]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聞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效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尙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

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
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
一時貴尚而後勉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
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
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
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
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
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

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
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
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兹
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
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
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申培公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武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武帝使使以束帛嘉璧安車蒲輪迎之至則拜太中大夫武帝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後以病免歸○人言東
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
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朮一旦死則曷
非於朮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月之命者朮之力
使其不服朮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
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
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紀
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
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
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
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焉

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
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孫其進
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用扶持
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
下則嘘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
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博擊豪
强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
於有爲直欲　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
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

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美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特

心最乎蓋天資又嘉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次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李膺舉孝廉累官青州刺史守令望風解印綬而去後爲司隸校尉坐黨錮免官○杜密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遷北海相宦官子弟爲令長姦惡者輒捕按之後拜太僕黨事起免歸○郭泰字有道容貌魁偉博通墳籍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遊洛見河南尹李膺膺奇之遂與爲友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艸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

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切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監往事而全功臣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九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二十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

三國

漢昭烈 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靈帝末領益州諸將奉爲漢中王即位成都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盗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代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爲非及其既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爲必爭之地爭而無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操字孟德沛國譙人獻帝朝歷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遷帝於許爲丞相自稱魏公簒漢祚

吳孫權 權字仲謀富春人父堅爲漢長沙太守兄策爲討逆將軍至權封吳王曹丕篡逆蜀主即位權亦稱帝任用周瑜魯肅等雄據江東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僞之事一看即解

散也其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啖野葛至尺許飲酖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曹操臨終遺令世子曰吾歿後婕妤妓女於銅雀臺上施六尺牀張繐帳朝夕設酒脯之屬月朔十五日妓女樂時登吾銅雀臺以望吾西陵墓臺○操將卒持姬女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所履組可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別爲一藏不然兄弟可共分之○夜臥圓枕操[illegible]軍中未嘗濃[illegible]以圓木爲[illegible]欹則覺由是征伐四方俱無驚動之虞矣○啖野葛飲鴆酒操習啖野葛至一尺亦飲鴆酒至一盞據此聲以誑時人欲其無害己也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

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宣王按晉書司馬懿之孫司馬炎篡魏後追封祖懿爲宣王○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五丈原山名在鳳翔府郿縣諸葛亮據渭南與司馬懿相拒屯兵于此○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

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

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因三國之典蜀爲正曰蜀志

在典復漢室則正也

孫覺高郵人舉進士神宗時累遷官至吏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士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

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既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棊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棊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

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隆中山名在襄陽城西北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隱於此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徽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詣孔明凡三往乃見之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於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遣以巾幗婦人之服辱之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

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

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學問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孔明之事其於取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擬在此但此時不當任

地若是恁地取爲全未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處劉焉魯恭王之後靈帝中平五年爲益州牧治綿竹以人言蜀有天子氣務行寬惠以收人心陰圖異計與張魯合兵殺漢中太守斷斜谷作乘輿徙成都卒子璋立爲益州牧迎劉備使擊張魯備據涪城以圖璋璋兵敗備入城都璋出降○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擔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即不能守而歸則魏人

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脩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嘗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孔明失主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

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黃承彥曰家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諺曰不料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問孔明

與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詭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朱易道子午谷在西安府南谷中路通南北故名子午○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曹操出斜谷軍遂要以臨漢中孔明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箕谷在漢中褒城縣北孔明遣趙雲鄧芝等據箕谷即此○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有人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緩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辛毗潁川陽翟人曹操表為議郎遷丞相長史入魏為侍中以[illegible]文帝帝不聽毗[illegible]

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時封潁鄉侯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

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

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

蔣琬湘鄉人從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至廣都怒琬衆事不理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後爲尚書郎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常足食以給軍中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亮卒以琬爲尚書令後封安陽亭侯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鄙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行師

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荊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

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

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

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楊顒襄陽人爲諸葛亮主簿自校簿書顒諫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今丞相親校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顒卒亮泣三日○建興十三年孔明遣使至司馬懿軍中懿問其寢食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

關羽

陽節潘氏曰明燭達旦雲長之大節

羽護送甘糜二夫人到劉先主處路遇曹兵被執曹操留之於公館暮間命羽與二夫人處於一室意欲亂其君臣之分羽秉燭侍立至於明旦焉

致堂胡氏曰雲長義勇雄傑而短於謀是時法孝直龎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

孫權嘗爲子求婚於羽羽不許權怒羽是時威震華夏呂蒙請發兵襲之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蒙乞還治疾羽必撤備兵然後襲其空虛羽可擒也蒙以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薦以自代遜啓羽可擒權發兵令蒙襲羽蒙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襲之擒羽及其子平俱被害遂定荊州蒙未及受封發病卒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强恐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開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誅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觀不知由後則不忠不知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

乎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强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可得乎○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惡人之朝寧恐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晋

元帝 帝名睿宣帝曾孫

或問晋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會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晋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康者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

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賓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亦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横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

時事之艱難而覩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國家之讎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非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羣雄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懷帝名熾惠帝弟武帝二十五子兄弟相屠存者三人熾其一○永嘉元年以瑯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安○愍帝名業吳孝王之子武帝之孫○愍帝建興元年以祖逖爲豫州刺史逖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聲蹴琨起曰此非惡聲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北伐之志乃與逖兵千人不給鎧仗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神州王者所居之地故今呼京都爲神州○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王敦瑯琊臨沂人少有興相武帝以女尚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與從弟導同心翊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既而恃功疑貳永昌元年謀反舉兵武昌以誅刁協爲名大寧二年復反帝親征破之病死詔戮其屍

溫嶠 嶠字太眞太原祁人爲劉琨右司馬奉表江東元帝器之王導等並與親善後除散騎侍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南軒張氏曰溫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乃於絕裾而行噫太眞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

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眞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僥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據

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興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眞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平北將軍劉琨辟溫嶠爲參軍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縉紳鄙之

顧榮 榮吳郡人神識朗悟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爲散騎常侍

賀循 循會稽山陰人官太常朝廷疑滯皆咨之定宗廟制度爲當世所宗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謨等皆以爲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羣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爲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導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郗鑒高平金鄉人博覽經籍躬耕隴上吟詠不倦爲車騎將軍與王導卞壼等同受遺詔輔少主位至司空加侍中○蔡謨陳留考城人累官吏部尚書深謀遠略爲當時所重康帝時遷侍中司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卻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

之意此說也是但曰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不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疎脫底王儉耳

朱溫宋州人初從黃巢爲盜唐僖宗中和初因見巢兵勢日蹙乃請降以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爲東平郡王賜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未幾遂篡唐稱皇帝乾化二年爲子友珪所弑在位六年○王儉僧綽之子自幼篤學手不釋卷年十八爲秘書郎齊高帝爲相引爲參贊及踐祚拜尚書右僕射專見任用凡詔策禮儀皆經其手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即位深倚仗之

南軒張氏曰苻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袍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摫其鋒直搏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算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艸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鎭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

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謝玄少穎悟有經國才略時符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太元中堅入寇衆號百萬詔以玄爲前鋒率精銳八千破之於淝水以功封康樂公○劉牢之謝玄鎮廣陵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桓冲有武幹嘗爲桓溫所器重乃舉爲江州刺史溫薨代其任盡忠王室時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乃求出外鎮姑孰及符堅入寇冲深以根本爲慮時安已遣兄子玄等督軍拒之冲因歎曰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至方游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人且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堅破大勳不成遂慚死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郤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艸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 堅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執燕主暐歸晉武帝時入寇爲謝玄所敗未幾姚萇弑而殺之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朱子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桓溫 溫爲荊州刺史滅賊有功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太和中擅行廢立威勢赫然欲革晉祚爲謝安王坦之所抑憤卒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郤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潛自號五柳先生賦詩飲酒以終身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

一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嗤笑之資耳

紀逡唐林之節按漢書逡瑯琊人林沛縣人今是二人清名之士皆以明經飭行顯名當時仕新莽封侯

鶴山魏氏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放而非其安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文山之慢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施設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板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與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荊軻等作始欲爲漢相孔明之事

而無其貧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志言於眞意委運有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浩博極羣書明識天文歷官著作郎[illegible]道武以其所上書常置左右及幸其[illegible]第多問與事累官至司徒嘗參著作序[illegible]書十卷著作令史閔堪郄標素諂事浩[illegible]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用其[illegible]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illegible]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伏誅

或問崔浩何如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舉得子房歇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眞箇要做

總論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皆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讎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勸昭烈跨有荊益圖伯業復帝室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桓玄劉裕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唐

高祖 李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亂即帝位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勑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爲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 劉武周鷹揚府校尉隋恭帝義寧元

年殺郡守據郡起兵附突厥以爲定楊可汗擧
借稱帝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武周
敗與其將宋金剛
皆走突厥突厥殺之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
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竝起而逐
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
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
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
爭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
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
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騖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隋恭帝義寧二年唐王
淵自爲相國加九錫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
麟趾之意安在

太宗 名世民高祖次子唐
得天下皆世民之功

或問范祖禹唐鑑議太宗日陷父之罪脅以起兵
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爲也太宗終守臣
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
高祖不宜坐處夷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

宗苟不爲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
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
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
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
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
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
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
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術不正舉動不
明便壞了事體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太原留守
李淵起兵先是晉陽宮監裴寂
私以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
法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
覺并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
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
且晉陽士馬精强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沖關
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
中物耳淵從之乃各
募起兵遠近交集

○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
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
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
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
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
之尤者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先是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太宗貞觀中上嘗止禁中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未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罪○十八學士高祖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開封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十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置宿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閻[illegible]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illegible]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李勣從高祖太宗征戰所至有功拜同中書門下最後伐高麗破其國裂其地進太子太師封英國公

中宗　附武后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子奪輕重之間不可告於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姐則義正禮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

玄宗名隆基睿宗太子即位之初好賢樂善勵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爲相致開元之治天寶以來溺楊妃之寵致祿山之亂兵連禍結幾絕唐祚乘輿幸蜀太子即位靈武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illegible]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爲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王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

肅宗 肅宗名與更名亨玄宗太子玄宗幸蜀即位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上皇歸國其後制於李輔國亂生宮掖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眞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者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與

裴冕河東縣人調渭南尉玄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從肅宗至靈武與杜鴻漸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製巾子人爭效之號僕射巾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卽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掩可也

憲宗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卽位初藩鎮跋扈帝懲前代之失任用將相伐叛討逆威令復張淮西既平驕侈浸生末年爲宦官陳志弘所弒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邦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裴度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許平淮蔡策勳封蔡國公加中書令

王珪 珪郿縣人太宗朝爲諫議大夫善諫遷侍中後爲禮部尚書卒謚曰懿

魏徵 徵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凡上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建成高祖長子性驕奢喜酒色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位爲皇太子而多過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弟元吉協謀傾之不果

馬周 周博州茌平人貞觀中拜監察御史數陳時務帝皆稱善累遷中書令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卽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遂良錢塘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隸。貞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遷尚書右僕射）

龜山楊氏曰：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氏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仁傑太原人，武則天時爲宰相，封梁公）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之，武后其脩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贄蘇州嘉興人，十八年登進士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讒，貶中州別駕。在朝論諫，本於仁義）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秪爲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知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都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事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橫渠道路井竈儀混無不脩，耩市無醉人，更是密

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沈靜大曆中行相制下朝士相賀奢侈者靡然改行）

朱子曰楊綰用而太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楊綰等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減坐中音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御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

東萊呂氏曰楊綰爲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爲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城舉進士第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城諫裴延齡德宗時召拜諫議大夫後爲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戒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

張巡（巡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擢進士第爲眞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

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騣騣者耶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儒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者亦鮮矣

元城劉氏曰嘗攷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眞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

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
誅戮禁固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
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
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毁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
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
亂此所謂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
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狥私立黨以
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
見間隙鄉原上意閒騁其私易若可信反指君

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
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
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牛僧孺鶉觚人弘之裔第進士憲宗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終太子少師○李德裕註見前卷

五峰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
怠則沈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闢拓邊境非闢
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眞詮
之術者偶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性本

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爲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
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
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
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有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
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謬耶夫人主知
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
未若不知之爲愈茍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

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
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
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
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於武帝太宗豈不相懸
絕哉○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
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
唐武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
後攷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
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

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武惠妃攸止之女美姿容善音律開元初年選入宮爲上所寵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及王皇后廢死上欲立妃爲后以御史潘好禮諫而止開元末薨追謚貞順皇后）○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利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盡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

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闘

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典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典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東萊呂氏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汙蹇淺也

夏王太康啓之子逸豫滅德畋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距于河弗得歸失國而崩在位二十九年○漢景帝爲太子時鼂錯爲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爲智囊注王幼學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開博望延賓客漢武帝爲戾太子築博望苑使通賓客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然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典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爲之謀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眞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爲輕重唐學士之選卽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軌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

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

侯君集少以材才見稱，及壯，數從太宗征伐有功，封潞國公。李靖討吐谷渾，爲積石道行軍總管，進吏部尚書。既而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珍寶婦女，爲有司所劾免官。未幾，太子承乾謀反事洩，君集伏誅。○漢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少好讀書，善屬文，善直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十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號淮南子。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爲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爲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五代

後唐明宗

明宗，胡人，言邈信烈，爲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亂軍弑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嗣位，更名亶。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五代之世，號爲小康，亦號賢君。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初，太祖無子，以榮爲嗣，爲人英武。承積亂之後，用心進取，制勝克敵，既而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爲五代賢君。

朱子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云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馮道

道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爲人簡儉寬弘，滑稽多智。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

邮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荀攸潁川潁陰人彧之從子[illegible]大守攸仕爲汝南太守曹操以爲軍[illegible]建國爲尚書令卒謚敬侯。

宋

太祖 姓趙名匡胤涿郡人。

几城劉氏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會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臣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孟蜀後蜀王孟知祥邢州人初爲晉王中門使及唐兵破蜀莊宗以爲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增置諸營有王蜀之志大成四年與東川節度董璋謀叛朝廷長興三年知祥攻破之併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僭稱帝○兩浙錢王吳越王錢鏐字具美謚武肅○趙普拜相能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又拜太師卒追封韓王謚忠獻○河東薛王河東護聖營卒薛釗娶斗[illegible]王劉崇女生子繼恩初崇鎮太原爵位[illegible][illegible]釗以微賤罕得見妻居常怏怏因來辭求見[illegible]刀刺之妻走釗乃自刎乾祐末漢隱遇弒崇自稱帝是時繼恩尚幼崇以太子鈞無子命養之釗妻改適何氏生繼元鈞亦養子崇殂鈞立宋開寶初鈞殂繼恩立未幾爲其下所弒立其弟繼元故當時稱之爲薛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方是英雄手段。

太宗 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祖傳以天下即位更名炅。

眞宗 初名德目再改名恆太宗次子。

仁宗 初名受益更名禎眞宗之子十三即位君子滿朝天下承平。

朱子曰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

蹤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神宗 名仲鍼。賜名頊。英宗太子。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孝宗 名眘。宗室秀王子稱之子。太祖七世孫。立爲皇太子。遂受禪。

朱子曰。劉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

寧宗 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閤門事韓侂冑白太皇太后。迎王立之。既而侂冑恃已有策立之功。專權用事。謀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誣以僞學。竄逐無遺。値元興於北。金勢日蹙。得保壽終。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在位三十年。

寧宗即位踰月。畱擯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容如此。

向敏中 開封人。擧進士。累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僖中。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

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

楊億 億性耿介。尚名節。太宗召見試賜進士。兩爲翰林學士。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禀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輩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

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
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
角磨盤果安在哉

丁謂長洲人登進士甲科累官至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初謂參知政事事寇萊公準
甚謹嘗會食羹汙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
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因嫌
擘準逐請罷其政事既而謂拜相貶準知
相州未幾又貶道州司馬雷州司戶參軍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

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
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
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
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
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經
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
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
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
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
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
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
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
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
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
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
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
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
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卻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
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
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
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
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
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
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
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
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

地。吾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李文靖名沆，眞宗時拜相。張詠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李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體者，沆爲首稱。○王文正名曾，時禮部廷對皆第一，累官右僕射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封沂國公。時正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韓琦 琦字稚圭。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

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光字君實，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

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河陽縣名漢初所置今爲孟縣屬懷慶府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

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公著字晦叔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旣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己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己則不能然是己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

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宜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

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絜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先生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盖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

世禍也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〇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不好朱子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

范純仁 純仁字堯夫元祐間拜相卒謚忠宣公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余款語余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服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鄒浩 浩字志完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

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肇字子開南豐人鞏之弟舉進士歷事三朝翰林學士與兄布同時爲翰苑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言語假借人其愼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澤元祐進士徽宗時以直秘閣守磁州欽宗拜副元帥起兵勤王虜畏不敢犯請帝還京爲汪黃所沮

李綱 綱舉進士第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

社稷生民安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脩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爲耿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第累官至觀文殿大學士靖康中力主和議高宗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劒擊之令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死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趙鼎 鼎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隨高宗南渡官殿中侍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辛贈太傅謚忠簡。

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幾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爲不然且曰燾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公必討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公須如此行則利澤均

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秦公即秦檜○張燾字子恭宣和間進士第高宗時爲吏部尚書時與金和燾請河南修陵寢還言此仇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兼安撫使有惠政孝宗時遷參知政事辭不拜卒謚忠定。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故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皓少負奇節有經略政和間登進士建炎間假禮部尚書使金留北十五年不少屈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卒謚忠宣

西山眞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遺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其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浚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平苗劉之亂始終不主和議爲秦檜所惡封國公卒謚忠獻

張俊 俊以討河朔羣寇爲都指揮使靖康中以裨將擊金人於太原金人圍汴俊勤兵勤王高宗卽位擢後軍統制平苗劉之變後又拒金兀朮於明州討平諸盜累遷太傅封益國公進封淸河郡王

韓世忠 世忠目瞬如電鷙勇絕倫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劉之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三郡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秦檜解樞柄奉朝請封咸安郡王卒謚忠武

劉光世 光世以討河北賊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宗南渡累立戰功封楊國公卒謚武僖追封鄜王

岳飛 飛誓以忠義報國初授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未嘗一敗大業垂成爲秦檜所害追封鄂王謚武穆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其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愼勿違上意韓再三歎息以爲可惜又云旣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卽日爲歸計魏遂渡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其來時還世忠止治壘行卽日起離矣兀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已乃得免魏良

臣高宗嘗稱其可倚大事後累官參知政事浪臣每語及天下事奮髯抵掌以爲已任

岳飛恃才不自悔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闒茸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秦檜 檜字會之高宗時姦臣專主和議謀殺岳飛忠義切齒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

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

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知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硬寘將去却與他通殷勤不

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草已下又曰金爲讎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龔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張邦昌 欽宗時叛臣爲金人入汴立爲楚帝高宗即位謫貶遠州○和仲胡寧字洪慶善洪興祖字慶善登政和上舍第累官知饒州直敷文閣

胡銓 銓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封事力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坐是謫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爲工部府郎請辭以歸復召以經筵稱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自號澹菴老人卒謚忠簡祠於學實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菴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九成十四鄉貢辟雍紹興間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閹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以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軍後起知溫州理宗時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李椿

椿父升進士起家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椿奉繼母避地南走紹興中仕爲吏部侍郎知太平州以敷文閣待制致仕

朱子曰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凝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疏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幸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觀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

倏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佽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遭時雖異易地時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

性理綜要目錄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一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

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攺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而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

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為良善綏仇敵為臣子者繇弗之絕也苟非含弘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仇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

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

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者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焉則彼不爲用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必清心以涖衆虛己以待賢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眞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偽之不辨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一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

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有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

以天下矣君以取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翹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㈠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

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

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正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故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羣生之性也義行而理

明則羣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𥧌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誦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盾甲車而趨位宁有官司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于几也居寢有贄御之箴贄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太史書舉則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

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覆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

莫不心悅而誠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

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

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繇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得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

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
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
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
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
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
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
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此先王之治所
以能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纇而
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

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
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
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
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
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
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
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
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
無出乎此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

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
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
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
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
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
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猶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
聰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

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
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
然此言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
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
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
上帝震怒

西山眞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
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
遂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

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礪之亦仁也
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
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缺則天爲之善而
禎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
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
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
虎尾如蹈春冰如痌瘝乃身是故人主無一時
可縱弛無一事不戒慎無一刻可暇逸無一息
有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
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
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
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
寶齋許氏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
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矣昔劉安世
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
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
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
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
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
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
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
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
一身一心酬酢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人君
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
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
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
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爲人君
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
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
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衰故能上順天
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

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
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
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
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
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
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
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
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
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
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
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
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西山眞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爲脩身立政之本蓋
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
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繇
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賛易於乾曰君子以
自彊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
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
載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
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强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
爲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
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賛化育其功用大矣然
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
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
眞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
去聖遠矣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繇此
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
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
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

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繇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歷觀前代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致之立政之舊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固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致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學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戡帝王之業乎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欲以正

心爲本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慈於所行之得失不可不審者又如此○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欲之盡者可謂兼本末巨細而擧之矣○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故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着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

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眞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敬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淸義理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以爲

出治之本非徒猥餖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愼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曰惟愼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工夫有間斷故也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峰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不可以不愼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之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以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側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孜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疏略矣

君道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峰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務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人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曰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畢公名高與周同姓武王克商封高於畢其後爲魏也四世謂文武成康之世也父師卽太師也康王名釗成王之子垂拱仰成天下太平刑措不用

臣道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
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
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
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
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
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
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
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
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
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
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
疑也亦其次與郭子儀自武舉補左衛長史累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第一加司徒封代國公德宗賜號尚父封汾陽王八子四孫皆以才顯○人臣之
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
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
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
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
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
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
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
爲謗己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
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
邪其親信誰與遠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
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
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
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
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
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
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
香又再拜齊於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
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

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莫難强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强焉忌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强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

五峰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易之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而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如欲格君心

則當自身始〇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〇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悟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恥民有不獲是爲己辜眞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〇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其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事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眞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〇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勸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姧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强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於是者繇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强兵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其可不以周公

為法以管仲趙武趙佽為戒哉

仇士良唐文宗時宦官性狡譎以李訓所薦得典北司兵柄由是收制太子顯央國政宰相奉行文書而已帝崩乃矯詔立武宗仍觀軍營使既而為帝所忌以老病致仕尋詔削其官爵籍其家皆六嬖四姬之惑左傳齊桓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晉侯內實有四姬焉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匪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

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巳使人知恩威出於巳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為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

迹者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至于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

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有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化行于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爲政之道莫

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于未窮使其不至于極○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幾係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

故器用亦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于三代與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于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内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

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虛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五詩治內采薇以下五詩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五峰胡氏曰造車于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于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覩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事成則極極

則變物盈則傾傾則華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于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于欲而陷于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而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于九職兵起于鄉遂學校起于鄉行士選于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

俗之美其可得乎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

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壞要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自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

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榮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

鬻爵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

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不變矣○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痛切非虚語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古人爲政一本於寛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寛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方[illegible]而施以應之人自畏服今人往往過嚴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問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做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盗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歌詠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

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
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
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
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不
治之所由興也與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
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
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姙妃則太姒而武
王之妃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
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

姜女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泰伯仲雍王季貞一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大姙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姙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姙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姙爲能胎教○太姒武王之母禹後有莘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姙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邑姜太公望之女生有聖德武王娶之及即位立以爲妃生成王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
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末流愈
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

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
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
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
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艱
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爲守法
之地耳

西山眞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
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
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曰治人之術蓋之爲仁

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所
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煕然而春
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
是果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
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卽天之陰陽也
昔者聖人繫易蓋竝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
本則一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
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
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

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古今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於玆皆伐國之斧斯蠹民之螟螣也

魯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爲天下國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禮樂

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

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禮樂大矣然以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之數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治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眞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於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學者自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

人之速無如禮樂之（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云云）○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

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禮文參較是非去取不待巳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禮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似

老蠶吐下絲於口故曰呵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

五峰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是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葺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古樂亦難遽復且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義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

親切夔教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緩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缺一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與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人徒見升降揖遜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樂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眞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于上地卑于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郡制之所由起蓋禮主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陰陽二氣流行于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止乎和故也故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爲旱陰太勝則溢而爲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

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麤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禮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是樂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魯齋許氏曰。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於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

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鐘鼓之鏗鏘也。

宗廟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云。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

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羣穆于文羣昭于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父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于昭之次廟而于主祭者爲曾祖自太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于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于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于主祭者爲禰也主祭者

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于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以其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陶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于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攷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攷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

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無非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設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一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神像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妾

謬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原廟之制漢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注原重也言已有正更重立也〇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有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商六百年只有三宗淮南子曰商祀六百世有三宗注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〇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

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議。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遷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於武之廟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一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二十二

乾坤吟　邵子　皇極經世一元吟　邵子
觀物詩　邵子　偶得吟　邵子
心安吟　邵子　答人書意　邵子
此日不再得　山楊氏　送元晦　南軒張氏
感興　朱子　復卦詩　邵子
天道吟　邵子　善吟　邵子
閑吟　邵子　觀物　邵子
仁術　邵子　聞善决江河　邵子
秋日　邵子　和堯夫打乖吟　邵子

和堯夫首尾吟　龍門道中　邵子
天意　邵子　極論　邵子
觀易　邵子　觀佛　邵子
首尾吟　邵子　先天吟示邢和叔　邵子
仁者吟　邵子　安樂窩中自貽　邵子
次卜堂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朱子
蒼蒼吟　邵

絕句

書舂陵門扉　周子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清夜吟　邵子　天聽吟　邵子
感事吟　邵子　至寶吟　邵子
偶成　程子　謝王佺寄丹　程子
暮春吟　邵子　芭蕉　張子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陳權宇　龜山楊氏
水口行舟　朱子　詠開窻　朱子
克己　朱子　觀書有感　朱子
公濟和詩見閔䖏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

請問　朱子　春日　朱子
敬義堂　朱子　答袁機仲論啓蒙　朱子

贊

述旨贊　朱子　心經贊　南軒張氏

箴

敬齋箴　程子　勿齋箴　西山真氏

銘

顏樂亭銘　程子　志道齋銘　程子
恕齋銘　程子　自新銘　程子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二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繇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月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

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

朱子曰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

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皆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金睿絕亦皆一類

莒人滅鄫穀梁傳成績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杜莒是繒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illegible]皆于爵國○秦以呂政絕秦昭襄王時太子杜有庶子楚爲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妹以說妃立楚爲適嗣不韋門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旣而[illegible]襄薨政生十三歲得立爲王是爲始皇而嬴姓之秦遂絕○晉以金睿絕魏明帝時張掖郡谷口水通寶石負圖有馬七及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晉愍時已符七馬之數晉初又有牛繼馬後之讖故懿深忌牛氏酖其將牛金厥後琅邪王覲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私通生睿及長嗣覲爲王永嘉之亂遂卽位于建康是爲元帝而司馬氏之晉亦絕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于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于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厲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于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

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illegible]

五峰胡氏曰昔周公作諡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五峰胡氏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爲

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饗其德此天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

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爲蓋漸染使然積而至于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僩云監[illegible]之傷恩者[illegible]繩勸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

學校

伊川看詳國子監條制云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程子曰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于朝良善成風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繇教而致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然又慮其繇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

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敎之以德行道藝而典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敎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

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敎子弟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僅存而不至于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于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于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婚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illegible]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illegible]

樂正崇其敎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敎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繇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

勤于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于師辨之于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敎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于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所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眞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族之讀法者十有四族者倘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業轉而有羣有師[illegible]

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人皆因性牖民而納之至善之域禮節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于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鄉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討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故聖人任[illegible]

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之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禮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于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于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

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畜之家此其譬不可以喻夫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

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欲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人君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戰伐或勝或敗多繇于此二者矣

五峰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問疏戚若

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

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于堂陛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

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熏陶之功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于外者必無偏陂之失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于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于爲私己爲權勢

而非忠于國徇于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

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
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
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
必小人也其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
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于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
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

澤賢者之于人國其重固如此也自古端人雅
士重于進而輕于退者蓋以此爾益戒禹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
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〇任用人
才與作事功自已邑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
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
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
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
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
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之人共之
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
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猶聖後之任
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
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況大于此者乎（憲宗淮蔡
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按唐鑑憲宗十四
年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
少陽除養士命未幾死其子元濟匿喪乃縱兵
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
李師道請赦元濟帝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
言淮西可取上悉以兵事委度平章事武元
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說師道刺元衡因與
相必爭勸天子[illegible]

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
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
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
愬先擒賊將夏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
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至蔡州城鑿鵝鴨池混
軍聲雞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
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賜度爵晉國公復入
知政事十四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爲皇甫鎛
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充
河東節度使中立度表字也）〇天下之務固不
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
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職治之
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
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

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後畏
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
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
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
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
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舉
之以善人行善政其于爲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
用人必自好賢始好賢[illegible]大聖進而急于見賢一

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
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
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
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
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
言而深切致戒也

筦庫之士禮檀弓篇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
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
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
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
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
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
爲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illegible]
低者多不及不及者雖且強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
類也但于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
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
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
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
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于斯時也士游
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
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

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光武中興尤隆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識衆行高學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轅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絶俗視天下治亂盛衰如秦人視越人之肥

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𡚁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攬六藝之英華六藝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一以明體明白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德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言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顏師古曰六經而

謂之六藝蓺種也學者用功于六經喬製之用功于種藝也秉國鈞衡晉百官志宰相秉鈞持衡注鈞均也衡平也宰相秉國之政得其均平故日鈞衡輿敗轅脫易大畜卦九二輿說輹彖曰輿說輹中无尤也注說吐活反輹音服又音福○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且賤者何多邪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于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

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于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士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三旌之位莊子讓王篇延之以三旌之位注三旌謂三公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爲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魯齋許氏曰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當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于山木生于林非匠者採伐不登于用況賢能之士保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何如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責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繇得人者乎繇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惡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者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之心所嚮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所存于賢之心如是則何巖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曰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又曰今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明道在

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明道在鄠邑按一統志鄠縣漢初所置今因之屬西安府宋程顥嘗爲是縣主簿民有淨藏錢者令不能決顥一言決之其人遂服聞者善焉）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于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于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朱子曰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于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于此則不惟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法亦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九品中正之通鑑晉武帝太康六年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

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不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〇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以求薦（自衒鬻而求薦東方朔傳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注衒熒絹反行且賣也衒亦作[illegible]鬻除六反賣也亦作粥）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于

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于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論官

程子曰古者位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繇是敗矣〇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放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〇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寃民矣〇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記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于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職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做

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于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欺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于民不朘于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蹂躪無惻

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于剸裁徒有仁心而
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
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于小疵能而未分
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涖政

程子曰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
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
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于恕
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

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
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于
守法曰拘于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
其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于法而可以有為
者也○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
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
己以格物

五峰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
為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
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叅
也○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
切不可起妄念也○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酧酢
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
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
德可久業可大矣○問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
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
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

嚴之太過也○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于晦菴為政
寬則是猛則是晦菴云若敎公寬一尚猛一尚
則如發瘧子相似以其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
暴以猛此語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
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
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
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司馬子微坐忘

論云與其巧持于未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得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百種奸僞不如

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事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少陵杜甫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授弟唐叔虞曰以此封汝虞喜告周公周公請封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虞叔于晉○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强果者其說多忤

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寵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于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于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于齊。初
通鑑周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
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
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强諫。太后明
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
龍請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
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
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
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
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
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
曰：記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
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
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
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
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
哭之，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
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
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
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
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
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
于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
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illegible]。注
左師官名，觸龍，左師
之名。趙策作觸讋。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强
諫，而視其君之過擧至于天下咸怨，其臣則曰
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
終則引誘以歸于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
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
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
人之一身。然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滯，而後
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
如血氣之周流于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
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程子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
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
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法乎愛君之
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
可以爲後世法，而于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
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須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
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
得。上嘗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
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于犯顏敢諫

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
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義乎
東萊呂氏曰大凡爲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
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
國非無敢言之臣旣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
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
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故言之不行也
固也○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
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

之深者想夫成周之盛出入起居同歸于欽發
號施令同歸于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
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
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
箴規之法然求之于蠹書漆簡之中雖斷草片
詞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百官箴周禮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草木各有攸處德用不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牝武不敢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思原敢告僕夫

西山眞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
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
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
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
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嘗君相
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關失從
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
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
官規正于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

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
聞國議必衆知關失方許諫正罪愈大矣○君
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
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
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
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
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
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
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

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于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以為愛已，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助已，而不以為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法令

程子曰：二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于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後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立，故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于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于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

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厥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為。

五峰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

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夏秋冬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于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于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得也

劉虞之類按史記劉虞東海恭王五世孫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獻帝即位拜大司馬虞節儉寬愛甚得民心關東諸將奉虞爲帝不受初平四年虞以公孫瓚暴掠率兵討之虞兵素不習戰無部伍爲瓚所敗虞與妻子皆死之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善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于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于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別于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光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于賞罰使賞必及于有功罰必加于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于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愼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

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

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

治道四

王霸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由也

況下于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霸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霸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

龜山楊氏曰王道本于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

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責之以包茅不貢左傳魯昭四年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對曰貢之不供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楚不勤王勤納也○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illegible]原乎

和靖尹氏曰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

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于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

西山眞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illegible]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

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粹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爲徹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剛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于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一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于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荀悅漢紀一段悅潁陰人淑孫家貧無書每于人家見篇牘一覽輒記尤好著述獻帝時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申鑒五篇奏之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九賦斂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賦者言在上之人定九之賦欲之于下者也謂和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

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九式均節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式者言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也謂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是也〇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節儉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

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巳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于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唐玄宗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罷兩京織錦坊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歛必將有及于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

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〇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

國無捐瘠之民者畜備之有素而已（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記堯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湯有七年之旱史記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畜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大寒而後索衣裘楊子寡見篇云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于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爲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漢宣時大司農丞耿壽昌奏邊郡築倉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糶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于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社倉按宋鑑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饑朱文公請于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秋成民償粟于官因之留里中乃以所貸米就五夫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爲常規文公自作記）

後諸獺其法于天下

禎異

程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

○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

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寃釋否曰固是衆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

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後姑縊死姑女告婦殺之吏捕婦訊治獄成于公以爲寃太守不聽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當在是守祭孝婦塚天乃大雨後人立廟而祭焉

五峰胡氏曰變異見于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于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有心于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若夫天命爲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竝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巳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

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于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故也孔子書災異于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于春秋著災異不著

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凡天文月令陰陽之事因不精究京房進爲吏哀帝時王根爲待詔黃門但遇休咎對奏屢驗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其後以白賀良等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減死徙燉煌郡翼奉東海下邳人少篤學不仕治齊詩尤精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待詔官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上封事必揆究經史窮極陰陽官至博士諫議大夫

西山眞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願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潛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攷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

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韓信多多益善分數明而已。

漢高帝六年上嘗從容問韓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與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以爲我擒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龜山楊氏曰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于經以爲後世法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徂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徂詐之流若非徂詐如何

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于此物應于彼速于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

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公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于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馬燧汝州人唐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大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斯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伐數月皆成精卒卒謚莊武圖形凌煙閣○馬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泰始中將典伐吳之役詔選良將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為武威太守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揀試得三

于餘人丙渡溫水悉拔犀甲轉戰千里羌戎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秉羌校尉猶十餘年威振隴右

鶴山魏氏曰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爲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于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言宥則答之以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

五峰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再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

徐有功東海人武后時爲司刑官累斷大獄全活者甚衆起居舍人盧若虛曰當雷霆之震能全仁恕千載未見其儔○常袞京兆人性狷潔文采贍蔚代宗朝與楊綰同執政後爲福建觀察使設置鄉校閩人由是知學

朱子曰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

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illegible]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于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

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輔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于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三國志。太祖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于古今者。平斯事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而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用。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趣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

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四者之患。鄭重于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于人哉。天

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于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于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

夷狄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

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于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豨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五峰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〇制

井田所以制國也制諸侯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彊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先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于習坎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其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眞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

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田雖憤事之餘不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爲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也○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illegible]呼韓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脩而晉梁之政失也

魯齋許氏曰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

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羣龍首出能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邵子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

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
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
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一方策吾能一貫之皆
如身所歷

天地如蓋軫考工記蓋之圓也以象天軫之方也以象地文中子曰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盡○日月如磨蟻晉文志云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東行天西旋入于海如磨行蟻磨疾蟻徐不得不西

觀物詩　邵子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
[illegible]詩 古選
[illegible]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
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
天地先

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熊氏曰地主靜而體方天主動而體圓一方一圓其體各正圓者動而方者靜明其動靜之變也地陰而靜久而成潤天陽而動極而成然潤則爲水而水之體以見然則爲火而火之用以全水體必須以器而受火用必須以薪而傳體質雖見于天地之後用則起于天地之先此用字妙用之用如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

偶得吟　邵子

日爲萬象精人爲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
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
太平

心安吟　邵子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
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
地間

答人書意　邵子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虛
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
[illegible]詩 古選
之褻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此言光陰之易過也躚躚黃小羣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借
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愼所之戒
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
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
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道行則爲禹不行則爲顏所異者時不異者理斯人已去沒簡編有遺芳睎顏亦

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徬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奕遊異趣均亡羊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以博奕爲事以圖利之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爲失其所守言臧谷二人牧羊臧貪書谷貪博俱忘其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天理高深強力以求之也茲茲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吾言狂

此篇論爲學當[illegible]方○[illegible]秦山海經挾秦[illegible]手毛[illegible]同[illegible]東相依倚乃[illegible]○[illegible]奏[illegible]食列子云[illegible]惟荒度土功身[illegible]手足胼胝[illegible]胝張尼反胼胝拔堅厚也○[illegible]顏徒楊子學行篇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蓋收湖海氣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君侯指文公公以南康守被召南康乃南方藩服文石陛即御墀之石飾以采色

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話已抱離索憂聖賢遺經既得紬引敷繹眼底義理剖析如全牛無不解剖同心之堅如金可斷或出或處寧有異謀○南山對床語頴濱云轍幼從東坡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宦遊四方讀側然相約早退爲閑居樂後會澶濮間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白雲正在望唐書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公引此時文公母夫人在家也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脩此篇述朋友相得之情氣質美須勉強矯揉理之精妙更貴心力搜求毫釐不能致察求體或遺用言用不及體既周徧流行乎譬之萬理之程既適中道豈可停車不往相勉無斁則可追前古之聖賢也

感興　　朱子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此篇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一理[illegible]
間以爲之主。○上虞劉氏曰。無極翁。周子也。此
篇論太極一貫之理。言天地設位。以見太極之
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以見太極之用所以
行。伏羲仰觀俯察。默契其妙。有不待河之出圖
而所謂人文者。固已灼見于畫卦之前矣。○五
峰胡氏曰。人文。人道也。以其理之燦然者謂之
人文。以其理之渾然者。謂之太極之理。昭然日
用常行其間而非
恍忽象罔之謂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此論陰陽一太極。○劉氏曰。此言太極之實理
與陰陽氣化。亘萬古而無終窮。其曰前瞻無始

後際無終者。即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夫太極理
也。陰陽氣也。氣無理則無所本。理無氣則無所
寓。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故陰陽之升降無時
休息。而太極之妙用。亦無往而不在也。彼謂混
沌死者。其不足信明矣。○梅巖胡氏曰。八紘爲
天下
綱紀。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氷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此篇論人心出入之機。○人心之妙。神明不測
乘氣而動。苟無道以主之。則恐懼所迫。不水而
寒。不火而熱。甚而至于淵沉天飛。有不可繫者
矣。唯聖人爲能精一執中。故其動靜之際。不踰
矩度。簡冊雖存。無有能究之者。是以人心之失
愈遠。而將無所歸也。○五峰胡氏曰。人心妙不
測以下兼聖人衆人之心言。凝水以下專言衆
人之心。至人以下專言聖人之心。萬微萬理之
微
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分朶頤。朶垂貌。頤口旁也。言欲食貌。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此篇論人心陷溺之過。所舉穆天子之事。特借
此以喻人心之馳騖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

宰而物欲反據而爲之主矣。此六經之比也。靈
臺心也。徐方。徐國也。周穆王西遊忘歸。四
方諸侯咸賓祭于徐。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止王心。宸極謂帝居也。此承上篇而言。人心不
測以終歎息
將安歸之意。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淫毒穢宸極。虛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

此篇論唐室君臣之失。素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晉陽太原也。狄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謂中宗得正帝位社稷復歸于唐。唐經謂唐史亂汚雜也。周紀武后紀也。此篇論秉史筆者宜用春秋之法黜武后爲女主僭亂之戒。奈何歐陽公之脩唐書仍列則天改周之事于帝紀以亂凡例乎。范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于中宗廢遷之後每歲必書帝在某所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文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麀聚瀆天倫唐武后臨朝稱制廢帝爲廬陵王。李敬業起兵討之移檄州縣有曰踐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狄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爲知言。

徹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此篇論天之非極即人之太極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數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此篇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法在乎此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划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此篇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惟有程伊川能繼孔子六經之絕學○魯魚謂簡牘磨殘有讀亥爲豕魯爲魚之類龍門本河津山名○五峰胡氏曰理餘韻于絕絃之後周程三夫子也獨舉龍門而言可以包濂溪明道矣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尚思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此篇論顏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潛其心又重歎後人之不能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此篇言異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

詎能安。

此篇論仙學之失。○詹氏曰：玄命秘者，造化生生之權。生死關者，陰陽合散之機。○劉氏曰：金鼎即指人身之中而言。丹家所謂乾坤鼎器是也。蜂者，交孀之謂。龍虎藥物之假名，其實精氣二物而已。三年，言其久。養丹既成，又必溫養之久，然後能脫然而輕舉也。刀圭，本草以爲十分方寸匕之一。刀圭入口，蓋用參同契刀圭最爲神還丹可入口之文。○雲峰胡氏曰：所謂天道者，陰陽屈伸是已。便可有生而無死，是有晝而無夜，有陽之伸而無陰之屈，豈天道哉。是故仁者之靜而壽，吾可爲也。神仙之偷生而不死，吾不爲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

聖尊。日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此篇論天道不言，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

此篇論陰剝于坤，陽萌于復。坤復中間爲無極，天之心尚未變動。○熊氏曰：十一月爲建子月，冬至節正得子之中氣，故曰子之半。一陽生于此節，復之初爻也。于此見天地生物之心。生生不息，未嘗有所改變移易。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正猶明水之酒，其味甚薄；咸英之樂，其聲甚希。○朱子曰：天心無改移，謂年年月月日日時時如此。又曰：冬至子之半，康節先生謂才離于亥而爲子，方四五分，未全成子。此時一陽欲動，萬物未生之時，無聲色臭味之可聞可見，指陰陽動靜之間而言。

天道吟　邵子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爲時。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輿，出用小車兒。

隱几工夫大：莊子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

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揮戈事業卑：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

善吟　邵子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閒吟　邵子

忽忽閒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

分明。

觀物　邵子

萬物備于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眞。心共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斯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邵子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徒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又非齊皇際，牽牛殺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邵子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從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邵子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此篇形容心體廣大，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足爲累。○萬物靜觀者，觀其理也。自得，即萬物皆備于我之意。與，意趣也。與人同，即萬物各得其所之意。天地有形外，謂其大無外也。風雲變態中，謂事物之變化無窮盡也。

和堯夫打乖吟　邵子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譚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

此篇形容堯夫居貧樂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容自使人畏。○熊氏曰，打乖，堯夫自號打乖[illegible]言打乖[illegible]混世也。

和堯夫首尾吟　邵子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閒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此篇言觀物違理,泰然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爲吾累也.

天意　　邵子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原。未肯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此乃無聲無臭底意。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

此篇言天道自然,人當絕利欲之私,以求造聖人之極致也.

極論　　邵子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

萬遭那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此言欲求泉理,當求之此心。先能了盡世間事,此即三綱五常四端萬善也。然後方言出世間.

此篇言人生天地間,只有百年,必須反己以求至貴,而爲出人之事.

觀易　　邵子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一即太極。人於心上起經綸。心即上文所謂立根也。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此篇言天以一爲太極,人以心爲太極,天人之理則一,當充而廣之.

觀物　　邵子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三十六宮,乾一兌二則三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爲七,則以三乘七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爲十一,以十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以二十一乘十五則三十六宮也。○三十六宮此就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圓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爲三十六。此篇言姤復陰陽及八

卦之數。○洪鈞言天也,鈞陶瓦輪轉者。漢書注曰:造化爲人,猶陶之造瓦.

首尾吟　　邵子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此篇借物形容本體清明,纖毫人欲不能惑.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爲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而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此篇言凡事不可强爲當知所止況吾身自有寬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不消如此○好田地喩良心平路岐謂大道省力事謂循良心而行大道也

先天吟示邢和叔　邵子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胸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大丈夫

仁者吟　邵子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邵子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堯夫在洛所居號安樂窩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羣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原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身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宋子

宮牆蕪沒幾經年秖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蒼蒼吟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彫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絕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夜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溫之德。月到梧桐。天光瑩也。風來楊柳。天氣溫也。必聖人德性聰敏。方足語此。故未復云此景共誰言。厥有旨哉。

清夜吟　邵子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此篇借物形容聖人之本體清明。人欲淨盡。蓋月到天心。則雲翳盡掃。風來水面。則波瀾不興。此正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時也。

天聽吟　邵子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此篇論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邵子

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此篇論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荏苒。老將至矣。堯夫詠此以警夫後學也。

至靈吟　邵子

至靈謂之人。至貴謂之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此正陽明勝陰消之時也。傍花隨柳過前川。即其生意春融與己一也。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此篇借物形容陽勝陰消。生意春融。

謝王佺寄丹　程子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此指儒道言也。用時還解壽斯民。

此篇言丹藥之丹。不如吾道之丹。能壽一世。

暮春吟　邵子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此可見其靜定氣象。庭院無風花自飛。此可見其天理流行從容灑落氣象。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猶人之爲學已有新益矣。新卷新心暗已隨。猶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其得新益之時。又有新益存于其間也。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此篇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無窮。細玩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體物。新心養新德

尊德性工夫也。新業起新知，道問學工夫也。渠先生觀物性之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源無盡。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觀也。

和陳瑩中子齋自警 陳瓘字 龜山楊氏

聖門事業學須強，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此篇形容私欲之波自去之淨，天理常常昭著。

詠開牕 朱子

昨日土牆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

克己 朱子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秖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 朱子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斂外之樂以詩請問 朱子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剎剎不相侵。如云斂外傳真的，卻是瞿曇有兩心。瞿曇釋氏之別名

春日 朱子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敬義堂 朱子

高臺巨牓意何如，佳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敢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朱子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贊

述旨贊 朱子

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

師閑鑒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

心經贊　張南軒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

箴銘

敬齋箴　程子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規行矩步無蹊遮之態來　拱手無弛下之狀擇地而行猶周旋於蟻垤中所謂蹜蹜如有循也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頃刻間斷欲之私千條萬緒如無火而自熱無氷而自寒

勿齋箴　眞西山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醨化醲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此篇言欲去如莠之盡理明如苗之長如糟醨渾化酒醴醇釀此心沖融物物生意

顏樂亭銘　程子

聖以道化顏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此言聖則覺之勉于以道而使化賢則為學而篤于行使萬世心開目明破其昏蒙

志道齋銘　程子

日趨而拒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恕齋銘　程子

幽隱之枉是逵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强愿靡詠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如此恕有餘地

自新銘　程子

士子守己當如女子女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于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為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克己銘　程子

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遐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內闞之城外閉

門固拒捽守要害，雖不得入，嚙胎猶在，守彼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國。一日克己，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二　終

性理綜要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詹淮輯，陳仁錫訂正。而前有凡例一條云：性理有詹柏山、諸理齋、黃葵陽、李九我、董思白諸刻，或病其太簡畧，茲刻從大全增益之云云。柏山即詹淮之號，則凡例必非淮語，殆仁錫取淮原本稍增輯之。又卷首並存李廷機、詹淮及仁錫序，皆稱其所自輯，而仁錫序中亦不稱為據淮本，即其開卷數頁已自相牴牾，則是書為庸俗坊本決矣。書中各家標識，於可作闈試題者從○，可作小試題者從丶，可作策題者從△，並見之凡例序中。大抵為場屋剽竊之用，於性理本旨實無所闡也。淮自署新安人，仕履未詳。仁錫有繫辭十篇，已著錄。